武俠世界



$2.00

686

·特別介紹·



鉄拐俠盜
傳奇故事
電腦奇劫　馬雲·著



越是繁榮的都市，罪惡越多，同樣的理由，科學越進步，匪徒也變得越狡獪。"電腦奇刦"便是描述一幫具有科學頭腦的歹徒，利用電腦作奸犯科的故事，內容曲折離奇，新穎脫俗，請參閱內文第3頁。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厦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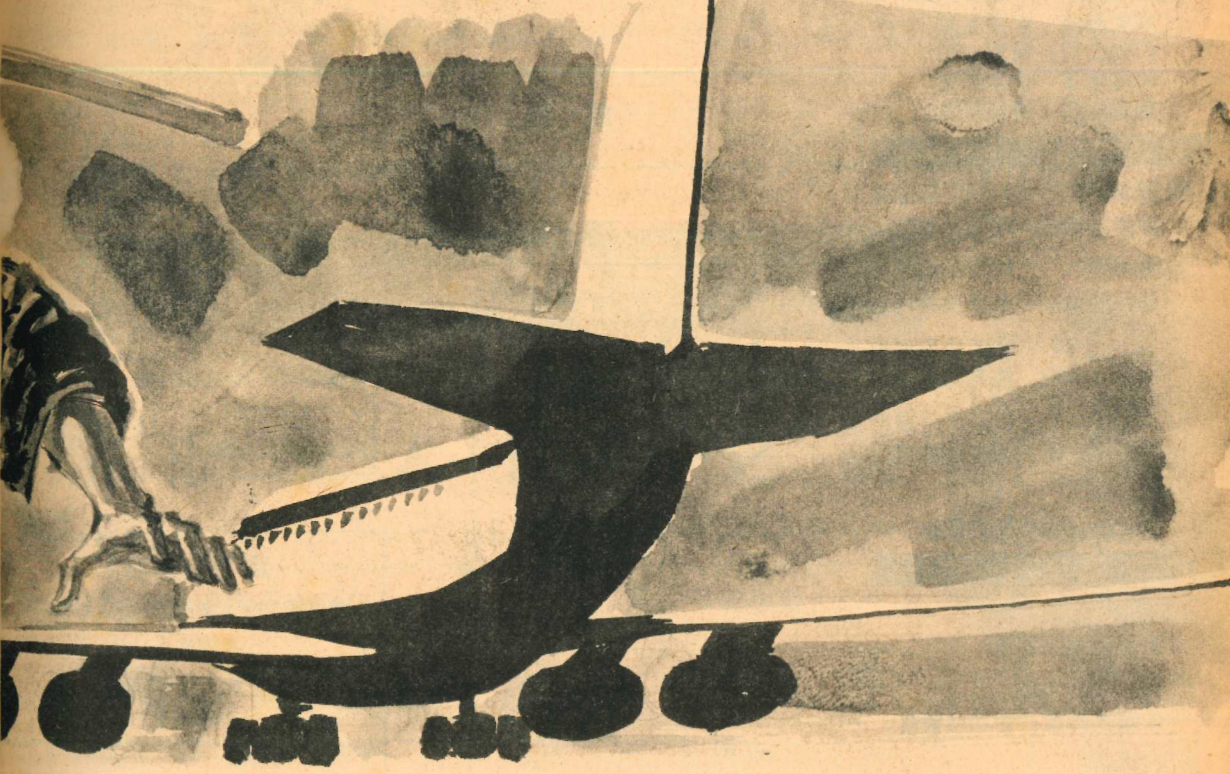
第68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培新・圖

電腦奇刦



為查眞相 以身試法

以下的是一張晚報本市新聞版的消息：

今日凌晨時份，半山區一豪華住宅失竊，估計損失珍飾及現金二萬多元……此事警方正調查中。另一則消息是：

一批晨運客今晨七時左右，被數名持利刀阿飛截刦，其中一名老翁身上不名一文，觸怒飛羣，被刺重傷……警方正追緝行兇阿飛歸案。其他還有數則：

×　×　×

為爭地盤，兩帮黑社會阿飛今日凌晨時份，在東區械鬥，結果弄成一死五傷慘劇，此事目前警方正展開調查中……

×　×　×

一名警探今日凌晨偕四友駕車夜遊，被數名阿飛械刦，警探為自衞計，鳴槍四响，一飛中彈身亡，其餘數人乘混亂中逃去……事後大批警方人員抵達現場調查。

×　×　×

今晨十一時半左右，二名持槍刦匪，闖進外資銀行東區分行，刦去現欵八萬多元，守衞員配用之鳥槍失踪。當時銀行內有男女職員九人，顧客七人，未聞有人受傷……事後大隊警方人員到場調查，下令通緝二名年青刦匪。

×　×　×

一對婆孫在一宗淸晨刦殺案中，慘遭殘殺。婆婆年逾八十，其孫年僅十歲，在某校讀下午班，今晨家人先後上班，婆婆開門取垃圾桶時，被三名手持利刀刦匪闖入。不久之後隣居曾聞慘叫聲，開門出視，即睹三名年青男子匆忙自現場衝出，立即報警……

以上不過是每日常見的慘事，根本不算是什麼新聞，其實沒有刦殺案發生那天，才是最大的新聞。

警方忙個不了，警察首長在大發牢騷，指責法官高高在上，大洒法雨，向罪犯們大發慈悲。其實要怪又怎能怪法官？他們不過是依據法律大全去判案，有權立法的大人先生才是縱容罪犯，製造罪惡的眞正負責人。可憐那班應聲虫全都變了啞巴。

呂偉良每天吃早餐或下午茶時，打開報紙就感到納悶。

阿生根本連標題也懶得去看，他看報紙只看小說和漫畫。至於那些血淋淋的新聞，任何人看得多也感到厭倦了。

是下午三時半左右，呂偉良和阿生剛由一間咖啡室出來。

一名武裝警員威風凛凛的，「格格」地大踏步在他們面前走過。

那警員看看腕表，然後走進隣近一家銀行裏去，一分鐘之後，那警員又由銀行裏出來，敲着革履，沿住行人道往東走，在街口拐了彎。

呂偉良忍不住笑道：「這是沒有用的，換上我和你，如果想打刦銀行，最好揀這個時候去動手。第一，銀行將近停止營業，這時候現鈔最豐富，第二，段警剛剛簽了考勤册，暫時保證不會回來……」

話猶未完，阿生正想說話，那邊已响起了警鐘，兩個人影飛也似的，由銀行內衝出，跳上一輛汽車，車上一名青年立即開車，朝着西面開走！

呂偉良和阿生正在這個方向站着，但由於街上人來人往，一時之間看不淸楚對方是否有槍。如果這時候衝前制止，顯然已來不及，而且可能引致車內匪徒開槍射擊，更可能傷及無辜。因此，呂偉良只能及時記下車牌，車型和顏色。準備叫阿生打緊急電話報警。

轉瞬之間，那輛奶白色汽車在他們眼前一掠而過，說時遲那時快，突然有一條人影如箭離弦，自行人道上飛撲而出！那去勢直如行雷閃電。

當呂偉良發覺那是阿生的時候，已經來不及制止他，只見阿生雙足一頓，人已飛上了車頂。

汽車正在急竄，眼看阿生就要由車頂直摔下來，路人無不嘩然！

但是，阿生雙掌竟然有如兩個吸盤，緊緊吸住了車頂的鋼板，汽車的衝力只能令他的身子由打橫而變成拉直！

由於事出突然，車內的匪徒頓然亂了方寸！阿生就趁住這刹那間伸手朝住擋風玻璃力拍一掌，「嘩啦」一連串响聲，那塊擋風玻璃立即變得四分五裂。

呂偉良這時已無抉擇餘地，拄杖而上，這時汽車已被迫停了

下來，車門正打開，一名匪徒自右邊開門衝出，正想反身拔槍射擊阿生，却被阿生先發制人，橫身一脚，朝準那傢伙的臉部力踢！

只見那匪徒身不由主的，「唷」一聲，仰倒地上！

這一邊，另一名匪徒剛剛推開車門走出來，呂偉良已拄杖趕到，喝一聲道：「不要動！」聲音與動作一致，鐵枴杖攔腰力擊，那傢伙的身子幌了幾幌，還未站定，右手已伸至腰間。

呂偉良看見他腰間插了一支手槍，不敢怠慢，縱前一步，立即施展了擒拿手法，扣住了那匪徒的手腕，極力把他手臂彎向背後。

那匪徒痛不欲生，慘叫連聲。

最後一名匪徒推開車門欲加援手，却給呂偉良以鐵杖把車門頂了回去！

呂偉良那一下動作來得突然，車內唯一的匪徒冷不提防，手指被門縫夾斷，登時鮮血淋漓，痛得殺猪般叫了起來。

那一邊，阿生踢倒那匪徒之後，已自車頂上一躍而下。那匪徒剛爬起來，伸手拾回墮在地上的手槍，手背却給阿生用力踏住！長髮給阿生揪着，順勢一推，人也再度仰倒地上！

阿生迅速彎腰拾起手槍，壓向他的腦門，狠狠地說道：「乖乖的站起來！雙手捧住頭部，你敢動一動，老子就要你頭殼開花！」

一連串意想不到的動作，快得有如閃電行雷，那匪徒早已感到吃不消，那裏還有反抗的能力？他唯有乖乖的依了阿生的說話去做。

由銀行通出街外的警鐘仍在鈴鈴的响個不停，直通警局的警鐘相信也早已發生作用了。

大批警車拉着警號駛至現場，當警方人員看見匪徒均被制服時，這才悄悄鬆了一口氣！

呂偉良對一名匪徒說道：「你很懂得揀機會，揀着警察簽了簿走開時就動手，可惜你不懂得選擇對象，否則，我一定袖手旁觀。」

那匪徒嘆氣道：「是我們合該倒霉！還有什麼話可說？」

呂偉良道：「如果我是你，我會選擇政府大員和議員們的私邸下手，相信比起刧銀行更容易，而且收穫亦必然會更加豐富！」

匪徒苦笑道：「希望法官大人輕判，下一次我必依老兄的說話去做！」

「你一定有機會的。」呂偉良說。

一位認識呂偉良的警官走過來，一批警員接收了那名匪徒之後，對呂偉良說：「謝謝你又助了我們警方一臂之力！」

呂偉良苦笑聳聳肩，道：「你們遲早也會把他們抓住的，我只不過替保險公司着想！」

現場上聚了不少看熱鬧的人羣，他們都在議論紛紛，有人說呂偉良是警探，也有少數人看見那根鐵枴杖，知道他就是鐵枴俠盜！

呂偉良雖獲全勝，但實際上他却暗自揑了一把汗，三名匪徒之中，二名闖進銀行裏去的，果然懷有二支實彈手槍，要不是他們的動作快速，難免會弄到子彈橫飛，傷及途人。

因此，呂偉良內心仍在暗自怪責阿生未免太過不顧後果！

事情總算過去了。但是，誰曉得正在醞釀中的刧案有多少？

銀行差一點兒就損失了超過十萬元巨欵，但這一次他們僥倖一角錢也不失，於是他們要賞一點錢給呂偉良和阿生。

呂偉良要是要了，但他是有條件的。第一不做任何宣傳，第二，這筆賞錢經由警方送到傷殘會去。

過去有過不少同樣事情，有人想利用師徒二人做宣傳，表面上做得不留痕跡，但都給呂偉良識穿了。事實上他們也不是喜歡出風頭的人。

這件事發生之後，呂偉良深感當局行動遲緩，刧案發生之後幾乎達十分鐘，第一批警方人員才到達現場，假如不是師徒二人在場，相信刧匪早已逃之夭夭。

銀行方面也有同感，甚至以此來質問警方。

警方也有警方的理由，主要還是由於交通阻塞，以致警車難以直達。

但是，本市警方已進入電腦時代，全市市民的指模已由電腦系統管理，交通也用電腦控制，爲什麼還會塞車？如果一定要追究下去，就只能歸咎於路窄車多。

夏維探長似乎給呂偉良提醒了，最近一連串發生的銀行刧案，金舖珍飾店等等刧案，刧匪幾乎都在同一情形底下得以逍遙法外。

由於市面治安日壞，刧案無日無之，一般資金龐大的大銀行都作有計劃的防範，例如裝置秘密電視攝影機，以及加聘保鏢等等。無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結果還是匪徒們一次又一次的得手。

警方備受輿論責難，只有加派巡邏車，同時在每間銀行內設下秘密綫路的警鐘，可以直通隣近的各區警察分局。當每遇盜刧時，由行內一名專責機警職員用足部踏上暗掣，警方接到通知後立即派人趕到現場來。

這辦法本來相當妥善，無奈警察未到，匪踪已渺。

原來刧匪行事往往只須三二分鐘，除非湊巧附近一帶有警探或警車，否則，警方十次總有九次是撲了一個空的。

事後照例大陣大仗的召來滿街警察，賊過興兵的左查右查。

夏維探長單單爲了追查一些刧殺案已是心力交瘁，因此對於其他事情難免有所疏忽。這次他給呂偉良提醒了，不能不親自到電腦控制室去了解一下。

如果他給人用黑巾幪面，閉着雙眼走進這裏，一定以爲這是一間銀行，或者大機構——商業機構，而絕不會相信這是警局的一個新部門。

電腦控制室裏面有一幅非常巨大的全市交通圖，幾乎佔去了整幅十乘二十呎的牆壁。那上面有着每一條街道的交通實况，全部由現場透過電腦之後，反映到這幅巨大的地圖上面來。

在這裏工作的人不多，大約不會超過十人，因爲一切都是由自動儀器控制及管理的，工作人員只是負責把資料送出去，

接聽電話以及保持與無綫電指揮塔連絡等等。

控制室主任是一位高級警官，他當然認識夏維探長。這位主任，就是廖本立警官。

廖警官曾在總部與夏維同事，後來警方成立這新部門之後，他才被派往外國訓練，回來之後便負責管理這控制室。

凡是大都市的交通都是十分繁忙的，但這個都市並不算得大，甚至街道既少且窄，偏偏車輛又多，塞車的情形往往令到駕車人爲之爆血管。

警方交通當局裝置這副電腦的目的，就是要隨時了解各街道上的行車情況，而能够立即加以調節，例如必要時臨時把某些狹窄街道改爲單程行車，藉以疏導附近的車輛等等。

夏維探長基本上是十分明瞭這部門的工作程序的，但是，由於最近一連串的刧案發生之後，都不約而同地是因爲交通擠塞之故，令到馳援中的警車不能及時趕到現場來。所以夏維探長才會想到：到底會不會因爲這電腦控制室的工作出了毛病，才產生出相反的效果？

廖警官於知道了夏維探長的來意之後，一點也不會不高興。雖然今日以廖警官的地位，與探長可算得上是同等等級了。大家都是直接向局長負責的，但廖警官到底是個獨立部門的負責人，並不在夏維的管轄範圍之內。

儘管如此，廖警官還是十分樂意解答夏探長所提出的問題。

夏維說道：「照道理，警車是在我們指揮塔直接指揮之下，抄捷徑趕赴現場的。指揮塔的資料直接來自這電腦控制，爲什麼每次都會因爲交通阻塞而阻遲了到達現場的時間？」

廖警官解釋說道：「街道上的車輛實在太多，道路實在不足使用。有時電腦明明指出甲綫可以直通無碍，想不到突然之間甲綫也擠滿了汽車，這是事前很難估計的，汽車有時就像流水，那兒有空罅就往那兒流動。看來我們的道路非多建兩三層不可。」

車多路少的情形，身爲高級警務人員的夏維探長自然也知道個中情形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

但是，夏探長此行是爲了明白其中工作過程，因此，他在這裏逗留了大半天，這才離去。

那天晚上他在「飛鏢俱樂部」找到了呂偉良。呂偉良感到疑惑地問道：「電腦資料會不會外洩？」

夏維答：「照我今天調查所得的印象，認爲沒有可能。」

「有時表面似乎不可能的事，往往是絕對可能的，問題是對方是否一名高手，做事不留痕跡。」

「你的意思可是：有歹徒混進了我們的組織裏，是不？」

「我可不敢肯定，但起碼有此可能。」呂偉良又說，「只要匪徒之中有人滲進，設法把資料傳出給他的同黨，在逃的車輛就可以趨吉避凶地，巧妙避過警方的追逐。」

「是的，我也曾這樣想過了。」夏維束着眉梢說，「要不是這樣，爲什麼每一次我們都給匪徒溜掉？分明內裏大有文章。但是，事實上，電腦部門組織十分健全，起碼我就看不出有什麼破綻。」

呂偉良道：「我不是故意危言聳聽，事實上你這樣子下去，也幹不了多少天！刧案無日無之，輿論的責成與壓力越來越大。」

「想不到你竟關心起我來了。」夏維笑道。

呂偉良道：「我只是担心你下場之後，下一任探長更不濟！」

呂偉良這話雖似說笑，實際上却又是事實，因爲他經過一段長時間的相處，知道夏維是個負責任的探長，絕非徒負虛名之輩。

呂偉良也許就是因爲這樣，使他越看越不對勁，不能不暗自替夏維發愁！

夏維實際上亦相當頭痛，他非常了解呂偉良對他的關心，實際上呂偉良所關心的，只是市民的生命財產得不到保障！

一連串刧案的發生，警方實在疲於奔命。如果呂偉良在這個時候動手，相信必然可以省去不少痲煩，甚至保證能够得心應手！

但是，呂偉良絕對不是這種落井下石的人，他在江湖上如此有人敬重，正是因爲那一份善心與義氣！

江湖中人都知道呂偉良現在處於半退休狀態，如果他要動手，對象當然是爲富不仁的奸商，以及一些貪官污吏。

但是，現在他却由被認爲是夏維探長「死對頭」，轉變爲「頗親密的戰友」。站在同一陣綫上，向罪惡挑戰！這過程當然並不簡單。

阿生在射擊室內練靶！

呂偉良與夏維在餐室裏喝茶。

夏維的二名助手則坐在酒吧柜前的圓凳上，冷眼旁觀，監視一切。

情形十分平靜，到「飛鏢俱樂部」消遣的人，都是相當高尚的人。

所講「高尚」，是指他們的人格，而不是一般稱呼有錢人就是高尚。當然，「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兒」，任何地方或任何行業都有好有歹，但是，「飛鏢俱樂部」裏面沒有女色，沒有賭博，有的只是各項射擊遊戲因此，跑到這裏來的人，大都是注重身心的正常健康這方面的。

呂偉良又對夏維道：「關於電腦的知識，我自問所知不多，但是，大致情形相信是這樣的：各交通主要幹綫的資料灌輸入電腦之後，就憑住電腦的複雜構造，反應出各處的交通情況。是不是這樣？」

夏維探長說道：「並不是若干主要幹綫，而是全市的街道，包括一切可以行車的大街小巷，均有資料灌輸到電腦裏面去的。」

「電腦的反應，是透過電動打字機反映出來的吧？」呂偉良又問。

夏維道：「不！我們的電腦是最新型的一種，一切資料反應除了電動打字機之外，還直接反應在一幅巨大的全市交通圖上面，可以一目了然。例如那處塞車，那處有交通意外等等，我們都可以立即知道，根本無須市民電話報警。」

呂偉良沉思着，默默無言。

夏維經過這段日子以來，已經逐漸明白到呂偉良的為人，他問道：「你有什麼意見？」

「沒有意見。」呂偉良一派正經地說道：「不過我想幹回老本行。」

夏維一怔道：「你說什麼？」

「在這個都市裏面，似乎真的是『人無橫財不富』，我真希望幹一次！」

夏維想了想，立刻就忍不住笑了起來道：「你在說笑了，如果你真的存心發財，當然不可能預先通知我的。到底你又在打什麼主意？」

呂偉良道：「我在未說出我的計劃之前，必須聲明一點，就是我無意討好警方，只是最近一連串的刦案，令我內心起了反感。」

「是的，本市的刦匪越來越不像話了，八十歲老婆婆與十歲小童也被殺，路邊乞丐也被刦。這顯然不是江湖中人的所為。」夏維也有同感。

「我得到一個消息，說出來真令人難以置信。」

夏維急忙問道：「什麼消息？」

「消息說：本市有一間賊公司。」

「賊公司？」夏維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呆在一旁，說不下去！

「我不是故作驚人之言，事實上我正打算深入查明這件事。」呂偉良呷了一口咖啡，又說道：「這間公司負責策劃一切打刦，以及銷售賍物等事，無疑是刦匪的大後台。」

「如果真的有這麼一回事，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夏維又問道：「你準備怎樣做？」

「我還未想到辦法，等我想到了再告訴你吧！」呂偉良又對夏維說道：「我有個小小要求，以後除非我找你，否則不要與我在一起，尤其是在公共場所。」

「為什麼？」

呂偉良說：「你是聰明人，想想總會明白的了。」

呂偉良說完就站了起來，朝着走廊那邊走過去，留下夏維探長結賬。

夏維莫名其妙地瞪住他的背影在那邊消失，然後回頭細嚼呂偉良剛才的一番說話。

終於他想到了，呂偉良當然不是跟他絕交，而是為了他所計劃中的行動。大概由於夏維是一位探長，如果太過惹人注意，就會妨碍呂偉良今後的行動吧？

夏維探長當時的內心就這麼想。

呂偉良拄杖轉進一間射擊室，不見阿生，心裏奇怪。

於是又走進另一間射擊室去，也不見阿生，呂偉良不禁有點焦急起來。因為阿生通常多數在這兩間射擊室裏面玩的。為什麼現在不見了他？

呂偉良是「飛鏢俱樂部」的老會員，自上至下全都認識。他找着一名侍應生，問道：「看見阿生吧？」

那侍應生指指後面的出口處，道：「他跟一個女人到外面去了。」

「女人？」呂偉良又怔了一怔！

「是的。是一個很年青很漂亮的小姐，你不信可以去看看。」

呂偉良知道那兒後面是一個露天的射擊場，晚上很少會員到那兒去的。

阿生這年紀應該戀愛了，呂偉良從來沒有企圖阻止他去結識女朋友，只担心他年少無知，結交了一些壞女人而已。

當下裏呂偉良走到了後面的那個露天射擊場去，但那兒靜悄悄的，鬼影也沒有一個。

呂偉良絕對不會懷疑那位侍應生的說話，人家沒有理由騙他的。

阿生可能繞回到停車場那邊去了，因為由露天射擊場可以繞到左翼的停車場去的。年青人談情說愛，有時總喜歡在女友面前表示自己是有車階級，甚至與女友駕車出遊亦非奇事。

呂偉良由屋旁繞到停車場那邊，他那輛銀灰色的汽車仍然停在那裏，車廂之內也沒有人。

呂偉良心裏開始有點焦慮起來，阿生沒有理由不辭而別的。到底他又出了什麼事？

他繞着原路返回露天射擊場那邊，射擊場四周有許多花草和矮林，彷彿像一個花園。呂偉良拄杖沿住場邊繞一周，希望在那些花蔭小徑與矮林後面可以發現阿生的踪影。

呂偉良不動聲色，拄着鐵杖靜靜地走着。

突然傳來一陣男女的對話聲，男的顯然就是阿生。

阿生這時說道：「這件事我自己不能作主。」

「傻瓜，你年紀這麼大，難道還要事事問師父麼？」那女子的聲音十分嬌柔，「別那麼娘兒腔，我喜歡你就是因為你有男子漢的味道。」

阿生有點忸怩。

呂偉良聽得沒頭沒腦的，不知道那女子的意思是什麼。

阿生又說：「這件事非同小可，萬一失手，如何是好？」

「放心吧！我們有着十分周詳的計劃，不可能會失手的。」

「你為什麼會看中我？」

「因為我喜歡你！」

「別開玩笑了，說真的。」

女的笑道：「我每一句話都是真的。告訴你吧，我查過你的底子，知道你是著名俠盜呂偉良的徒弟。你只要學到你師父八成的本領，便可以勝任有餘。」

阿生想想又問道：「除了我之外，還有些什麼人參加這計劃？」

「這是高度秘密，在你未確實答覆我之前，恕難奉告。」

「可以讓我考慮一下嗎？」

「你要多少時間？」

「二十四小時之內答覆你。」

「好吧！」女子似乎在吻了阿生一下，「明晚同樣時間，我們再在這裏會面。到時你最好不要令我失望！」

那女子和阿生站了起來，呂偉良担心讓他們見到，正想躲過一旁，突然有一管冷冰冰的槍桿壓住他的腦門，使他僵了下來！

一個男子的聲音厲聲質問道：「你躲在這裏幹什麼？」

呂偉良說道：「這裏可不是禁區，不准遊覽吧？」

這時阿生和那女子已繞了過來，他們看見這情形，也為之驚奇不已！

「師父，怎麼一回事？」阿生走過來問道。

女子瞪住阿生：「他……他就是你師父？」

「是的。」阿生說着又問那個持短槍的男子：「你是什麼人？」

女子向那大漢遞個眼色，他終於把手槍插回腰間。原來他們是同路人。

女子說道：「既然如此，大家不妨坐下來談談。」

那大漢很不高漢，粗魯地說道：「有什麼好談？難道還讓個跛子參加我們的計劃麼？」

女子說道：「我想他已經偷聽到我們剛才的說話了。」

大漢說道：「是的，他躲在這裏好一會兒了，剛想跑開，就給我制止！」

女子說道：「既然他知道了，讓他參加可以省却許多麻煩！」

大漢極力反對，他說道：「他行動不方便，只有妨碍我們而已！」

阿生說：「你別小睹我師父，你四肢齊全，却未必走得他那麼快！」

「我才不信！」大漢瞪了阿生一眼，說。

阿生道：「不信你可以試試。」

「如果他快得過我，我便不反對！」大漢又不屑地盯住呂偉良。

呂偉良伸手跟大漢握了一下：「我們一言為定！」

阿生道：「洪小姐，你來做個證人如何？」

那女子指指曠場那邊：「就在這兒來一次賽跑，大家同時在這裏起步，跑到那兒場邊為止！」

那姓洪的女子走了過去作為終點地方站住。這時月色迷濛，光綫糢糊，但由於露天射擊場是一塊大曠場，中央沒有樹木，只有場邊才種植了花草和矮林，所以視綫廣闊。

阿生等人在這邊仍然可以看見那女子在那邊的一切動作。

那女子打着手勢，阿生在這邊做了公證人，示意呂偉良和那大漢預備。

呂偉良和那大漢一齊起步，只見兩條人影如箭離弦般，飛奔過去！

那大漢年約四十，但十分精壯，只見他健步如飛，快如追風！

呂偉良雖然裝了義腿，但是憑住鐵枴杖的幫助，一步一撐！身形極端輕巧，再加上武功的幫助，轉眼間已奪在大漢的前頭。

那女子看見呂偉良首先抵達終點，氣定神閒，反襯她的同黨男子，却已氣喘如牛。

「劉勝，你再也沒有意見了吧？」那女子笑道。

劉勝瞥了呂偉良一眼道：「果然是名不虛傳！」

呂偉良只笑了笑，沒有說什麼。

阿生由那邊走過來。

那女子嫣然一笑道：「讓我自我介紹，我叫洪紅，他叫劉勝。」

呂偉良和阿生跟他們一一招呼。

劉勝問洪紅道：「你跟他講明白了沒有？」

洪紅說道：「阿生已經知道了，呂偉良先生也許仍未知得十分清楚。」

呂偉良故意不作聲，其實他已從洪紅與阿生的談話中，知道了一些端倪。

劉勝說道：「我們計劃去爆一個保險庫，須要一位開鎖專家。」

洪紅接着說道：「我們查到了呂先生是這方面的老前輩，但我以為閣下退休的了。」

呂偉良笑道：「三十餘歲怎麼算老？我還要吃飯的，現在說到退休，豈不言之過早？」

阿生在旁說道：「退休之說，不過是掩警探的耳目，是假的，但我們絕不濫做却是真的。」

呂偉良道：「是的，我們三不做，江湖上的朋友都明白。」

洪紅說道：「第一，不刦不竊正當人家的錢財，第二，沒有絕對把握决不做，第三，須要傷害人命的也不做。這就是所謂『三不做』了對嗎？」

呂偉良點點頭。

劉勝道：「第一項不成問題，因為對方是個奸商，第二項要看你自己，有沒有把握要看你的本領了，至於第三項更不成問題，我們的行動在神不知鬼不覺中展開。當然無須殺人。」

呂偉良道：「可否讓我先知道一下這個計劃？」

「對不起，只要你們有興趣參加，保證只須極短極短的時間，你們就可以獲得十萬元以上的收入。」劉勝說。

呂偉良苦笑道：「我從來未做過這種買賣，對不起，我要退出了。」

呂偉良說完就走，但劉勝立即叫住他：「不要動！」

呂偉良回過頭來，看見劉勝以手槍對準了他的胸膛，他笑道：「如果你企圖以武力制服我，未免太過天眞了。由此可證明你絕對未了解我的為人。」

劉勝凛然說道：「你已經知得太多，休想退出！」

「我沒有退出，但是，我不明白你們的步驟，如何可以信任你們必可成功？」呂偉良說。

「告訴你，我們的行動是由專家策劃的，必可成功。」劉勝說，「而且，我們的分賍也非常公平，絕不可能偏差的。」

呂偉良道：「我不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

「很簡單，我們一切有專家代策代行，工作分輕重，分賍自然也有大份小份之別，絕對公平。」劉勝又說，「總之，這是科學化的時代，我們一切都非常科學化的。」

呂偉良苦笑道：「既然一切科學化，還要我來幹什麼？誰都知道我只憑一個原始腦袋和一雙手。」

劉勝道：「不妨坦白對你說，我們找阿生，也是憑據着電腦資料的。」

呂偉良這一回是真的驚奇起來了：「電腦資料？這又是什麼意思？」

劉勝和洪紅交換了一個眼色，笑了笑

，道：「慢慢你總會明白的。」

洪紅補充說道：「總之，你只要相信我們，我們就能令你發大財！」

劉勝把手槍插回腰間。說道：「明晚九時正，兩位必須候在府上，我們會打電話與兩位連絡。」

阿生滿腦子疑問，呂偉良也想問一些什麼，但是，劉勝和洪紅已經走了！

他們繞過屋旁，到停車場那邊去！

阿生獃在那裏，怔怔地說道：「他們是一個有組織的犯罪集團。」

「是的。」呂偉良問：「你怎樣搭上了那個女子的？阿生。」

「在射擊室裏，她借故跟我搭訕，後來就帶我到這裏來。」

「你艷福可不淺。」

阿生赧然道：「師父，別開玩笑了。我們應該怎辦？」

「依他咐吩，明晚九時等他的電話。」呂偉良道。

「告訴夏維探長麼？」

「不！」呂偉良說，「由現在起，我們連電話也不可打給他。」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能令匪黨有所懷疑，否則就機會難逢。」

呂偉良說着，與阿生回到俱樂部裏面去。這時候夏維探長已經走了。

呂偉良找着一名侍應生，問他知不知道剛才跟阿生在一起的女子是誰？那侍應生只說她好像跟一位男會員到來的。

呂偉良再問那男會員是誰，那侍應生却不知道那男會員的姓名。

師徒二人稍留片刻，便離開了飛鏢俱樂部。

翌日，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分頭四出打聽，希望獲悉匪黨的一些來龍去脈，無奈昔日在江湖上走動的一些朋友，都已經收山了。

有一位老江湖慨然長嘆道：「這世紀一切都講新潮，所謂新潮，不外是古靈精怪，標奇立異而已！於是連盜賊也講新潮，例如刦無可刦時，竟在乞兒砵內搶錢，這成什麼話？唉！總之，一代不如一代，這一代連第九流的小偷也不如。他們沒有組織，不講江湖義氣，不擇手段。你想起清他們的底子麼？可不容易呢！」

是的，過去如果要查某一帮的來龍去脈，只要識門路，實在易如反掌。但現在呢，恐怕連警方的綫人也不易做！

到了晚上，師徒二人飯後就一直留在家中，只為了等待那個叫劉勝的男子的電話。

時間似乎過得特別慢，尤其是屋子裏只有他們師徒二人。

阿生索性把電視扭開。

「把聲音扭細一點！」呂偉良忽然又對阿生說。

原來他倚在沙發上，閉上眼睛，不知在想什麼。

阿生懶得去想，反正電話響了之後，也許一切都可以明白了。

電視台正在訪問一些什麼商業機構及工廠之類。阿生那裏看得入心，他按到另一個按鍵上去，螢光幕上又出現了另一個畫面。

這是一部警匪鬥智片集，阿生看得出了神。

好容易俟到九時正。

呂偉良已在不知不覺中睡着了。

「鈴鈴鈴……」一陣電話鈴聲把他吵醒，於是他由沙發上坐直了身子。

阿生被警匪片迷住了，螢光幕上的槍聲和警車聲掩蓋了電話鈴聲，難怪阿生依舊若無其事地坐在電視機前面。

直至到呂偉良推了阿生一把，阿生才如夢初覺地把電視機的聲浪關掉了。

呂偉良執起聽筒，立即認出對方就是洪紅。

洪紅說道：「怎麼這樣久才來接聽電話？」

呂偉良苦笑道：「為了等你的電話，我在沙發上睡着了。」

「我說過九時，現在是十分準時的了。」洪紅又說：「請你聽着，你立即更衣駕車到綠楊大道與林蔭大道交界處的電話亭去。」

呂偉良在電話裏唯唯諾諾。

對方又說：「電話簿三六九頁有東西留下來給你，你依錦囊行事就是！」

呂偉良根本沒有機會問話，對方已經把電話掛斷了。

阿生已將電視關掉，走過來問道：「怎麼啦？他約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面？」

阿生根本不知道那是洪紅，還以為是劉勝。

呂偉良道：「他們非常小心，我們走吧！」

阿生只好跟着呂偉良走。

他們返家時一直沒有脫下衣服，所以現在亦無須更衣，只是此行不知要去多久，阿生倒掛念「多利」這頭靈犬，所以臨行時，吩咐大厦管理員代為照料。

師徒二人登上汽車，阿生又問道：「我們到那兒去？師父。」

呂偉良把汽車開走了，還是沒有答他。其實，呂偉良一直在思索着許多無法解答的問題，例如：對方沒有說明可否帶同阿生去？或者只須阿生，不要他。又在那電話亭四周，會不會隱藏有什麼陰謀？

這也難怪呂偉良會胡思亂想的，因為他在江湖上有許多朋友，難免也有不少仇人。

呂偉良把汽車開到綠楊大道與林蔭大道交界處，停在一旁。

呂偉良沒有立即下車，他對阿生說：「你不要下車，留在車內，小心監視四周圍的環境。」

這是九時半左右，但這一帶十分僻靜，因為附近都是公園或學校，馬路兩旁的行人道上則植了不少花草樹木。環境非常幽雅。

阿生坐在汽車裏往四下裏張望，似乎沒有人，但又似乎人影幢幢，到處都有人埋伏一樣。因為路旁的樹木臨風飄搖，有時難免令人疑神疑鬼，尤其是在目前這種環境裏。

呂偉良下了車，走進電話亭之內，第一件事並非拿電話簿，而是檢查這裏是否留下計時炸彈之類。

電話亭很簡單，當呂偉良發覺沒有危機存在時，才把電話簿拿起來，翻到第三

六九頁時，果然有個白信封。

呂偉良把信封拆開，裏面有一張字條，寫了一個電話號碼。

原來對方又要呂偉良打這個電話與他們連絡。呂偉良心裏想：他們眞是多此一舉。

呂偉良無奈，還是依足字條的指示去做的了。

對方接電話的是個男子，呂偉良認得他是劉勝。

劉勝在電話中說道：「你把車子開到木棉道來，如果有人跟踪，你必須先擺脫他。」

劉勝說完又把電話掛斷了。呂偉良實在有些討厭，如此轉轉接接的，無非因為對方作賊心虛而已。

車子開到木棉道時，那兒靜得像墳墓，連鬼影也不見一個。

劉勝在電話中沒有說明是街頭或街尾，幸而木棉道並不太長，這是一條沿住一個運動場旁邊築成的馬路，但路邊停了許多汽車。

呂偉良緩緩地駕駛，同時注意兩旁的環境，沒有什麼異樣，只是一輛停在路旁的汽車裏有人。

當呂偉良開車經過那兒時，車內有人叫了出來：「停車！」

呂偉良把汽車靠近那輛黑色房車旁邊，併肩停了下來。

黑色房車之內有幾個人影，但由於環境黑暗，看不清楚他的面目。

有個男子的聲音說道：「你做得很好，為審愼計，我們不得不這樣，要請你原諒。」

這不是劉勝的聲音，而是一名老成持重的中年男人的聲音。

那男子又說道：「我們的行動立刻要開始，請你把你的汽車開到前面那個停車位去。」

呂偉良往前面望了一眼，果然有個空下來的停車位，於是他立即把車子開過去。停好了之後，後面那輛黑色房車也開了上來。

剛才那黑房車裏的男子又說道：「請到這邊來吧！」

呂偉良和阿生下了車，鎖好車門之後，便到黑色房車裏面去。

黑色房車剛才還有幾個人的，現在車中只有兩個，其中一個就是剛才說話那個男子。

他們的同黨原來已改乘另外一輛汽車了。那是一輛藍色的小房車，一直跟在黑色房車後面。

兩輛汽車一先一後，很快就離開了木棉道。

現在呂偉良和阿生都比較看得清楚了，其中那個駕車的，就是劉勝，剛才發號施令的中年人則坐在後面，和師徒二人並排而坐。

劉勝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我替你們介紹，拿着鐵枴杖的就是呂偉良先生，另一個是他的高足，這位則是我們這次行動指揮何先生。我們都尊稱他何大哥。」

「何大哥。」呂偉良和阿生都叫了他一聲。

姓何的男子跟他們招呼過了，說道：「呂先生的名氣我也知道，但是，閣下最近和警方的夏維探長很接近，是不是？」

呂偉良心裏一凜，這傢伙好厲害。

他畧為思索，又冷靜下來說道：「是的，警方過去與我是死對頭，近年來小弟很少犯案，他們以為我收山了。夏維探長在表面上與我是好朋友，實際上却每有大案發生時，就借故前來找我，無非想探探口風，旁敲側擊的，看我是否參與其事而已。」

姓何的男子笑了笑，却沒有說話。這副神態似信又似不大相信呂偉良的，令到呂偉良為之狐疑不已。

呂偉良故意又問道：「我們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

「等會兒你就明白了。」姓何的男子說。

阿生看看勢色有點不大對勁，他已在內心準備着應變了。

車子拐了彎。師徒二人都可以見到後面一輛藍色小房車始終跟住他們。

姓何的男子突然伸手入衣袋裏，阿生以為他拔槍，立即戒備。

但是，他摸出來的却是兩副黑眼鏡。並非手槍。

姓何的男子把黑眼鏡分交師徒二人戴上了，變成了什麼也看不見。

姓何的男子說道：「對不起，我們不是不相信兩位，只因為兩位不是我們的基本會員。」

阿生在旁插口問道：「你們加入什麼會？」

姓何的男子說道：「你想知得更多，完成了這件事之後再說吧。」

以後師徒二人只能聽到街上的聲音，却看不見一切景物。

這種表面看來似太陽眼鏡的，實際是用不透明膠片製成的。

阿生從旁邊橫眼看出去，所見有限。他想把眼鏡褪至鼻樑較低下處，却給那姓何的男子喝止！

汽車終於停了下來。

劉勝首先下了車，姓何的男子說：「你們可以把眼鏡除下。」

師徒二人把眼鏡除去，眼前似乎是一間車房，回頭看看，那輛藍色小房車不見跟入來。

姓何的男子問道：「我們的行動立即就要展開，你帶齊了工具沒有？」

呂偉良聳聳肩，笑道：「我一向只是憑一雙手和一具腦袋，唯一的工具，就是這枝鐵枴杖。」

劉勝開了行李箱，取出一個航空公司贈送的旅行袋，裏面不知裝了一些什麼，但看來十分沉重。

呂偉良詫異地問道：「就只有我們四個人嗎？」

姓何的男子道：「只有三個。」

「三個？」呂偉良問道：「閣下不去麼？」

姓何的男子道：「不！是阿生留下來，他獨自留在車裏等我們。」

呂偉良忍不住又問道：「那末其他的人呢？」

「他們都到街上去戒備了。」劉勝說，「我們做事一向很周到的，所以你不必

担心其他。」

呂偉良和阿生都有點不明白，這分明是一間車房，到底他們的目的何在？

姓何的男子由外衣袋裏取出了一支手電筒，然後把外衣脫下，放在汽車裏。

姓何的男子和劉勝一樣，都是一身夜行衣打扮。黑色的緊身衣服，黑褲，黑色的薄底快靴！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實際上也差不多是一身黑衣打扮，因爲他們在心理上早有了準備。只是不知道他們爲什麼要留下阿生一個人。

姓何的男子從車房裏走出去。

車房的門沒有關上。這條街道的環境似乎非常僻靜，好像是某些富有人家的住宅區。

姓何的男子看看街上沒有人，打個手勢，劉勝就和呂偉良一齊出去。

街上很靜，沒有車輛經過，也沒有其他人，只有他們三個人靠住行人道走。

他們轉入一條橫巷，立即發現那兒人影幢幢。但是，他很快就發覺這班人全是姓何這男子的手下。

這條橫巷很短很窄，姓何的男子指揮各人展開工作，呂偉良不知道他們要怎樣做。只見二名男子分別走向巷口，一頭一尾的，顯然是放哨！

呂偉良道：「這兒就是——」

呂偉良還沒有說完，那姓何的男子已經示意他不要作聲。

幾名壯健大漢叠起羅漢。

姓何的男子首先由這道用人叠成的「梯子」翻過了牆頭。

劉勝叫呂偉良依同一方法入內。

呂偉良心裏好笑，這丈餘高的牆頭，何必出動這麼多人？即使不用他的萬能枴杖，相信也很容易就可以越過。

呂偉良落入草地上，劉勝才緩緩地將那個旅行袋用繩子吊下去。看他的謹愼情形，大概是一些很容易震壞了的儀器。

劉勝是最後翻落草地上的一個，其他大漢都沒有入來。

其他人既然沒有入來，等會兒他們又如何撤退？呂偉良已無暇想到這方面了，因爲劉勝和那姓何的中年男人已催促他開始行動起來。

這是一間花園洋房，屋內似乎還未休息，有燈光透出。

呂偉良伏在假山後面，劉勝低聲說道：「讓我先行一步！」

說完，他已蛇行鼠步的竄了過去。

劉勝似乎帶了一些儀器，但看不清楚是什麼，那個航空公司的旅行袋則仍在姓何男子的手上。

離遠呂偉良可以看到劉勝伏在窗前，把一條很幼的喉管搭到窗子一角去。

不久之後，劉勝打手勢示意，於是姓何的男子便與呂偉良一齊過去。

他們望進屋內，有三四個人倒在地板上。

呂偉良這才懷疑到劉勝放進去的，可能是迷魂氣體之類。

但是，窗門打開着，如何發生效力？說不定是最新式的哥羅方製劑。

三個人入到裏面，呂偉良雖然担心自己也許會被焗暈，但事實上，一些氣味也沒有的。

劉勝和何大哥分別把倒在地上的人扶起，讓他們或坐或躺在沙發上。然後再以一方手帕敷在他們的鼻子上面。手帕上面顯然有一種令人昏迷的藥物。

何大哥帶頭，把呂偉良和劉勝由走廊帶進一間房裏面去。

房間裏沒有人，陳設得十分豪華，但却看不見有保險箱之類的東西。

何大哥似乎很熟悉這裏的一切環境，輕輕推開一個柜。

那衣柜很龐大，但何大哥好像按了一個暗掣之後，衣柜就滑了開去。牆後立即出現一個高與人齊的巨大保險庫。

保險庫是嵌在厚牆之內的，呂偉良一看就知道是最新式的一種。

何大哥道：「有把握憑你雙手去把它打開嗎？」

呂偉良道：「我可以試試。」

但是，何大哥又說道：「慢着，先讓我試一試。」

他把航空旅行袋拉開拉鍊，取出一具儀器來。儀器有一副聽診器似的東西，何大哥把膠管拉開，把一端按在保險庫的門上，開動了儀器之後，一些紅色指針立即作出了表示。

呂偉良道：「這是什麼？」

何大哥說道：「這是測量儀，最新式的電子測量儀。如果裏面有鑽石和金條等鑛物質，它會引起敏感的反應。現在表示裏面就有着這兩種東西。」

劉勝又遞上另一副儀器，這東西有如一副原子粒收音機。

何大哥又在做實驗。

呂偉良其實不用多問也知道這是什麼儀器，那是用來探測裏面有沒有警鈴和紅外綫等防盜設備的。但呂偉良故意佯作什麼也不懂，追問下去。

何大哥道：「這保險庫通上了電流，一不小心就會觸動警鈴！」

呂偉良道：「你放心好了，這些事我做得多了，我會小心的！」

劉勝說道：「何不將電流關掉？」

呂偉良道：「如果關掉了電流，這度門也沒有法子打開了。」

何大哥瞪住劉勝，笑道：「你的經驗顯然不及呂老兄。」

劉勝尷尬地笑了笑。

何大哥回頭問呂偉良道：「你須要多少時間？」

「如果不是這麼新式的，大約不會超過三分鐘。」呂偉良看看腕表，又說道：「現在這情形，相信可能超過五分鐘，但不會超過十分鐘。」

何大哥也看看自己的腕表，時間已是晚上十時二十分。他說道：「時間急迫，我們在十時半左右，必須離開這裏。你去試一試吧！」

呂偉良開始做初步探測工作。

他從他的萬能枴杖中抖出了一些幼細的儀器來，有些像理髮師採耳用的幼鋼條，有一些則很似原子筆桿，一端附有燈號的。

何大哥和劉勝交換着眼色，他們顯然對呂偉良充滿了懷疑，不知他能否在十分鐘之內把保險庫打開。

呂偉良完成了初步探測工作之後，立即又從萬能枴杖中拉出一條電綫來，電綫末端附有揷頭，幼得有如牙籤一般。

呂偉良小心翼翼地，把這幼細的揷頭稍爲扭曲了，然後將它由那列暗碼旁邊揷進去。

那列暗碼有四排阿拉伯數目字。換句話說，那是千位的數目字。

每一個位的數目字可以用旋轉的方式，由「1」轉到「0」。

呂偉良彷彿像個外科醫生正在對病人施手術一樣非常小心。

但是，一連串精細的工作前後也只不過用去了三分鐘光景而已。

當他一切認爲滿意之後，便將萬能枴杖上面一個暗掣按下，「卡察」連聲，只見保險庫上那四列數目字立即滾滾轉動着——由「0001」開始，逢十進一，快得肉眼也無法可以看得清楚。

何大哥問道：「這是什麼玩意？」

呂偉良道：「這是小徒阿生設計的專爲開動暗碼保險箱用的。如果用手逐個號碼轉動，只怕天亮了也無法完成這項工作，但我現在利用半導體的乾電池發動，很快就可以有結果……」

果然話猶未完，那四列號碼便停止了滾動。

上面出現的阿拉伯數目字是：「3948」。

呂偉良於是在保險庫門上的旋轉盤上，依照這號碼旋轉，最後用力一拉，厚厚的鋼門就此被拉開了。

裏面出現了一疊疊簇新的鈔票，令人有點兒眼花繚亂。

呂偉良爲了避免留下指紋，沒有伸手進去，但是，何大哥却把保險庫內的抽屜拉開，其中一個滿是金條，另一個放了好一些鑽戒，鑽鍊之類。

劉勝入內檢查防盜設備時，奇怪地問：「爲什麼警鈴失了效？」

呂偉良笑道：「我把它弄壞了。」

何大哥顯得出奇地問道：「你幾時把它弄壞的？」

呂偉良道：「這是經驗的可貴，我就是憑了過去的豐富經驗，查出警鈴的一條電綫隱藏在鋼門的匙孔之內。如果不知內裏的行家，很容易上當，相信鋼門還未打開，警鈴已經震耳欲聾。」

「高手果然是高手！」何大哥拍拍呂偉良的肩膊，另一隻手却把抽屜內的鑽鍊鑽戒抓了一大把出來。

就在這一刹那間，呂偉良渾身震盪了一下。

何大哥很快就看見呂偉良的面色有點不對，問道：「你怎麼樣了？」

呂偉良把一枚鑽戒取過細看，說道：「我們上當了，這是假的。」

何大哥和劉勝還沒有作出任何反應之前，背後已傳來另一個男子的爽朗笑聲一陣陣。

各人回頭一看，那是一個大胖子，他的旁邊還有一個女人。

呂偉良一時之間弄得莫名其妙，因爲那女人正是阿生在「飛鏢俱樂部」遇見的洪紅。

胖子笑道：「果然是個一流高手，不但技藝高人一等，眼光也非常的銳利。」

洪紅走了過來，呂偉良感到奇怪的就是：何大哥和劉勝二人均面無懼色！

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本來在情理上，他們的行動是見不得光的，大胖子可能是這間屋裏面的主人，那麼，他們的計劃顯然失敗了。

但呂偉良回心想想却又不對。最初跟阿生接洽的是洪紅，她既然在場，這胖子看來未必就是這裏的主人。可能是同道中人了。

那麼，胖子又怎麼知道保險庫內的鑽石是假的？

呂偉良越想越糊塗。

洪紅順手拿出一疊鈔票，遞到呂偉良面前，笑道：「這也是假的！」

呂偉良在足够的光綫底下，也很容易看得出，這是演戲時才用得着的「道具鈔票」。

洪紅又從另一個抽屜內取出一些金條，用力一折，「卜」一聲折斷爲二，原來這是塗上金漆的坭製假金條。

呂偉良回頭望望何大哥和劉勝二人，發覺他們也在發笑！

呂偉良忍不住問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何大哥走前兩步，爲呂偉良介紹那胖子道：「這位是楊博士。」

呂偉良還在沉思中，那胖子已過來跟他握手。

胖子笑道：「閣下就是呂老兄——鐵枴俠盜呂偉良，對了吧？」

呂偉良有如墮入五里霧中。他反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楊博士笑道：「這是舍下，難得光臨。請到外面客廳去喝杯茶，讓我們坐下來談談。」

呂偉良帶着無限驚疑，與各人到了客廳，只見剛才或躺或倚在沙發上的人，這時均已清醒過來。

楊博士打着手勢，指住身旁一張沙發道：「請坐！不要客氣。」

呂偉良坐了下來，洪紅給他遞上了一杯熱茶。

楊博士笑道：「今晚辛苦了你，我們的演習非常成功。」

「什麼？演習？」呂偉良的確有點啼笑皆非，他埋怨道：「爲什麼你早不告訴我？」

呂偉良最後一句話是對何大哥說的。但他未答話，楊博士又搶先代他解釋：「你不要怪何老大，是我叫他們佈下這個局的。」

「我不明白你這是什麼意思？」呂偉良說。

「慢慢你自然會明白的。」楊博士笑道：「不過有幾點不妨首先對你說說：我們最近設計了一些新式儀器，想試一試它的效果。你別以爲保險庫內全是贋品，其中也有眞的。」

何老大揷嘴道：「是的，結果證明儀器的反應十分敏銳。」

楊博士又說：「今晚演習的另一個目的，是要試驗閣下的身手。」

「我從來未被人這樣愚弄過！」呂偉良表示他有點生氣！



呂偉良蹲在保險箱前，開始做初步探測工作。

楊博士說：「請原諒我們，爲了令到閣下加入我們的公司，我們不得不利用這個辦法。」

呂偉良聽到「公司」二字，難免想起了傳說中的「打刦公司」。

他故作驚奇地問：「什麼公司？你要我加入什麼公司？」

楊博士道：「最近我們組織了一間打刦公司，極之須要閣下這種人才。」

「打刦公司？」呂偉良心裏想：果然不是傳說，而是眞有其事！

楊博士又說道：「這是電腦時代，所以敝公司一切也採科學化。說出來你可能會不相信，但事實上我們從電腦中所獲得的資料，顯示出兩位正是我們所須要的理想人才。」

呂偉良又是一怔：「我們的資料入了電腦？」

「是的。」楊博士夾指一彈，一名男子遞上了一份咭紙。

那一邊，有人帶着阿生走過來。

阿生滿臉不高興，但是，楊博士向他表示了歉意：「對不起，阿生兄弟，以後我們是自己人了，如果他們有開罪你的地方，請多多原諒。」

呂偉良心裏奇怪：自己人？這是什麼意思？分明是要他師徒二人加入這非法組織。

阿生道：「我們只做一次，決不會加入你們這組織，你別想錯了。」

楊博士笑了笑：「這是電腦中得出來的資料，兩位過去在警方檔案中，都有案底，而且武功了得，頭腦也靈活。」

「謝謝你過獎了，請問你這些資料來自何處？」呂偉良問道。

楊博士說：「剛才我不是說過了嗎？是來自精密的電腦啊。」

「但是，這電腦又是在什麼地方？」呂偉良半信半疑地問。

楊博士道：「我們的電腦搜集一切有案底的人的資料。其實，我們所有工作大部份倚賴電腦，所以錯極也不會錯到那裏去的。」

呂偉良心裏想：眼前你們顯然找錯了對象。我們師徒二人，才不是你要找的那種人，不但只會破壞你們，而且把你們交給警方。

楊博士又說：「今晚的演習令我甚感滿意，但眞正的行動是在另外一個白晝，決不是夜晚。甚至不用這樣辛苦。只是時間上力求準確，最好能更加快一些。呂老兄，你明白我意思嗎？」

呂偉良苦笑搖頭道：「我一點也不明白。」

「我們要你加入，第一宗大生意須要閣下親自出馬。」

「什麼大生意？」

「詳細情形有待電腦的最後核算，但大致上與今晚你們所經歷的差不多。所以，今晚可以說是一幕預演。今晚成績滿意，就是表示我們明天的成功機會更大。」

楊博士又驕傲地說：「我們的口號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楊博士招手叫人取酒來。

一名大漢推着一個活動的几子，上面有着幾種著名牌子的洋酒。

楊博士親自倒了三小杯，分別把二杯遞給呂偉良和阿生，自己要了一杯。

他舉杯向二人說道：「祝我們合作成功！」

呂偉良道：「請你解釋合作兩個字的含意，可以嗎？」

楊博士笑道：「很顯淺的，現在兩位算是敝公司的股東之一了。」

阿生剛才不在現場，他聽不懂，問道：「什麼公司？師父。」

呂偉良道：「打刦公司。」

「你不是說笑吧？打刦也有公司？」

阿生把眼睛睜得大大的。

楊博士一邊走過來，一邊笑道：「這有什麼奇怪？人家做生意，我們也做生意，所不同的是：人家做正當生意，我們做偏門生意而已。講到資本，我們可也不少，一切科學設備在一千數百萬之間，講到賺錢，那是難以估計的。如果順風順水的話，一年半載之間，我們便是億萬富翁。哈哈……」

呂偉良看見他這副神氣，半點也不會懷疑他是言不由衷的。

呂偉良問：「我們的辦事處在什麼地方？」

「你是新股東，當然可以參觀一下。」楊博士說，「不過，在你兩位未起程之前，請先接受我們的檢查。」

呂偉良說道：「你們到底在懷疑些什麼？」

「我不妨坦白說句，雖則我們根據電腦資料邀二位加入我們這組織，冀能充份發展業務，但是，我們仍然担心二位與警方保持連絡。」楊博士說着已把手一揮，有人把一具儀器遞上。

楊博士畧爲調整一些按掣之後，說道：「呂老兄，請你將你身上携帶的無綫電通話機交出。」

呂偉良暗吃一驚，這副電子檢查儀器果眞厲害，他身上雖則沒有什麼電子通話機，但萬能枴杖裏確實有着這種設備。

呂偉良爲了深入了解這匪黨的內部組織起見，只好將鐵枴杖內的無綫電通話系統拆下來。

爲了避免對方產生更大的疑心，呂偉良又解釋道：「我們師徒二人闖蕩江湖，經常會失去連絡，所以阿生替我設計了這巧妙的通話儀器。但我可以保證，這與警方絕無關連。」

楊博士笑道：「在我們找二位之前，已經考慮到你與夏維探長的關係，所以洪紅只向阿生兄弟着手。不過，這些担心已成爲過去，以後大家只須向住發財的途徑邁進，一切已無須諸多顧慮。」

呂偉良不大明白他這番說話的意思，但無論如何，他已初步成功了。

當楊博士從儀器的反應中知道阿生身上並無電子儀器之後，便示意各人準備出發。

楊博士又對呂偉良說道：「有人說打刦是無本生意，這是落後的想法。像我們現在，單是爲了購置各種電子儀器，實在已化去了不少金錢。」

阿生忍不住插嘴問：「博士，你已經很有錢，還何須冒險？」

楊博士「格格」大笑一陣，說道：「所謂人各有志，人生在世不過數十年光景，如果說一個人有了足够金錢之後就滿足，那未免太俗氣。每一個人都應該有他的理想，每一個人都有他的事業，這就是我的理想事業，我要把它發揚光大！」

呂偉良担心阿生年少氣盛，口沒遮攔，於是把話題扯歪了。

這時楊博士的手下已把車子備妥，於是各人便離開了那間豪華花園洋房。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並沒有給人綁上雙眼，因此，當汽車經過街道的時候，他們認得這是富有人家的住宅區。

來的時候對方步步爲營，小心翼翼，爲什麼去的時候如此大方？

師徒二人坐在楊博士的豪華大房車裏，其他的人則分乘數輛房車出發。

打刦公司　策劃一切

這是一幢工廠大厦的頂樓，呂偉良等人是由樓下停車場乘電梯直達的。

這幢大厦樓高十一層，每一層的面積在二三千呎之間。楊博士主持的打刦公司佔用了十樓和十一樓兩層，規模可謂相當龐大。

至於九樓以下是一些什麼工廠，呂偉良不得而知。但據楊博士說，那是一些小規模的工廠，絕不會干擾到這上面來的，因爲他們有專用的快速電梯，直通到樓下停車場去。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對每一件事都非常留心。楊博士也十分大方，非常有耐心地一一加以解釋。

這是深夜時份，將近十二時了。

工廠大厦有些單位仍在開工，但有不少已經休息。

十一樓似乎是打刦公司的重心所在。

楊博士帶着呂偉良師徒二人參觀他們的電腦設備，介紹一些專家給他們認識。

楊博士顯然感到這是一種驕人的成就，他指住一副電腦說道：「我們所搜索的資料都存放入這副電腦裏面去，憑着電腦的複雜記憶系統，我們知道在什麼時候應該做那一件事。」

阿生聽得入神，尤其是對於電腦這回事，他一向都感到十分有興趣。

這時他却問道：「是不是電腦指示你們去打刦？」

「是的，但必須解釋清楚，是我們做主動，然後從電腦密碼中取得資料。你明白嗎？」楊博士問道。

阿生搖搖頭。

楊博士很有耐性地解釋：「例如我們要打甲公司的主意，就根據編定的密碼翻查電腦資料。假如電腦資料顯示出甲公司某一天現金最充足，某一個鐘點護衞人員換班等等……我們就根據這一切資料，策劃我們的行動。這複雜的事情如果靠人力記憶和記錄，那是不够健全的，而且費時失事。」

師徒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似乎在說：這些事情要不是親眼目睹，眞的令人難以置信。

楊博士又說道：「有時電腦也會向我們提出忠告，例如某一間工廠或公司，不宜下手，我們就得暫時放棄，另外想過辦

法了。」

阿生問道：「是不是每一間公司和工廠，你們都有詳細記錄灌入電腦的記憶系統中？」

「不！我們只注意大規模的。所謂『大雞不吃小米』，我們並非小家種。」楊博士說。

阿生又問道：「你們的資料來自什麼地方？」

楊博士笑了笑：「這是我們高度的秘密。」

說着，楊博士又帶着呂偉良和阿生到十樓下面去。

這裏有一間大客廳似的佈置，有時數十人擠在一起，鬧哄哄的，不知他們在幹什麼。

楊博士對呂偉良說道：「這場面並不算偉大，有時可能有過百人到這裏來。」

「這是什麼地方？」呂偉良問。

楊博士還未答話，突然鈴聲一响，所有的人都擠向講台那邊去。

講台上站了兩個人，一個年紀較大的，一個比較年青的男子侍候在旁。

年紀較大的中年男子宣佈說：「各位，今晚我們拍賣一批非常有價值的藝術品和古物，其中有清代出土的漢簡，有法王路易十五所珍藏的古畫，英國最早期的銀幣，以及十五世紀明代的景泰藍燒青瓷碗等等，全是罕見的珍品，請各位踴躍出價。價高者得，落鎚作實。」

年青的男子開始逐樣搬上台來，由那個年紀較大的中年人喊出底價，於是競投便告開始。

出乎意料之外，有些古物出價極高，但依舊競投熱烈，十足是拍賣行內所見的情形一樣。

呂偉良問道：「這些，都是你們的收穫？」

「未必全是我們的，有些是代客買賣。」楊博士說。

「代客買賣，這是什麼意思？」呂偉良又問。

楊博士解釋說：「有些行家的賍物被我們低價收購，拿到這裏之後就可以高價出售。因爲我們這裏有最高尙的買家。」

呂偉良心裏想：這怎麼算是代客買賣，分明是收購賊賍。

不過無論如何，他們也可謂胆大包天，竟然敢胆把賊賍拿出來公開競投，價高者得，這的確是開賊世界的新紀錄。

楊博士最後把師徒二人帶回十一樓，進入他的辦公室去。

楊博士招呼二人坐下來，然後按鈕將一個酒柜由暗格裏吐出來。

楊博士向他二人問：「你兩位喜歡喝什麼酒？」

呂偉良苦笑道：「我不是酒徒，也不想太早便醉倒在這裏。」

阿生道：「你自便好了，我還想研究一下你們的電腦設備。」

楊博士也不客氣，喝了一小杯洋酒之後，說道：「現在我要請二位欣賞一部影片。」

「影片？」呂偉良和阿生又是一陣莫名其妙。

楊博士按了幾個按掣之後，燈光熄滅，一幅頗大的銀幕出現在他們的眼前。

最初，出現在銀幕上的，是一部匪徒入屋行竊的影片。

不過，當呂偉良繼續看下去的時候，便感到渾身打顫！

因爲片中的人物並非什麼大明星，而是呂偉良和何老大等人。

楊博士笑道：「你們的演技可以獲得金像獎。」

呂偉良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楊博士把影機關上了，開亮了燈光，說道：「這是你加入本公司的保證，換句話說，你不能出賣我們，否則，你將首先被控入屋行竊。」

呂偉良現在都明白了，他們是有計劃的引自己上鈎。

阿生有點生氣，說道：「你們的手段太過卑鄙了。」

楊博士笑道：「如果你是我，你也會這樣做。除非你們不想發財，否則，這些事又何必放在心裏呢？」

呂偉良担心阿生動起了眞火，說道：「阿生，算了，反正我們無須任何本錢就是個大股東，一套犯罪記錄片，又算得什麼？」

楊博士笑道：「對了，只要你們一天不出賣我們，我們一天也會保存這影片，令它不致落入警方的手中。」

楊博士從沙發上站起來，走到寫字桌上，取來了一份文件。

他把文件交到呂偉良手中，說道：「請你簽個字，這是例行手續。」

呂偉良瞥了一眼，是一份加入「發財公司」成爲股東的志願書。

阿生企圖阻止，但呂偉良終於毫不考慮地，在上面簽了字。

那份志願書四周有些洞孔，顯然是方便投入電腦裏面去的。

楊博士把志願書放回一個文件柜裏面去，如果阿生要在這時候襲擊他，大概不成問題，甚至輕易得手。但是，呂偉良用眼色制止了他。

楊博士回轉身來，說道：「我們有個規矩，凡是新加入本公司的股東，照例要有所表現，所以，希望呂老兄策劃一宗像樣的刼案。當然，這裏所指的『像樣』，意思就是並非一般小兒科。」

呂偉良苦笑道：「我本來收山了，但這一次，却給你們拖落水。」

楊博士道：「根據我們的電腦記錄，閣下仍未算得收山。」

呂偉良試探地說：「既然你們的電腦資料如此齊全，相信一定知道我的對象是什麼吧？」

楊博士又從抽屜中取出一份文件，一邊細閱，一邊說道：「在我們未找你之前，已從電腦中得到以下的資料。呂偉良，綽號鐵柺俠盜，爲人富有正義感，武功高深，過去專門刼富濟貧，行刼對象盡是貪官奸商，向來只刼不義之財……」

呂偉良說：「够了够了，這大概是從舊報紙所得到的資料。」

楊博士說：「不！絕對是我們電腦系統中所收集的資料，如果你不相信，等着瞧好了。」

楊博士說着，按動了枱面上的傳話機：「把S16201.的資料立即送入來！」

前後不及一分鐘，楊博士身旁的牆上一條裂縫，立即吐出了一張丁方不足一呎的硬紙咭，跌在一個不銹鋼的方型框格之內。

楊博士取起來瞥了一眼，道：「你自己看看好了，一點也沒有錯，全是我剛才所講的。」

呂偉良接過了，那是英文打字機打出來的，但右下方的數目字以及特殊的小孔，一看就知道是出自電腦系統的。

楊博士道：「我沒有理由要騙你的，我們這裏一切全用電腦管理，甚至出動時，也用電腦控制一切，盡量節省人力。」

阿生不禁大感興趣地問道：「用電腦打刼？」

楊博士故作神秘地說道：「慢慢你總會明白的。」

「那麼，以後我們住在什麼地方？」阿生又問。

楊博士道：「你們當然住到原來的地方去，我們這裏沒有宿舍的。不過，我得首先提出警告，你們切不可三心兩意，否則，你們一定後悔不及！」

師徒二人自然明白到他說的「三心兩意」這些字眼的含義是什麼，無非是警告他們切不可出賣打刼公司，或者密告警方等等。

楊博士又說道：「閣下設計的藍圖，必須在四十八小時交到我們手上，以便整理資料，灌入電腦。」

「什麼藍圖？」呂偉良問。

楊博士說：「就是你一手設計的第一宗刼案。我們做事講究效率，必須有計劃地進行一切，否則很容易失敗。」

呂偉良道：「我幹這行日子可不算淺，從來沒有設計過什麼藍圖，但從來未失敗過。」

楊博士道：「那是名符其實的冒險。但是，如果經過我們電腦收集資料之後，如果認爲可行的，根本不算冒險，而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阿生又忍不住問：「然則，貴公司成立以來，做了多少宗？」

「超過十宗。」

「難道沒有一宗是失敗的？」

「對了。」楊博士說，「如果有一次失敗，我還能安坐這裏麼？」

呂偉良心裏想：「最近一連串的刼案，弄得警方毫無頭緒，相信其中大部份與這個組織有關。」

他並不担心那部記錄片，只不過想知得更多。因此，呂偉良決定忍耐下去。

楊博士忽然又說道：「明天，我們有一次特別行動，兩位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來參觀一下。」

「什麼行動？」阿生問。

「我們要刼一部解欵車。」楊博士說，「那車內有數十萬現欵，保鏢公司負責把它由銀行押到某大工廠去，支發員工薪金之用。」

呂偉良問：「什麼時候？」

「中午時份開始。」楊博士說，「如果你們要看戲看全套，早上十一時便要到達這裏。到時你會領畧到機械化設備的偉大。」

呂偉良說道：「我們到時一定到來參觀！」

「那好極了！」楊博士又說：「到時你們可以用第七號電梯。」

阿生道：「除了第七號之外，其他不能用麼？」

「是的，因爲你們是新加入的，我們還未爲你設計好電腦咭。」

「什麼電腦咭？」

「電腦咭彷若通行證，有了它之後，你們可以乘任何一部電梯。只須把電腦咭挿入電梯內一個指定的縫孔內，電梯就會自動送你到指定的地方。」楊博士說，「如果沒有這份電腦咭，你們便將遭遇到困難。」

呂偉良道：「然則，明天我們如何可以順利進入這裏來？」

「七號電梯是有專人監視的。所以，明天你們是例外。」楊博士說。

呂偉良和阿生在心裏暗自忖測，如果這裏眞如楊博士所說，相信警方要破門而入，可眞不容易。也難怪楊博士如此鎭定了。

呂偉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他爲此更加要忍耐下去，以便更能深切了解其中情形，否則很容易就會功虧一簣。

阿生道：「然則我們可以用自己的汽車吧？」

「可以的。」楊博士說，「你的汽車編號，我將會放進管理停車場的自動電腦去。」

阿生道：「要不要我把車牌號碼告訴你？」

「不必！」楊博士說：「你瞧！電腦資料裏面不是什麼都有麼？」

呂偉良看看仍然拿在手中的一份電腦資料，果然上面也有他們的車牌號碼。

楊博士取回那份紙咭，親自送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離去。

師徒二人截了街車，回到木棉道去取回他們那輛銀灰色的自用車。

×　　×　　×

翌日十時半左右，師徒二人正打算外出，電話就响了起來。

呂偉良過去接聽，原來是警探辛尼打來的。

「什麼事？辛尼。」呂偉良問。

辛尼在電話中說道：「探長叫我打電話給你，他希望見見你。」

「對不起，我有緊要事出去。」

「那麼，你現在就在電話中跟他講幾句吧。」辛尼說着，顯然已把聽筒交到探長手中。

但是，呂偉良已經急不及待地把電話掛了綫。

電話不到數秒鐘又再响起來，但是，呂偉良不接聽。他也不許阿生去聽。

呂偉良明知是夏維打來的，他說：「我們快走，電話可能有人竊聽。」

阿生這才明白呂偉良爲什麼不讓他去接聽電話，原來他眞想得周到，他担心楊博士派人截聽他們家中的電話。

呂偉良和阿生匆匆把車子開到那座工廠大廈。

大廈最低層就是停車場，他們的車子停在門外片刻，停車場的鐵閘才緩緩上升

，燈號打出：「請進！」等字樣。

阿生十分欣賞這自動的電鐵閘，從門角的電眼裝置，不難想到楊博士昨夜所講的，絕無半點誇張，這裏連停車場也是電腦管理的。

師徒二人的車子剛開了入去，一個空着的停車位上面出現了幾個數目字，那正是呂偉良這輛汽車的車牌號碼。

阿生把車子開到那個車位去之後，燈號才熄滅。

但他們環顧四周，人影也不見一個，有的只是十多部各式各樣的汽車，停在齊齊整整的車位上面，非常有秩序。

呂偉良首先下了車。他往四下裏張望着，覺得這裏許多角落和天花板都隱藏有電眼——秘密電視攝像管。

他若無其事地走向電梯那邊。

通往停車場的電梯有三部，編號是「6，7，8。」

呂偉良等到阿生也走過來時，便對他說道：「楊博士是不是叫我們利用七號電梯？」

呂偉良並非善忘，只想看看有沒有人聲的反應。結果沒有。

阿生說道：「是的，是七號電梯。」

於是師徒二人進了第七號電梯。

電梯的天花板上，也有電眼隱藏着，呂偉良和阿生一眼就能看出。

七號電梯沒有錶板，因此他們想按掣亦無掣可按。

電梯門上寫住：「專用電梯，請勿擅進，免生危險！」等字樣。

電梯門剛閉上，立即迅速上升。當電梯停下來時，門也自動打開。

門外有個男子，他非常有禮貌地說道：「博士請兩位到傳眞室去。」

師徒二人走出電梯，問道：「那兒是傳眞室？」

那男子道：「第九號房。就在這裏，請過來吧！」

二人跟那男子轉過走廊，一個巨大的阿拉伯數目字：「9」字，就漆在一度木門之上。

呂偉良首先走了入去，阿生尾隨其後也走進去。

楊博士果然就在這裏，除了他之外，還有好幾個男子，他們都坐在一些儀器的前面。

這裏有如一個電台，彷彿是電視台的控制室，一列列的電視螢光幕，上面出現的，正是某處街道上不同角度的景物。

楊博士發現他們入來之後，叫他們過去，說道：「這是那外資銀行門外四周的環境。」

其實，不用他介紹，師徒二人也看得出，這是銀行中心那兒的街道。

但是，他們如何把那兒的現場景物傳回來？

唯一的辦法大概是：用汽車把電視攝像管帶到附近去，然後利用無綫電作即場的轉播。這是一般無綫電視台常用的現場實地轉播方式，但由此亦可見楊博士這班人的確胆大妄爲。

楊博士一邊注意那些畫面，一邊說道：「探長有打電話給你嗎？」

呂偉良心裏一凜！這傢伙好厲害，果然偷聽了他的電話。要不然他爲什麼會有此一問？

還好呂偉良早有準備，他說道：「他的助手打過來，但我說有重要的事情外出，沒有聽下去。」

楊博士道：「夏維是你的好朋友，下次你敷衍他的時候，要婉轉一些，別惹起了他的疑心，知道嗎？」

「知道了，博士。」呂偉良裝作千依百從的，站在一旁。

楊博士又說道：「你在江湖上是有名的獨行大盜，但是，現在時代不同了，我把你請來，是要你先行欣賞一下我們的無瑕刧案。」

無瑕大概就是毫無瑕疵的意思。

楊博士看看腕表，說道：「時間上差不多了，我們要配合得天衣無縫，因此，嚴格來說，一秒鐘也不能差錯，必須絕對準時。」

呂偉良和阿生都無法了解，在這光天化日之下，他們如何可以下手？

尤其是這間外資銀行，他們是著名防盜設備最佳的銀行。

呂偉良又回憶楊博士昨夜的說話，他們要刧的是鏢車——保鏢公司代客戶前往銀行取欵的車輛，而不是刧銀行。

但是，銀行門前一輛車子也不見。起碼沒有押欵用的裝甲車。

呂偉良看看腕表，十一時零十分。

電話忽然响起來！

一名大漢接聽之後，把楊博士叫過去聽電話。

呂偉良和阿生佯作沒有注意這件事，事實上他們都在傾耳細聽。

儘管眼睛看着螢光幕，耳朵却可以聽得一清二楚，那是另一個幕後人打來的。看來地位可也不太低，起碼與博士同輩份，否則不會用這口吻說電話。

楊博士回到螢光幕前，控制儀器的人說：「博士，還差三分鐘。」

楊博士看看腕表，又看看安裝在牆壁上的石英鐘。

呂偉良忍不住道：「還差三分鐘，你們的行動就要開始嗎？」

「不！你們等着瞧好了！」楊博士說道。

三分鐘之後，一輛裝甲車出現在銀行大門之前，車門打開，跳下四名配備槍械的保安隊員。

他們有二名留守門外，另外二名則走進銀行裏面去了。

裝甲車上還有一名司機。

這五個人都穿上了制服，荷槍實彈，頭戴鋼盔，好不威風！

呂偉良心裏想：如果他們這個時候動手，勢必無法成功，因爲銀行內也有保安隊。而且這是外資銀行的總行，警方份外注意的。

七分鐘左右，二名保鏢抬着一大箱鈔票由銀行內出來！

二名守在門外的保鏢，對一切來往的途人，虎視眈眈，直至到那個箱子被抬上裝甲車去爲止。

一分鐘左右，車子立即開動。

電視鏡頭只跟踪他們到了街口，便無法再映下去了。但螢光幕並非一片空白，

而是出現了另一條街道的景色。

呂偉良可以看見那輛裝甲車又再出現，這當然是另一具攝影機的現場轉播。

如是經過三四次的轉換畫面，表示他們的設計的確周密完善。幾乎裝甲車所到之處，都在他們的電視監視之下，無所遁形。

最後，裝甲車經過一條相當僻靜的街道，那兒似乎在修路。

呂偉良心裏暗吃一驚！這時正是正午十二時左右！大概他們要動手了。

但是，奇怪的是，修路的工人下班了。因此那兒鬼影也不見一個。

楊博士很緊張，命令所有控制室裏的人準備，事實上連呂偉良師徒二人在內，也顯得萬二分的緊張。

裝甲車突然停下來，原來前面路口亮了紅燈！

在這一刹那間，呂偉良和阿生都非常留意到畫面上面的變化！

可是，其中一部份電視螢光幕突然變成一片空白，什麼也沒有。

這情形就像我們家裏的電視機忽然出了毛病，忽然一片空白之後，又是無數不規則的條狀綫紋出現，把畫面弄得糊糊塗塗的！

但是，楊博士和控制人員絲毫不會感到驚奇，好像剛才這種現場已是他們意料中的事一樣。

有個控制人員按了一些按鍵之後，另一列電視機的畫面上，又出現了以下的景象來：

一輛大卡車由橫街開出，後面拖着的，是一個巨型的大貨柜——就是我們常常在貨柜碼頭上面見到的那種鋼製貨柜。

呂偉良知道，這就是匪徒們所駕駛的僞裝汽車了。果然，貨柜卡車駛到裝甲車前面，一個巨型鋼鈎伸出，把裝甲車整輛拖了進巨型貨柜之內。

這項工作行動十分迅速，前後不足一分鐘。

當貨柜車開走之後，剛才失去了畫面的電視機又有影像出現。那是剛才裝甲車停下來的路口，但那兒已經沒有車輛或行人。

阿生不禁問：「裝甲車裏的保安人員，是不是給你們買通了？」

楊博士這時候已沒有剛才那麼緊張，雖然他的視綫仍然集中在第二排的電視畫面上——這是貨柜車所經各處的實況。

楊博士說：「裝甲車的保鏢絕不是我們的人。」

阿生道：「那麼，他們爲什麼毫無反抗？」

「因爲他們都失去了知覺。」

「失去了知覺？」

「是的，我們在那兒僞裝修路，用足够的迷魂氣體把整輛裝甲車包圍。」楊博士得意洋洋地說，「結果，他們在不知不覺中睡着了！」

阿生摸摸他的後腦：「爲什麼不見有人出現？」

「一切自動化，何必用人那麼冒險？」楊博士說。

呂偉良嘆爲觀止，過去有人以爲這種事情只可能在電視或電影中見到，想不到本市的匪徒也越來越科學化了。

阿生又問：「爲什麼第一排電視機失效？」

「那是意料中的事。」楊博士道：「因爲保鏢公司也有電視傳眞系統，沿途監視他們屬下的解欵車。我們的電腦資料知道了這詳情，在計劃這刧案時，便考慮到如何擾亂他們的視綫。」

以下不用說下去，阿生也明白了。那是由於他們從中作怪，所以保鏢公司的電視傳眞系統才會發生故障。

那故障不足一分鐘，但是，這時他們已經得手了。

呂偉良在第二排螢光幕上看見貨柜車駛往隣近一個碼頭去，然後整個貨柜被巨型起重機吊上一艘駁船去。

而第一排電視機，這時却出現了數輛警車以及保鏢公司的汽車。

保鏢公司顯然亦已發覺事情不妙，可能在下一個傳眞電視站中，見不到他們屬下的裝甲車經過，所以才會報警。

警車剛剛駛過那兒路口，地下就發生爆炸。

一股濃烟直冲雲霄！使到警車又折回現場去查究。

阿生問道：「這是不是你們的預定計劃？」

楊博士道：「是的，這是不留痕跡的做法。表面上看來，只不過是地下煤氣喉發生爆炸。可能聰明的警探終歸會查出其中有古怪，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已經成功了。」

「眞是天衣無縫！」阿生情不自禁地，脫口驚嘆道。

楊博士對一名助手說：「用無綫電通知快艇，叫他們把五個飯桶送往郊外，引開警方的注意。裝甲車在取出了欵項之後，沉入海中。」

助手應聲而下。

但楊博士又叫住他：「提醒他們，車上的機油和電油，一定要清除了才好沉入海中。」

助手又應了一聲，這才飛快地跑到那邊去。

呂偉良不得不佩服這班人，他們不但有頭腦，而且也實在想得周到。

汽車如果還有機油和電油，即使沉入海中，仍可能漏油。

油比水更輕，萬一有油漬浮上海面，就會引人注意。

眞虧楊博士想得那麼精細。

楊博士看看腕表，時間還未到十二時二十分。他笑對呂偉良說：「我沒有說錯吧？這根本不能算是冒險。很輕鬆的事，是不？」

呂偉良點一點頭，表示同意了他的說法。

楊博士走出了九號，呂偉良和阿生在他的示意下也跟了出去！

呂偉良說道：「博士，這件事仍然有漏洞！」

楊博士一怔道：「有什麼漏洞？」

呂偉良道：「假如保鏢公司攻於心計，抬上車的根本是個空箱，那你們豈不上當？」

楊博士笑道：「不可能的！」

「如果我是保鏢公司的主腦人，我就會用這種偷龍轉鳳的手法。」呂偉良說，「先把空箱抬上裝甲車，再用便衣人員押解那數十萬元鉅欵。」

楊博士又是一陣「格格」大笑！

他說：「如果你用這方法，一樣失敗的！」

呂偉良奇怪地瞪住他，問道：「爲什麼呢？」

「因爲我們消息靈通，沒有事情可以瞞得過我們的電腦。」

呂偉良才不相信電腦有這種通天本領，但是，爲避免引起疑心，他沒有再問下去。

楊博士回到他的辦公室，把兩張丁方不足三吋的咭片分別交給師徒二人。

他說：「這是進來這裏不能缺少的東西，你們必須小心保存。」

呂偉良瞥了一眼，咭紙上印有編號，同時旁邊有些小孔。

此外右上角有一種發光漆，看上去十分刺眼。師徒二人自問見多識廣，但是却從來未見過這些東西。

呂偉良把咭片袋好，問道：「是不是我們可以在任何時候回來？」

「不！」楊博士說：「如果沒有特別召喚，你們不該引人注意。這些電腦咭不過是方便你們須要回來時，可以乘搭六，七，八等三部電梯之中任何一部的。」

呂偉良道：「你不是要我設計一項發財行動嗎？」

「是的。」楊博士說道：「如果你設計的行動能像今天你所目睹的一樣，天衣無縫，那麼，你便可以正式成爲我們的大股東。」

呂偉良道：「原來我們眼前我仍是外人？」

「不！你已經是我們的股東，但在未有表現之前，不能讓你參加我們的股東會議。這是我們發財公司裏的規矩！」

「好吧！那就讓我試一試。」

「有了腹稿麼？」

「當然有了，我本來就稱得上是這方面的老行尊啊！」

「是的，這點我們十分清楚。」

呂偉良問：「你們有沒有珠寶大王的資料？」

「當然有。」楊博士反問道：「你須要查一些什麼？」

「我要知道他的最近活動。」

楊博士跑到牆角一具打字機似的東西前面，按了幾下按鍵！

不到幾秒鐘，一份電腦報告就打了出來。

楊博士交到呂偉良手上去。

呂偉良看了一眼，苦笑搖頭，道：「博士，你開玩笑嗎？」

阿生也不大明白呂偉良爲什麼會這樣說。

楊博士似乎發覺了，道：「可能我記錯了編號，讓我通知我的秘書。」

原來那一份並非珠寶大王熊天龍的記錄，而是另外一位富翁的。

房間裏只有他們三個人，並沒有第四個人，到底誰是博士的秘書？

呂偉良和阿生心裏都不免有些奇怪起來。

只見博士按了枱頭的通話機：「顧小姐，請查一查珠寶大王熊天龍的編號是多少，立即通知我。」

傳話機內應出了一個女子的聲音。

約莫過了一分鐘左右，傳話機又傳出了剛才那位秘書小姐的聲音道：「博士，熊天龍的編號是：S71207。」

「謝謝你。」楊博士跟着把號碼記了下來。

然後，他親自到牆角去，又在那副按鈕上把號碼打進去。

一連串的機器跳動聲之後，一條裂縫中吐出另一張紙。

博士看了一眼，道：「這次不會再錯了。」

呂偉良接過一眼就看見編號果然是剛才秘書小姐所說的。

不錯，這正是熊天龍的個人資料。

呂偉良道：「我可以把它帶回去仔細研究一下嗎？博士。」

「不，對不起。」楊博士道：「你只可以在這裏看，不能帶走。」

「爲什麼？」

「這是規矩。」

呂偉良無可奈何，苦笑道：「原來你還是不大相信我。」

楊博士道：「不是相信不相信，而是公私要分明。例如，剛才我可以叫秘書把這份資料取出來。她就在隔壁，她身旁也有一副按鈕，可以直接控制電腦，由她取出之後，可以由傳送機傳過來給我，但是，爲了避免資料外洩，我許多時規定在某種情形下，未經我許可，不准亂按電腦的按鈕。」

呂偉良心裏不禁想：這胖子果眞是想得周到。任何犯罪證據，休想由這兒帶出去。

呂偉良看見那份關於熊天龍的資料之後，說道：「我現在相信你們的電腦確是了不起！」

「過獎了！」楊博士又反問道：「何以見得？」

呂偉良道：「他最近悄悄自南非購入一顆巨鑽，這件事連行家也不知道，你們怎麼會查得這麼清楚？」

楊博士道：「這件事很難解釋。總之，電腦的好處，說之不盡！」

呂偉良道：「我要動腦筋的，正是這一顆巨型的鑽石。」

「好的。你把計劃告訴我之後，讓我們用電腦計算一下，看看你的計劃是否可行。」

「電腦計算？」

「是的，這是萬無一失的唯一方法。例如今天的行動，你說成功嗎？」

「當然成功。」

「這就是我們用電腦設計的，因爲我們平時把保鏢公司的一切有關資料灌入電腦去，到了必要時，問過電腦便會瞭如指掌。」

呂偉良道：「但是，我這次想例外不用電腦。」

楊博士睜大眼問：「爲什麼？」

呂偉良道：「過去我不用電腦，但從來很少失手。」

楊博士斷然拒絕，他說道：「你這樣做，將違反我們的安全原則。」

呂偉良道：「如果你認爲電腦萬能，請將這次的行動計劃計算出來，讓我依照去做好了。」

「你似乎誤解了我的意思，電腦不一定可以把整套計劃擬具，但是，我們電腦中所收集的資料足以糾正計劃中的錯處，以免我們在行動時有危險。」楊博士又說道：「在我們公司裏有一句口號，就是：安全第一！」

「其實我的計劃非常簡單，我要把珠寶大王熊天龍最近購入的巨鑽偷來。」呂偉良想了想，又說道：「我習慣了隨機應變，如果要我機械化地去按步就班，只能看看我的運氣了。」

楊博士道：「我並非硬性規定你要機械化地去執行工作，只是，凡事必須有個計劃，計劃得越周詳，成功的機會率就越高！」

呂偉良看看腕表，將近下午一時了。他担心夏維探長今天找他不知又是爲了什麼事，那次電話不敢接聽，只不過爲了懷疑家中電話已被博士派人竊聽，那時他的計劃便會前功盡廢。

現在呂偉良回心想想，實在希望與夏維取得連絡。

於是，他對楊博士說道：「好吧！下次我再來這裏的時候，把詳細計劃告訴你吧。」

楊博士把他交回的電腦資料投入一具巨型烟灰缸裏，輕輕一按旁邊的一個按鈕，「蓬」的一聲，有如石油氣爐着火時一樣，那張紙立即化爲灰燼。

呂偉良問道：「那批鈔票你們穩可得手了？」

楊博士充滿信心地說道：「當然啊！如果你一直是我們的基本股東，到年尾結算時一定可以分到一大筆金錢。」

呂偉良笑了笑，道：「這種生意的確夠吸引。」

「但是，却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我們的股東。」楊博士說。

呂偉良道：「這麼說來，我的確是個幸運兒了！」

楊博士笑了笑，說道：「希望你這個幸運兒不會令我失望那就好了。」

呂偉良站起來，要告辭了。

楊博士親自送他們師徒出去。

呂偉良和阿生乘電梯下停車場。在電梯下降中呂偉良看得出這是一部特製的電梯，因爲它的確有點與別不同，只是不知道奧妙在那裏罷了。

呂偉良固然不敢動手去檢查，同時他也暗示阿生切勿輕舉妄動，因爲他早已看出到處都遍佈電眼，動輒就會引起對方的疑心。

登上汽車，電動的閘門自動開啓讓他們離去。

呂偉良這時才敢說話，他說：「夏探長可能又在忙個不了。」

「是的。」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回答道：「如果那套不是電視片集，外資銀行這回又損失數十萬元。」

「不！阿生，你弄錯了。損失的既不是外資銀行，更不是那間保鏢公司或工廠，而是保險公司。」呂偉良輕輕嘆了一口氣，「本來我們可以制止這件事的，但是，這可能影响我們今後的計劃，我要把這帮匪徒一網打盡！而且，我看這位楊博士並非眞正幕後老闆。」

「你的意思是：另有其人嗎？」

呂偉良道：「是的，所以，我一定要爭取機會，出席股東會議，看看幕後人還有多少。」

「那是說：你要幹一宗轟動一時的案子，爭取他們的信任。是不？」

「正是這意思。」

「這組織如此龐大，看來可眞不簡單。珠寶大王熊天龍的底子，他們比我們更清楚呢。」

呂偉良道：「是的，現在我已確信他們是利用最新式電腦搜集資料的。假如這樣子讓他們繼續存在下去，夏維探長非提早退休不可了。」

當然，呂偉良決心要揷手這件事並非爲了一個夏維探長，而是因爲匪徒太過不擇手段。

呂偉良又對阿生說：「把汽車開到煤氣喉爆炸的現場去。」

阿生道：「不怕他們用電視傳眞看見我們麼？」

「當然不怕，他們並未警告我們不要與警方的人來往，只是我們避免他們引起懷疑罷了。何況現在他們經已得手，電視傳眞系統應該關閉了。」

阿生於是把車子開到那條僻靜的街道，這時果然聚集了大批人，包括警方人員和煤氣公司的專家等等。那段街道已被封鎖。

呂偉良下了車，正想走過去看看，突然有人輕輕拍了他一下肩膊：「你去了那兒？」

呂偉良給他嚇了一跳，回頭一看，原來是夏維探長，旁邊還有他的助手們。

呂偉良道：「我剛剛到的，這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探長。」

夏維面無笑容，沉聲問道：「我知道你剛剛到達這裏，我只是要知道你剛才去了什麼地方，以及做了一些什麼事？」

呂偉良立即想到事情不妙，夏維的語氣和面色都顯得極之不尋常。

呂偉良苦笑一下，說道：「你以爲我去了那裏？探長先生。」

夏維探長一派正經地說道：「我曾經叫辛尼打電話給你，爲什麼你煞有介事的要走？」

「探長先生，你可別誤會啊！我既不是受薪錢人，亦非你的下屬，沒有理由受你指揮的。」

「你別裝蒜了，在公在私，你也須要答覆我這個問題的。」

「爲什麼？」

「因爲今天發生了一件十分湊巧的事，就在你不聽電話，匆匆外出之後不久，有一輛解欵裝甲車神秘失了踪。」夏維瞪住呂偉良說。

呂偉良佯作驚奇地反問他：「怎麼？你把這件事懷疑到我的身上來了？」

「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夏維探長道：「這是一種巧合，但是，你必須解釋，你剛才去了那裏？」

「對不起！」呂偉良斷然地說：「我私人的行動你怎麼可以干涉？我又不是警方的監視犯。如果你有足够的證據，你當然可以逮捕我。」

夏維探長無可奈何，只有改變了他臉上的緊張神色，道：「好了，就算我們用私人的交情談談吧，請你告訴我，剛才你師徒二人去了那裏？」

「那請你先用朋友的身份告訴我，剛才這裏發生了什麼事？」

「有人在這裏最後見過那輛保鏢公司的解欵車，最後却不見了。我們警方正來查究，地下一條煤氣喉就發生爆炸。」

「是巧合吧？」呂偉良故意問。

夏維說：「不！查過了，有人在地底裝置了一個小型的計時炸彈。」

「計時炸彈？」呂偉良回心想想，楊博士似乎沒有交代這一點。

「是的，這是一項天衣無縫的攔途截刼計劃，若非個中高手，又怎會做得如此盡善盡美？」夏維探長一邊說，一邊留意着呂偉良的反應。「我們的專家在地下找到一些特殊的裝置。原來計時炸彈的目的，無非想毀滅證據而已。」

呂偉良佯作絕不知情地問：「到底是什麼裝置？」

「你猜猜看！」

「範圍太大了。」呂偉良當然明白到，這是夏維探長的詭計。「我怎麼能猜得中？」

「是一種迷魂氣體自動噴發器！」

「哦！」呂偉良恍然大悟，「換句話說，這是重要綫索。」

「是的。」夏維又蠻有把握地說，「我們正檢驗指紋，答案很快就可以找出來了！」

呂偉良笑了笑，道：「那我應該恭喜你才對。」

夏維道：「現在我正在想，誰有這一種本領？」

「你以爲誰有這麼周詳的計劃？」

「根據記錄，閣下是其中之一。」

「探長先生，說話小心點！」呂偉良指指正在那邊採訪的記者：「出得你口，入得人耳，我要求你賠償名譽損失時，豈不太傷感情？」

「坦白說，在我們的記錄中，很少有這麼棘手的案件。歹徒似乎很了解保鏢公司的一切情形，當車子開到這裏的時候，控制了紅綠交通燈，先把解欵車截停，然後以迷魂氣體將車內各人迷暈——這是很容易可以想像得到的事。最後利用電波將保鏢公司的電視傳眞擾亂，趁勢將整輛解欵車拖走。」

呂偉良道：「既然你知得這麼淸楚，爲什麼還在懷疑我？」

夏維說道：「別怪我思疑心大，事實上你是有這種本領的。」

「你太過奬了。」呂偉良說，「事實上我連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也不知道。」

「那你爲什麼會在這個時候出現在這裏？」

「我不過是路經此地，想不到離遠却看見了聚集了這許多人。」

夏維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表現出一派無可奈何的神氣！

呂偉良道：「好了，你還有說話問我嗎？」

夏維聳了聳肩，把手一攤，道：「沒有了！」

「那麼，輪到我來問你了。」呂偉良道：「你在電話裏找我幹什麼？」

「我不過問你，關於打刼公司的事有什麼頭緒沒有？」夏維說。

呂偉良學着他把手一攤，作了一個姿勢道：「沒有，一點也沒有。」

夏維又十分親切地伸手搭住呂偉良的肩膊：「你以爲這一件奇刼案，會不會與傳說中的打刼公司有關連？」

「我怎麼知道？」

夏維側過頭來：「怎麼啦？你怪我剛才太無禮對你吧？」

「不！我不是那麼小氣的人。」呂偉良說：「但我事實上是不知道。」

「好吧！」夏維抱歉地拍拍呂偉良的肩膊，「事實上，這些日子以來，我給局長迫得喘不過氣來，左思右想，腦筋有時難免會有些混亂。」

「我們是老朋友，我不會怪你的，你別把今天的事放在心裏。」

「那就好極了。」

夏維又跑到人堆裏去了。

呂偉良和阿生乘機溜開。

回到車上，阿生說道：「果然是一宗十分成功的刼案，電腦的資料，非常準確啊！」

「是的。」呂偉良道：「阿生，開車吧！」

「到那兒去？」

「半山區。」

「到那兒去幹什麼？」

「珠寶大王熊天龍的住宅不是就在半山區嗎？」

阿生點一點頭，會心一笑，然後就開車。

車子在半山區富人住宅聚集的幾條街道巡迴了一遍。

當車子開始下山時，呂偉良又對阿生說：「我們到市中心區去。」

阿生道：「是不是去看看北極熊珠寶公司？」

「對了，這回你猜中了。」

阿生於是又駕車在市中心區一條繁盛的街道經過，熊天龍所開設的「北極熊珠寶公司」看來業務十分繁盛，隔住橙黃色的玻璃門看進舖面內，裏面擠了不少選購珍飾的紳士淑女。

前面剛好塞車，阿生故意將速度減到最慢，有意讓呂偉良看得更淸楚。

最後，師徒二人把車子停到附近一處停車場去，然後找地方吃午飯。

時間已是二時十五分。

這個時候在市中心區找地方總比較容易了一些。

因爲，這時已經是辦公時間，寫字樓的男女職員們吃過了午飯之後，又匆匆上班去了。

呂偉良剛想推開玻璃門，就有個人由裏面出來，差一點兒就與他撞個滿懷。

這個人招呼着呂偉良，原來他們是認識的，但是，要不是他首先招呼，呂偉良眞的認不出他就是一位姓林的經紀。

這位新潮打扮的人，就是活躍於市中心區的經紀林。

他的年紀與呂偉良差不多，但是他所認識的行業及人物，恐怕比呂偉良多好幾倍。

呂偉良靈機一觸，順手把他拉回頭來：「巧極了，我正有事拜託！」

「有什麼事儘管吩咐，我們是老朋友，可千萬別客氣才好。」經紀林這個人其實是個「無事忙」，整日東奔西跑，有時根本連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在忙着一些什麼。

呂偉良師徒二人坐在一張卡座上坐了下來，經紀林就坐在對面。

「我先請你吃午飯，其他的事慢慢談。」呂偉良把手一揮，侍者來了。

經紀林道：「別客氣，我剛在這裏吃過了午飯，就給我一杯咖啡吧。」

師徒二人叫了餐。呂偉良才對經紀林說道：「我有一位朋友，剛自美國回來，他發了大財。不知他從什麼地方得到一個消息，知道有位珠寶商手上有顆巨鑽，想打聽一下價錢。如果你有辦法，相信這份佣金數目可不在小呢！」

經紀林是七十二行無所不做的通天經紀，呂偉良也知道他一向以消息靈通見稱，所以才會這麼說。

果然，經紀林立刻就有了反應，說道：「是不是一顆名爲『東方之星』的巨型鑽石？」

「好像是吧？」呂偉良故意問他身旁的阿生：「你記得嗎？」

阿生十分機巧地說：「是的，這巨鑽據說產自南非，世界各地富豪都爭購，我們的華僑富翁朋友遲了一步。」

「你眞會找人！」經紀林傲氣地說，「剛好找着我這通天經紀，什麼都知道了一些。對了，東方之星這顆巨鑽的確落入我們東方人的手裏，買家並非別人，正是北極熊珠寶公司的東主熊天龍先生。」

「那好極了，你向他探探盤，看他要多少錢才肯轉讓。」

「不怕坦白對你說，他不打算賣給別人的，甚至知道這件事的人也不太多，我是少數中的一個。」

呂偉良表示失望地說：「這麼說來，我的朋友一定很失望。」

經紀林道：「是的，如果他肯出讓，這筆佣金可眞不小，不過，我看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呂偉良故意說：「你估計，大約值多少錢？」

「詳細數目我不知道，但聽說在數千萬之間。」

「眞的那麼厲害？」

經紀林用手指做了一個比例：「有什麼出奇？據說那顆『東方之星』有一顆荔枝那麼大。難得的是質地屬於火水藍，晚上放在燈光下可以把人的眼睛刺得疼痛，叫人不敢直視！」

「這麼名貴的寶石，不怕給人偷去麼？你也不是不知道，本市的盜賊，眞猖狂啊！」

「不怕對你說，別說本市盜賊是鷄鳴狗盜之流，就是你老兄未收山，恐怕也自嘆無可奈何。」

「爲什麼？」

「因爲北極熊珠寶公司裏面的保險庫是有名最可靠的。」

呂偉良半開玩笑地說道：「可惜我早已不幹這老本行了，否則，眞要試它一試呢。」

「老兄，說笑找別樣好了，這件事千萬別輕舉妄動。」

「爲什麼？」

經紀林道：「裏面有電眼，也有最新型的電子設備，如果隨便冒險，失手事小，性命事大！」

呂偉良一怔，問道：「你的意思是：裏面有危險的防盜裝置？」

「是的。」

「你可知道他購下了多少保險？」

「由幾間外國保險公司聯保，聽說總共是二千萬美元。」

呂偉良沒有再說下去，因爲他已經發覺有人在傾耳細聽。

經紀林又說：「呂老兄，這份佣金我無法賺了，以後有機會再找小弟吧！」

他說完又匆匆地告辭。

呂偉良沒有留他，讓他離座而去。

經紀林剛離去，隣座一個陌生女郎就老實不客氣地坐過來！

阿生本來剛想坐到對面去的，他們師徒二人擠在一邊實在不大舒服，但那女郎的舉動却令他們大大地出乎意料之外。

「呂先生，很久不見了，你好嗎？」女郎一揚手，召侍應生來，把她的茶杯搬了過來呂偉良這邊。

呂偉良欲想阻止，却不知怎樣開口才好。

他想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這時髦女郎。

淺藍色的闊框眼鏡，棕色的秀髮，新欵的時裝，香噴噴的，眞教人爲之迷惑不已！

她笑了，而且笑得很甜！

她是誰？

呂偉良和阿生都這樣在內心問着。

「你們想購買『東方之星』麼？」女郎把眼睛一睨，神秘地笑了。

呂偉良知道她可能有些來歷，反問道：「小姐，你貴姓？」

「叫我安琪吧。」女郎說。

「安琪小姐，請恕我唐突，我們到底在什麼地方見過面？」

「你太健忘了，不過，不要緊的，反正我認識你，你現在也該認識我的了。」

「你可是認識熊先生？」

安琪又是嫣然一笑：「你可是說熊天龍？」

「對了。」

「我當然認識他。」

呂偉良道：「那好極了，可否從中介紹一下呢？」

「你要認識他，大可以光明正大的到北極熊珠寶公司去。」

呂偉良獃了一陣。

是的，人家是打開門做生意的珠寶商人，爲什麼不可以光明正大地去找他？

安琪似乎發現了呂偉良的尷尬表情，呂偉良又苦笑道：「如果你是熊先生的貴親，能從中介紹一下，總好過唐突地自己

找上門去吧！」

「那當然！」安琪笑了笑，「不過，問題却是：閣下大概不是爲了購買『東方之星』，而是另有目的。」

呂偉良和阿生都在心裏吃了一驚！

現在他們似乎已猜到這女郎的眞正身份了。不過，呂偉良仍然强作鎭定地問道：「小姐，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呢？」

安琪聳聳肩，笑道：「大家不必再轉彎抹角了。呂先生。」

「你似乎有點誤解了我的——」

呂偉良還未說完，安琪又爭住說：「我並不誤解，你的目的，以及你的身份，我冷眼旁觀，早就看得一清二楚。」

呂偉良眞想不到，剛才經紀和他的談話完全給這神秘女郎聽去了。

安琪又說：「閣下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鐵枴俠盜』吧？」

呂偉良苦笑道：「你既然知道了，又何必多問？」

「現在，我們要談一談，下一步計劃了。」安琪捧起茶杯，呷了一口杯中的咖啡。

呂偉良又是一怔：「什麼計劃？」

「你剛才已從經紀口中知道『東方之星』收藏在什麼地方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哈哈！」安琪瞪了他一眼，「你眞會演戲！不過，這也難怪的，在你未知道我眞正身份之前，你難免有所顧忌。」

呂偉良不作聲，在等待她說下去。

安琪似乎存心作弄，笑道：「爲什麼你不猜一猜？」

呂偉良苦笑道：「猜中有獎嗎？」

「如果你能猜中，這頓午飯便由我做東道好了。」

「那我猜不中了。」

「爲什麼？」

「因爲我不想女仕付賬。」

安琪笑了笑，道：「好吧！那我告訴你，請你附耳過來！」

呂偉良身不由主地，把身子俯前。

安琪壓低聲音對他說道：「我們是行家。」

阿生隱約聽到了，心裏不知好氣還是好笑，他眞懷疑這女子神經有毛病。

但呂偉良却不是這樣想，他覺得這件事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簡單。

阿生忍不住道：「你是由那一家精神病院溜掉出來的？」

安琪不愠不怒，反而哈哈大笑起來，引起隣座的人客都把視綫集中過來了。

呂偉良怪阿生出口傷人，忙道歉道：「安琪小姐，請不要怪小徒無禮。」

「不要緊！這孩子實在很有趣！」安琪含笑斜睨阿生一眼。

阿生心裏咒駡道：「妖婦！別當我是小孩子，要不是師父在着，我會揍你一頓的！」

但是，他沒有說出口。

呂偉良道：「安琪小姐，你似乎對我們有點誤會。」

「不！一點也不！」安琪又說：「你的企圖，我一眼就能看出。如果我們能開門見山地談談，相信一定可以省去不少時間。」

「要談我不也知從何談起。」呂偉良說。

「這裏有我的電話號碼。」安琪忽然又打開手袋，取了一張字條出來，交給呂偉良道：「你想通了再找我吧！日後你將找到證明，證明我是你心目中的最佳拍檔人選。」

呂偉良接過字條，瞥了一眼：「你什麼時候在這個地方？」

「晚上。」安琪說，「晚上我一定在着。」

「好吧！」呂偉良笑道：「無論如何，能够認識一位如此美麗的小姐，總算是畢生難忘的事。」

安琪嫣然一笑，然後與呂偉良握了一下手，說了一聲：「再見！」

呂偉良瞪住她的背影在門後消失，仍然在想不通這女人的來頭。

阿生忽然道：「師父，你被她迷住了嗎？」

呂偉良苦笑一下，道：「不！這女郎一定有點來歷，到底她是誰？」

「如果她不是神經錯亂，大概是女警探！」

「女警探？」呂偉良怔了一怔！

那頓午飯吃完，侍者把賬單拿來，呂偉良才知道安琪吃了不少東西。

阿生恍然大悟：「原來不是什麼行家，亦非女警，而是女白撞。」

呂偉良却不同意阿生的說法，他說道：「我看，她未必就爲了騙我們一頓午飯。不過，相信今晚，我們總可以找出答案的。」

師徒二人終於離開了那間餐室，但那棕髮女郎的形象，却令他們難以忘懷。

離開餐室，回到停車場時，發現有一輛小房車停在他們汽車的隔隣，車內坐了一個女子，但決不是剛才那個棕髮女郎，而是阿生最初在「飛鏢俱樂部」裏面遇見的女子洪紅。

洪紅似乎在等他們回來。

她嫣然一笑對呂偉良說道：「你艷福可眞不淺，在餐室裏有女人陪你吃午餐，來到這裏又有女人等你。」

呂偉良道：「別開玩笑了，你一直在跟踪我嗎？」

洪紅只聳聳肩，笑了笑！

呂偉良道：「也好，反正，我正想找你！」

「找我？」洪紅說道，「你找我幹什麼？」

「我想跟楊博士連絡，有什麼方法？」呂偉良問道。

「你找楊博士嗎？」

「我要查一查熊天龍的私生活。」

「他像許多有錢的男人一樣，有個情婦。」洪紅又問道：「你是不是要知道他是否有個情婦叫安琪的？」

「對了，你眞善解人意，難怪博士這麼信任你！」呂偉良說，「你怎麼知道我所見的棕髮女郎叫安琪？」

「不！她不是棕髮，是黑髮，只不過戴上了假髮罩罷了。」

「假髮？你怎麼知道她是假髮？」

「是的，當然是假髮，我們有她的資料。」洪紅說道：「你似乎疏忽了博士給

你參考的那一份有關熊天龍的資料吧。」

呂偉良苦笑道：「對不起，我的英文程度實在太差，那份用英文打出來的電腦資料，我看得不大清楚。」

「好了，現在我們有了內綫，相信你的計劃一定比理想中更加容易。」

「內綫？你的意思是：安琪就是內綫吧？」

「對啊！」

「電腦資料認爲她可靠嗎？」

「電腦可不是測謊機，怎麼知道安琪這種女人是否可靠？」

呂偉良道：「據說女人最了解女人，你認爲安琪這女人怎樣？」

「既然跟熊天龍沒有什麼愛情可言，當然是個拜金主義者。」

「那就是說：她的確想在熊天龍的身上動動腦筋。對嗎？」

洪紅說道：「本來熊天龍已經待她不錯，她手上已有不少珍飾，都是熊天龍給她的。」

「據說女人最愛鑽石，這麼看來，她的確希望得到那顆『東方之星』，目的似乎不是金錢。」

「但無論如何，這是現成的內綫，我們可以充份利用她。」

呂偉良笑了笑，道：「找着你等於問了一次電腦，這對我的計劃和行動，都非常有用。」

洪紅又掏出一張字條來，字條上面寫了幾個阿拉伯字，那是一個電話號碼。

洪紅說道：「如果你須要找我，請撥這一個號碼，最好不要闖到博士那兒去。我的意思是說：非到必要時，切勿惹人注意。」

呂偉良把字條藏好，正想開車門登車之際，洪紅又說道：「你今天見過夏維探長，他跟你說了一些什麼？」

呂偉良暗吃一驚，這女子好厲害！

後來他回心一想，還好他沒有跟夏維說過一些關於博士的事。因此，他冷靜一下之後，說道：「你應該偷聽到的。」

洪紅笑了笑，說道：「我只見到你跟他嚕嚕囌囌的說了很多，却聽不到！」

「如果你有在旁偷窺當時的情形，即使聽不到，也可以看見他的面色，不大好看。」

「聽說你們是一對歡喜寃家？」

「過去我最活躍的時候，他恨透了我，但是現在，他以爲我收山了。」呂偉良又說道：「今天他找不到我，以爲廣場道上的奇刧又是我們師徒二人幹的。」

「是的，我們也知道閣下過去做事不留任何痕跡，使到警方萬二分頭痛。」

「你過獎了，如果我眞的那麼厲害，我就不會是個有案底的人了。」

「如果不是這樣，相信我們永遠也沒有機會跟你合作啊！」

洪紅輕輕的笑了一笑，首先把車子開走了。

呂偉良瞪住她的車子離開了停車場，然後才叫阿生開車。

閃電盜寶　俠盜獻技

安琪的確是個美人兒，尤其是當她回復本來面目時，一頭黑髮襯托着雪白的肌膚，更是美得叫人心動。

這時候她不但沒有戴上棕色的假髮，臉頰上也沒有塗脂盪粉，更沒有眼蓋膏，甚至身上也沒有穿衣服。於是那玲瓏的曲綫盡現眼底，就像藝術家夢想中的一具石膏塑像。

可惜的是：艷麗絕色的外表，偏偏欠缺了一顆完整的心靈！

眼前唯一能有眼福欣賞這美麗胴體的人並非熊天龍，而是一個三十餘歲的青年人石三郎。

洪紅沒有說錯，安琪的確就是熊天龍的情婦，「打刧公司」裏面的電腦資料果然齊全，安琪只不過是個拜金主義者。她甘心做熊天龍的情婦，無非貪他的錢，尤其是那些鑽石。

安琪愛的却是眼前這位英俊的年青人石三郎。

石三郎只不過是個月薪只有數百元的白領階級，他雖然也愛安琪，却沒有能力滿足這女人物質上的慾望。正因爲他是眞心相愛，所以內心才更加痛苦。

安琪自然也明白石三郎內心在想些什麼。於是她說道：「爲什麼不望着我？親愛的。」

石三郎怔怔地說道：「我只想到你一會兒又回到別人的懷抱裏，我就沒有心情了。」

「別這樣！我就快整個兒都屬於你的了。」

「這句話你說了不止一次，但我們始終還不是一樣偷偷摸摸嗎？」

「原諒我，我不是存心欺騙你，但生活是現實的，爲今後我倆的快樂日子着想，你必須好好地忍耐一下。只要我達到一個理想，我們就雙雙離開這裏，以後我們就可以日夕相對，無憂無慮了！」

石三郎嘆氣說：「其實，你已經在熊天龍的身上獲得了不少金錢。我們有一雙手，只要肯做，怎會把我們餓死？」

「在這裏我們可以找到一份職業，但到外國，一切就非錢不行。」

「我們何必一定要到外國去？」

「難道離開了熊天龍之後，還留在這裏等他找我算賬麼？」

石三郎道：「你跟他又不是正式結婚，怕什麼？」

「你不會明白的，過幾天，我再告訴你。」

石三郎很聰明，也許是由於太了解安琪的虛榮個性，所以他很快就想到的了。他說：「你又在打什麼主意？」

「我要獲得一件至寶。」安琪說，「這正是我一生人夢想中的一部份。」

「其實你手上已有不少鑽石珍飾，何必這麼貪婪？」

安琪道：「但我却沒有一件是舉世知名的呢。」

石三郎吃了一驚道：「難道你要從熊天龍的手上盜取一些東西？」

「是的。」安琪直認不諱，「我本來要找你合作，但我知道你沒有這份興趣，說得更坦白點，你沒有這種胆量。」

石三郎道：「我勸你別這樣，否則你會後悔的。」

安琪輕輕一笑，道：「你少担心吧！我找到了一個理想的搭檔。這件事我已經有了十拿九穩的把握，只要你把護照辦好，一得手我們就遠走高飛。」

石三郎感到無話可說。他明知再勸下去也沒有任何效果的。

石三郎問：「你要動他腦筋的，可就是那顆什麼星的鑽石？」

「是的。就是東方之星啊！」安琪充滿了夢想地怔怔的說道：「有了它！我們這一輩子，也不必再去担心我們的生活的了。」

「但是，熊天龍一定不會放過你，即使我們逃到天涯海角，警方亦會透過國際刑警通緝我們。」

「你放心好了，我找到了替死鬼，包保熊天龍不會懷疑到我們的身上來。」

石三郎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

安琪輕輕地吻着他。

她看看腕表，將近六點鐘了。

她對石三郎無限柔情地說道：「親愛的，我要走啦。別忘記，趕快辦好你的旅行證件，我們的蜜月就快要開始了。」

石三郎木無表情地躺在床上，腦子裏不知在想一些什麼。

安琪悄悄地離開了這家高級的私家公寓，她匆匆的乘坐街車，趕回到她的住所裏去！

女傭人阿秀對她說道：「熊先生剛才打過一次電話回來，他晚一點就會到這兒來，叫你千萬別出去！」

安琪焦急地問：「有沒有一個姓呂的男人打電話給我？」

「沒有。」阿秀也知道黑市夫人的滋味，但絕不會想到一項勾心鬥角的刦寶奇謀正在進行得如火如荼。她只以爲這姓「呂」的可能又是她女主人的新男友。

安琪剛想進房，電話却在這個時候響了起來！

安琪過去接聽，對方果然是呂偉良，她不想給阿秀知得太多，於是把電話按了一個按鍵，把綫路接到房內分機裏去。

呂偉良在電話裏說：「我們談過的生意，應該如何分賬？」

安琪說道：「我向你供給情報，由你去動手，兩件事都同樣重要，五五分賬如何？」

呂偉良道：「你的情報是否可靠我不知道，但是，我却有了你的情報。」

安琪一怔：「你說什麼？」

「在商言商，關於你的私生活我不想過問，我只希望你提供確實的情報，至於分賬條件，我也同意了。」

安琪說道：「那麼就什麼問題也沒有了。」

呂偉良道：「但是，我應該提醒你，我在這方面，是個老行尊，希望你別作弄我！」

安琪嬌笑說道：「你放心好了，我會盡我所能，設法把最準確的情報，向你提供。」

「那麼，我們什麼時候再聯絡？」

安琪道：「明天中午，照舊在那間藍羽毛餐室。」

「好吧！那麼明天見。」

電話掛了綫，安琪獃在一旁，好久也不知道應該做什麼好。

× × ×

晚上九時三十分左右，熊天龍才由外面回來。這時候女傭人阿秀已經走了。

阿秀習慣每晚八時左右便返家去的，現在的女傭人大都是這樣，不在主人家裏留宿的。每天早上八時上班，晚上八時就走了。

熊天龍還未坐下來，就說：「今晚我不能留下來陪你了。」

安琪滿臉顯得不高興地問道：「爲什麼？」

「因爲我必須在午夜之前返家。」

「你眞偏心！早知你這麼怕她，我不會答允與你同居。」安琪蹲在跟前替他脫鞋。

安琪口中所說的「她」，當然就是指熊天龍的妻子。但熊天龍說道：「我不是爲了怕她，只是爲了接到一個很特別的告密。」

「什麼？告密？」安琪怔了一怔：「怎麼一回事啊？」

熊天龍說道：「有人打電話向我告密，說是有人要在今夜之內，把我手上的『東方之星』奪去。」

「眞的有這一回事？」

熊天龍道：「是的，所以我不能不小心提防的。」

安琪心裏奇怪，誰向他告密？

「你是說那顆巨鑽嗎？」安琪故意說道：「怎麼你要返家去？『東方之星』不是在公司的保險庫裏面嗎？」

熊天龍道：「不！因爲近來盜賊太過猖狂，我把它秘密拿回家中收藏。」

安琪心裏想：果然老奸巨滑。

她說：「難道你家中保險箱會比珠寶公司的更安全麼？」

熊天龍道：「雖然未必及得上公司的保險庫那麼安全，起碼我可以在晚上無人的時候對住它。這樣總好過整天把它鎖起來啊！」

「是的，聽說凡是擁有一件稀世寶物的人，都希望時時多瞧它幾眼。」安琪想想又說道：「你既然明知有人向你打主意，爲什麼你還不早些返家？」

熊天龍輕輕吻了她一下：「我答應來陪你，怎麼可以失信？」

安琪一陣嬌笑，倒進了熊天龍的懷抱裏。

安琪的內心在想：到底那告密電話是誰打給熊天龍的？目的何在？

「鐵枴俠盜」呂偉良爲什麼會在電話中對她說了那一番說話？明天當她再與他在「藍羽毛餐室」會面時，一定要問個明白。

熊天龍跟她既無愛情存在，他什麼時候離去也是一樣的。不過，安琪爲了以後的問題，她又趁此機會，試探一下熊天龍了。

她問熊天龍：「如果我一旦離開你，你會怎辦？」

「我會毫無人生樂趣。」熊天龍又問：「爲什麼你會這樣問？」

「我知道『天下無不散之筵席』這話是眞的，到頭來，我們總得分手，可不是嗎？」

熊天龍道：「你不要說這話，我知道我委屈了你。」

安琪苦澀地笑了一下，道：「算了，反正一開始我就有了這樣的心理準備，你追求我的，是肉慾上的享受，我所追求的，是物質上的滿足。現在我們都已經分別得到了，還有什麼值得遺憾呢？」

安琪眼淚盈眶，弄得熊天龍心裏也實在有點難過。他撫慰她說道：「你別這樣，我已經答應過你，當時機成熟之後，我會向親友們公佈我們的關係，我要你成爲我的妻子，那時候，我們就是正式的夫婦了。」

安琪黯然說道：「多謝了，我怕我沒有那份福氣。即如我一直希望你讓我看看那顆『東方之星』一樣，結果還不是令我失望嗎？不過，我不會怪你，因爲那是一顆價值連城的東西，萬一有什麼差池，你會埋怨我一輩子的。我只是以此例彼，證明我在你的心目中，地位並不太過重要而已。」

安琪不愧是個攻於心計的女人，熊天龍給她這一番說話弄得心裏忐忑不安。他忙說道：「你別生氣，明天，我想辦法令你能細睹那顆寶石的眞容。」

「不！我只不過說說而已。事實上現在治安不好，你還是小心點吧！」

熊天龍還是說道：「我會想個安全的辦法的，你喜歡的事情，我總會設法滿足你！」

安琪嫣然一笑，登時又化嗔爲喜。

熊天龍擁抱着她，吻她！

× × ×

「鐵枴俠盜」呂偉良和阿生這時正在他們那輛銀灰色的汽車裏。

這輛特製的汽車，有着各種特殊的裝置，其中一種，正是接收電子竊聽儀器的。這時候，儀器正扭開着，擴音器裏面傳出來的聲音，正是熊天龍和安琪這兩個人的。

原來當日安琪家中的電話曾一度發生故障——人爲的故障。不久之後，就有一名自稱電話公司的修理員登門。當時阿秀不疑有詐，而且電話確實也是有了問題，所以便開門讓他入內。

當然，那並不是眞正的電話修理員，只是阿生而已。

呂偉良自從由洪紅口中知道了安琪的眞正身份之後，便根據安琪交給他的一個電話號碼，查出了她的香閨所在。然後與阿生把她家中的電話綫路拔斷，直至阿生僞裝修理員，入屋檢查過之後才回復原狀，而這時候阿生已將電子竊聽儀器安裝在電話座底下。

現在呂偉良已從儀器中聽得一淸二楚，他決定要用他自己的方法去把「東方之星」奪到手，而無須「打刦公司」的電腦幫助。

因此，呂偉良對阿生說：「我們的行動要開始了！你準備好吧！」

呂偉良說着已推開車門下了車。

他拄着鐵拐杖跑到路口一個電話亭裏面去。

電話是打到熊天龍家中去的，那是熊天龍正式的住宅，位於半山區。

熊天龍在當地也總算得上是個名人，要查出他居處的住址和電話，也是易如反掌。

呂偉良在電話裏說道：「我有緊要事要找熊天龍太太聽電話。」

聽電話的是個女管家，她說：「熊太太睡着了，你貴姓找她？」

「請你立刻把她叫醒，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是她約好我的。」

女管家不知內裏，只好依了呂偉良的話去做，把熊太太叫醒了。

熊太太睡態惺忪地問道：「你是那位呀？」

「熊太太，對不起，把你吵醒了！但這件事非常重要，我不得不這樣做。」呂偉良又說：「首先請你冷靜一點，切不可動怒，以免惹起你身旁的人的注意，那就會打草驚蛇了。」

「嗯！到底什麼事？」

「你丈夫現在什麼地方，相信你一定很想知道吧？」

「他今晚有業務上的應酬。」

「不！他現在正跟他的黑市夫人在一起。」

「你說什麼？」熊太太的睡意全消，登時又緊張地追問下去，道：「你到底是誰？」

呂偉良嘆口氣說道：「本來我不想這樣做的，但我實在忍無可忍了。告訴你，我是安琪的男朋友，但我希望，你保守秘密。」

熊太太強作鎭定，道：「好吧！請你繼續說下去，安琪是誰？」

「安琪是個拜金主義者，但我很愛她。她給你丈夫用金錢俘擄了，現在是你丈夫的黑市夫人。如果你要人贓並獲，就請立即召集，你的兒女，和心腹下人，到三十三街九號二樓去，看在我告密的份上，請勿傷害安琪，我只希望她回到我的身邊來。」

熊太太氣得直頓足！

她記下了那地址之後，幾乎半句話也沒有說，就掛了綫。

呂偉良匆匆回到汽車裏去，叫阿生把車子開上半山區去！

他們的車子停在熊宅不遠處，直至看見了三輛大小房車魚貫而出之後，才再把車子開得靠近了一點，最後才下車。

他們都可以看得清楚，剛才由熊宅開出的三輛不同類型的大小房車，裏面人影幢幢，其中大概必然有着熊太太和她的兒女們，也許還有熊太太的男女傭人。總之看情形陣容十分強大。

呂偉良和阿生下了車，迅速閃到熊宅屋旁。

裏面很靜，那三條大狼狗似乎也睡着了。

呂偉良較早時已查得十分清楚，熊宅之內那三條大狼狗是相當兇狠的。因此，由阿生巧手烹製的牛肉現在可以大派用場了。

阿生先後把幾塊熱騰騰，香噴噴的牛肉由密封的膠袋取出，然後扔過牆頭，讓它落入院子裏。

一陣細碎的步聲，一陣陣低哼顯然是那三條大狼狗有了反應。

呂偉良傾耳細聽，顯然是他們計劃的

成功了。

狼狗進食時當然沒有人類那樣斯文，那陣聲浪傳到了牆外，然後是一陣低哼，表示藥力發作了，三條狼狗大概已先後躺在草地上。

呂偉良利用萬能枴杖中的鋼索銀鈎，攀上了外牆，牆內就是花園。

呂偉良越過了牆頭上的鐵絲網，輕巧地落入花園草地之上。

阿生依樣葫蘆，尾隨其後，跟了進牆內。

屋內果然只留下三二名女傭人，她們正在客廳裏談論着男主人的風流事跡，以及女主人的醋海翻波。

呂偉良輕輕一笑，縱身一跳，又躍登了二樓的露台上，二樓靜得鬼影也沒有一個。

隔住露台的落地巴黎式長窗，透過輕紗，但見室內只亮了一盞壁燈。暗淡的燈光，襯住深紫色的地毡，氣氛顯得格外陰森。

阿生也跳了上來，他動手企圖開啓那扇玻璃門，但立即就給呂偉良制止！

呂偉良示意阿生看看萬能枴杖中的電子測量儀器，那小紅燈一閃一閃的，表示出前面有隱藏起來的電子防盜設備。

阿生如果魯莽地開啓那度門，警報系統就會自動大鳴起來。

呂偉良指指那邊一扇窗門，阿生立即會意，攀登過去，往窗內張望，裏面沒有人，黑漆一片，阿生有了剛才的經驗，担心有陷阱，示意呂偉良，把萬能枴杖遞過來。

萬能枴杖中所附有的電子儀器，是用乾電池發動的半導體，非常敏感。但阿生把枴杖在窗口附近移動了一遍後，並無任何反應，證明安全，阿生才跨了進去。

呂偉良是阿生的師父，身手當然不會低過阿生，阿生既然可以攀牆越壁，呂偉良自然也可以做到，而且做得更好。

呂偉良那枝萬能枴杖是阿生設計的，他固然懂得如何使用。

阿生把萬能枴杖中的電子電筒按亮，在室內照射了一遍，發覺這是一間書房形式的佈置。

呂偉良也沿住屋簷，由窗口爬入來了，他接過阿生手中的萬能枴杖，親自小心觀察了一遍，發覺這書房並無任何特別的防盜設備。

房門是關上了的，阿生走過去輕輕拉開了少許，望出走廊外面，鬼影也沒有一個。

顏色頗爲調和的燈光底下，有不少一盆一盆的室內植物。

呂偉良不敢亮燈，雖然他的妙計安排已充份顯示出他的估計不錯，室內的人十之八九已跟了熊太太去「捉姦」了，但燈光仍會引起下面那些女傭人的注意。

呂偉良憑了他豐富的經驗，在書房四處搜索，終於給他發現了一個暗掣，那是牆上一個僞裝的寒暑表。

寒暑表是圓形的，如果稍爲大意的話，也會給它掩瞞過了，但呂偉良是個老江湖，有錢人的詭計他見得多了。

他試用萬能枴杖發出一些熱力，射向寒暑表，但紅針動也不動，這正好表示它不是眞正的寒暑表，否則度數一定會轉動的。

呂偉良在確定他的估計不錯之後，又用萬能枴杖中的敏感儀器測度過，確定沒有警報系統的裝置才把它扭動。

這是有如保險箱暗碼的設備，呂偉良對於開啓這一類保險箱，一向認爲易如反掌。

主要並不是耐性，而是敏銳的聽覺，以及雙手的靈活動作和感覺，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經驗。

呂偉良那一雙手眞不知道開過了多少保險箱，只要輕輕一下子轉動，他的雙手比耳朵還靈敏，因此人家須要用耳筒幫助，他只憑雙眼和雙手已經非常足夠了，耳朵只不過防範外來的聲音，提防主人由外面回來罷了。

但是，現在背後還有一個阿生爲他放哨，因此，呂偉良更可以專心一致地工作了。

大約只花了三十秒光景，他就聽到一陣輕微的聲音，那是一度活門沿住路軌拉開的聲浪。

回頭一看，那邊一個書柜，沿住牆邊往旁滑開了數尺，後面出現一度顯著的門了。

呂偉良小心翼翼地，經過一番探測，認爲安全才把度門推開。

門後是一個小房間，那些木架子之上分別擺了一些古董。

拉開一個柜門，內裏出現一個保險箱，大約只有二尺高。

呂偉良非常輕巧地把保險箱打開，在他來說，對於這一類小型保險箱簡直是不費吹灰之力。

阿生本來在書房通往外面的門後監視，這時也跑了進來。他以爲「東方之星」必然在這裏。

但是，呂偉良只看見保險箱內放了一些普通的珍寶首飾和文件。至於那顆巨鑽「東方之星」並不在這保險箱之內。

呂偉良審閱過那些文件之後，發覺並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於是原封不動地放了回去。

阿生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剛進來的女傭制服。

阿生站在呂偉良後面問道：「爲什麼不順手發財？」

呂偉良道：「在我未證實他是個不正當商人之前，我不會令他有所損失的，這是我一貫宗旨，希望你也不例外。」

阿生道：「有人說他走私鑽石，他就是憑這門生意發達。」

呂偉良一邊把保險箱的門關上，一邊說道：「人家的說話未必可靠，鑽石生意本來就很易賺大錢，未必一定要走私才可發達。你要記住：用耳朵代替眼睛是十分愚蠢的事。」

阿生無話可說。他知道師父的爲人極富正義感，對於正當商人他一向維護，從來只刦奸商和貪官污吏。這已是人盡皆知的事。

但是，爲什麼他又要偷「東方之星」呢？

阿生正想開口問呂偉良，走廊外已傳來人聲。

呂偉良非常靈敏，立即打手勢給阿生，阿生急步衝出密室，閃到書房門後。

二名女傭之中，有一名進入了書房裏來，另一名却跑到主人的臥室那邊去執拾的。

阿生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從背後一手將她抱起，另一隻手則緊緊掩住了她的嘴巴！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因爲時間太過急迫，他們來不及將一切回復原狀！

阿生用脚將書房的門掩上，然後把那名女傭按在地上，呂偉良帮着他將女傭雙手反綁，書桌上一塊半圓球狀鎭紙石則被順手取來，塞在女傭的口腔之內。

女傭說不出聲音來，被阿生推入密室裏去。

呂偉良相信「東方之星」必在這裏，於是繼續展開愼密的搜索。

阿生担心着另一名女傭會進來，一邊小心戒備，一邊又要提防眼前這女傭會反抗。

呂偉良果然是經驗老到，他終於在一個明朝藍瓷花瓶之內，找到了那顆巨鑽「東方之星」。

「東方之星」是用一塊綠色絨布包裹的，沉在花瓶最底下的地方，很容易就疏忽。

呂偉良把巨鑽納入口袋裏，然後對那女傭說道：「告訴熊先生，這次我只是借用性質，不久之後將會原璧歸還！」

女傭說不出話來，點點頭，代表了回答。

呂偉良用萬能枴杖中的電子電筒照射着她的面部，使她無法看見師徒二人的面目，但師徒二人却可以見到她的表情。

呂偉良看過「東方之星」的彩色照片，他是個懂得鑑賞鑽石的人，所以無須多問，也知道寶物已經到手了。只是阿生很有些不明白，爲什麼會對女傭說只是借用性質？

呂偉良就讓女傭留在密室之內，同時警告她，這裏所有的東西俱是無價之物，必須小心，否則，弄壞了任何一件，她的主人也不會放過她。

呂偉良最後又說道：「這是迫不得已的事，等一會兒有人把你放出來的，耐心

等待一下吧！」

說完，呂偉良把暗門掩上，再扭動「寒暑表」上面的暗掣，書柜「隆隆」然發出低沉的聲浪，走回原來的地方去。

師徒二人不敢久留，縱身由窗口躍下花園下面的草地上。

呂偉良雖則裝上了義腿，攀高躍低，身手同樣靈活，但是，他依舊利用了萬能枴杖中的鋼索銀鈎，越牆而出！

阿生四肢齊全，更是靈活得有如猴子一般。轉眼之間，人已在圍牆之外。

呂偉良叫阿生趕快開車離去，豈料附近却有一輛房車駛了過來。

阿生心感不妙，立即把車子開動！

那神秘房車一步也不放鬆，緊緊在後面開足馬力追過來！

阿生把車子開往較爲僻靜的街道，同時趁住黑暗的環境把錶板上一些特殊的按掣按下，讓車子外殼可以自動變色！

這是一輛特製汽車，速度比跑車還要快，每小時可達一百五十里以上。因此，阿生要擺脫對方，實在易如反掌。

但是，他們要明白對方的來歷，所以在車子變色之後，就趁機停向一處路口的拐彎處，等待後面跟踪他們的車子一掠而過！

那輛黑色的神秘小房車不久之後就在他們身邊掠過，阿生於是展開反跟踪。

憑那一刹那間的印象，呂偉良依稀看見車內似乎坐了一個人，但却分不出是男是女。

呂偉良估計對方可能是警探，也可能是「打刧公司」派來的人。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對方可能是安琪的同黨。

無論如何，呂偉良也要把這個謎底揭開。

呂偉良叫阿生不要把車子開得太過迫近對方。

阿生離遠已發覺那輛小房車的速度慢了下來，那人似乎在感到有點莫明其妙，因爲他已失去了目標。因此車子停在一旁，四下裏張望。

阿生就趁這時候把車子開過去。

出乎意外地，坐在車內的是個女人——她就是洪紅。

「原來是你！」呂偉良用萬能枴杖中的電子電筒照射着她，「你爲什麼會在這裏？」

洪紅冷冷說道：「你違反了我們的規矩！」

「誰說的？」呂偉良把電筒關掉。「你不該處處跟踪住我。」

「我有權這樣做，因爲你已加入我們的公司，博士要召見你。」洪紅說。

呂偉良道：「好極了，我反正也要見他，能够找着你，眞是再好不過。」

洪紅未開車就先回頭看，但這時呂偉良的特製汽車又轉回了原狀——銀灰色的車身，在路燈之下閃閃生光。

她有點莫名其妙，但決不會想到世界上竟有一輛會自動變色的汽車。

阿生知道她在想些什麼，微笑道：「小姐，你想學高級駕駛技術，拜我門下吧！只要叩三個响頭，我可以不收任何費用的。」

洪紅「哼」一聲，把車子開走了！

呂偉良也回到車上，叫阿生開車跟在她的後面。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我們眞要跟他們合作麼？師父。」

呂偉良說道：「你以爲我眞的又幹起盜竊生涯來了？你沒有聽見我說過麼，我只是借用了這顆『東方之星』，並不是偷的！」

「那就是說：你到頭來將把它還給熊天龍的，是不？」

「對了。除非有人證明他是個走私枉法的奸商，否則，我不會令他受到任何損失的，這是我做人的一貫宗旨。」呂偉良說道。

「但是，『東方之星』只要落入楊博士那班人的手中，只怕找回來就不容易的了。」

呂偉良輕輕一笑：「楊博士決不是眞正的後台老闆，但是，他可能是一切電腦儀器的管理人，而聽從另一個人的幕後指揮。現在我們就是要找出這幕後人來，否則將無法將他們一網打盡。」

呂偉良發覺洪紅的車子在前面拐了彎，示意阿生不要多說話，因爲就快要到達目的地了。

阿生把車子轉過去時，洪紅的汽車已開抵那幢工廠大廈門前。

兩車繞到旁邊停車場的入口處，畧停一下，閘門就告自動打開。

呂偉良覺得這裏一切設備都十分出色，既可節省人力，同時也十分安全。

阿生把車子的速度保持到最慢，直至看見一個車位前面出現一個號碼——這號碼正是呂偉良這輛汽車的車牌號碼，阿生才把車子開進去，停在那個車位之上。

這的確是够科學化的管理方法，但阿生覺得：假如能够透過擴音器加以指示，則更爲淸楚。

師徒二人下了車，洪紅已到了電梯門口等他們。

三個人進入電梯之內，洪紅把特製的電腦咭紙揷入一條罅縫中，電梯立即緩緩上升。

等到電梯停下來時，洪紅又一言不發，拔出電腦咭，走出了電梯，師徒二人緊緊跟在她後面。

洪紅通過走廊，在一間房門外停了下來，在門板上叩兩下：「格！格！」

門內傳出來楊博士的聲音道：「進來吧！」

洪紅推開房門，讓呂偉良和阿生首先入去，她却走在最後。

呂偉良和阿生都可以看見楊博士不大高興地，坐在寫字枱的後面，雙眼瞪住了他們！

洪紅掩上房門，對博士說：「他們果然潛入了熊宅去！」

楊博士沉聲說道：「你們太自信了，這樣，很容易把你們自己擬好的計劃弄壞的。」

呂偉良笑道：「博士，我有個問題想請教你，可以嗎？」

楊博士一怔：「什麼事？」

「我們的電腦資料顯示出：『東方之星』那顆巨鑽在什麼地方？」

楊博士道：「在北極熊珠寶公司的保險庫之內。」

「不！是在熊宅之內。」

楊博士又是一怔，說道：「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不是利用電腦去統計，而只是用人腦去想像罷了。」

「那你就錯了，我們的電腦資料非常齊全，不可能出錯的。」

「但我相信我的神經正常，所以我的人腦資料更可靠。」

楊博士道：「這是根據保險公司等各方面的資料綜合而成，這些事，怎麼可以憑你個人的想像去作主呢？」

呂偉良想了想，又說道：「還有一個問題，假定我確信『東方之星』已被熊天龍秘密携返家中收藏，而由你們的電腦設計去把它奪取過來，須要多少時間，人力和物力啊！」

楊博士道：「那當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們必須審核電腦資料之中，關於附近一帶街道的交通情況，一般情形底下，警察巡邏車經過的時間以及段警交更的情況等等，一切必須計算清楚。」

「如此一來，豈不是要超過一個星期的時間？」呂偉良說。

楊博士道：「那又不必，三兩天時間就可以策劃妥當。」

呂偉良笑了笑，說道：「但是，我用人腦去策劃，包括行動在內，却不必一天時間。」

「你這是什麼意思？」

呂偉良沒有回答楊博士，只把那顆「東方之星」遞了上去。

楊博士大感意外，連在旁的洪紅也驚呆得說不出話來。

絲絨布一攤開，一顆閃閃生光的巨鑽就出現在衆人眼前！

楊博士一邊拉開抽屜，一邊說道：「這是眞的『東方之星』巨鑽麼？」

「絕對是眞的。」呂偉良說。

楊博士拉開抽屜之後，取出一個放大鏡來。

呂偉良又問：「要不要看看『東方之星』的彩色照片？」

「用不着了。」楊博士說道：「像這麼巨大的一顆鑽石，只要它是眞的，即使它不是『東方之星』，亦已非常之有價值了！」

呂偉良笑道：「你認爲是眞的還是假的？」

「是眞的！」楊博士愛不釋手地讚嘆道：「果然是名鑽，你瞧！它光芒四射，簡直教人睜不開眼！」

呂偉良又說：「那麼，我算是股東了吧？博士。」

「當然！」楊博士非常滿意地說道：「你果然是名不虛傳，把我們的電腦拋諸一旁，仍然可以順利完成一切計劃的。」

阿生補充說：「而且，還只有兩個人，四隻手，和三條腿。」

博士一怔：「什麼？三條腿？」

阿生解釋道：「我師父有一條是義腿啊！」

博士笑了笑：「你們兩師徒眞是了不起，以後我們公司多了一支生力軍，業務一定大大地擴展！」

阿生又問道：「博士，你如何處置這顆巨鑽？」

楊博士說道：「依往例，當然是通知我們的甲級買主前來參加拍賣。」

「什麼是甲級買主？」阿生出奇地問道。

楊博士說道：「我們這裏有許多買主，他們分爲甲乙丙丁四等級。像眼前這巨鑽，相信甲級買主也沒有幾多個可以買得起，因爲我們開過股東會議之後，可能把訂價標得很高。」

「爲什麼不訂低一些？」阿生說。

「這是稀世奇珍，即使本地買家出不到高價，外地富豪相信亦有興趣！」

「外地富豪也會參加我們公司的拍賣會麼？」

「是的，這有什麼奇怪？我們的門路很多的。」

「拍賣到的錢，又如何處理？」

楊博士瞪了阿生一眼：「照例是存放起來，每年才結算一次。」

阿生想再說下去，却給呂偉良用眼色制止住。

楊博士又說道：「我們一切科學化，賬目當然清楚，當你們參加過一次股東會議之後，將會明白到我們是一個組織健全的團體，絕不是一股烏合之衆！」

阿生知道他們的第一步計劃宣告成功，也不想引起對方的疑心，所以沒有追問下去。

× × ×

熊太太率領的「大軍」，成員包括了她的女兒，以及女管家，男工人等等，足足有十多人之衆。眞可稱得上是「聲勢浩蕩」！

熊太太就像一位富有作戰經驗的指揮官，她首先查淸楚這幢大廈有沒有後門，當她發覺這裏只有一個出口之後，便派大兒子率領二名壯健男工人留守門前，自己則身先士卒，帶同其他人等，直登上二樓了！

這時候熊天龍和安琪仍在夢中，根本不知道「兵臨城下」，直至到熊太太吩咐一名女傭人，按响門鈴，熊天龍才警覺起來！

安琪發夢也想不到是「緝私大隊」殺到了，還開玩笑地說道：「你怕成這樣子幹什麼？可能是隣居按錯了門鈴，又可能是我的女傭人回來了。有時，她會跟她的爛賭丈夫吵架，三更半夜，跑回這兒來睡的。」

熊天龍這才稍爲安定下來，他說：「你還不去開門看看！」

安琪穿上了薄似蟬衣的睡袍跑去應門，從門外處只見一名白衫黑褲的影子，她以爲眞的是阿秀回來了，順手開門！

豈料門不開猶可，一經打開，熊太太一聲令下，「大軍」立即蜂湧而入，登時把安琪嚇得魂不附體！

熊天龍還未想到大難臨頭，以爲有賊人賺門打刧，一心以爲護花有責，立即由房內衝出客廳。

熊太太還未敢肯定是否找對了地址，正想開口跟安琪打話之際，却想不到她丈夫立刻現形，當然無須多問了。

熊天龍這一驚非同小可，坦白說，在這種情形底下，他眞的寧願這班是賊人，最多損失一些錢財便算，但眼前這是河東獅，那就非同小可了。

他背轉身想折返房中，但來不及把房門關上，熊太太已飛身撲到，跟着便是她的左右先鋒——兩個女兒，也及時衝了過來！

熊太太揪住熊天龍的衣襟，大肆咆哮！還好那兩個兒女念着老父一點情，從旁勸阻一番，否則就更加不堪設想！

呂偉良相信也一定想不到場面如此「熱鬧」。

熊天龍眼看安琪急得要哭，大門又給他的兒女攔住，不由得苦苦哀求地說道：「唉！太太，何必這樣呢？有話慢慢說好了！」

熊太太軟硬兼施，又哭又嚷地。吵着說道：「還有什麼好說的？都跟我到警察局去理論，我要看看你這社會名流如何下台！」

熊天龍暗暗吃驚，這種事如何可以鬧上警局去？說笑還可以，如果眞的，他還有顏面在上流社會裏混？

安琪却在驚魂甫定之後，對熊太太說道：「我們都是女人，你應該同情我的處境。坦白說，我只是爲了錢，我們根本沒有感情，我隨時都可以離開他！」

熊天龍聽了這番說話，內心裏難免有點酸溜溜的感覺，但是，安琪這麼說却也大可以平息一下熊太太的肝火。她正要下令「三軍」大肆搗亂，她的兒女也過來勸住她，要求她平心靜氣地坐下來談談。

熊氏夫婦的兒女都長大了，大概在十七八至二十一二歲之間，因此，熊天龍這位風流父親在兒女面前雖則難免感到尷尬，也難得他們在此時此地還極力維護住自己，使到場面不致惡化下去！

安琪梨花帶雨，抱頭痛哭，果然令到熊太太也軟了下來。

解鈴還須繫鈴人，熊天龍一邊向妻子認錯，一邊向安琪道歉。

安琪本來就存心要離開熊天龍的，正好趁這機會敲一筆。

熊太太內心固然明白，這些事吵出去對大家都沒有好處，徒令丈夫反感而已。加上兒女們從旁調解和規勸，她終於答允給安琪一筆錢，但要她保證以後不再約會自己丈夫。

安琪自然是一萬個答應。

一場鬧劇總算告一段落了。熊天龍有如待罪羔羊，被熊太太押返家中。

豈料剛返家門，那二名女傭人便大驚小怪地跑上來報告：「不好了！阿三不知怎的，竟然會失了踪！」

熊氏夫婦回頭看看跟他們同時回家的男女傭人之中，並無阿三在着！

熊太太問道：「她是在什麼時候出去的？」

那女傭人道：「門公林伯說阿三一步也未出過大門，這才叫人奇怪！」

熊太太也記得阿三是留守在家中的三名女工人之一，立即叫人在屋內各處展開搜索，但是，所有的地方幾乎搜遍了，鬼影也沒有。

那三條大狼狗這時藥力已過，都紛紛清醒過來，更顯得毫無痕跡。

熊天龍聽那女工人說，阿三失踪之前曾進入他二樓的書房，這才驚覺起來，立即衝上二樓，把暗掣扭動，進入密室裏面去。

阿三果然就在這裏。

原來熊天龍書房裏面這間密室，許多下人和兒女，都不知道，只有熊氏夫婦才曉得此乃藏寶之地，但是現在全家都知道了。

熊天龍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叫人把阿三解開，弄出口中的鎮紙圓石，阿三牙關作梗，好一會兒才說得出聲音來。

阿三指指一個花瓶，說道：「那人說，要借用你一些東西，但我不知道那是什麼，也看不見他們兩個人的樣子。」

熊天龍把花瓶倒轉，收藏在裏面的「東方之星」當然不見了！

熊天龍幾乎要昏了過去！

熊太太匆匆忙忙把保險箱弄開，因爲她許多珍貴的首飾都是收藏在這裏的。

但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保險箱內，雖則一片凌亂，却是一些東西也沒有失掉！

熊天龍沉吟道：「他眞識貨，目的似乎就在『東方之星』那顆巨鑽。」

熊太太後悔不該把家中大部份的人帶去「緝私」！

忽然間她想起了那個電話，她把情形約畧告訴了熊天龍之後，說道：「情形很明顯，這是一項有計劃的預謀，快些報警，把那狐狸精和她的情夫抓住！」

熊天龍自問並未把他家中密室的事告訴安琪，更不信她有個情郎，因此一直在猶疑！

熊太太自然想到他的內心在想什麼，說道：「你怕事情鬧出去，給人曉得你的私生活，不大光彩而已，但你別忘記，那巨鑽價值連城，你半副家財就在那巨鑽之上啊！」

熊天龍的一個女兒說道：「報警，是必要的，到時，我們可以不提及安琪那回事。」

但熊太太道：「不！如果不提，我們如何讓警探有足够的綫索可尋？提是一定要提的，希望還來得及把巨鑽找回來。還好本地的警方很容易商量，多花一些錢，大概總可以令到他們合作，不要把一切都向報界發表。」

熊天龍覺得這也是道理。於是便由他親自打電話找夏維探長。

熊太太仍在埋怨，如果不是丈夫不忠，今晚的事就不會發生。

那個被呂偉良和阿生綑綁起來，囚在密室中的女工人阿三說道：「你們何必這麼緊張，那人說過不久之後，他便歸還那東西的啊！」

各人爲之啼笑皆非，當然他們都不會相信世界上有這種義盜，把一件價值連城的東西拿去幾天便會原璧歸還！

不久之後，夏維探長果然親自帶人趕到熊家來！

夏維探長認識不少上流社會有錢人家，這一個熊天龍的來頭他當然清楚。當他聽過了各人的口供之後，一邊吩咐下屬展開現場的偵查工作，他則帶人驅車去找安

琪。

安琪接過了熊太太的「補償支票」之後，立即打電話把她的情人石三郎叫來，以爲可以鬆一口氣了，想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夏維探長表明了身份之後，安琪便感到事情極不尋常。

後來夏維說出案情的嚴重性，安琪才知道她被人捷足先登！

她很大方地說道：「探長先生，你可以在這裏仔細搜查，我一直與熊先生在一起，當然不可能分身去做賊的吧！」

夏維轉而問石三郎：「閣下今晚在什麼地方？」

石三郎理直氣壯地說道：「我今晚整晚留在家中看電視。」

「有人可以證明嗎？」

「當然有。」

「誰可以證明你？」

「與我同住一起的家人，都可以證明我一直留在家中，直到安琪不久之前打電話叫我到這裏來爲止。」

夏維的一名助手記下了石三郎的口供，又問他家中的地址。

由於安琪的合作，警方的偵查工作可以順利展開。一名警探在電話機底下，找到了一具袖珍電子竊聽儀器，這一項發現不但令到警方莫明其妙，也同時令到安琪大爲驚奇！

安琪怔怔地說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夏維經驗老到，一想就明：「很明顯的，有人查到了你的身份，所以要知道你和熊天龍的談話內容。」

安琪自然會想到了「鐵枴俠盜」呂偉良的身上去，但是，她却沒有對夏維說出來。

不過，由於這一項重要發現，使到夏維相信這件事，可能與安琪和石三郎無關。因爲如果是他們要動手根本無須多此一舉。

安琪又對夏維說出她常常在日間外出，家中只留下一名女工人的事，夏維決定要找阿秀問個明白。

翌日八時左右，女工人阿秀，就來上班。

一名警探向阿秀問口供，阿秀這才記起昨日電話一度發生故障的事。

阿秀對安琪和那警探說道：「我以爲這是小事，一時倒忘記了告訴你。」

警探問：「那修理電話的人，是怎麼樣的？」

阿秀想了想，回憶着說道：「他穿工人服裝，挽了一個工具箱，戴鴨舌帽，年紀大約三四十歲之間，有鬍子的……嗯！還咬了一個烟斗。」

警探把阿秀的口供一一記下來之後，又跑去打電話回總部。

其實，那只不過是阿生當時化裝的造型，那裏有這樣一個人？

因此，警方在警話公司的工作記錄登記册查核過了之後，證明未曾派人到這裏修理，便證明有人存心把電話弄壞，目的就是爲了派人來安裝這副竊聽儀器。

安琪雖則沒有盜竊巨鑽的嫌疑，但夏維却要知道她跟一些什麼人接觸過，希望從這方面找出一些綫索來。因此，夏維暗中派人跟踪她！

但是，安琪沒有提及鐵拐俠盜呂偉良的名字來。

直至到當日中午時份，安琪依約到「藍羽毛餐室」去。

呂偉良果然在座。安琪走過去跟他招呼，他却朗聲說道：「眞巧合！怎麼你也來這裏喝茶？」

安琪弄得一頭霧水，心裏想：明明是你約我來的，怎麼……

呂偉良一邊握着她的玉手，一邊低聲說道：「有個警探跟踪你，難道你一點也不知道嗎？」

安琪心裏一凜，這才知道呂偉良果然名不虛傳，的確厲害！

安琪不敢回頭，只有演戲似的說道：「是的，眞巧！又在這裏見到你，你好嗎？呂先生。」

呂偉良笑道：「還不是老樣子麼？是哩！你約了朋友吧？」

安琪故意地朗聲說道：「不是！只是覺得太無聊，一個人跑到這裏來喝杯咖啡，你呢？你是不是約了朋友？我不阻你了啦！」

「不！不！我只一個人，你就在這裏吧，相請不如偶遇，讓我有個機會請小姐喝茶，也是一件難得的光榮！」

那名便衣探員當然認識呂偉良，呂偉良也見過這傢伙了。所以剛才隔住餐室的玻璃，呂偉良已經開始留心他的行動。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一看就知道他的目標是爲了跟踪安琪。

剛才呂偉良和安琪的高談濶論，也給那探員聽到了。他就坐在當中一張桌子上，背向呂偉良，企圖在不知不覺中偸聽二人說些什麼。

可是，呂偉良和安琪既然知道有人跟踪，當然只能够談些無關痛癢的事，甚至風花雪月的胡扯一通，令到那探員也驚奇不已！

因爲在警界中，許多認識「鐵枴俠盜」呂偉良的人都知道他是個正人君子，不管他的私生活怎樣，總之在大庭廣衆之中，決不會像今天這樣，跟女人們嘻哈大笑的。

那探員佯作到洗手間去，但呂偉良已看出他跑進了電話間去打電話。

呂偉良趁這機會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爲什麼會有警探跟踪你？」

安琪這時也板起了面孔，反問道：「我正想問你，爲什麼起了我的尾注？」

呂偉良故作驚奇地一怔道：「你說什麼？」

「別裝蒜了！那巨鑽不見了。」

呂偉良道：「不是開玩笑吧？東方之星不見了？」

「是的。我問你，可是你派人到我家中去裝了一具電子偸聽儀器？」

「沒有這回事！」呂偉良說，「如果我已經得手，我又何必來會晤你？」

安琪想想也有道理。因爲她一直有這想法，那就是：只要「東方之星」得手，就可以一輩子也享用不盡，任何人得手之後，也應該用最迅速的方法，離開這裏才是。

故此，安琪也認爲此事與呂偉良可能無關。

但是，那警探在用電話向夏維探長報告之後，夏維的想法可不同了。

雖然說，呂偉良和安琪的相會是好像偶然的，但夏維想到巨鑽失竊現場毫無痕跡留下，便不難想像到這是高手做的案。

在江湖上，呂偉良是著名的高手。但是，夏維覺得呂偉良已經收山了，近年來這位俠盜的作風甚至也有了基本的改變。

過去他雖然不刼不竊，却未必一定幫警方，但近年來呂偉良却往往站在警方這一邊。主要據說是因爲市面上的刼殺案太多，一向注重義氣的江湖，已經給一班阿飛鼠輩鬧得混濁不堪！

夏維覺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於是掛了一個電話到電腦中心去！

內綫搭通了之後，夏維說：「我是偵探部的夏維探長，請立即替我查一查珠寶商人熊天龍的詳細資料。」

「好的，探長先生，請你等一等！回頭我給你！」

對方答話的，是一個電腦管理員，她認得夏維的聲音，同時也知道這是內綫電話。

數秒鐘之後，電腦已把資料送出。那快速的情形，要不是目睹其事，委實是令人難以置信。但事實上，那管理員只在打字機上按下了幾個字母之後，電腦便開始自動工作。

管理員看過左上角的姓名，知道這的確是熊天龍的資料，這才叫人送往探長辦公室去。

夏維探長看見資料中有一項：「可疑的鑽石走私者」。他便彷彿想起了一些什麼。

對了，「鐵枴俠盜」呂偉良的一貫作風就是要對付奸商和貪官。

現在看起來的確大有可能是呂偉良做的手脚。

於是，夏維立即下令日夜不停地，對呂偉良展開跟踪。

至於呂偉良曾經和他說過一些什麼話，他反而忘記了。

呂偉良曾經向他表示過，要徹底偵查「打刼公司」的內幕。

本來呂偉良可以直接和夏維取得連絡，但是，他担心楊博士對他會引起疑心。

因爲呂偉良覺得像洪紅這一類人物，經常可以神出鬼沒的，在他身邊出現。他不能不小心提防，即使引起警方的懷疑，想深一層也總好過引起楊博士的懷疑。

尤其是在未查出「打刼公司」的幕後人是誰之前，呂偉良更不想功虧一簣！

拍賣賊賍　明目張胆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正坐在那輛銀灰色的汽車裏，匆匆開往郊外公路，在他們後面的，是一輛載了二名警探的跟踪汽車。

呂偉良早就發覺他們了，所以才叫阿生設法擺脫他們，可惜千方百計，總是無法成功。

這是一條十分荒僻的郊區公路，阿生把汽車越開越快，時速已超過了每小時六十里的速度限制。可是，警探的汽車一步也不放鬆。

其中一名警探說：「現在我們可以有藉口逮捕他們師徒二人了。」

但另一名說道：「不！探長只要我們跟踪他們，看他們往那裏去！」

「但是，看情形他們似乎已經發覺我們在跟踪着他了。」

「即使發覺，我們也不能放過他們。這條公路似乎是通往某一處鄉間的，這件事更加可疑。」

突然之間，阿生又把車子加快，那名負責駕駛的警探正想將速度加快時，前面阿生的車子突然又噴出了一股濃烟！

這條通往鄉間的公路本來就不寬濶，加上彎角處特別多，平時駕駛已經非小心翼翼不可！現在再加上烟霧瀰漫，就更加危險了。

因此，那警探爲安全計，不得不將速度減慢，以免發生危險。

同時，坐在他身旁的另一名警探，也不難想到這是一種擺脫他們跟踪的詭計，於是立即致電夏維探長。當然，那是車上裝置的無綫電話，可以直通總部的。

夏維探長固然了解到這是一個强有力的對手，稍不留神，就會功虧一簣。因此，在問明他下屬目前所在的位置之後，就指住地圖，分配幾組警探，分頭乘車前往該處。

同時，正在隣近地區巡邏的警車，也紛紛開往附近監視，以防阿生把車子由其他可以互相貫通的公路離去。

由於警方的總部利用無綫電連絡，故此他們的行動非常之迅速。

約莫在數分鐘之後，已有一輛正在郊區巡邏的警車，停在一處路口去，監視由鄉間開出的汽車。

原來這是通往該區鄉間的另一處公路，如果阿生不是把汽車開往四鄉之內，必然會繞道由這案分岔路口回到北郊大路。

北郊大道却是一條相當繁忙的郊區大路，因此，警車只能根據地圖的指示，把這路口守住，希望可以發現呂偉良那輛銀灰色的車子由裏面出來。

但是，這輛警車等了半晌，才看見一輛中型房車由分岔路上慢慢地開出來，不過却不是銀灰色的，像是深紫色又像是黑色。總之在太陽光照射底下，連警車上的警員也弄得有點糊塗。

呂偉良的汽車車牌號碼也不是這樣的，所以警員更加認爲這不會是他們要兜截的汽車。再加上對方速度不快，車上又只由一名老年人駕駛，再也見不到第二個。

看那老傢伙小心翼翼的開得慢吞吞地，要別人相信他是喜歡開快車的阿生，那當然是不可能的事。

那中型房車不但無意逃避警方，反而在路口停了下來，車上唯一的老者拉着沙啞的聲音對警員們說：「剛才我駕車經過路上時，看見有一輛汽車墮進了田裏去了，車裏好像還有兩個人呢。」

警車上的警員心裏想：失事墜入田裏的汽車可能是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的汽車，也可能是警探們用來追踪師徒二人的汽車。

因此，警車立即開進通往四鄉的分岔

路去！

但是，沿途並未見到有任何失事汽車，田裏只有鄉下人正在耕作。

警車上的領隊警長正在咕咕嚕嚕地說道：「那老鬼一定是老眼紛花了，那裏有什麼汽車失事？」

豈料就在這個時候，迎面却有一輛小房車匆匆開來，車上二人正是警方派出警探。

警探問巡邏車上的警員：「有沒有看到一輛銀灰色的汽車經過這裏？」

警員不知道呂偉良的汽車會變色，那警長說道：「沒有，但剛才有一輛紫黑色的中型房車開出路口，車上只有一名老翁，他還對我們說這裏有一輛汽車墮進了田裏去，可是……」

那位警長話未說完，二名警探已經醒覺，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道：「那輛車子一定是他們的。」

警車上的警員也幾乎不約而同地說道：「對了，沿途上我們未見過有別的汽車，如果不是他們的，他們的汽車一定開進了四鄉去了。」

於是警探的車子開進四鄉搜索，警方巡邏車則負責守住通往四鄉的路口，同時用無綫電通知總部。

而另一批直接由夏維探長派來的警探，亦分別乘車趕來，於是大規模的搜索工作，就此展開。

但是，警方在四鄉一帶搜索了大半天，根本就連呂偉良和阿生的影子也沒有。

在另一方面，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已安然駕車返抵了市區，正驅車直駛楊博士的秘密總部——那幢工廠大廈的地下停車場。

這時他們一切已回復了原狀。

警車所見到的老翁只不過是阿生這鬼靈精所扮的，而呂偉良當時却躺在後廂的特製暗格之內，所以車裏只有一個人。這正是令到警車最容易疏忽的地方。

至於汽車變色更不是第一次，呂偉良的特製汽車可以憑五種原色，變成各種不同的顏色，簡直就是千變萬化。

除此之外，呂偉良的特製汽車還是水陸二用的，可以噴出滑機油和烟霧，甚至於必要時還可以在車底和車頂加裝隱藏式的武器。

至於它基本還能够防彈，以及作爲追踪電子儀器等等各種不同用途，全賴車內裝置了各式不同的儀器，這些東西在師徒二人歷次冒險生涯中，總算幫了他們不少的忙。

呂偉良的車子已開到工廠大廈的停車場門外，稍爲停下來之後，閘門便告自動打開！

阿生把車子開進去，在一個亮起他們車號的停車位上停了下來。

呂偉良首先下了車，阿生因爲在匆忙中曾經化過裝，這時却要把臉部和頭上的僞裝解除。

師徒二人來到了電梯門口，進入其中一部電梯之後，呂偉良便把電腦咭揷入一條罅縫之內，電梯隨即緩緩上升。但只升到一半，突然停了下來。

師徒二人暗吃一驚，以爲電梯發生故障。

就在這時候，電梯頂上一具隱藏起來的擴音器在「嗡嗡」作响！

一個男子的聲音在問道：「阿生兄弟，爲什麼你要化裝？」

阿生知道那人一定是在停車場的電眼中見到了。他解釋說道：「剛才我們被人跟踪，爲了擺脫他們，不得不這樣做！」

那人似乎接納了他的解釋，電梯於是又上升！

電梯終於停下來。

電梯門打開，門前站着一名大漢，那傢伙木無表情，硬生生地對呂偉良和阿生說道：「博士請兩位到七號室去開會。」

說完，他便有如機械人一般，把手一攤，示意師徒二人往那邊走。

七號室就在不遠的彎角處，那大漢過去把房門推開，讓師徒二人入內。

師徒二人走了進去，只見裏面是一間會議室的佈置。一張長方型的會議桌兩旁，已經坐滿了人。

仔細地計算一下，總共是十二個人。

但是，會議桌每一邊却擺放了七個座位，兩邊總共是十四個。此外，「主席」位也空了下來。

楊博士坐近主席位的左手旁，他站起來歡迎呂偉良和阿生。

呂偉良抱歉地說道：「我們遲到。」

楊博士道：「我已經知道你們爲了逃避警方的跟踪。」

他爲什麼會知道？呂偉良和阿生不禁在心裏想：是洪紅的情報呢，還是剛才在電梯中的問話？

楊博士示意他們在右邊一列座位末端兩個空位坐了下來。

他們看看其他各人，除了楊博士之外，每一個人都戴上了闊大的黑眼鏡和假髮，甚至有些還貼上了假的鬍子，分明全是僞裝。

呂偉良覺得這是絕對不公平的事，他們以眞面目示人，爲什麼他們却個個僞裝起來？

楊博士在那邊似乎看出了他們的心意，說道：「我們這裏的規矩，凡是新加入的股東，必須以眞面目出現，以便舊股東先行認識，然後提出質詢。例如我們的舊股東之中有人反對閣下加入的，他必須當席提出足够的理由。就是因爲這種種顧忌，舊股東不能讓兩位看見眞面目，這點請原諒。不過，如果一致通過閣下加入的話，下次開會時，大家就可以坦誠相見。」

阿生心裏想：還好我們不是志在眞的加入，否則你們豈不是可以互相串通，把那顆巨鑽侵吞麼？

但相反呂偉良却感到楊博士言之有理，這是「維護原有股東權益」的措施，站在他們的立場上來說，這也是爲了安全設想。

不過，幹偏門生意的人，却有不少認識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萬一此中有人對他們有偏見，那時又如何是好？

呂偉良和阿生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却有一個戴住黑布面罩的人入來，所有在場的人的視綫都注意着他。這個人身裁高大，最後却坐在主席位上面。

差不多無須介紹，呂偉良也可以想像得到，這個男子就是這個組織的最高決策

人。

呂偉良發覺他那一雙僅僅可以從黑布頭罩中見到的眼睛，這時正瞪住自己。那眼神並不友善，因此呂偉良心裏難免有點恐懼。

楊博士把身體遷就過去，附耳跟住首領不知說了一些什麼。

只見那首領對各人環視了一遍之後，說道：「歡迎各位，今天我們又多了兩位股東，他們就是那邊那兩位，希望大家沒有意見。」

首領話剛說完，有人舉手，那人是坐在呂偉良斜對面的。

呂偉良心裏一凜，知道這次的計劃可能發生困難。

但無論如何，他仍要忍耐下去，因爲這裏一切由電動控制，萬一發生什麼事，要逃出去相信也不容易。

那人獲得首領的同意之後，道：「我反對這兩個人加入我們公司成爲股東！」

在座的人似乎也不會感到意外。

首領問道：「你憑什麼理由反對？」

「他們是站在警方那邊的。」那男子說道：「我知道他們的眞姓名，他們是『鐵枴俠盜』呂偉良，那個青年人是呂偉良的徒弟阿生。他們不會眞心眞意想發財的，過去做的都是刼富濟貧工作。」

楊博士笑道：「這些，我們的電腦資料早已有了顯示。」

首領對呂偉良說道：「呂先生，你有什麼解釋？請隨便發表！」

呂偉良道：「我和夏維探長本來是死對頭，後來他和我成爲朋友，許多時都碰在一起，因爲他以爲我收山了。可能就是因爲這樣，被人誤會我站在警方那一邊。其實，久處江湖的人，都明白我這獨立的性格。」

那個戴假髮和黑太陽鏡的男子又說道：「你如果眞想發財，你不會加入我們。所以，我以爲你可能是另有目的。」

呂偉良道：「人總會老的，如果想到下半世的日子難過，我就不想收山。但是，我是個有案底的人，幾乎每一天都被警方問話。因此，我覺得須要加入一個強有力的組織。在三兩年之後，如果幸運的話，希望有一筆可觀的錢財存到瑞士銀行去，那時才是眞的退休了。」

楊博士突然拍起手掌來，使到剛才說話的那個男子想說下去，結果也不敢說。

楊博士似乎十分欣賞呂偉良，他說道：「呂先生的確是高見，現在警方一切已進入電腦時代了，個人的獨行獨斷已經不合時宜了。偶然一次你可能僥倖得手，但下一次你可能失手被擒，所以，加入我們正是最聰明的選擇不知各位還有何高見？」

沒有人再說話了。

首領說道：「那麼，算是通過了。」

楊博士率先拍手，其他的人也跟着。

首領突然又把雙手往前一伸，掌聲立刻就停止下來。

首領說道：「現在我們正式開會了，今次要討論的重要事情有兩件，第一：『東方之星』已落入我們手中，我們必須訂一個底價，然後將它秘密拍賣。第二：我們下一個新行動由博士作出初步報告。」

楊博士說道：「關於第一點，我提議底價訂爲一千萬美元。」

有人立卽說道：「太低了。聽說熊天龍單是買保險已是二千萬美元。」

又有人道：「可否讓我們看一看？」

首領把一塊絨布攤開，露出一顆閃閃生光的巨型鑽石。

首領令各人傳閱一邊又說道：「這就是我們這位新股東呂偉良先生的傑作。」

各人的視綫一度集中到呂偉良和阿生的身上來，隨後又移到巨鑽上面去。

楊博士道：「底價不能訂得太高，否則很難找到買家。」

座中有人說道：「那你放心好了，博士，我有外國朋友前來出價的，他是著名的億萬富翁對一切寶物均有收藏與趣。」

首領說道：「那麼，你認爲應該值多少？」

剛才那人說道：「起碼也值一千五百萬美元這個數目，才算合理。」

首領對博士說道：「你以爲如何？」

楊博士道：「我們一向的宗旨就是：任何名貴賍物到手，不能收藏太久，越快脫手越好。我們要把一切變成現金，然後購黃金作爲基本。因此，底價不能訂得太高，如果確是物有所值的，人家自會出價。因爲這是拍賣，如果人家萬一出不到這高價時，我們按例必須收回成命，如此一來，可能阻碍不少時間。所以，底價仍然應該是一千萬。如果在座各位有朋友須要購到這巨鑽，今晚十至十二時，請到十樓拍賣室來競投好了。據我所知，屆時有數名外國經紀乘專機趕來，參加我們這次拍賣。」

座中各人又是一陣熱烈掌聲，因爲他們都是股東，能多賺一些錢，到底是值得興奮的事。

沒有人再提出反對。於是首領又說道：「那就訂出底價一千萬美元。現在開始討論第二件事，也就是我們下一項新行動，請博士報告一下。」

楊博士打開一個紙皮夾，取出一份印滿了字的電腦資料。

各人都注視着博士的表情，包括那位首領在內，大家都小心聆聽着他的報告。

楊博士乾咳兩聲，清一清喉嚨，說道：「今次的行動，我們訂名爲『二一三』，目的地是廢墟。屆時我們須要很多人手應用，所以原則上是總動員。包括切斷公路，以及製造火車出軌，造成交通混亂等等。日期是一個星期之後。」

呂偉良心裏想：這又是什麼勾當？

他久居本市，自然知道廢墟在什麼地方，那是抗日時代被飛機炸毀的一條鄉村，由於過去是一個墟場，所以當地人習慣把這個荒廢了的墟場稱作廢墟。

那兒已經沒有可供居住的屋宇，他們爲什麼要去那裏？呂偉良眞想不通。

既然總動員，當然是一項十分大規模的行動，他們決不會無的放矢的。

「切斷公路，製造火車出軌」等等行動，前者還有點理由，因爲他們的目的可能是阻止警車馳援，但後者——火車出軌，則可能造成人命死傷，那又何必？

呂偉良怔怔地想，想得出了神。

楊博士忽然把視綫集中在他的身上，問道：「呂老兄，你有什麼高見？」

呂偉良忙說道：「不！我只覺得有些奇怪罷了，爲什麼要製造火車出軌。」

楊博士笑了笑，從文件夾中揀了一份電腦資料出來，交給他身旁的首領看。

首領看了一會，沒有表示，也沒有人知道他有些什麼反應。

因爲那黑布面罩只可以讓外人看見他那一雙眼睛。

楊博士說道：「難怪你有此一問，因爲，根據我們的資料，閣下從不隨便鬧出人命。」

「你放心好了，這件事絕不會鬧出人命的。」首領說道：「我們選定的地點是接近隧道口附近，屆時火車會開到最慢的速度，卽使出軌，也不會有人命受到傷害的。」

呂偉良說道：「那就最好不過了，我們出來只爲求財，並非收買人命啊！」

但是，座中却有人說道：「不過，請大家也要弄清楚，我們也不是菩薩，在迫不得已的時候，死三幾個人也算不得什麼啊！」

楊博士道：「是的，最重要還是我們的計劃能順利展開，好了，現在要分配工作了，我查過電腦記錄，阿生兄弟的駕車技術最好，他要負責運輸。」

阿生立卽受到各人的注意。

楊博士又說道：「我們到時候，要用最迅速的方法，將貨物趕運往指定的地點。因此，駕車的人不能出錯，否則就有麻煩。」

有人提出異議道：「阿生是新人，我以爲我們不應把一項如此重要的工作交給他，而且……」

那人還未說完，首領就制止他道：「還是聽聽博士的安排吧！我們連番出擊，無往而不利，都是全靠博士巧妙安排。」

楊博士又繼續說下去：「阿生只不過是其中一名司機，此外我們還有好幾名熟練的司機，負責起運輸工作。至於呂老兄，因爲身手敏捷，武功不凡，自然要參加我們的直接行動了。」

呂偉良眞不明白他所說的直接行動又是什麼。看情形當然是打刦。但是，在那廢墟裏面，又有什麼東西可刦？

那天的會議一直開到黃昏，其中只休息了一次，稍進茶點之後才繼續。

其中有些僞裝了的舊股東，曾大方地將髮罩等物除去，表示他們對呂偉良師徒二人的信任，再也無須加以掩飾了。

但是，有些人似乎仍然存有戒心，假髮假鬚以及黑眼鏡等物，仍舊戴住了。

那位首領三番與楊博士耳語，這傢伙的身份最神秘，相信除了博士之外，沒有人見過他的眞面目是怎樣的。

呂偉良在進茶點的時候，趁住休息的時間問一位舊股東。

根據那位舊股東說，首領自始至終未曾露出過眞面目，每一次他來開會的時候，都是這副樣兒，戴上了黑布罩。

呂偉良想不通他何故要如此神秘，照理做到了他目前這地位，亦無須恐懼什麼了。

但是，他一方面既然要隱瞞身份，另一方面也把一切重要事交給楊博士，這表了示什麼？

呂偉良不敢過份追問下去，以免別人對他的身份有所懷疑。

那天的會議還讓舊股東省閱賬目，那是拍賣賍物後所得之數，以及平日的正常開銷等等。當然，這種「打刦生意」是穩賺的。

呂偉良也獲得「過目」的機會，他發覺那些賬册很詳盡。

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把所得盡購黃金。這些都可以在賬册中明顯地見到。他們是對本地貨幣沒有信心嗎？還是存心擾亂金銀市場？——呂偉良雖然想不通，却對此發生極大興趣。

另外一件令呂偉良難明的事就是：所謂「二一三」行動，他們一直在分配工作，看來這是「大買賣」，但呂偉良始終未知道他們的目的物是什麼。

後來有一位舊股東來靜靜告訴呂偉良說，這是博士的習慣，凡是「大買賣」，就絕對保密，只分配好工作，到時才知道他們打的是什麼主意。

會議開到入黑，各人才先後離去。

呂偉良和阿生因爲要看看當晚的拍賣情形，所以留下來。

楊博士邀他們共進晚餐，呂偉良當然求之不得。至於那位首領，却早已離去。

這裏面的飲食部很華麗，有酒有肉，與外間一流酒吧餐室比較絕不遜色！

楊博士極力讚揚呂偉良師徒二人胆色過人，這次他們奪得「東方之星」，更是令到他本人和首領都極之欣賞。

呂偉良苦笑道：「我已經逐漸老了，難復當年的雄風！」

「不！俗語有道：『男人四十一支花』，何況你還未够四十，只不過三十餘歲而已。」楊博士說。

呂偉良道：「如果不死，也已經到了人生旅程的一半，所以我不能不切切實實爲自己打算一下。」

「這想法是正常的，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尤其是在今天此地此時，樣樣都講錢，不趁年青時多賺一點錢，將來的生活才成問題。」楊博士又道：「你加入我們這間公司是聰明的抉擇，因爲我們照足公司制度，實報實銷，不花不假，合了江湖上的所謂道義。其實亦只有這樣才可以長久維持下去。」

呂偉良心裏想：打刦也有公司制度，眞是天下奇聞。奇怪的却是其他股東竟然也信任他，這也許是由於楊博士計劃周詳吧。

此外便是他們的賬目分明，以及他們的電腦設備，所以才會獲得其他股東的絕對信任。

呂偉良飯後獲得楊博士帶領着到各部門參觀，他發覺這一間的確是具有規模的「大公司」，平日他們這裏各男女「職員」的工作似乎只是整理收集回來的資料。但今晚因爲「二一三」行動，若干人員却利用電腦在計算着一些什麼。

大規模的搶刦呂偉良見得多了，但動輒利用到最新式的電腦去策劃一切，就的確是聞所未聞。

呂偉良和阿生被帶到另一間房內，這裏有人在戴上了耳筒，收聽一些什麼，同時也一邊把資料灌輸到電腦專用磁帶去。

走出這間房之後，楊博士把師徒二人帶回到他的辦公室裏去。

呂偉良一邊默默地想，他試把這次行動加以推測——就是憑着剛才所見的一切，企圖串出一個完整的計劃來。無奈每一件他所見到的事物，只是一知半解，根本無法澈底了解。

阿生却忍不住問楊博士道：「博士，我們到郊區的廢墟去，是不是爲了盜掘古墓？」

楊博士說道：「不！我們不是考古人才，怎麼會興師動衆去盜古墓？我們只是運用現代化的電腦設備，去做大買賣，發大財！」

阿生又說道：「廢墟中有什麼大買賣可做？」

「你何必焦急？到時你自會明白的了。」楊博士又說道：「我們每一年或半年分紅利一次，不少股東非常聰明，他們分得紅利之後，便悄悄匯到瑞士去，萬一這裏風聲太緊，他們就去做海外寓公，閣下將來也可以這樣做的！」

「半年或一年難道沒有硬性規定？」

「沒有。」楊博士說道：「如果公司裏的錢太多，就會半年分一次，如果風聲太緊，還會隨時召集緊急股東會議。」

乍然聽起來的確是「股東有限公司」的制度一樣，難得他們至今仍然可以安安穩穩地「做生意」，警方還沒有破獲這非法組織。

在楊博士的辦公室內聊天時，呂偉良有意無意地，希望可以從楊博士套取一些口供。

楊博士不知是否由於師徒二人已成爲「正式股東」，還是「東方之星」帶給他信心，他在說話時已沒有以前那麼顧忌。

根據楊博士說：他在外國是專攻電腦的，他對這門新學識非常感到興趣，所以決定要利用這門新科學去賺大錢。

首領與他志同道合，所以首先贊助他，但一個人力量有限，故此才會選擇其他股東加入。這憑着各人的大力支持，使到這間電腦化的打刦公司得以成立。

直至現在，呂偉良和阿生才知道，他們是唯一沒有拿出眞正「股本」的股東。但楊博士說，今晚假如拍賣「東方之星」成功的話，將會從中抽取一筆資金出來，作爲二人的股本。

楊博士又解釋他所以看中呂偉良的原因，那是由於他們師徒二人有頭腦，爲了切實擴展「業務」，楊博士才會這樣做。

原來他們的電腦系統中，幾乎可以查出每一個有案底的人的資料。而呂偉良却是其中之表表者。故此楊博士才會看中他們。

差不多十點了，拍賣會就要開始。

楊博士和師徒二人到下面去，不少參加拍賣的人已經來了！

其中果然有不少是西人，據說，他們都是來自外國的收藏家或經紀人。

楊博士低聲對呂偉良說道：「不要給我猜中，一千萬美元是個大數目，未必有人出到如此高價。」

呂偉良却說道：「剛才那位不知名的股東却說可以賣到一千五百萬美元呢！」

楊博士苦笑道：「他懂得什麼？不要忘記，這是賊贓啊！而且還是聞名全世界的賊物，能够賣得數百萬美元我已經非常滿足了。」

阿生道：「你不是說過，不超過底價時，必須自行收回嗎？」

「是的。」楊博士說，「所以訂出底價一千萬美元已經太高了。不過，即使今晚無法脫手，過一個時期仍有機會呢。」

阿生莫明其妙地問道：「爲什麼？」

「因爲不久之後，將有一艘豪華巨輪，載來千多名世界巨富，屆時他們之中將有不少對稀世珍品感興趣的。」楊博士又說道：「不過，站在我的立場，却希望快一天脫手，總好過晚一天脫手。尤其是我們這一行業，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

呂偉良開玩笑地說道：「萬一明天有什麼不測，那麼我們豈不是等於白做？」

楊博士道：「那你放心好了，我只不過這樣說說而已。事實上，如果有什麼不測，只要人口平安其他一切不成問題。」

呂偉良故意一怔，道：「這是什麼意思？」

楊博士自滿地一笑道：「我身爲總策劃，自然會想到萬一有事發生時怎辦，所以，財富的處理，我有極周詳的計劃。」

「你的意思可是：即使這裏被警方破獲，股東們仍有錢可分嗎？」

「對了，所以我們一班股東對我如此信任，就是這個道理。」

呂偉良束着眉梢道：「我眞不明白，這是什麼道理，是不是你把所有的錢都存到外國去了？」

「不！」楊博士搖搖頭。

呂偉良又問道：「用另外一些人的名字，存到各大銀行去了？」

「也不是。」

「那麼，是你把它收藏起來了？」

「對不起！」楊博士故作神秘地說道：「天機不可洩漏啊！」

呂偉良看見他這樣子，也沒有再追問下去。但是，他相信楊博士一定是有系統地把錢財分別收藏起來，必要時隨時可以拿出來分配給「股東」們。然則，這個非法組織總算還有些義氣。

楊博士要到拍賣室去，師徒二人也跟着他一起去！

在拍賣室裏，已有不少買家到了。其中還有女人，他們都是富家太太，由丈夫帶到這裏來，希望可以買到「東方之星」這顆巨鑽。

阿生眞是莫明其妙，他忍不住問楊博士道：「難道你不怕此中有人報警嗎？」

是的，他們是眞的太過明目張胆了。不但目中無警察，甚至連法律是什麼，好像也一點也不知道。難怪阿生有此一問。

楊博士笑了笑，道：「舉個例，比如是你老弟，你敢報警麼？」

「我當然不會這樣做。」阿生說，「但是，誰敢保證其他人不這樣做？」

楊博士笑道：「當然有人保證。」

「誰可以保證？」

「就是：介紹他們到這裏來的人。」

「嗯！」阿生沉思一下，立即明白過來：「原來凡是到這裏來的人，都要熟人介紹，是不？」

楊博士點點頭，說道：「根據警方的電腦資料統計，市民十個有九個是不想惹事的，即使明知報警有獎金可以拿，但是，他們都會想到：性命比金錢更爲重要。何況，如果他們告密，一定會給我們查出的。相信沒有那個傻瓜肯冒這一種險！」

阿生忍不住問道：「你們如何可以查出是誰報警的？」

楊博士陰沉地一笑道：「我們當然有辦法，否則，我們如何有這份胆量？」

聽來口氣十分大，但看情形却又不似誇張。正如俗語所說：「若非萬全，又焉敢獨沽一味？」

呂偉良不免有些担心，治安已經够壞，再有這麼一間「公司」存在，如果想不出一個善法把幕後人揪出來就不堪設想！即如販毒一樣，日拉夜拉，幕後頭子始終拉不到也是假的。替身，替死鬼之流，只要肯花錢就可以找一千個一萬個。

想到這裏，呂偉良就無法不担心。

人越來越多。拍賣就要開始了！

楊博士開始登場，幾名彪形大漢拱衞之下，「東方之星」就由一名女子捧上講台之上。

楊博士作了一次簡單的介紹，然後宣佈底價。果然不出所料，未宣佈底價之前，人們都充滿了羡慕的眼光，等到宣佈底價爲一千萬美元之後，他們都爲之咋舌。

過了片刻，台下仍是一片沉寂，竟然沒有一個人肯出價。

因爲這是楊博士意料中的事，所以他並不感到意外或者尷尬。

楊博士又宣佈說道：「不要緊，這是稀世之寶，價錢可能太高了，等我們稍爲調整一下之後再宣佈下一次拍賣之期。」

阿生不禁喃喃地說：「眞是多此一舉，爲什麼不立即減價？」

呂偉良道：「博士只是這間公司的經理，他很盡責，所以他必須徵求各股東的主意。」

楊博士在人聲哄動之中，又拍拍手掌說道：「各位，現在我們繼續拍賣另一批藝術品，請大家努力競投。」

那邊又有人抬了一些古畫出來，其中有西洋油畫，也有中國墨水畫，看來年代都已經很久了，有些還用透明膠套袋好。

呂偉良發覺這班買家之中，有不少是識貨之人，他們評頭品足的，儼然一位考古家，不似是附庸風雅的人，說短道長的，登時又變得鬧哄哄的。

呂偉良看見一些人對這些藝術品不感興趣，他們似乎是專爲競投「東方之星」那顆巨鑽而來的。所以，現在他們都紛紛要走了。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也走。這時他們才發覺這一批「買家」是由博士的手下帶到停車場裏去的。因爲買家們沒有電腦咭，根本無法乘電梯。

到了停車場下面，有些自己開車離去，有些則由博士的手下用汽車送走。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也開車離去，這時差不多是午夜時份了。

師徒二人停好車之後返家，管理處裏面有個人跟他們打招呼。他們以爲是這大廈裏的管理人員，不以爲意地揮揮手。

可是，當他們登上電梯時，那穿上管理員制服的人，也跟了進來。

電梯門一關上，那人就轉過身來：「兩位好吧？」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剛才也許太倦了，竟沒有留心到這一位「管理員」的面目，現在面面相對時，他當然看得清楚了。天啊！那竟然是夏維探長。他怎麼會在管理處之內？

夏維探長面色沉了下來，道：「怪嗎？我竟然又降一級，你開心了？」

呂偉良知道無法避免，道：「請勿生氣，跟我入屋再說。」

夏維苦笑道：「你眞好招呼，但是，我差點兒給你的大狼狗嗌了一口！」

呂偉良道：「牠是合法咬人，如果你未經我同意而硬要入內的話。」

電梯門打開，三個人一齊走出電梯，「多利」這頭靈犬遠遠已經認得主人，立即由那邊飛奔過來。夏維探長猶有餘悸地避開了。

呂偉良把「多利」叫開，然後偕同夏維探長進入屋內。

呂偉良担心附近高處有人監視，首先把窗簾放下然後才開燈和開空氣調節機。

呂偉良叫阿生斟茶給探長，但夏維却有點生氣地說道：「不用假惺惺作態了，告訴我，剛才你們躲到什麼地方去了？」

呂偉良笑道：「你何必這麼緊張，我們有的是時間，讓我慢慢告訴你好了，」

「好吧！」夏維又說道：「你休想借故逃走，這裏所有的管理人員都已經換上了警方的人，希望你放明白點，別令我難做！」

呂偉良怔了一怔，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他並非担心逃不掉，而是担心被監視他們的人發覺了。他埋怨夏維道：「探長，你眞糊塗，怎麼我跟你說過的事你完全忘記了？」

「什麼事？」

「就是關於『打刦公司』的事啊！」

「打刦公司？」夏維束着眉梢想着。

呂偉良說道：「是的，我老早在我舊日的行家之中聽到一個未經證實的消息，知道有一家科學化的打刦公司成立的。」

「噢！是的，你似乎提過這件事……」夏維不好意思地摸摸後腦。

呂偉良又說道：「在飛鏢俱樂部說的，記得嗎？」

「好像是的，不過……」

「我當時還叫你由那時開始，別與我接近，想不到你竟然會如此健忘。」

夏維反問道：「我首先問你，爲什麼你要千方百計避開我們的人的跟踪？」

呂偉良爲之啼笑皆非地說道：「探長先生，如果你的人整天跟踪住我，我試問又如何可以跟歹徒們接觸呢？」

夏維想想也是道理，但是他又說道：「爲什麼你不事先與我取得默契？」

呂偉良苦笑搖頭，嘆氣道：「我在俱樂部裏不是說過了嗎？」

「我以爲你只是順便一提而已。」夏維又說道：「好吧！過去的不要提了，然則，你有些什麼收穫？」

「當然有！」

夏維精神爲之一振，問道：「難道眞的有這麼一個組織？」

「是的，而且，比你想像中，更具規模。」

呂偉良於是逐一把他師徒二人的遭遇，向夏維說了一遍。

夏維探長又驚又喜，驚的是果眞有打刼公司的存在，喜的却是他最担心的事情——「鐵枴俠盜」東山復起，原來只是一場虛驚而已！畢竟這位富有正義感的江湖俠盜，還是站在警方一邊。

難得的是：他又冒險深入虎穴，把事情查得一清二楚。難怪探長臉上又出現了善意的笑容。

呂偉良把首次參加「股東會議」的情形對夏維說了。雖然夏維有點責怪呂偉良不該把「東方之星」盜去，害得自己又忙了一場。

但是，想到「打刼公司」的危險性極大，若非如此，將難以獲得楊博士和全體股東的信任。

因此，夏維又不得不原諒呂偉良。

呂偉良告訴夏維，那顆巨鑽仍未脫手，但警方却不能在這時候發難，否則，身爲首領的人可能會逃脫，那就白費心血。

夏維知道呂偉良這一回不會再說謊，把他所說的要點一一記了下來。然後，夏維又耐心地聆聽着呂偉良的意見。

× × ×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依約駕車到一個街口，洪紅的車子在稍後時間也出現在這裏。

這是楊博士的命令，「二一三行動」今天要開始了。

阿生把車子停在路旁，呂偉良首先下了車走過去，他問洪紅道：「博士呢？」

「博士和首領先出發了，他吩咐我來接你二位，請上車。」洪紅說着，已將車門順手推開。

這是一輛大型房車，可以坐六七個人。這時車上除了洪紅之外，後廂裏則坐了何老大和劉勝二人，他們二人曾出現在「飛鏢俱樂部」後面的露天射靶場上。

呂偉良和阿生依了洪紅的說話，登上了前排座位，也就是坐在洪紅的身旁。

車門剛關上，車子立即就開走。

呂偉良問道：「我們現在到什麼地方去？」

洪紅一邊開車一邊說道：「當然是到目的地去！」

「目的地？」呂偉良又問：「是不是廢墟？」

「不！改變了。」

「改變了？」呂偉良暗自吃了一驚，因爲大批便衣警探已經化裝成各式鄉民，到四鄉附近以及廢墟一帶佈置。

洪紅陰森一笑道：「你感到驚奇吧？是不？」

呂偉良力持鎮靜，道：「不！只是我記得博士說過，我們此次行動的目的地是廢墟而已。」

「那不過是初步決定，當我們發覺並不安全時，就不得不臨時改變一下。」洪紅橫眼瞥了呂偉良一眼：「這大概可以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吧？」

呂偉良在直覺上已感到事情有點不對勁，他偷偷往望後鏡裏瞧了一眼，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他全身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

因爲，他們背後的那兩個人——何老大和劉勝，這時候的面色固然不大好看，就是他們手上也多了一些東西，那當然是手槍了。

呂偉良用手臂碰了阿生一下，阿生回頭一望，他僵住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呂偉良說道。

阿生道：「這大概就是你們對付自己人的辦法吧？」

洪紅輕輕一笑，道：「不！你說錯了，我們只有對付叛徒才用到手槍的。」

「叛徒？」呂偉良苦笑道：「這是什麼意思呢？」

洪紅道：「別裝蒜了，呂先生，要不是我們機警，差點就上了你的當！」

「我眞不明白。」

「你等會兒就明白了。」

呂偉良無可奈何，只有苦笑聳肩！

阿生這鬼靈精却在不斷動腦筋，他知道他們會唔夏探長的事可能已被「打刼公司」的人知道。

阿生說道：「可以開開窗門玻璃，讓空氣流通一下麼？」

後面劉勝用槍管推了他一下：「小子！別動手！這車子有空氣調節的，不要整古造怪了！」

洪紅也笑道：「劉勝，你還要該附帶說明一下，我們這車子還是隔聲的，因此，當他們企圖逃走時，即使你開槍射殺他，外面的人也聽不到槍聲！哈哈……」

呂偉良說道：「我們才不會逃走，我必須找博士理論，因爲我們是合法股東之一！」

阿生也說道：「是的，而且，若以股本多寡而論，說不定我們還是最大的股東呢！」

「笑話！」洪紅不屑地冷冷一笑，說道：「你還未見過我們的大生意，大買賣呢！」

呂偉良一邊說話時，一邊有所動作。但是，洪紅十分機警，她叫後面的何老大：「把呂偉良的鐵枴杖拿到後面去吧！我知道他這根萬能枴杖有多種用途，大概他在動腦筋想反抗。」

何老大不必動手，他只把手槍槍管壓到呂偉良的腦門，呂偉良就要乖乖的把鐵枴杖交到他的手上。

呂偉良不敢輕舉妄動，因爲除了他之外，還有阿生亦受威脅。

車內五個人不言不語，在沉默中，車子又走了一條街，但是，奇怪的是速度逐漸慢了下來。

洪紅感到頭昏腦脹，她無法再支持下去，「轟隆」一聲，車子直撞向路旁鐵欄，呂偉良和阿生從望後鏡中見到後面兩個人先後倒下。

回頭看看洪紅，她伏在駕駛盤上，把喇叭按响了！

阿生再也支持不住，趁住未昏倒之前，推開車門，直往車外栽倒！

呂偉良一直運用氣功，盡量令到肺部呼吸的次數減少，因爲只有這樣，才可以避免吸進大量的迷魂氣體，而那些無色、無味的氣體，正是由他那半截義腿中洩出來的。

原來呂偉良的萬能枴杖被繳去之後，呂偉良在沒有辦法之中，突然想起阿生曾在他的半截義腿中裝有一筒迷魂氣體。

阿生是個鬼靈精，他覺得師徒二人經常出生入死，一些小巧機關是不能够沒有的。所以他就在義腿內側安置了一個暗掣，只要輕輕用另一條腿的足尖部份一推，那暗掣一經打開迷魂氣體便會自動洩出！

當呂偉良從絕望中想到這機關之後，正想悄悄用足尖去推動那暗掣時，阿生也因爲發覺汽車窗門玻璃關上，車內密不透風，而想到要利用迷魂氣體。

因此，師徒二人幾乎是在絕對默契中採取行動。當阿生看見呂偉良悄悄以足尖推動那暗掣後，他立即倒抽了一口氣，作好了準備。就是因爲師徒二人有了這心理上的準備，雙雙運用氣功極力支持住，所以才不致暈倒，相反，洪紅和那二名槍手則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在不知不覺中，昏迷倒了下去！

阿生滾出車外，剛自地上爬起，背後已有一輛汽車匆匆開到，立即在他的身邊停了下來。

阿生心裏一凜，欲待拔足飛奔，無奈剛才雖則極力支持，迷魂氣體仍然無可避免地滲入體內，只是沒有洪紅三人那麼大量而已。因此，阿生感到渾身軟弱無力。甚至有一種天旋地轉的感覺！

緊隨着阿生滾出車外的，就是呂偉良。呂偉良的功力雖則在阿生之上，但人的身體結構總是一樣的，只要有迷魂氣體滲入呼吸系統，就難免有昏昏欲睡的感受。

唯一不同的，就是呂偉良的氣功比阿生到家，他離開汽車之後，一邊關掉義腿上的暗掣，制止氣體繼續外流。另一方面，他却作了幾下深呼吸，把肺部的悶氣迅速更換，頭腦才稍爲清醒過來！

後面一輛汽車是便衣警探，當然是夏維探長派來的。他們一直保持較遠距離，以免引起歹徒的注意，想不到突然之間看見前面這輛大房車失事撞向路邊的欄杆，所以才加速趕來看個究竟。

呂偉良看見警探分別將洪紅等人加上了手鐐，他便對一名探目說道：「立即設法通知夏探長，他們已經改變計劃。」

探目利用他們汽車上的無綫電話，叫總部找夏維談話。

夏維探長這時候還留在總部的無綫電台裏，分別指揮他的下屬展開一連串的部署工作，那包括派人暗中包圍和監視那幢打刼公司總部所在的大厦，以及跟郊區的臨時指揮部連絡。

因爲夏維自從與呂偉良取得默契之後，決定讓師徒二人將計就計，繼續與歹徒周旋，與警方裏應外合將匪帮一網打盡！

但是，不知怎的，「打刼公司」的人竟然會神通廣大到這般田地，呂偉良也只好自嘆功虧一簣！

夏維探長在無綫電話中與呂偉良交談，知道這件事之後亦大感驚奇。因爲自從那晚他們會過面之後，連電話也不敢通一個，以免惹起對方的懷疑，想不到到頭來還是一樣給他們識穿了。

他們到底是怎麼樣會識穿的？眞是莫明其妙。難道他們的電腦系統眞是萬能的？難道「打刼公司」的人一直潛伏在呂偉良所居住的大厦之內？除此之外，眞叫人想不出別的道理。

事情既然發展到這個地步，夏維探長唯有下令他的下屬們也提前採取行動。於是，埋伏在工廠大厦四周的人，立即向大厦推進，但是，所有的電梯都無法活動！

警探找着管理人員，他們也無法解釋，只有通知電梯保養公司。

警隊由樓梯衝上去，但只能到了九樓，十樓以上有鐵閘封住去路。

警方聞訊，立即出動直升機，不久之後，一批警探手持衝鋒機槍自天而降，他們終於攻入十一樓，亦即最頂一層樓宇。

但是，裏面空空如也，不但人影全無，連呂偉良師徒二人目睹過的電腦系統和一切儀器，此時亦告不翼而飛。的確令到呂偉良爲之莫明其妙！

警方已經完全封鎖附近街道，對那幢工廠大厦展開逐層搜索。

九樓以下分別由一些中小型的工廠租用，他們都有正當的工商業登記，自然是正當商人，他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呂偉良師徒二人數次可以通過進入的地下停車場，此時已告關閉！裏面一輛車也沒有，電閘好像壞了一樣，無法動彈。

根據那些廠家說：十樓以及十一樓似乎是租給一間規模龐大的電子工廠的，至於停車場他們也一併租用，其他單位根本無權使用。

至於由停車場直達頂樓的三部電梯，也是專用的，九樓以下各單位甚至有不少人還不知道，原來停車場之內還有三部這麼新式的快速電梯。不過，爲什麼除了那三部專用電梯之外其他的突然間也壞了？

電梯保養公司的工程人員來了之後，經過一番檢查，才發覺遭人破壞。只不過破壞的手法十分高明，他們在總機房放下了一個計時儀器，到時候儀器發生作用，電梯就斷了電流，所以全部失靈。

警方撲了一個空，但夏維絕對不會懷疑呂偉良。

他與郊區臨時總部的一位高級警官連絡，知道廢墟那邊也是一片沉寂！

呂偉良想想這情形就不難想到紅洪的說話沒有錯，楊博士可能已改變計劃了。

阿生想起博士曾經提名他任運輸司機，於是想到他們的所謂「二一三行動」大概是涉及一批貨物，又想到博士曾說過要製造交通混亂，以及火車出軌意外，大概他們想刦火車吧？

阿生對夏維道：「探長，有沒有接到火車出軌的報告？」

夏維當晚已經由呂偉良口中知道了上述一切情形，他說道：「沒有，但我已派人在每一班火車上面，暗中窺伺，如果他們企圖學郵車大刦案，一定逃不了！」

呂偉良獃在一旁，呆呆地想，眞想不通楊博士所講的「二一三」行動是什麼。

夏維在總部坐鎮時，曾接到碼頭，機場以及火車站的報告，根據他的下屬調查所得，在這幾方面並無任何貴重物品運出。然則，對方要刦的又是一些什麼東西？

呂偉良在沉思中逐點分析後終於對夏維說道：「廢墟距離市區頗遠，他們爲什麼要在北郊主要公路上製造交通混亂？」

夏維說道：「很明顯，目的是要我們警方把注意力分散，以利他們行動。」

但阿生不以為然，他說：「我認為主要是阻碍馳援中的警方車輛。」

夏維道：「無論如何，今天在北郊公路上的車輛不會多。」

呂偉良知道北郊公路通往各處小鎮及衞星城市，交通最為繁忙，所以他奇怪何故探長有此一說。夏維看得出他的神情充滿了疑惑，帶着師徒二人離開總部的無綫電台，走到電腦控制室去。

這裏面有一幅巨型的立體地圖，對市區和市郊的一切交通情況可以一目了然！

夏維指指地圖上一條長蛇形的公路，那就是北郊公路了。

夏維對呂偉良說：「自從得到你提供的消息之後，我們已經作好一切準備，在各處交通主要通道上，利用電腦指揮駕車人仕，盡可能減少使用北郊公路，而安排由各小鎮及衞星城市開入市區的車輛，轉而使用其他分支小路駛入市區。」

阿生對電腦自動控制交通最感興趣，他問夏維：「探長，把電腦程序的磁帶放進去之後，一切便完全自動化，是不？」

夏維點點頭。道：「這就是電腦化的好處，你看！這裏只有這麼少人工作，但是，如果沒有電腦的話，多十倍以上的人工作，相信亦難以控制交通！」

說到這裏，夏維忽然又問一位陪同他們在一起的電腦主管道：「廖主任呢？」

那位主管警官說道：「廖主任今天身體不適，打電話回來說，今天不回來。」

呂偉良瞪住那幅立體地圖而想得出神，他不明白，為什麼廢墟與北郊公路隔了一個山，楊博士在他的「二一三」行動中，却會作了這樣的安排！照計他們假如真的要在廢墟或四鄉行事，與北郊公路根本無關重要，難道就是為了分散警方的注意力那麼簡單？

還有製造一次火車出軌的事件，火車路反而經過四鄉一帶，但在未過山洞之前，却幾乎是與北郊公路作平衡向北伸展。

呂偉良在凝思中，終於想出了一些端倪來。他對夏維等人道：「我們假定對方的『二一三行動』的目標就在四鄉，而廢墟只不過是集合地點而已。那麼，他們要在北郊公路上製造混亂，顯然是阻止警方派出大隊警員趕往現場。但是，萬一警方要用北郊公路時，勢必要繞過這座山，才可到達四鄉，因此，他們大概已想警方可能利用火車載送警員到現場去，所以就要製造一次火車出軌。」

夏維覺得很有道理，接連地點頭。但是，歹徒們為什麼要在四鄉出主意？照計那只不過是窮鄉僻壤的鄉村地方，也沒有什麼貴重東西可刦。

由市區的交通情況來看，並不混亂！這可以從立體地圖上的燈號顯示出來。

至於北郊公路上的情形，也沒有任何意外事件發生。

呂偉良看看手表，已經接近正午十二時了——這是楊博士說過「二一三」行動的主要時刻。但是，看來一切都很平靜。

呂偉良心裏想：難道「二一三」行動計劃真的臨時更改了？

呂偉良要求夏維回到無綫電台那邊去，看看有什麼新消息。

夏維的幾名主要助手仍然一直留在無綫電台等待來自各方面的報告。

夏維和呂偉良回來之後就問有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一名助手說道：「北郊公路和廢墟臨時指揮部都沒有消息。但是，機場指揮塔接到一架航機失踪的報告，那是一架波音機，由東京開來本市途中，突傳被人騎刦，但後來忽然失去了連絡。」

夏維覺得這件事與「二一三」行動似乎毫無關係，他說道：「我們集中注意廢墟那邊的發展，刦機的事，留待其他的人去管吧！」

但是，呂偉良却不以為然，他忽然間想起了一件事，又要求夏維陪他回到電腦控制中心去。

夏維臨行時對他的助手說道：「必要時用電話綫接到電腦室那邊去！」

呂偉良重返電腦室時，阿生原來仍未走，但這裏的工作人員正勸他離去，因為他不是警方人員，直至到夏維探長再度出現，阿生才鬆了一口氣！

呂偉良拉着夏維回到立體地圖前面，指指銅琶山後面，靠近廢墟附近一個地點，問道：「這裏是不是有個機場？」

「機場？」夏維一怔道：「那是中日戰爭時期軍用機場，但已荒廢很久了。」

呂偉良道：「我知道他們的計劃了。他們策劃這次刦機行動，由東京方面的同黨將航機刦持，然後降落銅琶山後面這荒棄的舊機場，再用貨車將賍物運走，情形必然是這樣！」

呂偉良說得肯定，夏維也同意了。

他立即利用內綫電話通知局長，要求出動直升機及空軍協助。

就在這時候，電腦控制人員突然忙亂不堪。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要不是電腦系統發生故障，就是有其他問題。

呂偉良也從立體地圖上面的燈號看出了，北郊公路上的交通開始混亂！

夏維問那位主管警官：「到底出了什麼事？」

警官說道：「電腦磁帶可能出了毛病，否則，北郊公路經過重新安排之後，沒有理由亂成這個樣子。」

這時候剛好有一位電腦控制員向主管警官報告：「不知怎的，所有來往北郊和市區的車輛，都擠到北郊公路上去的。」

「快查其中原因，可能是我們的電腦程序攪錯了。」那位主管警官說。

控制員說道：「照計是不可能的，磁帶是由廖主任親自裝上去的。」

夏維道：「為什麼不立即掛個電話給廖警官？」

主管警官果然打電話給廖立本，但是，對方沒有人接聽。

另一位控制員走過來說道：「怎麼攪的，我們的電腦竟然會指揮各綫的車輛同時使用北郊公路，磁帶上的程序顯然有了毛病！」

阿生若有所思，他低聲對呂偉良說道：「記得那個頭戴布罩的首領嗎？我想起了，那傢伙的聲音很似這裏的廖主任。」

其實呂偉良也想起了。廖立本是電腦控制中心的最高主管，能够將一卷故意造成錯誤的電腦程序磁帶放到儀器上面去的

，也只有他一個人。

夏維當然也想到了毛病出在那裏，他下令拘捕廖立本。但是，呂偉良說道：「沒有用的，看來他告病假是假的，這時他可能與楊博士等人在廢墟附近的舊機上，親自領導一次驚天動地的大刦案！」

夏維下令停止使用電腦指揮交通，同時要求局長作了一次緊急召集。於是所有後備警員和休班警員，均須向總局報到。

直升機的偵察已經有了報告回來，果然不出呂偉良所料。那架失踪的波音七零七客機就停在廢墟附近的廢棄舊機場上。

機場指揮塔上的雷達網為什麼偵察不出這架航機的下落？唯一的解釋就是：航機可能在海面上飛得很低，然後飛到舊機場去時，又有高山隔阻，所以雷達儀器一無所覺，要不是呂偉良根據各種綫索，作了大胆的推測，極可能就此疏忽了。

在廢墟附近的警方臨時指揮部，這時也有報告回來，他們也看見航機在舊機場降落，同時發覺舊機場四周有人佈防。

夏維知道派往廢墟附近的警方人員只有三四十人，担心硬拚時吃虧，叫他們小心監視，暫時不要動手，直至大隊人員趕到時，再會合出擊。

警方因為早已從電腦中知道北郊公路的交通大混亂，決定放棄使用，只由交通部趕緊派人前往代替電腦工作。而警方的援軍則分由直升機及火車運載前往！

雖然呂偉良的情報指出，「二一三」行動亦會破壞鐵路交通，但是，鐵路局已查過雙綫均無任何破壞的跡象。

直升機所能載運的人數是有限的，所以警方不得不使用運輸迅速的鐵路，因為北郊公路已經完全處於癱瘓狀態。但是，呂偉良却担心仍有問題發生。

果然，大隊警員仍未出發，已經接到鐵路局的最新消息，據說銅琶山的鐵路隧道之內發生爆炸。

眞想不到楊博士這班人由「暗中破壞」而進展為明目張胆，大概他們已知道呂偉良決不罷休所以連首領也露出了尾巴！

因為警方總部電腦控制中心內的磁帶被人更換，身為最高負責人的廖立本是無法逃避責任的。大概廖立本也想到不會再回來了，所以才會如此明目張胆地進行。

呂偉良又由此而不難連想到：「打刦公司」的電腦資料之所以如此齊全，完全是因為廖立本在警方電腦中心主管這項工作的關係。只要他偷偷把一份磁帶副本帶回「打刦公司」的電腦機上，就可以獲得與警方同樣的資料。至於工廠大廈內的一切電腦設備，大概也是廖立本首先獲悉情勢危急，而作緊急撤退。

因為廖立本既是高級警官之一，又主持一切電腦控制工作，消息當然最為靈通了！呂偉良師徒二人覺得為了偵查幕後人是化去了太多的時間，否則，早日通知警方採取行動，也許還來得及。

不過，夏維既然證實廖立本就是「打刦公司」的主腦，任何時候採取行動，也未必可以及時將他們一網打盡。

警方已因為鐵路無法使用，而改為借用軍方的巨型直升機，同時軍方也派出軍隊協助警方工作。

夏維探長與呂偉良師徒二人最後亦乘直升機飛往廢墟。

當機隊經過銅琶山時，山上有人開槍向直升機射擊，還好各機師機警，迅速將高度升高，同時通知空軍的武裝飛機，向山頭上的可疑據點進行射擊！

機隊先後在廢墟的廣場上降落，這裏距離舊機場足有一里路遠。設在廢墟的警方臨時總部已把最新消息轉達夏維。

據說，打刦公司的人已將航機的乘客驅下，正紛紛趕緊將一些物件搬上飛機！

夏維大感意外，看情形他們又不是志在打刦，而是企圖利用航機運走一些什麼，也許是逃亡！

空軍戰機凌空飛翔，由直升機載來的軍警聯合隊，已迅速展開，將舊機場團團包圍。夏維下令進攻！

舊機場四周雖則有人還擊，但火力極弱！舊機場上還有些物件未及搬上航機，一股人已準備登機離去！但是，天空中的軍機在盤桓，令到他們大感躊躇。

軍警大隊的強大火力迅速攻破了機場四周的據點，直向航機進迫！

航機在緩緩往前移動，看來正發動引擎，準備升空！但是，一名手持手提機槍的警官，却在此千鈞一髮之際，把機下幾個輪胎擊破！令到航機登時無法動彈！

被驅下機的數十名乘客，縮在一角，嚇到面無人色。廖立本一班手下死的死，傷的傷，其他的人眼看大勢已去，紛紛由航機上高舉雙手，下來投降！而走在最後的，正是楊博士和廖立本二人。

警方發覺未及搬上航機的木箱之內，全是一些精細的電腦儀器。

至於已經搬上了航機行李艙的，除了電腦儀器之外，還有一箱箱的黃金。

廖立本束手就擒，他嘆氣說道：「這計劃本來天衣無縫的，我們充份利用本地的盜賊人材，然後囊括一切，與博士離開本市……」

呂偉良出奇地問道：「你不是打刦航機麼？」

「不！只是騙你們，原來計劃是叫你們的車隊將乘客及一些他們的行李載走，我和博士就與幾名心腹槍手要脅機師載我們飛到某小國去，我們利用手上的新式電腦，換取他們的政治庇護，想不到……」

廖立本長嘆一聲道：「結果又是栽在你們的手裏！」

最後警方在廖立本身上搜出那顆巨鑽「東方之星」，同時亦獲得他們承認，把歷來所刦得的財物變為黃金。這個世界只有黃金才到處通用。要不是計劃受到「鐵枴俠盜」師徒二人的破壞，他們這一輩子恐怕也享用不盡呢！

（全文完）

傳奇故事 鐵拐俠盜「罪惡之城」馬雲‧著

鐵拐俠盜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在旅遊途中，到達一個莫明其妙的城市，那兒有許多令人無法理解的事，到處充滿了罪惡，到處充滿了血腥。甚至不像有法律的存在，彷彿美國西部開發期中的小鎮，教人為之驚懼不已！「罪惡之城」當然只是一篇虛構的小說，但這麼樣的一個地方是否存在？請讀者自己去找尋答案吧！這故事將繼「電腦奇刦」之後不久在本刊發表，敬請留意。

武林蕩寇誌

噩耗遍傳江湖震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一雄僞稱帶玉娘往莫愁湖，却在途中用迷藥迷昏玉娘，與彭文雄驅車把玉娘帶至莫干山追命判官都步實住處，龍一雄救醒玉娘，用柔絲縛住她的芳心，使她在都步實家中安住下來。翌日龍一雄往登州找尋血筆秀才費玉官，要奪回被搶的黑盒。彭文雄奉都步實之命，到處散佈謠言，說是九尾狐公冶葵非搶了鷹爪王胡劍南的妹妹胡明媛，那日彭文雄在徽川酒樓遇一江湖人物，彭文雄向他散布謠言後又自上路，途經山徑，遇二翦徑賊，彭文雄殺斃其一，另一想逃，彭文雄抖手向他射出一物——

彭文雄這次打出的是一塊碎銀，但彪形大漢已無福消受，連想閃避都辦不到，大叫一聲，砰然仆跌地上！

他沒有死，傷勢也不重，只感到「痛不欲生」而已。

彭文雄飄身落地，上前一腳踩住他的腦袋，笑道：「還要錢財麼？」

彪形大漢驚得渾身直抖，叫道：「不要了！不要了！大爺饒命！」

彭文雄道：「你們是翦徑賊還是山寨裏的小嘍囉？」

彪形大漢道：「我們是小嘍囉，奉命下山收取買路錢的，大爺饒命則個。」

彭文雄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彪形大漢道：「此地是懷玉山。」

彭文雄道：「你們山寨就在上面？」

彪形大漢道：「是的。」

彭文雄道：「首領是誰？」

彪形大漢道：「赤髮鬼畢長壽。」

彭文雄道：「山寨裏共有多少人？」

彪形大漢道：「一百多人。」

彭文雄縮回踩在他腦袋上的腳，說道：「起來！」

彪形大漢扒着不敢起來，駭恐的求饒道：「大爺您饒命，小的有眼無睛，下次不敢了！」

彭文雄道：「我不殺你，你起來！」

彪形大漢聽了大喜，磕頭叩謝不殺之恩之後，才站了起來。

彭文雄一指那具屍體道：「把他扔到樹林裏去！」

彪形大漢奉命唯謹的應了一聲，抱起同伴的屍體，舉步走入樹林中。

彭文雄牽馬跟入。

彪形大漢見他跟入，心中十分害怕，走了幾步，停足驚聲問道：「扔……扔在哪裏？」

彭文雄道：「隨便，只要不讓過往行人聞出臭味就行了。」

彪形大漢又走入幾步，便把同伴的屍體放倒在樹下，口吃着道：「小的先把他放在這裏，明……天再來替他收殮。」

彭文雄道：「可以，你叫甚麼名？」

彪形大漢答道：「小的叫喬四。」

彭文雄把馬繩遞過去，說道：「替我牽馬！」

彪形大漢面上露出驚惑之色道：「大爺要……要幹甚麼？」

彭文雄道：「上你們山寨做客。」

彪形大漢嚇了一跳道：「啊，大爺您要挑我們的天鷹寨？」

彭文雄微微一笑道：「不一定，只要你們的寨主對我客氣一些，我就不挑——走吧！」

彪形大漢不敢違抗，只得接去馬繩，垂頭喪氣的牽馬領路朝山上走去。

彭文雄隨後跟着，一邊瀏覽山中景色，一邊問道：「要走多久？」

彪形大漢說道：「不遠，兩刻時就到了。」

彭文雄道：「除了赤髮鬼畢長壽之外，還有甚麼比較特出的人物？」

彪形大漢道：「還有就是我們寨主的妻子，黑玫瑰花三娘和二寨主獨臂猴宮大元。」

彭文雄道：「你們經常下山行刦？」

彪形大漢道：「沒有，我們只在缺少糧食的時候，才下山向各地居民借一些，而且我們從來不殺人！」

彭文雄笑道：「哼，胡說八道！」

彪形大漢道：「眞的，人說盜亦有道，我們天鷹寨是最重視人道的一羣兄弟，我們不但不殺人放火，而且還經常救濟窮苦之人哩。」

彭文雄冷笑道：「強盜居然救濟窮苦

之人，這倒是奇聞了。」

彪形大漢道：「眞的，就拿小的來說，上個月小的還曾拿出二十兩銀子救濟一個貧苦的老婦人呢！」

彭文雄不耐煩地道：「我說不殺你就不殺你，你不用胡扯這些來感動我！」

彪形大漢像挨了一記耳光，不敢再開腔了。

他牽馬循着一條山路行進，不多久走到一座山峯下，一指峯上說道：「我們天鷹寨就在那上面。」

彭文雄道：「走呀！」

彪形大漢應了一聲，踏上通往峯上的一條山徑。

山徑寬約五尺，曲曲折折的繞着山峯向上伸去，兩旁的樹林恰如籬笆，景色倒是異常幽美。

彪形大漢走了幾步，掉頭問道：「這位大爺，您貴姓大名？」

彭文雄道：「你問這幹麼？」

彪形大漢道：「由此上去，要通過十幾個暗哨，若不報出姓名，他們便會發箭攻擊。」

彭文雄道：「我不怕箭。」

彪形大漢苦笑道：「您不怕，小的可怕呀，他們若見小的帶一個來歷不明的人物上山，會把小的一起射殺的！」

彭文雄笑道：「好吧，他們盤問時，你就說是虎俠彭文雄來訪就是了！」

彪形大漢吃了一驚道：「啊，您就是名震武林的虎俠彭文雄？」

彭文雄點點頭。

彪形大漢倒抽一口冷氣道：「怪不得身手這麼厲害，原來您就是鼎鼎大名的虎俠彭文雄！」

一語方畢，驀聽林中深處有人冷冷喝問道：「喬四，來者何人？」

聞聲不見人，顯然是躲在一處很隱蔽的地方！

彪形大漢連忙住足答道：「是虎俠彭文雄，他要上山拜訪我們寨主！」

藏身林中的暗哨道：「來意如何？」

彪形大漢期期道：「沒……沒有敵意。」

藏身林中的暗哨道：「好上去吧！」

彪形大漢這才敢舉步過去。

此後又通過了五道暗哨的盤問，自峯腰之後，就沒有暗哨再發話盤問了。

彭文雄問道：「你說有十幾道暗哨，怎麼只有六道暗哨發話盤問？」

彪形大漢道：「這表示我們寨主已獲得報告，已下令准許您上山，因此他們就不再盤問了。」

彭文雄道：「原來如此。」

繞峯三匝，已登臨峯巔。

這是一片十分寬廣的峯巔，一眼望去，只見山寨外面圍着一道高高的杉籬，每一支杉木均有碗口大，頂端削成尖尖的，大門建築得更爲堅固雄偉，形若城樓，兩扇大門是鐵製的，門上懸有一塊巨匾，寫着「天鷹寨」三字；由於籬牆太高，故看不見山寨裏面的情形。

但雖然看不到山寨裏面的情形，彭文雄預料可見到的幾個人物却已現身了。

那是兩男一女，一排站在門樓之上。

當中那個男的，年已將近五旬，滿頭赤髮，相貌猙獰如鬼，顯然卽是大寨主赤髮鬼畢長壽。

站在他身右的一個女人，年約三十出頭，膚色黧黑，但長得很漂亮，似是畢長壽的妻子黑玫瑰花三娘。

站在左邊的那個，年約四十歲，面容瘦削，兩眼細小，左袖空蕩，隨風搖曳，是個獨臂人，不用說是二寨主獨臂猴宮大元了。

他們三人並肩站在門樓上，好像三個準備開城迎戰的將領。

彪形大漢走到門樓下，雙膝一屈，跪下磕頭道：「啓稟寨主，這位是虎俠彭文雄，他……他……」

赤髮鬼畢長壽看也不看他一眼，兩顆圓瞪瞪的兇睛直盯着彭文雄，口中發出狼嗥般的怪聲道：「閣下當眞是虎俠彭文雄麼？」

聲音刺耳，毫無人味！

彭文雄拱手一揖，含笑答道：「在下正是彭文雄！」

赤髮鬼畢長壽一摔腦袋，咄咄逼人的問道：「你來找本寨主有何指敎？」

彭文雄微微一笑，道：「來向畢寨主道歉！」

赤髮鬼畢長壽桀桀一笑道：「此言怎講？」

彭文雄道：「在下適才由山下經過，貴寨兩個兄弟現身攔刦，在下不知他們是畢寨主的部下，一時出手重了些，打死了一個，心覺不安，故來道歉。」

赤髮鬼咧開大嘴，露出兩排白森森的牙齒，笑得更是難聽，道：「你少客氣，有話就直說出來吧！」

彭文雄道：「在下無意與畢寨主爲敵，要是畢寨主肯接受在下的道歉，咱們就交個朋友，如此而已。」

赤髮鬼那裏肯信，桀桀冷笑道：「好，本寨主接受你的道歉，你下山去吧！」

彭文雄笑道：「畢寨主這樣瞧不起在下麼？」

赤髮鬼面上升起殘酷的殺氣，冷冷一笑道：「甚麼意思？」

彭文雄道：「要是畢寨主還當我是個朋友，就該請我入寨坐坐。」

赤髮鬼仰天大笑一聲道：「哈！說了半天，原來你並不是爲道歉而來的！」

彭文雄道：「畢寨主誤會了，在下並未打算與貴寨爲敵，只要你們不把在下視爲敵人，在下保証不傷貴寨一草一木！」

赤髮鬼道：「既然如此，你要入本山寨幹甚麼？」

彭文雄道：「目的有二，一是向畢寨主致歉，二是意欲叨擾畢寨主幾杯酒，在下走了一整天的路，還沒吃下一點東西，肚子正餓得發慌呢！」

赤髮鬼凝望他半晌，問道：「別無他意？」

彭文雄道：「絕對沒有。」

赤髮鬼道：「如果說謊呢？」

彭文雄道：「那在下就是王八蛋。」

赤髮鬼轉對妻子黑玫瑰花三娘問道：「娘子，讓他進來麼？」

黑玫瑰花三娘吃吃脆笑道：「當然，四海之內皆兄弟，人家彭少俠既然對本寨沒有敵意，咱們自當一盡地主之誼。」

語聲清脆，如珠走玉盤，有一種誘惑人的魅力！

赤髮鬼對妻子似乎言聽計從，聽了立刻大聲道：「孩兒們，快開門迎客！」

說畢，轉身下去。

山寨大門打開時，赤髮鬼，獨臂猴和黑玫瑰已站在大門內恭迎道：「請進！」

彭文雄微微一笑，欣然舉步而入，毫無畏懼之色。

赤髮鬼又說了一聲「請」，隨即轉身向寨中走去。

山寨中房舍約有五六十幢之多，中間有一片平坦的廣場，再對面是一棟頗具氣派的殿宇，彭文雄隨着他們走過廣場時，才看清那棟殿宇原來即是山寨的聚義堂。

赤髮鬼三人將他請入聚義堂，與他敘禮坐下，便有一個嘍囉端茶進來敬客。

彭文雄表現得很大方，絲毫不怕茶中有毒，一口就喝了下去。

黑玫瑰花三娘吃吃笑道：「彭少俠好胆識，不怕那茶中放有毒藥麼？」

彭文雄哈哈大笑道：「不怕，在下知道貴寨非下三濫之輩，不會用毒害人！」

黑玫瑰花三娘笑道：「就憑彭少俠這句話，我們確該把你當作朋友了！」

她接着轉對赤髮鬼笑道：「當家的，你快吩咐下去，叫下人準備一桌酒席，咱們來爲彭少俠接風！」

赤髮鬼應了一聲，立刻大聲道：「來人！」

一名小嘍囉應聲而入，屈一膝道：「小的在。」

赤髮鬼道：「快去準備一桌酒席！」

那小嘍囉恭應一聲，退了下去。

彭文雄笑道：「賢伉儷太客氣了，其實在下只想塡飽肚子，隨便吃些就行。」

赤髮鬼笑道：「彭少俠乃是名滿武林的人物，今日光臨敝寨，是敝寨的光榮，敝寨豈可怠慢。」

彭文雄笑了笑，轉向獨臂猴宮大元欠欠身，說道：「這位想必是二寨主宮大俠了？」

獨臂猴宮大元欠身還禮，怪聲怪氣的道：「不敢當，還望彭少俠多多指敎。」

他說話時，兩眼貶個不停，活像一隻猴子。

彭文雄回對赤髮鬼又欠身道：「在下一時莽撞，打死了貴寨一位兄弟，還望畢寨主原諒。」

赤髮鬼笑道：「不要緊，他們有眼不識泰山，活該死在彭少俠手裏。」

話聲一頓，接着問道：「彭少俠今日路經敝山，不知欲赴何地？」

彭文雄道：「在下閒着無事，意欲往南方一遊，並無一定去處。」

赤髮鬼道：「南方武林道上，最近幾年不太平靜呢！」

彭文雄道：「怎麼說？」

赤髮鬼道：「自從『鷹爪王胡劍南』被人殺害於長安城外之後，他的幾位拜把兄弟誰也不服誰的領導，終成分割局面，各人佔據數個山寨，經常爲地盤的問題爭鬧不休，兵刃相見。」

彭文雄道：「哦，有這等事？」

赤髮鬼道：「是的，敝寨距離較遠，所以未被波及，不過前幾天『紅瘤叟萬三玄』已派下柬，要本山寨投順於他，歸他管轄。」

彭文雄問道：「畢寨主答應他了？」

赤髮鬼嘆了口氣道：「不答應也不行，本山寨祗有一百多人，實力單薄，一旦拒絕，祗怕大禍就要臨頭了。」

彭文雄道：「貴寨原來受誰管轄？」

赤髮鬼道：「鷹爪王胡劍南未死之前，本山寨每年要向他奉獻五千兩金子，算是受他管轄，他一死之後，我們以爲自由了，誰知道『紅瘤叟萬三玄』竟不肯放過我們……」

彭文雄道：「聽說胡劍南生前統管南方綠林七十二寨，如今七十二寨都被『紅瘤叟萬三玄』等七人分割了？」

赤髮鬼道：「正是，據說萬三玄實力較強，一人獨佔了十七寨，假如加上本山寨，即就是十八寨了。」

彭文雄道：「另外的幾個呢？」

赤髮鬼道：「剪雲手路木公佔據十三寨，雲中燕濮陽天佔去十寨，金錢豹宋元寶佔去十寨，血筆秀才費玉官佔得九寨，獨眼無常佔得七寨，左青臉成一棠祗得五寨。」

彭文雄道：「雲中燕濮陽天已被血筆秀才費玉官殺死，他所佔奪的十寨恐怕要統統落入費玉官之手了。」

赤髮鬼聽得一驚道：「啊，費玉官殺了濮陽天？」

彭文雄點頭道：「不錯。」

赤髮鬼驚奇不置道：「奇怪，在下怎麼沒聽到這個消息？」

彭文雄道：「這是剛發生不久的事，是在下與龍俠龍一雄親眼看見的。」

赤髮鬼驚哦一聲道：「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彭文雄道：「爲了搶奪一個黑盒——畢寨主可曾聽到關於那個黑盒之事？」

赤髮鬼道：「沒有，是甚麼樣的一個黑盒？」

彭文雄正要回答，祗見有個小嘍囉進來向赤髮鬼稟告酒席已準備好了，赤髮鬼立即站起說道：「走，咱們去喝酒，邊吃邊談！」

於是，四人出了聚義堂，來到一間佈置精美的飯廳上，但見一桌豐盛的酒席已擺在廳上，一旁還站着兩個侍女，很有富貴人家的氣派。

赤髮鬼對彭文雄已無敵意，當下很客氣的延請彭文雄上座，四人在侍女的招待下，開懷暢飲起來。

酒過三巡，黑玫瑰花三娘開口道：「彭少俠，您說他們在搶奪一個黑盒，那黑盒是甚麼東西？」

彭文雄說道：「黑盒，就是一個製造得很精巧的盒子，裏面盛着甚麼東西，在下不得而知，事情是從一個叫施與的人發生的……」

當下，簡畧的把龍一雄受託以及後來發生的事說了一遍，但避去胡明媛的事沒有提，因爲他上山的目的就是要散佈「謠言」，當然不能說出眞實的情形。

赤髮鬼聽了大爲驚奇，道：「這樣看來，那黑盒必是盛着某種價值連城的寶貝，否則也不會引起那麼多人去搶奪了。」

彭文雄道：「正是。」

赤髮鬼道：「在下也曾聽人傳說最近北方綠林出現了一個神秘人物，不幾個月間就統治了北方綠林，成爲北五省三十六寨的總瓢把子，不知其人爲誰，竟然如此厲害？」

彭文雄道：「他現在坐鎭於十八盤嶺，我看不久的將來，大家就可知道他是誰了，一位統治三十六寨的綠林總瓢把子，是沒有理由要隱姓埋名的。」

赤髮鬼點頭道：「不錯，不錯。」

黑玫瑰花三娘道：「那黑盒是不是他的東西？」

彭文雄道：「如果是他的東西，那會流入江湖上？我看那黑盒祗是他要的東西而已，換句話說，那施與由某一人手裏奪得黑盒，欲携回十八盤嶺時，爲人發現而予攔截刦取，他不敵受了重傷，不得已祗好把它託交龍一雄，希望龍一雄替他送回十八盤嶺。」

赤髮鬼道：「龍俠眞打算替他把黑盒送去十八盤嶺麼？」

彭文雄道：「是的，但現在黑盒已落入血筆秀才之手，他也沒辦法爲施與完成心願了。」

赤髮鬼忽然笑道：「在下明白了！」

彭文雄微微一怔道：「畢寨主明白了甚麼？」

赤髮鬼笑道：「彭少俠此番南來，就是要帮龍俠追回那個黑盒對吧？」

彭文雄忖度否認也難使他相信，乃點頭道：「正是，畢寨主若知血筆秀才的下落，請告訴在下如何？」

赤髮鬼道：「費玉官佔據了黔鄂兩境的九座山寨，彭少俠若要找他，去那地方必可找到。」

彭文雄道：「他坐鎭那一座山寨？」

赤髮鬼道：「在下不太清楚，但極可能是黑龍寨，因爲他所佔據的九座山寨以黑龍寨爲最大。」

彭文雄點頭道：「如此，在下就去黑龍寨看看，多謝畢寨主的指示。」

赤髮鬼道：「不必客氣，不過彭少俠可千萬不要透露是在下提供的消息，在下可惹不起他哩。」

彭文雄笑道：「不會，不會，畢寨主放心可也。」

赤髮鬼搖頭嘆道：「想不到胡總瓢把子一死，他們兄弟竟演變成今天這種局面，眞叫人難過……」

彭文雄道：「畢寨主可知胡總瓢把子死於何人之手？」

赤髮鬼道：「不知道，在下也曾想到可能是『紅瘤叟萬三玄』他們七人幹的，但後來想想又覺不可能，因爲他們七人一向貌合神離，不可能聯合起來幹掉胡總瓢把子，而也不可能是其中一兩人幹的，因爲胡總瓢把子武功絕世，他們一兩人是殺不死他的。」

彭文雄道：「會不會是十八盤嶺那位神秘的總瓢把子？」

赤髮鬼點點頭道：「有此可能，不過他既然殺死了胡總瓢把子，爲何不取他的地位而代之，却跑去北方綠林稱霸呢？」

彭文雄道：「正是，這一點，很不合理。」

他舉杯與他們三人飲盡，接着道：「畢寨主，可知胡總瓢把子有個妹妹叫胡明媛？」

赤髮鬼道：「知道，在下數年前運錢去九龍山奉獻時，曾見過她一面，那時她還是個小姑娘，不知她現在怎麼樣了？」

彭文雄道：「她有沒有練過武功？」

赤髮鬼道：「這個在下不清楚。」

彭文雄輕嘆一聲道：「她很可憐，據說她哥哥死後，萬三玄等人都不肯收容她，而把她趕出山寨，她被生活所迫，竟淪爲妓女呢！」

赤髮鬼詫異道：「竟有這等事，萬三玄等人也太不顧情義了，收容一個姑娘有甚麼困難，竟要趕她下山？」

彭文雄道：「正是，由此可見萬三玄等人都是冷血動物。」

赤髮鬼道：「如今胡姑娘在那裏當妓女？」

彭文雄道：「原來在金壇留春院，後來轉到金陵的滿園春，不過數日前已被『九尾狐公冶笑非』擄去了。」

赤髮鬼一愕道：「甚麼，她被『九尾狐公冶笑非』擄去了？」

彭文雄道：「是的，這也是在下親眼看見的，那天在下去滿園春尋樂……」

於是，他又把揑造的故事說了一遍。

赤髮鬼嘆道：「這下胡姑娘死定了，那樣一個漂亮的姑娘竟落入淫魔之手，太悲慘了！」

彭文雄道：「聽說『九尾狐公冶笑非』與胡劍南仇恨極深，是麼？」

赤髮鬼道：「是啊，十多年前，公冶笑非原是南方綠林的總瓢把子，後來胡劍南崛起，與他惡鬥三晝夜，終於將他擊敗，這個仇恨當然極深了。」

彭文雄這才明白胡劍南與公冶笑非結仇的經過，說道：「但公冶笑非也不對，他要報仇，應該找胡劍南，怎可等胡劍南死後再拿他妹妹出氣！」

赤髮鬼道：「正是，這一點就不太漂亮了。」

彭文雄道：「可惜在下不是公冶笑非之敵，否則就可去救胡姑娘脫離魔掌。」

赤髮鬼問道：「彭少俠知道九尾狐的住址？」

彭文雄道：「是的，他刦走胡姑娘那天，在下尾隨跟踪。」

赤髮鬼又問道：「他住在何處？」

彭文雄道：「這個未便奉告。」

赤髮鬼訝然道：「爲甚麼？」

彭文雄道：「因爲，在下還不想得罪他。」

赤髮鬼道：「說出他的住址，並不就是得罪他呀！」

彭文雄道：「不，在下說出之後，畢寨主可能把話傳出去，那時必有人去那裏窺探，九尾狐追究之下，必然知道是在下透露的，所以不說爲妙。」

黑玫瑰吃吃嬌笑道：「啊喲，彭少俠怎麼這樣畏懼九尾狐呀？」

彭文雄笑了笑，道：「他是個非常可怕的人物，在下萬非其敵，自然畏懼他三分了。」

黑玫瑰笑道：「其實奴家認爲彭少俠該見義勇爲，去將胡姑娘救出爲是。」

彭文雄搖頭道：「她與在下一不沾親

二不帶故，在下何必自找麻煩！」

獨臂猴宮大元忽然開口道：「彭少俠說出九尾狐的住址不妨，我們不說是你提供的消息就是了。」

彭文雄又搖了搖頭道：「靠不住，靠不住。」

獨臂猴宮大元笑道：「彭少俠不敢信任我們三人？」

彭文雄反問道：「宮二寨主打算去救胡姑娘？」

獨臂猴宮大元點頭道：「是的，胡劍南曾救過在下一命，在下想去救他妹妹，以報他救命之恩。」

彭文雄道：「二寨主自信能够擊敗九尾狐而救出胡姑娘？」

獨臂猴宮大元臉一紅，尷尬一笑道：「再來十個宮大元也不是九尾狐公冶笑非之敵，不過在下願意冒險一試。」

彭文雄道：「不行，在下不能害二寨主去送死。」

赤髮鬼接口道：「不錯，我說二弟，解救胡姑娘絕對不是你所能勝任的，再說胡姑娘被擄已這麼多天，她可能已死在九尾狐的手中了。」

彭文雄道：「九尾狐是有名的色魔，他倒不會立刻殺害胡姑娘，不過畢寨主說得對，此事絕非二寨主一人所能勝任之事，還是不要過問的好。」

獨臂猴宮大元嘆了口氣，道：「在下不知便罷，既然知道了，不去救她實在於心不安……」

彭文雄道：「二寨主可知胡姑娘有甚麼親友？」

獨臂猴宮大元道：「她可能有些親戚朋友，不過在下不大清楚。」

彭文雄道：「當大家知道她被九尾狐擄刦的消息之後，二寨主認爲誰將第一個去救她？」

獨臂猴宮六元想了想，說道：「和她關係最密切之人，是『再嫁夫人劉三姑』，她聞訊之後，可能會第一個跑去救胡姑娘。」

彭文雄道：「再嫁夫人劉三姑與胡姑娘是何關係？」

獨臂猴宮六元道：「她是胡總瓢把子的師姐，據說他們師姐弟經常有來往。」

彭文雄點點頭，心中尋思道：「追命判官要逮捕之人，難道就是『再嫁夫人劉三姑』不成？」

他覺得頗有可能，乃緊接追問道：「二寨主知不知道，『再嫁夫人劉三姑』的住處？」

獨臂猴宮大元搖頭道：「不知道，她經常換丈夫，如今不知嫁到那裏去了。」

黑玫瑰花三娘道：「彭少俠若想見見『再嫁夫人劉三姑』，奴家倒可指點您一個去處。」

彭文雄道：「好啊，她住在那裏？」

黑玫瑰花三娘笑道：「她被人稱爲『再嫁夫人』，其實她再嫁已不止一次，據奴家所知，最近三年她已換了三個丈夫，去年的丈夫是『鐵口相士易則通』，最近聽說可能改嫁『鄱陽釣翁蕭乙鶴』，您去鄱陽湖找蕭乙鶴，可能就會找到她。」

彭文雄對「鄱陽釣翁蕭乙鶴」這個人亦畧有耳聞，知道他是一位最安份守己的武林高手，故一聽他可能娶劉三姑爲妻，不禁大感意外，說道：「蕭乙鶴會娶劉三姑這樣的女人爲妻麼？」

黑玫瑰花三娘道：「若以蕭乙鶴過去的爲人來看，他是不可能娶她爲妻的，但人總是越老越糊塗，說不定他會一時鬼迷了心竅，而娶她爲妻也很難說呢。」

彭文雄笑道：「好，此地距鄱陽湖不太遠，在下就去找一找也好。」

四人又飲酒高談闊論了一陣，赤髮鬼畢長壽忽然含笑說道：「彭少俠，在下久聞您武藝超群，可否即席露一手讓我們開開眼界？」

彭文雄心知這是上山做客的「規律」，自己若不顯露一下，以武技折服他們，必將落到「上山容易下山難」的地步，當下點頭笑道：「遵命，不過在下所學不過微末之技，難登大雅之堂，還請畢寨主不吝賜教。」

赤髮鬼笑道：「不敢當，不敢當。」

彭文雄說道：「在下先獻醜一手雕虫小技，然後再演練一項輕功，以就教於三位。」

說到這裏，轉對侍立身後的一名婢女道：「這位姑娘，勞駕請去外面拔一支草莖給在下應用如何？」

那侍女應是而去。

不久，取來一支長約七寸的草莖，彭文雄道謝接過，再拿起桌上一隻空碗，起身笑道：「三位請仔細看着，在下要獻醜了！」

說畢，右手一運眞力，將那支軟軟的草莖豎直，指向空中。

這一手，一般內功稍有成就的人都辦得到，因此赤髮鬼三人看了並不動容。

彭文雄接着抛起空碗，很輕巧的用草莖末端去接住碗底，然後輕輕搖動數下，空碗便在草莖上旋轉起來。

這一手雖然不俗，但仍非上乘之技，故赤髮鬼三人看了仍然畧無驚奇之色。

彭文雄舉着空碗在飯廳上走步，讓空碗轉了一會之後，突然馬步一沉，口中喝道：「破！」

「拍！」的一聲，空碗竟然應聲破碎，猶如一朶煙火在空中爆開一般！

這下，赤髮鬼三人的臉色變了。

用一支草莖抵住一隻空碗不難，但要把眞力運行通過草莖「逼」破一隻空碗，却非有登峯造詣的內功修爲不可，赤髮鬼三人自覺萬萬達不到這樣的境界，因此心中已對彭文雄大爲折服了。

三人情不自禁的鼓掌喝采起來。

彭文雄拱手笑道：「獻醜獻醜，現在三位請到外面來，在下再表演一項輕功爲三位助興！」

說罷，轉身向廳外走去。

赤髮鬼三人料想他要表演的輕功必然更加不同凡响，當即一起跟了出來。

彭文雄一直走到廣場中央，才住足笑道：「就在這裏好了。」

右手一探腰際，一聲龍吟過處，已將長劍拔在手中。

赤髮鬼見他拔劍，不由一怔道：「彭少俠，您不是說要表演輕功？」

他自忖若與彭文雄爲敵，必非彭文雄的對手，故見他突然拔劍在手，不禁心跳

起來。

彭文雄含笑道：「不錯，在下是要表演輕功，這門輕功名叫『踏劍行』！」

話聲一落，突然揮劍猛力擲出！

長劍頓如一道閃電，向前直飛而去。

彭文雄緊接着長嘯一聲，身形疾如怒矢撲起，一下躍上空中，趕上疾飛的長劍，雙脚踏上劍身，整個人就那樣站在劍上，讓長劍載着他向前飛出去！

赤髮鬼三人頓時目瞪口呆，好像看到劍仙下凡，驚得呆住了。

彭文雄「踏劍」直飛出六七丈遠，才力盡而下，剛好到了寨門之前。

他的坐騎，正好被拴在寨門裏面。

他順手撈起長劍，收入劍鞘，走去解開馬繩，飛身上馬，大笑道：「畢寨主，多謝你的招待，在下告辭啦！」

一撥馬頭，立時寨往外馳去……

×　×

第二天黃昏，他就到了鄱陽湖畔。

鄱陽湖爲僅次於洞庭之大湖，跨南昌，進賢，餘干，鄱陽，都昌，星子諸縣，中爲細腰，南北另有落星湖，宮亭湖之稱，湖中有數小嶼，風景極佳，湖中產魚極多，賴以爲生的漁人不少。

彭文雄到達的地點就叫落星湖，他不知「鄱陽釣翁蕭乙鶴」住居鄱陽湖的何處，看見湖畔停泊着一隻漁船，上有一老人在張網捕魚，乃上前下馬，拱手一揖道：「老丈請了。」

那老人抬頭望他，問道：「小哥兒有何指教？」

彭文雄道：「在下要找『鄱陽釣翁蕭乙鶴』老前輩，老丈可知他住在何處？」

那老人「哦」了一聲，舉手一指北邊道：「他就在前面不遠的湖邊垂釣，頭上戴着一頂大竹笠，一看就知道。」

彭文雄一揖道：「多謝指點。」

牽馬往北邊湖邊行來。

行不多遠，果見湖邊一塊浮木板上有個頭戴一頂大竹笠的老翁蹲在上面垂釣，但他身邊還坐着另一個老人，正在與老翁聊天。

那老人手上，拿着一個酒葫蘆，正在向老翁勸飲，說道：「怕甚麼，就喝一些吧！」

老翁搖頭道：「不成，被聞出酒氣來，那可不得了啦！」

那老人笑道：「這有何妨，你遲一些回家，她不會發覺的。」

老翁道：「哼，你不知道，她的鼻子像狗一樣靈敏，甚麼氣味都聞得出來！」

那老人輕輕嘆了口氣，說道：「唉，老漢眞替你老兄叫屈，這大概是前世欠了她的……」

老翁也嘆道：「是老朽自己糊塗，所謂咎由自取，怪得誰來！」

那老人道：「休了她吧？」

老翁搖頭道：「不成，她現在吃定老朽了，像蒼蠅叮上了糖，揮之不去矣！」

那老人喝了一口酒，又道：「她不走，你走呀！」

老翁苦笑一聲，道：「你要老朽何處去呢？」

那老人道：「隨便去那裏都行，等她走了後，你再回來。」

老翁又搖頭道：「不成，老朽不論跑到那兒，她都能找到，要想跟她拆夥，祗有一個辦法……」

那老人問道：「甚麼辦法？」

老翁道：「殺……殺了她！」

那老人笑道：「你敢？」

老翁嘆氣道：「老朽就是不敢，他奶奶的，老朽英雄一世，誰知老來却碰上這個母夜叉，把老朽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他忽似想到甚麼喜事，面上的憂愁突然一掃而光，轉爲喜色道：「喂，老友，你做過夢沒有？」

那老人呆了呆，說道：「做夢？唔，有的，前些天老漢做了一個，夢見在湖裏網起一個大元寶，心中好不高興，拿起大元寶就跑，不料跑得太快摔了一交，元寶頓時不見，老朽一急而醒，才知道是南柯一夢。」

老翁笑道：「老朽也做了一夢，比你的好得多了！」

那老人笑問道：「你夢見殺了她？」

老翁說道：「不是，老朽夢見來了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她帶着老朽，遠走高飛——」

一語甫畢，突聞近處一座岩石後面响起一聲焦雷也似的暴吼：「好呀！你這個老不死的，竟敢背着老娘做夢，要跟別的女人遠走高飛，這下老娘跟你沒完了！」

吼叫聲中，跳出一個老婆子來！

這老婆子年約六十左右，身軀肥大，長得一張圓圓的臉，雙頰塗着胭脂，還畫着彎彎細細的眉毛，身上的衣着也很漂亮，可是由於與她的年紀不相稱，因此看上去反而顯得不倫不類。

她連吼帶跳的跑出來，活像雷婆殺下凡界一般，聲勢好不嚇人！

那老人一見大驚，疾忙扔下酒葫蘆，一個縱身，撲通一聲，潛水逃去了。

老翁則坐着未動，但握在手裏的釣桿却顫抖起來。

老婆子氣勢洶洶的走上前，一脚踹上老翁的背部，大喝一聲道：「說！你這個死不要臉的老東西，你爲甚麼背着老娘做夢？要跟別的女人遠走高飛？」

老翁一臉惶恐地道：「夫人，妳不要生氣，我……我下次不做夢就是了。」

老婆子雙手一插腰，冷笑道：「老娘問你，你這是幾時做的夢？」

老翁口吃着說道：「沒……沒有，我……我是跟……跟水鬼老楊說……說着玩的啊！」

老婆子雙眉一豎，尖聲道：「混蛋王八蛋，還不從實招來！」

老翁已看見附近站着彭文雄，神色十分尷尬，連忙低聲下氣道：「夫人，妳妳……不要生氣，被被人聽……聽見了多不好意思！」

老婆子嚷道：「不管，你快給我從實招來，你不實說，老娘一巴掌拍死你！」

老翁窘迫萬分地道：「好好好，我說！我說！那那那……那是昨天午後做的白日夢……」

老婆子怒冲冲道：「呸！你這老混蛋，大白天老娘醒着的時候，你都敢做夢勾搭女人，要是到了夜裏老娘睡着的時候，

哪豈不是更無法無天了！」

老翁道：「唉唉，夢總是夢，不是眞實的，妳何必發這麼大的脾氣呀？」

老婆子頓足罵說道：「甚麼不是眞實的？他媽的，你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你變心，不要老娘了，是不是？」

老翁道：「不，妳聽我說，我雖然夢見了一個女人，但我沒有被她誘惑，她慫恿我跟她遠走高飛，我非但沒有答應，而且還狠狠痛罵她一頓呢！」

老婆子道：「眞的？」

老翁道：「眞的，我大罵她不要臉，我說『妳是哪裏來的妖精，竟敢蠱惑我？須知我跟三姑是三世修來的一對恩愛夫妻，妳憑甚麼要來破壞我們夫妻的感情？他奶奶的妳再不走，我一巴掌拍死妳！』她一聽嚇壞了，抱頭鼠竄而去。」

老婆子聽了，轉怒爲喜，道：「眞的麼？」

老翁點頭道：「眞的！眞的！」

老婆子笑道：「好，既然如此，老娘就原諒你這一次，但下次你再瞞着老娘做夢的話，老娘可不饒你了！」

老翁連聲道：「不會了，不會了。」

老婆子拿起魚簍來看，問道：「今天釣了幾條了？」

老翁道：「今天運氣不好，魚兒不肯上鈎，祇釣了三條。」

老婆子又不高興，嚷道：「你瞧，老娘早就告訴你了，捕魚一定要用魚網，人家一網就是幾十條，你却一桿一條，這像甚麼話，明天你非改用魚網捕魚不可！」

老翁搖頭道：「不，任何事情我都可以答應妳，祇有這一件妳殺了我也不幹，我喜歡釣魚，不喜歡捕魚！」

老婆子怒道：「呸！你以爲你在幹甚麼？好玩是不是？他媽的，你是要養家的呀！」

老翁道：「養家也够了，我一天釣個幾條，够咱們吃的了。」

老婆子尖叫道：「還說够吃！老娘要錢買胭脂，你說沒有錢，要錢買衣裳，你也說沒有錢，你看看人家，要甚麼就有甚麼，而你甚麼都沒有！」

她忽然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哭了起來，道：「天啊！老娘好命苦，天下的男人多得很，老娘爲甚麼偏偏會嫁給你這個好吃懶做的窮漢子……」

老翁衝口道：「妳要是嫌我窮，妳還可以去改嫁！」

老婆子大怒道：「你說甚麼？你再說一聲我聽聽！他媽的，你這沒良心的東西，娶我過門還不到半年，就想攆我走了是不是？哼哼哼，沒有這麼便宜的事，要我走可以，拿出銀子來！」

老翁好像也橫了心，沉聲道：「妳要多少？」

老婆子道：「你給一萬兩銀子，老娘就走！」

老翁「哇！」的叫了一聲，仰身一倒，直挺挺的躺在浮木上，好像死掉了。

老婆子跺足道：「起來，別裝死！」

老翁長嘆一聲道：「妳先回去，我還要釣魚，也許老天爺可憐我，會叫我釣到一萬兩銀子呢！」

老婆子叫道：「不必了，你跟老娘回家去，咱們好好算一帳！」

老翁似乎不敢回家，仍躺着不起來。

老婆子一瞪眼道：「哼，你這是甚麼意思，打算死在這裏是不是？」

彭文雄看到這裏，大起惻隱之心，當下走上前去，拱手一揖道：「這位大娘您好。」

老婆子斜眼望他，冷冷說道：「幹甚麼？」

彭文雄由懷中摸出一錠銀子，說道：「剛才在下在附近拾獲這錠銀子，不知是不是大娘遺失的？」

老婆子見錢開眼，立刻一把搶去，眉開眼笑道：「正是！正是！正是老娘遺失的，不想被你小哥檢到了，你小哥好誠實，謝謝你啦！」

彭文雄笑道：「不要客氣。」

老翁一骨碌爬起來，道：「慢來，慢來，我說夫人，妳幾時丢了哪麼大一錠銀子——」

老婆子重重一跺脚，怒喝道：「你給我閉住鳥嘴，這錠銀子，是老娘遺失的不錯！」

老翁嘆了口氣，抬眼望着彭文雄，苦笑道：「老弟台，你所爲何來？」

彭文雄拱手道：「在下彭文雄，聽說這鄱陽湖隱居着一位武林前輩鄱陽釣翁蕭乙鶴，特來拜訪。」

老翁面上一紅道：「老朽正是蕭乙鶴，老弟台找老朽有何指教？」

彭文雄佯作興奮地說道：「原來，您老便是蕭老前輩，在下有緣拜識，榮幸之至！」

說畢，深深一揖。

鄱陽釣翁蕭乙鶴嘆道：「老朽不是甚麼武林前輩，天下最不中用的便是老朽，老弟台若無事情，就請回去吧！」

彭文雄祇當沒聽見，轉對老婆子一揖道：「哪麼，這位大娘想必是大名鼎鼎的劉三姑劉大娘了？」

再嫁夫人劉三姑笑嘻嘻道：「我正是劉三姑！」

彭文雄笑道：「好極了，在下有個消息要通知大娘——聽說大娘是『鷹爪王胡劍南』的師姐？」

劉三姑道：「正是！」

彭文雄道：「胡總瓢把子被人殺害之事，大娘知道吧？」

劉三姑點頭道：「知道，他已死了四五年，本來老娘想去他墓前拜祭一番，但是想到他以前對待老娘哪樣刻薄，老娘也就沒心情了。」

彭文雄道：「胡總瓢把子生前對大娘不好麼？」

劉三姑道：「可不是，他當上了南七省綠林總瓢把子，錢財堆積如山，有一次老娘手頭不便，想借他一點銀子，他竟不肯，把老娘氣壞了。」

彭文雄道：「竟有此事，這樣說來胡總瓢把子也太不念姐弟之情了。」

鄱陽釣翁蕭乙鶴接口道：「老弟台莫聽一面之詞，貪得無厭，人人憎惡，據老朽所知——」

劉三姑兩眼一瞪，嚴厲的截口喝道：「怎麼樣？」

鄱陽釣翁聳聳肩，沒敢再說下去了。

彭文雄輕咳一聲，笑道：「胡總瓢把子雖然不好，但他的妹妹胡明媛却是無辜的，妳說是不是？」

劉三姑冷冷道：「她也不是甚麼好姑娘，老娘每次去找胡劍南，她總是瞧老娘不起！」

彭文雄漸漸發現自己的猜測錯誤，追命判官所要誘捕之人顯然不是眼前這個再嫁夫人劉三姑，因爲劉三姑對胡劍南兄妹並無好感，追命判官自不可能利用胡明媛來誘捕她，但一想既然來了，多向一個人散播「謠言」也是好的，當下說道：「胡姑娘眼前的處境十分可憐，大娘不想救救她麼？」

劉三姑一披嘴道：「她才不可憐呢！她在金壇留春院出賣色相，每月有上千兩銀子的收入，比老娘過的舒服多了！」

彭文雄道：「但現在她已不幸落入『九尾狐公冶笑非』的手中，性命危在旦夕呢。」

劉三姑一怔道：「哦，她被『九尾狐公冶笑非』擒去了？」

彭文雄道：「正是。」

劉三姑笑道：「好極了，這才是現世報，老天爺對爲富不仁的人，正該這樣處罰！」

彭文雄一聽此言，更加確定弄錯了對象，但仍問道：「大娘不想去救她？」

劉三姑冷笑道：「老娘恨不得她早死，還去救她幹甚麼！」

彭文雄道：「大娘可知她還有甚麼親人？」

劉三姑道：「沒有人，他們兄妹沒有親戚朋友，一個都沒有！」

彭文雄輕輕嘆了一聲，說道：「這眞不幸……」

劉三姑道：「你小哥今天到此的目的是希望老娘去救她，趁早別想！」

彭文雄忽然想到追命判官要自己散播「九尾狐公冶笑非擄去胡明媛」這個虛僞的消息，如是要誘捕某一人，其人也可能是「九尾狐公冶笑非」，於是轉話問道：「在下再請教一事，大娘知不知道『九尾狐公冶笑非』居住於何處？」

劉三姑道：「不知道！」

彭文雄轉對鄱陽釣翁問道：「蕭老前輩知道麼？」

鄱陽釣翁搖頭道：「九尾狐公冶笑非已許久未在武林出現，他居住何處恐怕少有人知道。」

彭文雄覺得沒有再停留下去的必要，當下向他們拱手一揖道：「如此，在下告辭了。」

轉身上馬，又開始踏上了另一段遙遠的路程……

× ×

此後一路上，每遇武林人物，他就散播「九尾狐擄劫胡明媛」的消息，但也許是「九尾狐」的名氣太大了，雖有人對胡明媛的遭遇表示同情，却沒有人表示要救胡明媛，當然更沒有人强迫他說出「九尾狐」的住址。

一直到贛南翠微峯，才有了情況。

翠微峯，金精十二峯之一也，風景瑰麗，峯如孤劍削空，聳翠湧螺，環峙如屏，也是一處令人流連忘返的名勝地。

彭文雄策騎由山下經過時，忽見一個僕人打扮的中年人由山脚林中走出。

這中年人似是在等候彭文雄的來臨，走到路上向彭文雄拱手道：「來者可是虎俠彭文雄？」

彭文雄勒住坐騎，注視他片刻，問道：「老兄貴姓大名？」

中年人答道：「小人姓常名保福，奉家主人之命，來請彭少俠赴莊中一叙。」

彭文雄問道：「你家主人爲誰？」

中年人道：「彭少俠一見便知。」

彭文雄笑道：「現在不能說麼？」

中年人道：「現在說了，彭少俠也不會明白。」

彭文雄又問道：「莊在何處？」

中年人道：「就在此山中。」

彭文雄欣然道：「好，你帶路！」

中年人折身向山中走去。

彭文雄驅騎緊隨跟上。

自從離開莫干山之後，他沒有碰到一件值得玩味之事，心中一直感到失望，所以現在碰到了這件事，他毫不考慮的就答應去見哪個莊主，他雖然知道自己這一去可能會遭遇到危險，但他却是個最喜歡冒險之人，越離奇越驚險的事，他越喜歡！

中年人領路走入山中，一路上都未開口，穿過了一重重的樹林，越過了一重重的峻嶺，最後到了一處環境清幽寧靜的山坡上。

山坡上建着一座大莊院。

大莊院的四周均是濃密的樹林，怪的是莊前却有一片水湖，水面清澈如鏡，十分美麗！

中年人領他進入莊院大門，祇見莊內亭台樓閣，氣象莊嚴而巍峨，看上去竟是富豪之家。

不過，莊中冷冷清清的，竟看不到第二個人！

彭文雄暗暗吸了一口氣，忖道：「好一座莊院，看樣子莊主必是一位非凡人物，可是爲何不見一個人影？」

他敏感的開始戒備起來。

走入莊中，但見每一間樓閣均建造得金壁輝煌，裏面的佈置也極盡富麗堂皇，連一桌一椅一草一木都似經過特別的設計，有如皇帝的行宮！

中年人把他的馬牽去拴好，再領他走過一進莊院，最後進入一幢美命美煥的大樓房。

樓房裏面更是漂亮，傢具光亮亮的一塵不染，紅木的，紫檀的，結彩的，鋪錦的，還有燦爛的銀飾和古樸的磁器，每一樣東西都極高貴，可以看出主人是個富可敵國的人物！

中年人在樓下客廳上住足，拱手道：「彭少俠請坐，容小人入內通報。」

彭文雄領首坐下，四顧廳上的陳設佈置，心下甚爲驚異，暗忖道：「嘿，我還以爲我父親是個很有錢的人，跟這莊主一比，眞是小巫見大巫了！」

中年人招待他坐下之後，即撩開一道珠簾，走了進去。

祇聽他在裏面恭聲道：「啓稟夫人，虎俠彭文雄到了。」

「請他進來！」

是個嬌滴滴的聲音！

彭文雄聽得一呆，暗叫道：「怎麼着，莊主竟是一個女的？」

他更加迷惑了。

旋見中年人轉了出來，含笑道：「我家主人在裏面，請彭少俠進去！」

彭文雄站起，沉聲問道：「你們男主人呢？」

中年人道：「沒有男主人。」

彭文雄發怔道：「沒有男主人？」

中年人微笑道：「是的，您請進去吧，我家女主人不會傷害您的！」

說罷，拱手一禮，逕自走了。

彭文雄如入五里霧中，着實遲疑了一會，才走去那扇內門，撩開珠簾走進去。

進入一看，祗見裏面是一間精緻的閨房，窗明几淨，陳設更是華麗，有一張嶄新的雕花紅床，綠羅紗帳，兩隻白銅的帳鈎，均勻的勾起帳門，帳眉是繡花的紅緞，還有兩個繡花的花籃式飾物懸掛在帳門兩邊，此外桌子，椅子，衣架，鏡櫥，無一不是最高貴的東西，壁上還懸着一幅古畫，是平沙落雁，另有一副對聯，上首是「花含細雨紅逾潤」，下首是「柳帶輕烟綠更嬌」，看來這位女主人不但懂得享受，而且爲人不俗呢！

但女主人不在房中！

房中空無一人！

彭文雄神色一楞，開聲道：「喂，在下彭文雄來了，主人何在？」

「我在這裏！」嬌美悅耳的聲音，由房中另一扇門內透了出來！

彭文雄又是一呆，道：「夫人欲見在下，何不出來？」

女主人在裏面答道：「你進來，門沒有鎖着。」

彭文雄感到這是個陷阱，但他是個喜歡冒險的人，尤其更喜歡冒女人的險，當下走了過去，伸手推開那扇門。

門應手而開，一眼望入，不禁嚇了一大跳！

那女主人眞美！

年約二十五六歲，雲髮高聳，杏臉桃腮，眉如春山，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黑白分明，美得令人看了，都要爲之神魂顚倒！

但使彭文雄吃驚的並非她的美色，而是她赤裸的身子，他看到她赤裸的上半身，她的下半身正泡在一個大金盆中，她正在沐浴！

她赤裸的上半身雪白如玉，豐滿的酥胸若隱若現，如海棠之含晨露，桃李之映朝霞，說多嬌艷有多嬌艷，說多迷人有多迷人！

彭文雄呆了。

他玩過不少女人，可是從來未曾見過如此嬌艷和如此放蕩的女人，他眞想不顧一切的撲上去，那怕它是一個陷阱，祗要銷魂一次，死了也好！

但他站着不動，祗是呆呆的望着。

那女人却很大方，輕輕撥着金盆中的溫水，紅菱小口發出銀鈴般的笑聲，道：「彭文雄，你好！」

彭文雄不肯「示弱」，面上漸漸泛出笑容，點頭笑道：「姑娘妳好！」

那女人嫵媚的笑道：「每天這個時候，奴家總要沐浴一番，怠慢你了。」

彭文雄笑道：「不要客氣，妳只管沐浴吧。」

那女人美眸射出勾人的光亮，脆笑道：「很榮幸能請到你。」

彭文雄道：「那裏，能見到姑娘，是在下這一生最大的榮幸。」

那女人道：「奴家久聞你虎俠的大名，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彭文雄揚揚劍眉笑道：「姑娘指的是什麼？」

那女人咯咯嬌笑道：「風流倜儻，英俊瀟洒。」

彭文雄哈哈一笑，說道：「姑娘誇獎了，和姑娘一比，在下只是個凡夫俗子吧了！」

那女人道：「不！你的確和別的男人不一樣。」

彭文雄道：「是麼？」

那女人道：「別的男人看到奴家現在這個樣子，一定會假裝驚慌失措，而你沒有。」

彭文雄笑道：「這一點倒是眞的，在下喜歡看女人，尤其是風華絕代千嬌百媚的女人，在下但有機會是不願錯過的。」

那女人吃吃嬌笑道：「溫柔鄉是英雄塚，你難道不怕？」

彭文雄微笑道：「說是這樣說，但從古到今，又有幾人能禁得了誘惑？」

那女人抿唇一笑，說道：「你倒想得開！」

彭文雄道：「是啊。」

那女人道：「奴家床上有一件衣裳，你拿給奴家好麼？」

彭文雄道：「遵命。」

他轉身走去床前，拿起那件衣裳——其實是一襲薄如蟬翼的粉紅輕紗——轉回浴室，笑問道：「放在那裏？」

那女人伸出柔荑道：「給我。」

彭文雄走近金盆，遞了過去。

他等她接過之後，伸手彈彈金盆，作出失驚之狀道：「啊，這眞是金盆！」

那女人嬌笑道：「不然，你以爲是銅的？」

彭文雄笑道：「如果楊貴妃見到了妳，她也會羨慕妳呢！」

那女人一抿嘴，道：「奴家才不想做楊貴妃，她太可憐，只知唐明皇一個，而不知天下有許許多多的男人，比唐明皇更可愛。」

彭文雄大笑道：「這話若被唐明皇聽見了，他一定會吃一驚！」

那女人一笑道：「好了，請你轉過身子如何？」

彭文雄眼睛直盯着她的酥胸，舔舔嘴唇道：「不要在下扶妳麼？」

那女人道：「不要，奴家自己會起來，侍兒扶起嬌無力，那是假裝的。」

彭文雄含笑背轉身子。

那女人便由盆中站起，拿起一條毛巾拭淨身上水漬，然後披上那襲粉紅輕紗，道：「好了，你可以轉身了。」

彭文雄轉回身子，只見她藏在輕紗中的嬌軀白若羊脂，身體豐腴而婀娜，妙相隱約，猶如出水芙蓉，美得令人眩目，一顆心不禁怦怦跳起來。

那女人嫣然一笑，道：「咱們到房裏

去坐吧。」

語畢，移動蓮步，搖曳生姿的姍姍走入閨房。

彭文雄跟了進去，躍躍欲試地道：「姑娘這座莊院很大，但却看不到人，是否都埋伏着？」

那女人說道：「放心，這莊院中，一共只有三個人，一個是奴家，一個是你剛才見到的僕人常保福，還有一個，是丫環秋月。」

她在紅床緣坐了下來。

彭文雄問道：「沒有男主人？」

那女人說道：「有的，但是，已經死了。」

彭文雄道：「他是妳什麼人？」

那女人又站起來，轉去鏡枱前坐下，開始梳理頭髮，一面答道：「丈夫。」

彭文雄道：「無福享受，可憐！」

那女人笑笑道：「他也享受得差不多了。」

彭文雄道：「他叫什麼？」

那女人挺眉一笑道：「現在先不要提他好不好？」

彭文雄一笑道：「那麼提妳，我可以知道妳的貴姓芳名麼？」

那女人道：「奴家貌若天仙，心若蛇蝎，所以你叫奴家爲蛇蝎美人好了。」

彭文雄覺得有趣，笑道：「我不怕蛇蝎美人，只怕那常保福和丫環秋月。」

蛇蝎美人含笑道：「不要怕，秋月沒有奴家召喚，絕對不敢進來，而常保福更不敢，他是個太監，對女人心有餘而力不足。」

彭文雄道：「請問，妳請我來，有何見敎？」

蛇蝎美人含笑不語。

彭文雄又問道：「妳怎知我將由此經過？」

蛇蝎美人道：「聽說的。」

彭文雄道：「聽誰說的？」

蛇蝎美人扔下梳子，回過螓首吃吃脆笑道：「現在不要問這些好不好？」

彭文雄走去關好房門，然後走近她，含笑低聲道：「我不能充當妳的面首，不過停留一個晚上是可以的。」

說畢，將她抱起，向床上走去。

× × ×

沒有任何可怕的情況發生。

這的的確確是一次艷遇！

但是彭文雄知道她除了解渴之外，一定有別的目的，他心曠神怡的倚躺在床上，一邊喝着秋月端來的燕窩，一邊含笑道：「妳常常這樣麼？」

蛇蝎美人躺在他身邊，閉着眼睛說道：「不！不常這樣……」

彭文雄道：「眞的？」

蛇蝎美人輕嗯一聲道：「是的，因爲年輕而又英俊的男人並不多。」

彭文雄道：「有沒有老相好？」

蛇蝎美人道：「沒有，奴家不喜歡老相好，那太沒有趣味了。」

彭文雄道：「和妳要好的人，都沒有再來找妳？」

蛇蝎美人道：「奴家警告他們不許再來，再來奴家就要殺死他，所以大都不敢再來。」

彭文雄失笑，說道：「有人再來過的麼？」

蛇蝎美人道：「有的。」

彭文雄道：「而妳果然殺了他了？」

蛇蝎美人伸手撫摸着他健美的胸膛，輕輕一笑，道：「是的，前後一共殺了七個了。」

彭文雄暗抽一口冷氣，問道：「這是爲什麼？」

蛇蝎美人道：「原因只有一個，奴家只喜歡男人，不喜歡感情。」

彭文雄道：「如果我再來呢？」

蛇蝎美人輕輕咬了一下他的耳朶，吹氣如蘭地道：「一樣，除非奴家同意，否則照殺不誤。」

彭文雄笑了笑，說道：「我不會再來的。」

蛇蝎美人笑道：「你玩過不少女人，是不？」

彭文雄道：「是的。」

蛇蝎美人道：「你覺得奴家和別的女人如何？」

彭文雄道：「够刺激多了。」

蛇蝎美人微微一笑道：「這是說，你喜歡淫蕩的女人？」

彭文雄道：「以前不喜歡，但現在喜歡了，妳知道龍俠龍一雄這個人麼？」

蛇蝎美人說道：「知道，可惜無緣相見。」

彭文雄說道：「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告訴我，越騷的女人越有味，我現在相信了。」

蛇蝎美人道：「聽你這樣說，他一定是個很有趣的男人。」

彭文雄點頭道：「正是，他是很有趣的。」

蛇蝎美人道：「請他來和奴家認識認識如何？」

彭文雄道：「好的，只要有機會，我一定帶他來。」

蛇蝎美人道：「他如能使奴家滿意，奴家照例給他銀子，但如是銀樣蠟槍頭，奴家也要照例殺了他。」

彭文雄嚇了一跳道：「啊，妳對不滿意的男人都要取他的命？」

蛇蝎美人笑了笑，道：「不錯，你怕不怕？」

彭文雄打了個寒噤道：「唔，但願我沒使妳失望，我剛才算不算克盡厥職？」

蛇蝎美人親一下他的面頰，道：「你很能幹，奴家非常感激。」

彭文雄把盛燕窩的空碗放下，伸手繞上她赤裸裸的腰肢，搔搔她笑道：「妳什麼時候撵我走？」

蛇蝎美人怕癢，按住他不規矩的手，哈哈嬌笑道：「明天走吧。」

彭文雄道：「這麼說，我當眞可以在此住一個晚上了？」

蛇蝎美人點點螓首，道：「是的，所以你要珍惜今宵，春宵一刻值千金，不是麼？」

彭文雄笑道：「說到千金兩字，我倒想問妳，妳丈夫怎麼這樣富有？」

蛇蝎美人笑笑道：「因爲他是個強盜頭兒，他遺留給奴家的財產幾輩子都花不完。」

（未完）

洗心環

新派奇情技擊鬥智故事／東方英・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閃電娘子武瑛向周震川說出墨玉耳墜子已爲九指神偷莫木森盜去，不特刁鑽的皇甫秀華毫無辦法，就連丐帮帮主施雷也感束手。那晚，施雷要求皇甫秀華助其辦椿私事，周震川設詞相避，走出廳外，無意中發現有人潛伏廳外，遂一路追踪，竟意外發現那潛伏者竟是莫木森，遂不動聲色，窃聽到莫木森與其二拜弟的談話後，返回丐帮。第二天，周震川一覺醒來，閱過皇甫秀華留下條子後，獨自又往莫木森藏身之處而來，將到那木屋，驀地發現屋外設有奇門遁甲——

仗義救神偷　玄功震雙魅

九指神偷莫木森的造詣不錯，可是在周震川眼中，尚不致束手無策。

他打量一過之後，微一運神默數，便已瞭然於心，伸手地上拾起七顆小石子，點睛着墨地撒了出去。

接着，大步而前，直達屋前，眞是風不驚，草不動便安然穿行而過。

周震川到得門首，輕輕咳了一聲，朗聲說道：「在下周震川，前來拜候莫老前輩。」

屋內沒有人答話，周震川禮貌已過，便不再猶豫，單掌向前輕輕一推，發出一股柔和的掌力，大門「咿啞！」一聲，被

推開了半邊。

周震川暗中吸了一口眞元內力，立掌護胸，舉步向屋內走去。

這座房子，只有一間大通間，一目瞭然，確然沒有人在，三張床各佔一方，中間擺着一張方桌子，房中各物，也各適其位，井井有條，並不因爲主人是三個大男人，而顯得零亂不堪。

周震川沒有翻動他們任何東西，靠着桌旁，坐了下來，準備守株待兔，靜等九指神偷莫木森回來。

也就是剛坐下不到半盞熱茶時光，外面樹林之中輕輕响起一片衣袂飄風之聲，周震川以爲是九指神偷莫木森回來了，暗中又提起了功勁，以防萬一。

但是，過了片刻，竟不見有人走進屋來。

周震川不免一陣奇怪，就在這時候，那樹林之中忽然傳來一陣談話之聲，只聽其中一人陰陽怪氣的道：「我們要動手，就快動手吧，那老鬼就快要回來了。」

原來，也是來找九指神偷的人，周震川不由暗暗發出一聲慨嘆，忖道：「天地間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九指神偷莫木森，雖自以爲顧慮週全，被我碰上了不說，想不到，另外還有別人摸上了他……我且不動聲色，看看他們準備如何對付他。」

此念一生，周震川更是大氣不出，輕輕移動身形，選了一個眼界極好的位置，偷偷向外望去。

來人已查明九指神偷莫木森不在屋內，所以明目張胆的現身出來，站在一棵大



樹之下。

只見那二人長得一副怪像，一樣的瘦，一樣的高，穿着一樣的麻布大褂，只有一張臉完全不同，一個是上窄下寬，眼大嘴小，一個是上寬下窄，眼小嘴大。

周震川可不認得這兩人乃是武林大大有名的石嶺雙魅，嘴大眼小的是老大名叫梁無，眼大嘴小的是老二叫梁有，那梁有因為嘴巴小，所以說出來的話聲，顯得陰陽怪氣，聽來非常難入耳。

老大梁無一副老大的樣子，不慌不忙，舉目由東向西，由前向後，仔細的打量了一番，又出手指點了一陣，這時，老二梁有，也不再說話，站在一旁只是點頭。

過了一陣，老大梁無吩咐清楚，兩人同時一揚手，老大梁無手中發出的，是道道紅光，老二梁有手中發出的，是一道一道的白光，分別射落在屋上和房子四週。

周震川不知他們在搗什麼鬼，他們打出那些東西後，也沒有發生什麼異狀，他們兩人更沒有踏進陣圖一步，接着便轉身而去。

周震川正猜忖之際，樹林之中已傳來一陣步履之聲，他們為掩飾身份，外表行徑，一如常人，是以腳步甚是重濁。

片刻之間，樹林之中走進來了舒元亮與鮑大山和另外一個其貌不揚的小老頭子，不用說，這小老頭子就是九指神偷莫木森了。

周震川只從背影見過九指神偷莫木森，正面相窺，這是第一次，雙目神光陡射，打量得特別細心。

只見他的相貌，實在平凡得沒有一點特性，正是最易於易容化裝的那一型，怪不得這多年來，他都能履險如夷。

他們三人一路行來，有說有笑，顯得非常快樂。

突然，九指神偷莫木森臉上笑容一凝，雙手一攤，阻住了鮑大山與舒元亮前進之勢，目光死死的盯在周震川所丟的那幾塊石子之上。

那幾塊石子所在的位置，太巧妙了，巧妙得針針見血，把他原先排佈的奇門遁甲的生門統統閉死了。

但那陣式，並未因此被破，反而產生了另一種威力，把他隔絕在屋外。

鮑大山與舒元亮和九指神偷莫木森合作甚久，九指神偷手式一起，他們兩人如斯響應，立時停住了前進之勢，他們不僅而此，更是有意無意之間，移動身形，各自斜斜退出五步，互為犄角之勢。

九指神偷莫木森為人機警無比，更無好勝逞強之意，微一沉思，暗笑了一聲，回頭就走。

周震川想不到他毫無爭強好勝之心，先是楞然一楞，接着，又暗自點頭，道：「持盈保泰，此之謂也。」心念一轉，正要飛身而出之際。

驀地，只聽樹林之內，又發出一陣狼嗥鬼似的怪嘯之聲，那怪嘯之聲一起，立時有如寒冰地獄中吹出來陣陣陰風慘號，使人如置身鬼域之中。

九指神偷莫木森等三人顯然甚是震驚，聞聲之下，立時止住了身形，各自凝神而立，嚴陣以待。

周震川年輕有成，內功至為精湛，初聞那怪笑之聲，並未放在心上，聽了一陣，漸漸覺出不對，但覺那笑聲一起一落之間，無形之中似是有一種力量，影響着他的真氣運行，使他幾將把持不住，全身真氣真力為之笑散，不禁凜然心驚，暗自忖道：「這是什麼功力，如此厲害！」暗中再吸了一口氣，運起全力相與抗衡。

那怪笑之聲，笑了一陣，忽然自動停了下來。

周震川長長的吁了一口氣，止住一顆幾將脫腔而出的心，他原以為這樣可以鬆一口氣了，不料，接着一陣頭昏目眩襲上來。

這不是疲累，分明是暗中中了計算，周震川心中一動，立時掏出一粒隨身携帶「清寧丹」，投入口中，這才稍覺好些。

就這微一分神之間，再向外面望去，只見原先現過身的那二個怪人，已再次現身出來，迎面擋住了九指神偷莫木森他們三人去路。

同時，在那一對怪人之後，又多了九個同樣身穿麻衣的漢子，各守一方，圍成半月形。

這時，九指神偷莫木森神色凝重，雙拳一抱道：「兩位可是梁氏大俠？」

老大梁無冷聲冷氣的道：「用不着你抬舉，我們就是石嶺雙魅。」

石嶺雙魅的名頭，過去真還不一定嚇得到九指神偷，可是現在九指神偷對石嶺雙魅却不得不刮目相看，重新估計。

因為，陣中那幾顆石子，有如無數利刄，揷在他心頭上，叫他不得不為之驚心神奪。

九指神偷莫木森畢竟是久經大風大浪的老戰士，心驚肉跳之下，表面上的神色却是鎭定如恒，淡淡的一笑，道：「梁大俠，如此盛氣而來，圍住我們兄弟，不知有何見教？」

老二梁有嘿嘿！怪笑一聲，道：「你自己難道不知道麼？」

九指神偷莫木森臉上現出一副莫明其妙的神色，訝然道：「什麼事？在下怎會知道！」

老大梁無面色一扳道：「眞人面前，莫說假話，快快把得自閃電娘子手中的『墨玉耳墜子』交出來，我們放你們一條生路，否則，你該知道老夫兄弟的手段。」

九指神偷莫木森哈哈一笑，道：「兩位莫非找錯了人吧，什麼『墨玉耳墜子』？我們從來就沒有聽說過。」

他面無驚容，一片問心無愧的神色，看得梁氏兄弟不免微微一怔，目光交換，相視了一眼，像是彼此詢問對方，沒找錯人吧！

老二梁有怪笑一聲，道：「莫老兒，不要裝模作樣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大笑一聲，道：「兩位果然是找錯人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一抱拳，道：「在下孔亮，這二位是在下結義兄弟，一位叫舒元亮，一位叫鮑大山，在下兄弟三人，在江湖上也混了不少日子，小小也有個名頭，不知兩位可曾聽說過『飄萍三星』？……這就是區區在下三兄弟！」

「飄萍三星」在江湖上不是無名之輩，梁氏兄弟聞言之下，不免都是一怔，猶

豫起來。

九指神偷莫木森接着發出一聲冷笑道：「以兩位在江湖上的大名，當不致張冠李戴，誤信人言吧！」

石嶺雙魅雙目一陣閃動，不知在打的什麼算盤，接着只見老大梁無臉上裂開一絲歙然的笑紋，雙拳一抱，道：「原來是『飄萍三俠』，敢情眞是找錯了人，失禮之處，尚請海涵一二。」

九指神偷莫木森心中暗自窃笑，還禮道：「二位太言重了，豈敢！豈敢！」

老大梁無一聳稀眉，乾笑了一聲，接着又說道：「在下兄弟遠道而來，如今是飢渴交迫，不知道可否向三位討杯開水喝喝？」

梁氏兄弟是暗中向那房子下了手腳，用意在此，而九指神偷莫木森却誤會石嶺雙魅要攷較他奇門遁甲之學，在這情形之下，走既不可能，也就不甘示弱，起了爭強好勝之心，當下凝神焦慮，不久之後，竟也看出了出入門徑，微微一笑，道：「兩位俠駕光臨，蓬蓽生輝，理當有請二位入內奉茶。」

他是認為石嶺雙魅有心攷較他，所以話聲一落，便不再虛套，領先向屋前陣式之內走去。

老大梁無一揮手，留住原地不動，梁有舉步走在梁無身後，向鮑大山與舒元亮兩人道：「二位請！」

鮑大山與舒元亮笑了一笑，隨在梁無之後，進入陣內，老二梁有走在最後。

五人一路穿行無限，三四十步之間，便已到了屋前，九指神偷莫木森右手一推屋門，口中說一聲：「請！」側身肅客。

他身子一側之際，瞥眼間，已看到了周震川。

他前天晚上，在老花子招待周震川他們賓館，原已暗中見過周震川，這時一見周震川已然高高坐在屋中，心神不由猛然一震，臉上現出了驚悸之色。

石嶺雙魅何等老辣之人，睹狀之下，那還會向屋內走去，當下立時刹住身形，怒視九指神偷莫木森道：「莫大俠，你走前面。」

話聲中，右腳一錯，回身退在九指神偷身後，同時一翻，左右雙手各扣了一枚石嶺雙魅威震江湖的「白骨神針」，隨時待發。

九指神偷莫木森腦筋靈活無比，就梁無不敢先行進屋的情形，立加分析，不由暗笑了一聲，道：「看來他們絕不是一路的人，我原先以為是石嶺雙魅點破了我的奇門遁甲，誰知完全錯了，敢情是這位年輕人，唉！只要你們不是一路，今天我莫某人又有脫身之計了。」

當下心中打定主意，外表聲色不動的微微一笑，舉步進入屋內。

石嶺雙魅原先因立身位置不同，未能見到周震川，當腳步一踏入屋內，只見屋內竟然另外還有一人，端坐在上，心神猛震之下，雙手一揚，二枚「白骨神針」已閃電一般，向周震川射去。

九指神偷莫木森原本打算鼓起如簧巧舌，在周震川與石嶺雙魅之間製造事端，然後見機行事。

這本是他一厢情願的如意算盤，詎料，事情的進展，比他的想像更是有利，石嶺雙魅竟不問青紅皂白，上來就是二枚「白骨神針」。

九指神偷暗喜之下，口中却驚叫了一聲，道：「梁大俠，有話好說……。」人却微微向後一閃，退了三步，全無出手的意思。

梁有走在最後，手中也一樣扣好了「白骨神針」，見九指神偷並無出手之意，也就未隨之出手。

話說，梁無發出二枚「白骨神針」，襲向周震川，周震川見他進門就下毒手，不由怒笑一聲，「日月五行輪」甩臂而出，只聽二聲輕微震響之聲後，二枚「白骨神針」，已被盡行擊落在身前桌面之上。

周震川左手一伸，把二枚白骨神針取在手中，人也霍的站了起來，方待出口責問之際。

只見梁無忽然縱聲大笑了起來，又是那怪裏怪氣的笑聲，但這時候，非時非地，笑得毫沒道理。

周震川一怔之下，心弦又急劇的跳動起來……

同時，只見九指神偷莫木森臉色驀地一變，大叫一聲，道：「不好，這兩個老賊，暗中做了手脚，我們已中了他們的暗算了，要被他們逃出手去，我們就只有束手待斃了。」

喝聲中，九指神偷莫木森已身形陡起，向梁有猛撲了過去，梁有口中發出一陣嘿！嘿怪笑，二枚白骨神針已揚手而出。

九指神偷莫木森這時却顯出了他的眞功夫，身形一閃，躲過二枚白骨神針，接着一個旋身，人已到了梁有身前，右手一探，便抓向梁有肩頭。

梁有却也不是省油之燈，肩頭一斜，讓開一抓，人却飛也似的向門外射去。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式走空，立時化抓為掌，一推一送，一股無形勁力，已隨掌而出，勁力發出，只見梁有身形震動了一下，分明已經挨上了一下，踉蹌向屋外奔去。

九指神偷莫木森料想梁有也逃不出門外的奇門遁甲，只口中冷笑了一聲，也不追趕，回轉身來，再橫身攔住梁無。

九指神偷與梁有動手只是三招兩式，快如電光石火，梁有被打跑，梁無的笑聲仍在半空之中繚繞未絕。

而這時，九指神偷莫木森在運功發力之下，身體上已經發生了不正常的反响，心頭發慌，眼中已發現了黑影。

九指神偷無法再向梁無出手，再看周震川與鮑大山與舒元亮三人時，只見他們也正在運功相抗，出手不能。

九指神偷莫木森伸手懷中，取出一隻藥瓶，先倒出一顆藥丸，納入自己口中，接着，喝叫一聲：「你們張口接着！」揮手將三顆藥丸分向周震川與舒元亮鮑大山三人投去。

鮑大山與舒元亮張口接着九指神偷投來藥丸，周震川抬手接住那藥丸之後，却隨手把它放在桌上，並未吞服。

梁無似是有恃無恐，任由九指神偷莫木森分送藥丸，毫不加理睬，只是怪笑不已。

九指神偷莫木森服下自製「化毒丹」

之後，本想壓住毒勢，拏下梁無，逼問解藥，那知他自製的「化毒丹」一點作用也沒有。

這時，九指神偷莫木森只覺全身心麻手軟，四肢乏力，已經成了待宰羔羊，不由長嘆一聲，無話可說了。

梁無睹狀之下，怪笑之聲一收，身形閃動間已出手分別點了他們四人穴道，緩緩向桌旁一張椅子上坐下。

九指神偷莫木森穴道被制之後，人倒覺得好過得多了，他身形被制，却是仍能自己說話，不待梁無開口，先自冷笑一聲，道：「姓梁的，你別以爲暗算了我們，就能隨心所欲，咱們是一條繩子上拴的兩個蚱蜢，誰也跑不了。」

梁無哈哈一笑，道：「你以爲你那些鬼畫符困得住老夫，老夫且讓你睜開眼睛看看，也叫你死了這條心。」

說着，站起身來，提起九指神偷莫木森走到門外，九指神偷莫木森一看之下，不禁爲之絕倒。

敢情，他們已在對面樹上，牽過來一條繩索，高高繫在屋角之上，只要攀繩而過，設在地上的奇門遁甲，根本奈何不了他們。

再看梁有時，只見梁有正站在對面一棵大樹之下，望着他大笑不止。

要知奇門遁甲之學，在於迷人心智，發生幻覺，陷人於自困之境，如果越空而過，根本就不墮其術，奇門遁甲再是神妙無方，也就莫可奈何了。

石嶺雙魅眞是有備而來，一切都在算中，九指神偷事到如今，除了苦笑之外，還有什麼話好說。

梁無把九指神偷拉回屋內，陰惻惻的一笑，道：「老夫現在也不管你是莫木森也好，孔亮也好，老夫要的只是那副『墨玉耳墜子』，有『墨玉耳墜子』，老夫馬上就給你們解藥，放你們一條生路，要沒有『墨玉耳墜子』，不管你們是誰，老夫也不能再留後患，讓你們回頭再來找老夫的麻煩。」

九指神偷莫木森擺出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態，說道：「你愛怎樣說就怎樣說吧，老夫反正不知道什麼耳墜子不耳墜子。」

梁無「哼！哼！」二聲，道：「我看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大約是想嚐嚐老夫的白骨搜魂手了，那麼老夫就恭敬不如從命，要得罪你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咬鋼牙，閉起了雙目。

梁無冷笑了幾聲，手起指落，一連點了九指神偷莫木森七處穴道。

石嶺雙魅梁氏兄弟練的是一種旁門邪功，陰毒無比，指力一吐，九指神偷莫木森立覺經脈之內似是注入了無數三菱角鐵，隨着血行，週身遊去。

試想三菱角鐵在血管中遊去，將是一種什麼樣的味道，那就像用一把小刀子在割裂他的血管，週遊復始，遍佈全身，其痛苦的程度，眞比千刀萬剮，還要叫人難以忍受。

可是，九指神偷莫木森儘管痛得要叫爺叫娘，但他却咬緊牙關，哼都不哼聲。

他頭上冒起了一顆一顆比黃豆還大的汗珠，全身肌肉顫抖得像跳動的彈簧一樣，他就那樣挺住了。

事實上，他縱能挺住不叫不喊，但身體所能忍受的程度，却有一定的限度，不久，只見他雙眼一翻，人已痛得昏死了過去。

石嶺雙魅梁老大梁無見了九指神偷莫木森這種硬挺的精神，大感意外的發了一陣愕。

驀地，鮑大山忽然發話道：「他練得有一種『忍術』，任何人所難忍的痛苦，加到他身上，他都能承受下來。」

石嶺雙魅老大梁無道：「他這種『忍功』，有罩門沒有？」

鮑大山道：「當然有，可是關於這一點，他守口甚緊，從來沒有洩漏過。」

石嶺雙魅老大梁無道：「此人平日爲人如何，講不講道義？」

鮑大山道：「我們和他合作了二三十年，也不知做了多多少少驚人大案，得了多少千萬財物，都因他愛管人家閒事，完全分送了人家，我們只落得現在還是兩袖空空沒有分文積蓄。」

石嶺雙魅梁無微微一笑，道：「老夫有主意了，照你說來，此人爲人心腸至軟，一定也不願看自己的朋友代他受罪……」

鮑大山能和九指神偷莫木森合作行道數十年，當然，心機亦甚是敏捷，聞言之下，臉色驟變，驚叫一聲，道：「你要把我們怎樣？」

石嶺雙魅梁無道：「莫老兒學了『忍術』，你兩人沒有學吧，我倒要看看，他的心腸是否已變成了鐵石。」

鮑大山大叫道：「梁老，你別忘了我們是伙計啊！」

石嶺雙魅梁無哈哈一笑道：「正因我們是伙計，所以你們要好好的合作啊！」

話聲一落，立時出手一指，點了鮑大山穴道，鮑大山怒叫聲中，梁無落指如風，下手絕不留情，點住他七處穴道。

梁無點住鮑大山七處穴道，才又一彈指，把九指神偷莫木森震醒過來。

九指神偷莫木森剛清醒，只覺滿耳盡是鮑大山的哀號慘叫之聲，驀地睜開眼來，只見鮑大山痛得全身縮成了一個人球，在地上滾來滾去。

接着，只聽梁無發出一陣陰森森的獰笑道：「莫老兒，這是你數十年的好朋友，合夥人……。」

九指神偷莫木森不待他把話說完，已是雙目一瞪，大喝一聲，道：「不關他的事，快解了他的穴道。」

石嶺雙魅梁無嘻嘻一笑，道：「『墨玉耳墜子』呢？」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臉情急之色，道：「解了他的穴道，『墨玉耳墜子』給你就是！」

石嶺雙魅梁無敞聲一笑，道：「老夫信得過你。」伸手一掌，解開了鮑大山的穴道。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見老朋友替他受過，這種毫不猶豫就改變初衷的決斷，只看得周震川暗中點頭讚嘆不已。

這時，周震川暗中又已服了一顆丸藥，把體內所中之毒壓下去，靜靜的冷眼而觀。

九指神偷莫木森長長的嘆息一聲，道

：「還有一件事我們得事先說個明白。」

石嶺雙魅梁無道：「什麼事？」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老夫把那『墨玉耳墜子』交給你，你也得同時把解藥給我們，並且解了老夫的穴道。」

石嶺雙魅梁無點頭一笑，道：「老夫說過的話，一定算數，你看，老夫現在就可以替你解了穴道。」

他是落得大方，反正沒給他解藥之前，就是解了他穴道，他也別想逃出手去，揮手一掌，於是先解了他穴道。

九指神偷莫木森穴道一解，倒眞是一言九鼎之人，點頭道：「老夫這就取出『墨玉耳墜子』，你交解藥，我交『墨玉耳墜子』……。」

詎料，一言未了，周震川忽然接口答道：「莫老前輩，你這話未免答應得太快了吧！你也不先問問在下。」

周震川最初的表現，雖然看來身手也是不弱，但是經石嶺雙魅梁無發出怪笑之聲後，立時顯得束手無策，因此，石嶺雙魅梁無並未把他放在心上，認爲他已是俎上之肉，無需本末倒置，先找他的麻煩，所以暫時放過了他。

這時，石嶺雙魅梁無聞言之下，不覺一怔，道：「你是什麼人？」

周震川淡淡的一笑，道：「在下是什麼人，你知道了也沒有用，但你如想得到那副『墨玉耳墜子』，却非先問問在下願不願意不可。」

這時，九指神偷莫木森也忍不住問道：「爲什麼要先問你？」

周震川道：「理由很簡單，因爲那東西早已到了在下手中了。」

周震川能在這裏突然出現，九指神偷莫木森暗中已是大爲驚訝，只爲石嶺雙魅梁氏兄弟強敵當前，無暇與周震川週旋，因此對於周震川的話，倒無法立辨眞假，不由得神情一楞。

石嶺雙魅梁無哈哈一笑，道：「好，朋友，算上你一份，少不了你一份解藥就是。」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解藥在下當然要，不過剛才在下見到你那無人忍受得住的『白骨搜魂手』，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在下倒想也嚐嚐這味道……。」

石嶺雙魅梁無縱聲大笑，道：「小子，你不是瘋了吧？……好！老夫就成全了你吧！」

右手一探，點了周震川一處穴道。

石嶺雙魅梁無原也是一個心機深沉，老得不能再老的一隻狐狸，他就不信世界上有這樣自討苦吃的人，所以，下手之際，暗中也是警念高張，提防周震川使的誘兵之計，詎料，指力一落，周震川竟是實實的受了一點，一點花樣也沒有。

石嶺雙魅梁無暗笑了一聲，落指如風，又點了周震川四處穴道，當他再次落指，將點他第六處穴道時，忽然只覺腕脈一緊，已被周震川五指一翻，扣個正着。

是誰也想不到，對方在閉住五處穴道之後，還有還手之力，周震川這時發難，正是他戒心鬆懈之際，手到拏來，梁無已落到他手中，眞是未費吹灰之力。

石嶺雙魅梁無一驚之下，奮力一抖手腕，可是這時已經遲了，他不用力還好，這一用力之下，只覺一股火辣辣的勁力，潮水般從腕脈之處湧入自己體內，與自己內力一接，但覺自己內力一衝而放，頓時四肢無力，全身一軟。

接着，只見周震川伸出右手，在他「喉結穴」輕輕點了一下，隨之左手一鬆，放開他的腕脈道：「你也嚐嚐在下的手法吧！」

那一指落下之後，石嶺雙魅梁無在感覺上什麼也沒有，倒是周震川鬆開他腕脈之後，將內力收回，他那火辣辣的感覺立時一鬆，身體反而舒暢得很。

周震川似乎放手得太早了一點，石嶺雙魅梁無暗笑一聲，反腕倒扣住了周震川腕脈，內力一吐……。

只見他放手不迭，如遭雷殛般，雙手抱着自己腦袋大號了起來，聲音之慘，令人不敢卒聞。

周震川只給他畧爲示警，微微一笑，伸手拍了一拍他的肩頭，替他馬上止住了痛苦，道：「現在，我們是彼此彼此，大家可以公平合理的談一談了。」

石嶺雙魅梁無吃了這一下苦頭，看出了周震川的厲害，雖然後悔自己一時粗心大意小看了他，但是，現在已經落到他手中，再狠再毒也就不得不改容相向了。

石嶺雙魅梁無打起笑臉道：「少俠有何明教，老夫聽憑吩咐就是。」

周震川道：「第一步，咱們以命換命，你交出解毒之藥，在下解了你受制的陰脈……。」

石嶺雙魅梁無雙眉一皺道：「我們是一與四之比，這就不公平了。」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你與鮑大山舒元亮狼狽爲奸，內應外合，請問你，他們這兩人現在算是誰的人？」

石嶺雙魅梁無望了鮑大山與舒元亮兩人一眼，冷笑一聲，道：「他們這種人，自己相處了二三十年的老朋友都能出賣，老夫能把他們當成我的人麼！」

鮑大山與舒元亮只聽得倏然低下頭，一臉羞愧之色。

九指神偷莫木森愕然之下，恍然而悟，不由長長的嘆息了一聲。

周震川伸手懷中，取出他那副帶在身上的假「墨玉耳墜子」，向桌上一放，道：「你想要的是不是這副耳墜子？」

石嶺雙魅老大梁無見了那副「墨玉耳墜子」，在這種情勢之下，仍忍不住雙目射出貪婪的目光，死死的盯在那副「墨玉耳墜子」之上，同時，心潮一陣激動，頸子頓時漲大了一倍不止。

周震川回手又將那「墨玉耳墜子」收回懷中，道：「你看清楚了沒有，『墨玉耳墜子』就在在下身上……」

話聲微微一頓，凝目望着梁無有頃，接道：「在下與莫老兒他們，也毫無關係，他們也更不是在下的人，你如果有心染指這副『墨玉耳墜子』，那是你我雙方的事，犯不着留他們在這裏碍手碍脚……」

話聲未了，石嶺雙魅老大梁無點一點頭說道：「少俠說得是，留着他們在這裏，實在是碍手碍脚，乾脆點把他們處置了算了。」

周震川哈哈一笑，道：「你怕他們回頭再來找麻煩？」笑聲配合語氣，隱隱之

中頗有輕視之意。

是可忍，孰不可忍，武林人物，不怕人恨，不怕人罵，就怕別人說他沒種，石嶺雙魅老大梁無雙目一瞪，道：「要怕他們，就不會來找他們了。」

周震川點頭道：「料想賢昆仲的威名，也不該把一個莫老兒放在心上，在下更是有意將來鬥鬥他們，所以在下要你給他們解藥，其目的便是在此。」

石嶺雙魅老大梁無自是不甘示弱，當下哈哈一笑，道：「好！老夫給他們解藥，讓他們離此而去。」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那麽請叫令弟把解藥送過來吧！」

石嶺雙魅老大梁無微微一楞，道：「你怎樣知道老夫身上沒有帶解藥？」

周震川笑了笑道：「想當然耳，你身上要帶得有解藥，在下還用得着和你談交換條件麽！」

石嶺雙魅老大梁無暗中一凜，忖道：「此人不知是什麽來路，只怕不好對付得很？」心念轉動之下，不由又猶豫起來。

周震川輕笑一聲道：「可是又担心鬥不過在下？」

這種話，實在叫石嶺雙魅老大梁無受不了，當下好强之心一起，哈哈一笑，道：「好，咱們就這樣成交了。」說着，離座走到門口，向外面打了一個手勢。

石嶺雙魅老二梁有立時渡過陣圖，回到屋內，道：「老大，怎樣了？」

石嶺雙魅老大梁無道：「先給莫老兒他們三份解藥，把他們趕離此地。」

石嶺雙魅老二梁有一怔，道：「那『墨玉耳墜子』呢？」

石嶺雙魅老大梁無一指周震川道：「東西在這位少俠身上，我們再好好的接待這位少俠就是。」

石嶺雙魅老二梁有，不再多言，取出三顆白色藥丸，一臉傲慢之色，擲向九指神偷莫木森他們三人，道：「算你們命大，拿去！」

九指神偷莫木森望了石嶺雙魅兄弟一眼，一言不發，拾起解藥，立時投入口中，運功催行藥力。

他這時心情甚是複雜，對周震川的行徑和人，說不出是該感激他呢？還是該和他沒完沒了？因爲，「墨玉耳墜子」竟然被他得去了，這對「九指神偷」可是極大的諷刺，自己一向予取予携，只有取人家的東西，可從來沒人，能討得自己半點便宜，如今那人竟然把自己身上秘藏的「墨玉耳墜子」都弄去了，這個觔斗，他九指神偷可實在栽不起。

九指神偷莫木森心念莫衷一是不說，但他却是很能面對現實的人，這解藥是眞是假，必須當着周震川的面服下，才不致誤人誤己。

片刻之間，九指神偷莫木森已逼出一身臭汗，將毒性排出體外，証實這解藥不錯。

九指神偷莫木森再向周震川雙拳一抱，道：「少俠，後會有期！」身形一轉，再也不望鮑大山與舒元亮二人一眼，大步出屋而去。

鮑大山與舒元亮悔愧交加，長嘆了一聲，低頭而逃。

石嶺雙魅老大梁無一見他們都先後離去，發話道：「現在剩下我們兩人的事了，是你先替老夫解除穴道呢，還是要老夫先把解藥給你？」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你信不信得過在下？」

石嶺雙魅老大梁無道：「這個……。」他那能相信得過周震川，此人老奸巨滑，心中明明相信不過，口中却不願直率的道出來。

周震川哈哈一笑，道：「在下却是相信得過二位！」笑聲中，屈指遙彈，一道指風已應手而出，還是落在石嶺雙魅老大梁無「喉結穴」。

制穴解穴，同在一個穴道之上，石嶺雙魅老大梁無眞還沒有這種瞭解，不覺微微一怔。

就在他一怔之際，奇效已生，身心立時一鬆，完全好了，梁老大雙目神光一閃，臉上突然泛起一層怒意，似想反臉食言，但一和周震川那烱烱神光一觸，不由興起一種羞愧的感覺，竟然一咬牙，向老二梁有道：「咱們也不能失信於人，把解藥給他。」

石嶺雙魅老二梁有取出一顆解藥，放在桌上。

周震川服過解藥，雙拳一抱道：「兩位準備是文奪還是武奪？」

石嶺雙魅老大梁無一怔道：「何謂文奪武奪？」

周震川道：「武奪是彼此各盡所能，有什麽手段，使什麽手段，你們能制住在下，這『墨玉耳墜子』就是你們的了。」

石嶺雙魅老二梁有接口問道：「文奪呢？」

周震川道：「那是按照正式比武方式進行，以三場分勝負，勝者就是這『墨玉耳墜子』的得主了。」

石嶺雙魅老二梁有回頭向乃兄道：「老大，咱們似乎用不着再虛情假意客氣了，當然，有什麽手段，使什麽手段。」

石嶺雙魅老大梁無頷首道：「少俠，咱們在外面有候大駕了。」冷笑一聲，轉過身子，大步向外走去，從繩索上，渡過了地上的陣圖。

周震川見他們離去之後，忽然一張口，將那些藥丸吐了出來，納入懷中，他是不存害人之心，却不能不存防人之心，好在他自己的「清寧丹」，連續服用兩粒之後，已然藥性行開發生了神效，漸漸能壓制體內之毒了，只要能壓制毒性不發作，回去之後，料想皇甫秀華一定有辦法。

周震川在屋內畧爲緩了一緩，才走了出去，穿過陣圖，只見石嶺雙魅梁氏兄弟領着九個弟子，形成半月形，嚴陣以待。

這時石嶺雙魅梁氏兄弟手中也各多了一件兵刄，看來很像是死了人用的哭喪棒，其他九弟子所用的兵刄也都淸一色，用的是那種哭喪棒。

周震川緩步而行，直向石嶺雙魅梁氏兄弟立身之處行去，瞥眼間，只見他們身後弟子之中，有二個人抬起手中那根哭喪棒的兵刄，向他遙遙一點，隨有一股淡淡的白霧，向他迎面撲來。

周震川現在已然知道石嶺雙魅梁氏兄弟甚是擅於用毒，不用說，那股白霧又是

不好惹的東西了。

周震川平生最是惱恨這類不以眞實功夫取勝的手段，當下劍眉一軒，暗中運起神功，閉住全身毛髮氣孔，隨之右手一揮，但見一道如輪光盤，脫手而出，大家只見寒光一閃，那首先發難的二人已是驚叫一聲，手中哭喪棒已被那道光芒一分爲二，成了手各一截。

那哭喪棒一斷，棒內冒起一股濃烟，頓時把那二人包裹住了不見人影。

那股濃烟一起，只見大家無不大驚失色，紛紛向兩旁縱開避讓。

濃烟慢慢向四週擴展，濃度也漸漸淡了起來，那兩個人的人影，也現出來了。

只是他們這時已是躺倒地上，一顆腦袋變得奇大如斗，脈息全無了。

敢情，那二人雖然預先服得有解藥，只因所中毒性太濃，所服解藥已不足自保，所以自食其果了。

周震川含怒而發，毀了他們二人哭喪棒，其實並未存心傷人，却不料結果竟因此把那二人置於死地，不由怔了一怔，爲之歎息不已。

同時，大家一陣驚亂之下，只見周震川手中發出那道光輪，滴滴溜溜的在空中打了一個盤旋，忽然一個轉折，飛回周震川手中，現出原形，原來只是一隻五行輪而已。

周震川向他們走來之際，原是兩手空空，他如何取輪發輪，竟是沒有一個人見到，最奇怪的是，他那五行輪毀傷人之後，還能飛回手中，這手絕技，大家不但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簡直成了奇談，也嚇破了大家的膽。

只見大家猛然驚震之中，其中一位弟子心念一動，忽然將手中哭喪棒向旁邊遠遠擲了出去。

他想得一點不錯，這根原來是制人的哭喪棒，現在可成了自殺的利器，還不明哲保身，把它擲出手去，以免引火自焚。

他這一領悟，接着只見另外六個人同聲一「啊」！也紛紛將自己手中哭喪棒擲了出去。

石嶺雙魅梁無梁有礙着自己身份，不好意思也將手中哭喪棒擲出去，其實全身都直冒冷汗，握着那根哭喪棒的手，更是抖顫不已。

周震川這手飛環絕技，對他們手中哭喪棒，無異就是要命尅星，他如果不近身來，哭喪棒中的「白骨奇毒」其奈他何。

周震川想不到無心一擊，竟然打中了他們弱點，立奏奇功，鎭壓了對方，他心頭一笑忖道：「看來這石嶺雙魅也只有這麽大的氣候，警告警告他們也就是了。」

當下發出一聲長嘯，接着猛喝一聲，道：「兩位給在下留點記號吧！」雙手一揚，兩道輪光同時飛出，向石嶺雙魅梁氏兄弟當頭捲去。

石嶺雙魅梁氏兄弟手中哭喪棒，本是精鋼打造而成，普通兵刄根本就削不動它，但這時梁氏兄弟却不敢再用它去抵擋周震川的飛環，同時也顧不得身份，嚇得將手中哭喪棒，遠遠擲了出去，各自一探手，取出兩把七首，準備捨命相拚。

怎料，周震川飛環來勢奇快，七首剛露腰而出，已是眼前一花，一道冷風掠面而過，接着但覺一陣劇痛起自耳間，不自覺伸手摸去，才知那隻耳朶已不翼而飛。

他們兩人死命咬緊牙關，沒哼出聲來，可是心胆已寒，人也僵住了。

耳際只聽周震川的話聲，由近而遠，由遠而逝，頃刻而沒，石嶺雙魅梁氏兄弟這才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算是檢回了這條老命，領着一干徒衆敗興而去。

且說周震川放過石嶺雙魅趕回遵義，皇甫秀華見了，大吃一驚，道：「大哥，你怎樣呢？好像中了毒，快給我看看。」

果然虎父無犬女，一眼就被她看出來了。

周震川敬服地一笑，道：「秀妹，眞有你的，一眼就被你看出來了，剛才我已經服過自己的『淸寧丹』，滿以爲把毒性壓制住了。」

皇甫秀華一笑道：「我要連這點眼光都沒有，豈不是太給我爹丢人了……那老偷兒也會用毒？……快把這藥丸先服了再說。」

一句話，包括了疑訝與關切兩種心情，同時動作更快，玉指尖尖，已揑着一粒解毒靈丹向周震川口中送去。

周震川眼對着如玉素手，只覺一股淡淡的肌膚之香撲鼻而入，心中不由蕩漾了一下，忽然呆住了，沒有張開口來。

皇甫秀華見了周震川這副景像，心裏却是說不出的高興，輕啐了一口，罵道：「死像！還不張開嘴來。」

周震川一時失態，臉上頓時飛起了一片紅雲，出自本能的掩飾道：「不，我本來也弄來了一粒解藥，但沒敢先服，你先看看這粒解藥有用沒有用。」

皇甫秀華笑了起來，道：「先服了我的，再看你的行不行。」

周震川不能不張開嘴來，皇甫秀華送入的藥丸，入口便自不同，但覺其涼如冰，吞入腹中，神氣便爲之一爽，畧一調息，體內就再無餘毒了。

皇甫秀華要過周震川帶回來的那粒解藥，用一些藥粉洒在那粒解藥上，只見那解藥忽然現出淡紅顏色，皇甫秀華回眸向他一笑，道：「大哥，你要服了這解藥，只怕就沒力氣回來了。」

周震川大驚道：「這丸藥果有毛病，秀妹，快把你的靈丹再給我幾粒……。」

皇甫秀華笑道：「一開口就幾粒，你知道你剛才服的那靈丹，在武林之中多貴重。」

周震川急不擇言道：「再貴重的藥，也是以救人爲主。」

皇甫秀華要是穿男裝的時候，聽了這話準會發脾氣，她現在換上了女裝，對周震川更是盡量發揮她女性優點，微微一笑，取出一隻藥瓶，交給周震川道：「家父一生只煉了一爐『玉露丸』，得三十六粒，小妹要了十八粒，這些年來，小妹用了六粒，剩下的這十二粒，就都送給你濟世救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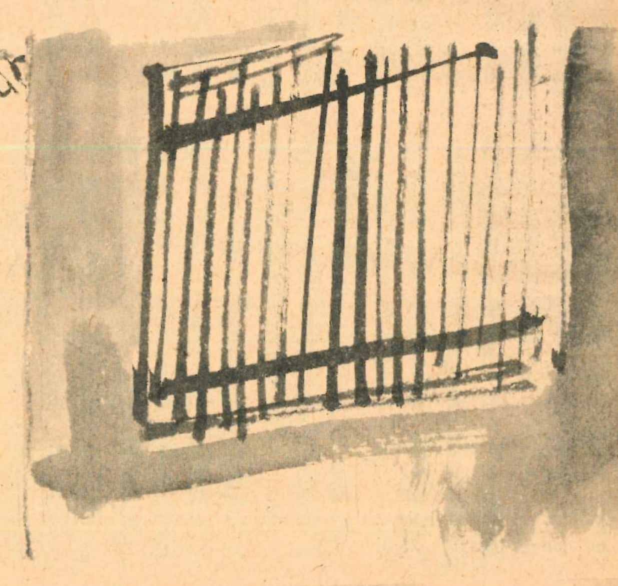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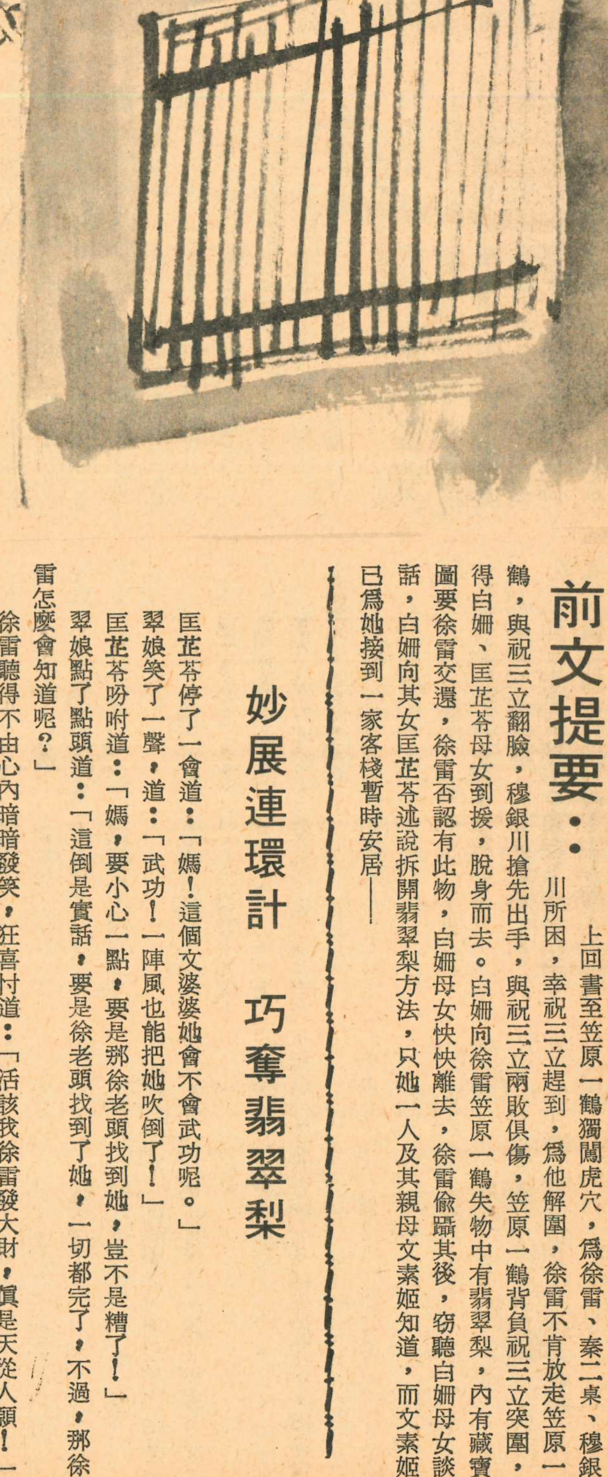
周震川遠居「離塵島」，對這被武林人物視爲療毒聖藥的奇寶「玉露丸」却是早已聞名，「聽自己剛才服下的就是『玉露丸』」，望着皇甫秀華送過來的那隻瓶子却再也不敢伸手去接，口中囁囁嚅嚅地道：「這……這……就是『玉露丸』……。」好像話也說不清了。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連載

蕭逸·文
培新·圖

鶴舞神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笠原一鶴獨闖虎穴，為徐雷、秦二桌、穆銀川所困，幸祝三立趕到，為他解圍，徐雷不肯放走笠原一鶴，與祝三立翻臉，穆銀川搶先出手，與祝三立兩敗俱傷，笠原一鶴背負祝三立突圍，得白姍、匡芷苓母女到援，脫身而去。白姍向徐雷笠原一鶴失物中有翡翠梨，內有藏寶圖要徐雷交還，徐雷否認有此物，白姍母女快快離去，徐雷偷躡其後，窃聽白姍母女談話，白姍向其女匡芷苓述說拆開翡翠梨方法，只她一人及其親母文素姬知道，而文素姬已為她接到一家客棧暫時安居——

妙展連環計　巧奪翡翠梨

匡芷苓停了一會道：「媽！這個文婆婆她會不會武功呢。」

翠娘笑了一聲，道：「武功！一陣風也能把她吹倒了！」

匡芷苓吩咐道：「媽，要小心一點，要是那徐老頭找到她，豈不是糟了！」

翠娘點了點頭道：「這倒是實話，要是徐老頭找到了她，一切都完了，不過，那徐雷怎麼會知道呢？」

徐雷聽得不由心內暗暗發笑，狂喜忖道：「活該我徐雷發大財，眞是天從人願！」

想着還想繼續往下聽，却聽那翠娘站起來道：「好，歇息够了，我們走吧！」

匡芷苓有意無意的回了一下頭，道：「我眞怕這裏有人……」

她母親道：「傻孩子，不會的，快走吧！」

說着母女二人，各自展開了上乘的輕功，一路輕登巧縱而去！

她們走遠之後，短命無常徐雷才立起身來！他那雙深沉的眸子，閃着過份狡智的光芒，鼻中冷冷的哼了一聲。

這時蒼鬚老人秦二桌，飛縱過來，嘻嘻笑道：「眞讓你猜着了，她們說些什麼？」

徐雷搖了搖頭道：「只是些廢話！」

秦二桌一怔道：「這麼說，你白聽了？」

徐雷哼道：「那可不是！」

秦二桌憤然道：「這麼說，眞太便宜她們了！」

說着他搓了一下手，嘻嘻笑道：「老徐，關於那翡翠梨……眞在你手裏麼？」

徐雷面色一變道：「你這是什麼話？莫非我徐雷還會騙你不成？」

秦二桌一擺手道：「別急！別急！我的老朋友，我只是隨便問一問……」

他嘻嘻笑了笑，道：「因為外人都這麼說！」

徐雷冷笑道：「那匣子裏的東西，你和銀川不是都親眼看過了，還問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秦二桌紅着臉道：「好了，好了，就算我沒問，我們快進去瞧瞧吧！穆銀川八成是傷得不輕！」

說着他們匆匆返回房內。

雖說是到手的笠原一鶴，叫他又跑了，可是徐雷却由匡氏母女口中，得到了另一樁寶貴的消息，也算是「塞翁失馬」未嘗不是福。

×　　×　　×

「老爺客棧」的伙計劉二獃子，懶洋洋的坐在門口，太陽正照在他補過破褲襠上。好幾天這客棧一直沒有什麼生意，倒是今天早上，來了一個老太太，給他新春發了市。

這個老太太，從那裏來，他不知道，到那裏去，他更不知道，只說是姓文，劉二呆子還是眞瞧不起她，因為她還瞎了一隻眼。

可是他這種觀念很快就改過了，因為中午的時候，這位老太太，特別把他叫過去，賞他一錠銀子，拜託他帮一個小忙。

這個小忙，劉二獃子倒是挺願意帮的，因此，他從中午，就搬了一把小椅子，坐在門口，等着那個要來找老太太的朋友。

現在太陽都快下山了，那個人還沒來，劉二獃子就有點發傻了。

這倒不是愁那個人不來，而是怕到了口袋裏的銀子又飛走了。

他嘆息一聲，喃喃罵道：「他媽的，這小子是腿上長了瘡了嗎？怎麼還不來呢？」

說着一隻手抓起椅子正要進去，也就在這個時候，山坡上响起了一陣馬蹄聲。

劉二獃子一喜，心說：「八成是來啦！」

他趕忙坐了起來，果然，他看見山上走過來一匹大黑馬。

黑馬之上坐着一個高身材的白鬍子老頭，挺直的腰幹，和一雙深邃的眸子，顯得這老頭兒，還有些活頭！

劉二獃子遠遠注視了他一下，果然不錯，就是這個人，他就閉上了眼睛，裝着在椅子上打盹。

馬蹄子的聲音，就在他面前停下來。

馬上的老人，似乎已灰心了。

他喃喃自語道：「這是最後一家！」

說着也不下馬，只用手上的馬鞭子，在劉二獃子身上碰一下道：「嘿，醒醒！」

劉二獃子口中「哦！」一聲，慌忙跳起來。

他點了一下點道：「老客人，要住店吧？」

老頭兒搖了搖頭道：「不是，我是來找人的！」

劉二獃子搔了一下頭道：「找人？」

老頭兒的道：「你這店裏……」

說着口中「哦——」了一聲。

只見他由身上摸出了小塊銀子，往劉二獃子手上一塞，笑道：「這個你留着喝杯酒吧！」

劉二獃子嘻嘻一笑，就收下了，他心裏不由笑道：「媽的，那老太太猜的一點不錯，果然我是兩頭見財！」

入手後，他掂了掂，這一塊可比那一塊輕多了。

當時彎腰笑道：「唷！老客，這可是不敢當，你老要是有什麼差遣，只管吩咐一聲！」

老頭兒一隻手摸着鬍子，微微笑道：「不用，不用，我只是打聽一個人，問幾句話，你只要老實告訴我，就行了。」

劉二獃子一縮頸子，笑道：「你老要打聽什麼呢？」

這白鬍子老頭嘻嘻一笑，說道：「我只問，你這店裏，可是住着一個老婆婆沒有？」

劉二獃子左右看了一眼，小聲道：「老客，你是問一個生病的老太太？」

老頭兒立刻精神一振，說道：「不錯！不錯！」

他按鞍子，由馬上跳了下來。

劉二獃子一怔，心中說道：「喝！眞俐落！」

這白鬍子老頭，立時緊張的問道：「這老婆婆，還瞎了一隻眼，有這麼一個人麼？」

劉二獃子連連點頭笑道：「老客，你可是問對人了……不過！」

老頭兒一把抓住了他的手，道：「有沒有？」

劉二獃子直齜牙，他連連點頭道：「有，有……啊唷！快鬆手！」

老頭這才張開了手，嘻嘻笑道：「我是太高興了，這老婆婆是我一個親戚，我找她好久了……」

劉二獃子翻着眼道：「這老太太是姓文吧！」

老頭兒連連點頭笑道：「不錯！不錯！文素姬！」

說着他把劉二獃子，拉到了一邊，小聲道：「夥計，你把這情形老實說一說，我再給銀子！」

說着又掏出一塊銀子塞到了他手中。

劉二獃子喜得直齜牙，說道：「劉老太太是前兩天，被一個婦人送來的！」

白鬍子老頭，連連點頭。

劉二獃子又道：「那個婦人把她留下來，還託我照顧她，說她老太太身上有病，而且還關照我，有人問，就說不知道，可是……唉，你看，我什麼都說出來！」

白鬍子老頭拍着他肩膀，嘻嘻一笑道：「說了就說了，我又不會害她！」

說着瞇着雙眼道：「這老太太在那一間房，你告訴我，我去看她去！」

劉二獃子輕聲道：「跟着我來吧！」

白鬍子老頭，連連點頭說道：「好！好！」

劉二獃子又小聲道：「老客人，要見了她，可千萬別說是我說的，就說是你自己訪察出來的！」

老頭笑道：「行，你放心！」

說着就跟着這夥計，一塊進了客棧。

白鬍子老頭，一打量這「老爺客棧」，可是差多了，客棧裏光禿禿地，沒有一棵樹，牆上的粉飾一塊塊都剝落了。

拐了一個彎，正面一扇木頭門。

劉二獃子用手一指道：「吶！就在這裏，老客，可輕着點叫門，別嚇着她！」

老頭點頭一笑道：「這個我知道！」

他揮了揮手，劉二獃子就走了。

然後他上前幾步，輕輕叩了一下門道：「有人麼？」

却聽得房內，傳出一陣「篤篤！」的木魚之聲。

接着木魚聲，就停了，過了一會兒，才聽得一個女人微弱的道：「誰呀？」

老頭兒咳了一聲道：「老太太是我，開門吧！」

門內傳出奇怪的聲音，問道：「你是誰呀？」

說話還帶跑聲。

白鬍子老頭左右看了一眼道：「匡夫人叫我來看妳的，開門吧！」

門內「哦！」了一聲，道：「你等一會！」

接着，又聽一陣疾促的喘息聲道：「……唉……人老了，耳朵……也不聽使喚了！」

接着門就開了，現出一個彎着腰，一身黑衣服小脚老太婆！她一隻眼睛，用黑線拉着一塊三角形的布遮着，頭上戴着一頂老太太戴的黑帽子。

只是這頂帽子，好像很大，差不多連眉毛都遮住了。

這還不說，她頸子上，還圍着一塊圍巾，差不多把嘴也遮住了。

如此一來，只露出當中一小塊，屋裏燈光又暗，眞看不清楚她。

白鬍子老頭抱了一下拳道：「文老太，請了！」

老婆婆後退了一步，啞着聲音道：「唷，你怎麼知道我姓文呢！」

老頭嘿嘿笑道：「我怎麼不知道？匡夫人是我一個表親，我能不知道你麼？」

這老太太口中「哦！」了一聲，她彎着了腰，上下看了看他道：「……是怎麼一回事呀，老先生，你貴姓呀？」

白鬍子一笑道：「張！」

文老太太就點頭道：「哦，張老先生，請坐！請坐！」

這位自稱姓張的老頭兒，就坐下了，他順手把門關上，微微笑道：「老太太，夫人託我來此，有一事相求，尙請行個方便！」

文老太咳了一聲，道：「有什麼事，你儘管說吧！」說着分出一隻手，在腰上搥了一下道：「……老了，身子也不行了，唉！誰知道還能活多久呢？」

說着，又嘆了一聲道：「張先生，妳不知道……我自己的兒子也死了，錢……錢……」

她伸出了兩隻黑色的手，抖了抖道：「……唉，一個也沒有呀！」

老頭兒嘿嘿冷笑道：「妳怎不向匡夫人要呢？」

文老婆婆咳了一聲，嘆口氣道：「她也沒有呀，哼，這才叫『抱着金碗要飯』呢！」

張老頭吃吃笑道：「這是怎麼說？」

老太太嘆息了一聲道：「唉！張先生你也不是外人，你莫非不知道……」說着左右看了一眼。

張老頭道：「……有什麼事，妳請直說吧！」

文老太彎下腰來，小聲道：「她手裏有了翡翠梨……」

張老頭一笑道：「怎麼樣呢？」

文老太嘆了一聲道：「你是不知道，那個翡翠梨，裏面的玩藝兒，可值好幾萬呢！」

張老頭心說，要是只值這點錢，我也不會這麼起勁了，當時神秘的一笑道：「聽說，妳也會開那個梨，是吧？」

文老太一怔道：「噢，你也知道？」

張老頭一笑道：「當然！」

文老太接着嘆息了一聲道：「……那有什麼用呢？東西也不是我的……」

才說到此，忽見張老頭由懷內掏出一個東西一幌，晶光四射！

文老太又「唷！」了一聲，道：「……這是什麼呀？」

張老頭嘻嘻笑道：「翡翠梨！」

文老太「呼啦！」一下就站起來了，只見她兩眼發直，哆嗦道：「……老天爺，翡翠梨，怎會到你手上來啦。」

張老頭嘿嘿一笑道：「那你就別管了，我只問你想不想發財？」說着由懷裏拿出一個紅綢子包着的包包，往桌上一放，份量極沉，他嘿嘿笑道：「吶，這是黃金四十兩！」

文老太抖着道：「金子？」說着就要伸手去拿，這白鬍子老頭，把這包金子，向後一收，笑道：「慢着！」

文老太失望的坐了下來，傻傻的笑了笑道：「金子是你的，我也不能要呀！」

老頭兒赫赫笑道：「文老太，只要妳想要，這包金子就是你的，而且事成以後，還有一份更重的！」

文老太兩隻手互揑着，直發抖，她又站了起來，抖着聲音道：「……天呀，這是眞的！你可是財神爺上門！」

張老頭嘿嘿一笑道：「怎麼樣？就聽你一句話了！」

文老太急得一雙小脚，在地上亂動彈，她傻笑道：「錢！我要……」

張老頭呵呵一陣輕笑，道：「好，那好辦！」

說着把那包金子遞了過去，文老太用抖顫的雙手接過來，口裏直唸着佛。

他匆匆打開來，見裏面果然是黃通通的金子。

她簡直就像要瘋了一樣，把它趕忙包起來，放在她身上的口袋裏面。

張老頭笑道：「怎麼，沒有騙你！」

文老太笑道：「說吧……財神爺，不過，我能做什麼呢？一個病老婆子！」

張老頭一笑道：「很簡單——」他伸手掏出了一個白翡翠的梨，在空中一晃道：「只要把它弄開！」

文老太喃喃的道：「喲，還眞是那東西！」她啞着聲音道：「你在那裏……弄的呀？」

張老頭笑道：「妳就別多問了，怎麼樣，妳能不能開？」

文老太嘻嘻笑道：「你還眞算找對了人，這天底下，大概只有我和匡夫人兩個人會……」說着他伸出手來，道：「……拿過來，教我看看！」

張老頭畧一猶豫，道：「還是在我手上吧！」

文老太桀桀笑道：「你還怕我拿走，是怎麼着？」

張老頭想了想，道：「好吧，妳可要仔細別摔壞了！」

文老太一面站起來，雙手接過了翡翠梨，她把它拿到了燈光之下，仔細的瞧了瞧。

張老頭就站在她身後，問道：「怎麼？不錯吧？」

文老太點頭道：「一點沒錯！」

張老頭不由狂喜，道：「弄開它！」

文老太回頭笑道：「財神爺，這玩藝可不能急咧，裏面可是有炸藥，弄不好，我這條老命……」

這說話，倒是和翠娘白姍一模一樣。

張老頭不由愈加深信不疑，他點了點頭道：「那妳可要小心呀！」

文老太嘻嘻一笑道：「你閃開點光兒，我眼花！」

張老頭就向後退了幾步。

文老太拿着梨道：「我得把東西找出來！」說着就向房中一個大木櫃走去！

張老頭大聲道：「喂，妳上那去？不要動！」

文老太回過身來道：「沒有東西，讓我怎麼開呢？」

張老頭走過來，說道：「妳要什麼東西？」

文老太笑道：「要細薄的青銅制錢三個，冷水一碗！」

張老頭一笑道：「我當什麼要緊的東西呢，這個簡單，我有！」說着由他身上掏出了三枚金錢鏢來，笑道：「妳看這行不行？」

老婆婆接過來，仔細看了看道：「行！冷水呢？」

張老頭一笑道：「冷水還不容易！」他順手把一杯冷茶端起來道：「這不就行了！」

文老太接過茶來，赫赫笑道：「財神爺，你最好退到門口去，萬一要是炸着了你……」

張老頭緊張的道：「妳要仔細，可不能弄炸了！」

文老太隨口道：「我知道！」

張老頭眼珠一轉，已把這房中情形看清了。

窗戶是和門在一邊的，是這間房子兩個唯一的出口。

換句話說，他只要站在門口，也就毫無問題的，可以控制着窗戶，如此一來，就算這老婆子起了盜心，也是插翅難逃！

有了這種心理，他就大方的退到了門前。

文老太一隻手拿着翠翡梨，一手端着涼水。

她抖顫顫的道：「勞駕！你能把燈端着麼？」

張老頭說道：「行！」

他就走過去端燈。

忽聽得「噗！」地一聲，文老太口中的涼水，這時竟噴了出來。

那盞燈，立刻就熄滅了。

室內立刻一暗，張老頭怔了一下道：「老太，這是怎麼一回事？妳……」

才說到此，那文老太一聲叱喝道：「打！」

當空「哧！」的一聲，三枚金錢鏢，破空而來，直向着張老頭上中下三路打來——就是張老頭給她的三枚制錢。

那老頭兒到這時才知道是上當了。

他大吼了一聲，身子霍地向後一倒，三枚金錢鏢走空，擦面而過。

張老頭一聲怒叱道：「老乞婆，還我的東西！」

他猛地一抖雙掌，用「掛山運掌」的掌力，直向室內打去。

可是掌風過處，這間房子都震得動了起來，却沒有聽見那老太婆任何回音！

張老頭四處一望，黑混混地，那裏還有文老婆婆的踪影？他不由大吃了一驚，整個頭「轟！」了一聲！

他狂吼道：「好呀——」

當時由身上摸出了火摺子，就空一幌，火光立現。

他在室內到處找了一遍，那有文老太的影子。

只氣得他咬牙切齒，重重的跺了一下脚道：「完了，想不到我徐雷終日打雁，今天却是叫雁啄了眼了。」

想着彎下腰，看看床下，也無人影。

他怔了一下道：「怪哉！莫非她是鬼不成？」

想着見眼前一個大櫃，靠牆而立，他點了點頭，冷冷一笑，道：「老鬼，妳跑不了的！」

說着，飛起一脚，「叭！」一聲，已把櫃門踹開。

櫃門這一踹開，立時他就呆住了。

原來櫃門之內的牆上，竟先挖了一個大窟窿，那文老太，早已由此逃之夭夭。

短命無常徐雷氣得怪叫了一聲，差一點沒昏了過去！

他收起了火摺子，矮下身子，也竄了進去。

人跳出去，竟到了室外，來至院中。

只見那破洞之處，放了一些樹枝作爲掩飾，徐雷這時臉都氣青了，他重重的在地上跺了一脚，罵了一句極難聽的話。

偏偏巧那個夥計劉二歎子，這時正跑過來道：「老客，怎麼回事？」

徐雷不由大怒，當胸一把抓住了他，厲聲道：「兔崽子，你做的好事。」

說着用力往下一按，劉二歎子「噗通！」一聲就坐了下來，嚇得他大叫道：「爺爺饒命呀，到底是怎麼回事？」

徐雷這時又怒，又氣，又懊悔，他眞有些站不住了。

當時搖晃了一下頭，厲聲道：「王八兒，你說，那老婆婆藏到那去了？說一句瞎話，我活劈了你！」

劉二歎子嚇得直磕頭道：「爺爺，饒命呀，我眞不知道……我……」

徐雷氣得跺了一下脚，他順手一掌，只聽得「叭！」一聲。

這可眞叫做冤枉，這劉二歎只覺得眼前一黑，「啊唷！」了一聲，頓時就縮在地上不再動了。

短命無常徐雷，用很快的速度，在這老爺客棧裏，四下走了一轉。

他却信，那老婆婆不會藏在這裏。

只是現在，再要去找尋這個人，老實說，已實在太晚了。

他眞想哭，上了這麼一個大當，却是無從發洩。

想不到，到了手十拿九穩的東西，竟會又如此的失去了。

偏偏這件事，他只能當是吃了個啞巴虧，還不能對外嚷嚷，因爲他始終瞞着任何人這翡翠梨在自己手裏，此刻自然無法再說失去的話了。

可是，這件事深深烙在他內心。

他現在一切都明白了。

他知道，這是白姍母女有意佈置好了的一個陷阱，故意誘使自己前來上當。

想不到自己聰明一世竟而糊塗一時。

「好！白姍，這個樑子我們接上了，我如不討回失物，不置妳母女於死命誓不爲人！」

想着他怒氣沖沖地，跨上了他的馬。

却不知這馬才走了百十步，就喘成一氣，走不動了。

徐雷跳下馬一看，原來那馬腹上的肚帶子，竟是被人給割斷了。

這不用說，必定又是那老婆婆，臨去時動的手脚。

「短命無常」徐雷，發了嘿嘿一片冷笑，當時眞恨不能一掌把馬頭打碎。

可是這麼做，又有什麼用呢？

他只好忍着氣，牽着這匹馬慢慢的向回走去。

他一路走，一路回想着，那個叫文素姬的老婆婆的樣子，可是他越是想，越是想不出一個具體相形來！

因爲他所看的，是那麼少，那麼模糊不清。

試想，一人瞎了一隻眼，上面帽子遮眉，下面又圍着口鼻的人，你能够看清楚她是個什麼長相麼？

徐雷不禁直冒冷汗，他翻遍了回憶，却也是想不出來，江湖之中竟會有這麼一個人物。

其實，他那裏又知道，文素姬這麼一個人，也是虛無而不存在的呢！

× ×

大勝關西邊，有一座鼓樓。

這時候，樓內正有一男一女，兩個少年在來回的走着。

他二人不時的，推開窗子，向外張望着。

忽然，一陣馬蹄之聲，劃破了沉寂。

少年立時面色喜道：「媽回來了！」

那個少女忙跑下樓，推開了門，一個一身黑衣的老太太催馬而進。

她由馬上跳下來道：「快關上門！」

少女依言而爲，回頭道：「怎麼樣，媽，成功沒有？」

老太太——文老太太，一笑道：「眞

妙！」她說着話，腰也直了，嗓子也不啞了。

而且從聲音裏聽起來，那裏像是一個病弱的老太太？只見她用手向頭上一抓，已把戴在頭上的帽子抓了下來，微微搖頭，落下了滿頭秀髮。

然後她把圍在脖子裏的圍脖，向外一拉，現出了她白潤的頸項，和紅紅小嘴。

立刻現出她本來面目——翠娘白姍！

那一雙少年男女，也正是她的心愛子女，黑羽匡長青和匡芷苓。

他二人聞得母親成功而回，都不禁高興得跳了起來。

翠娘白姍陸續脫下身上的外衣，現出了她的葱綠色對襟襖，和醬色的風裙！

她足下一雙小脚，不過是踩着的一對木蹺。

一切都恢復本來面目之後，她才笑嘻嘻的道：「徐雷那老頭兒，果眞是中計上當了！」

說着她從身上拿出了紅布所包着那包金子，道：「此去天涯，我們不愁沒有路費了！」

匡長青和匡芷苓詳細追問，白姍畧說了一個大概，兄妹二人不禁笑得直不起腰來！

白姍却告誡他二人道：「你們也不要太高興了，現在雖然翡翠梨到了我們手中，可是却更不能大意！」

匡芷苓立刻道：「我們何不就去日月島？」

白姍搖頭道：「傻丫頭，妳急什麼？我想那徐雷，吃了這麼一個大虧，他是決不會甘心的！」想到此，微微皺了一下眉道：「他必定會來找我們麻煩的！」

黑羽匡長青鼻中哼了一聲，道：「我們莫非就怕了他不成？依我說不如……」說到此，他見娘親臉色不善，就把說到口邊的話忍住了。

白姍冷冷的道：「你要是這麼做，我們遲早都要失敗的，青兒，你的個性太強了！」

匡長青劍眉微揚道：「可是，敵人如果找上門來，我們也不理麼？」

白姍冷笑道：「從今天後，我們給他來一個避不見面，如此一來，可以省却許多的麻煩！」

匡芷苓皺眉道：「可是『陰風叟』岳桐馬上要來了，我們不是同他合夥麼？」

白姍笑着搖頭道：「我們才不跟他一夥呢！他是無惡不爲的強盜，可是我們，却是良善人家，怎能同他爲伍？」她頓了一下，接下去道：「我們所以要來的目的，無非是找回這件東西，現在東西已到手，我們就不要再多事了！」

匡長青却不以爲然，道：「如此一來，岳桐豈不要笑我們失信無能？」

白姍嘆了一聲道：「青兒，你這句話，固然也不錯，可是你莫非忘了，那個老和尚對你所說的話了？」

匡長青怔了一下，這才想起來，他冷冷的道：「這翡翠梨乃是我們家的故物，莫非那和尚也要索回麼？」

白姍冷冷一笑，道：「笠原一鶴是他的徒弟，焉有不追回此物的道理？」說着她又嘆了一聲道：「這個和尚，當初是你父親第一個摯友，他的武功實在高，唉——不是我妄自菲薄，我們三人要是同他對手，還差得遠，到時候只怕是自取其辱啊！」

匡長青聞言後，冷冷一笑道：「媽，你說錯了，爹爹離開我們這麼些年，渺無音訊，這個和尚正是可疑，我們豈能放過他？」

白姍猛地站起來道：「還提那個無情無義的人幹什麼？」

匡芷苓皺眉道：「爹爹也許有說不出的苦衷。」

白姍恨恨的道：「說不出的苦衷？」她喃喃的道：「可憐我一個人，含苦茹辛，帶兩個孩子……」說到此，雨粒淚珠兒，脫眶而出。

兄妹二人見狀，不由吃了一驚，匡芷苓忙上前去道：「媽媽不必傷心……這件事，我想還是等見着那個涵一和尚再定理由的好！」

白姍這時掏出了手絹，擠一下眼淚！她點了點頭，冷笑道：「好！我決定不走了，我要親自一見那個涵一和尚！」

× ×

金陵——朝陽寺。

正是晚課時分，偌大的寺院裏，靜悄悄地連一點聲音都沒有。

門前的兩個小沙彌，打着燈籠，在寺牆外走了一週，自從「涵一和尚」來到江南後，一直就住在這裏。

這「朝陽寺」自從涵一和尚來了以後，遠近數百里內外的寺廟方丈，無不前來朝見拜訪。

從早到晚，這「朝陽寺」的客人，眞可以說是「絡繹不絕」。也就因爲如此，所以「朝陽寺」的聲名大振，香火大盛，和尚們也就跟着忙了。

兩個小沙彌巡看了一週，沒有可疑的人，見沒有火種，正要轉回去的當兒……

他們看見一輛篷車，風掣電馳而來。

這輛篷車一路跑來，到了朝陽寺前，忽然停住，牲口噗噗嚕嚕的打着噴嚏。

篷車的後面，還繫着兩匹馬。

一個小沙彌忙趕上去搖手道：「天晚了，明天來吧，客官！」

跟着車門開處，下來了兩個人。

二人一老一少，老的是一個又矮又醜的黃臉老頭兒，留着一綹山羊鬍子，看來滿臉病容。

那個年青的，即是一個高身材，寬肩膀，十分英俊的年青人，他臉上却是一副懊喪的樣子。

下車之後，那個小老頭拍着年輕人的肩膀道：「不要怕，都有我呢！」

年輕人一言不發。

這時那個小老頭，才向着一個沙彌問道：「涵一老方丈在麼？」

小沙彌怔了一下，一隻手摸着帽子，道：「哦——老方丈正在坐禪，這個時候不見客！」

小老頭嘻嘻一笑，說道：「不見也得見！」

他揮了一下手道：「快去，快去！」

小和尚上下打量着他道：「二位施主是——」

小老頭不耐煩的道：「我姓祝，你一

提，老方丈就能知道！」

說着又笑了笑道：「你就說，我把他那個寶貝徒弟給找回來了！」

兩個小沙彌滿臉驚異的打量二人一番，尤其是對於那個年輕人，更是注意。

當時遂分開一人，前往報訊，另一人卻過去牽馬。

小老頭嘻嘻一笑，對着那年青人點了點頭道：「你也不要恨我，我也是沒有辦法的事，這一次如果不是我去救你，你自己想一想……」

年輕人長嘆了一聲道：「我太沒有用了！」

老頭一笑道：「知道沒有用，就該早早回頭。」

接着他打了一個哈哈道：「佛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走吧！別叫老和尚着急！」

那個年輕人，只得嘆息了一聲，拿起了地上的行李，向廟中行去！

這時候，那個進去報訊的小和尚，已飛快的跑出來，一面叫道：「方丈有請祝施主——」

小老頭嘻嘻一笑，拉着那個愁眉苦臉的笠原一鶴，道：「見了老和尚你用不着怕，他問你一句，你就說一句吧！」

笠原一鶴這時眞恨不能有個地洞，好讓自己鑽下去！

他倒不是怕，而是不好意思！

想到了打師傷兄，外出尋敵，一無成就，到臨頭如非這位祝三立師叔打救，此番已是不堪設想！

這個時候，卻來見師父……。

他想，就算師父一句話不說我，我又有什麼臉再去見他？他面色很是沉重的，一路跟着祝三立走進殿去。

這「朝陽寺」眞的好大的規模，他二人一路行來，但聞得木魚聲聲，清香陣陣，不禁有一種出塵之感！

小和尚一直領着二人，穿過了三座巨殿。

眼前是一座半圓形的偏殿，碧綠色的瓦面，在月光之下閃閃發光，白石的台階，兩側是整齊的柏樹。

廊子下吊着一隻紅嘴的鸚鵡，不時的跳上跳下。

這座偏殿，正是涵一和尚落禪之處。

但見兩個青衣的小沙彌，分立在殿門左右，隔着一層竹簾，可以看見殿內有昏黃的燈光。

祝三立一路本是說笑慣了，可是來到此，面色卻變得很是嚴肅。

那個小和尚，把二人帶至門前，即退身而去！

這時門前有一個持拂塵的弟子，雙手合十道：「奉方丈慈諭，祝施主請直接入內——」

祝三立一怔道：「他呢？」

說着用手指了笠原一鶴一下，那個弟子彎身道：「這位師兄，因犯了本門規戒，方丈交待，令他侍立門側，以備隨時傳見！」

笠原一鶴不由臉色一紅！

他忙低下頭道：「是！」

遂即退立一邊，祝三立望着他呲牙一笑道：「不要緊，你先委屈委屈。」

說着雙手合十道：「涵一老師父有禮了！」

簾內立刻傳出聲音道：「祝施主請進，老衲還有一筆，也就完事了！」

祝三立微微一笑，遂即掀簾而進。

只見殿內點着一盞紗罩明燈。

那個身材高大，慈眉善目的老和尚，正在持着一支彩筆，伏案作畫。

祝三立靜靜走過去，立於和尚身後。

見他正在爲一幅「八臂觀音」着色，已完全畫好。

這時他擱下了手上的筆，回頭呵呵笑道：「老朋友，辛苦你了，快請坐！」

祝三立咳了一聲道：「笠原一鶴那個孩子，已經找回來，現在門外站着……」

和尚好似未聞一般，口喚道：「戒一，奉茶！」

門外答應了一聲，接着一個小沙彌走進來，過一會兒，雙手奉上一杯香茗來。

祝三立怔了一下，又笑道：「笠原一鶴……」

老和尚展眉一笑，插嘴道：「老朋友，你大概是吃了苦頭了吧？」

說着一雙光華閃爍的眸子，在祝三立身上轉動着。

老狸祝三立連提兩次笠原一鶴，這和尚卻是話也不答上一句，他就知道，這位武功道力高深的和尚，已是在憤怒之中。

當時，那裏敢去觸怒他？

這時，涵一和尚提到了「苦頭」二字，祝三立不由面色一紅。

他長嘆了一聲道：「南洲兄，你的眼睛眞厲害！」

涵一和尚雖是出家甚久，可是二人定交卻在和尚出家之前，所以祝三立見面，有時卻是情不自禁的，仍然稱他俗家的名字，老和尚倒也不以爲忤！

這時他雙手合十，唸了一聲：「阿彌陀佛！」

只見他微微閤上眸子，笑道：「老衲早已在卦相內看出老朋友你有驚無險，否則焉有坐視不救之理？你倒說一說經過看看？」

老狸祝三立嘿嘿笑道：「還不是爲你這個徒弟，說起來，也是怪我一時大意，要不我也不會吃這個虧！」

涵一和尚微微點了點頭道：「此輩人物，橫行的時候已不多了，老衲此間事情，畧一了結，倒要去會一會他們！」

說到此，鼻中微微哼了一聲。

老狸一笑，道：「大師如果親自出馬，此輩人物，只怕望風披靡了！」

涵一和尚搖搖頭一笑，道：「你也不要把我看得太厲害了，這些人，如果眼中還有我和尚，也不至於如此胡爲了。」

祝三立冷笑道：「大師如此一說，倒讓我記起來了！」

他畧爲把會敵經過情形說了一遍，說到徐雷等人，不賣涵一和尚的賬時，這位老和尚卻也沉不住氣，兩道壽眉，霍地向兩邊一分，口中唸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祝三立繼續把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老和尚發出了一陣低沉的笑聲，道：「原來秦二桌和穆銀川和他聯成一氣，這就難怪了！」

說到此，他白眉微皺道：「只是你說那兩個母女救你二人脫險，這婦人又是誰呢？」

祝三立微笑道：「這事我當時尚不知道，可是事後才知道，她就是昔年名噪一時的翠娘，白姍！」

老和尚立時大震了一下。

祝三立卻未發覺，接下去道：「那個姑娘，是她的女兒，名叫匡芷苓，這母女二人，卻是不知怎地，竟會及時而到，要不是她母女二人，我二人還眞是走不脫，眞險！」

涵一和尚聽完此話，面色微微發楞。

他微微帶出一些不悅，道：「這位女施主，也未免太不識相了，老衲事先曾給她打過招呼，囑她不要插手其間，卻爲什麼又出現了。」

祝三立不明白道：「大師你莫非先見過了她母女二人麼？」

老和尚沉聲道：「她母女我雖未見過，可是白姍那個兒子黑羽匡長青，我卻見過了。」

他冷笑着接道：「我曾經要他轉告他母親，這件事最好不要插手，現在他們卻不聽！」

說到此，來回的在禪房內踱了幾步，自言自語的道：「他們一來，事情就難辦了！」

祝三立不由大爲奇怪，他眨了一下三角眼，奇怪的道：「大師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涵一和尚微微嘆息了一聲，轉首輕聲道：「戒一，你把你師兄先帶到『精武堂』去！」

門外弟子立時答應了一聲，當時就把侍立在門側的笠原一鶴帶去了。

他們走了以後，祝三立驚慌的道：「老朋友，笠原一鶴是個好孩子，你可不要難爲他呀！」

涵一和尚冷冷的道：「他才入門，就背師訓，不能不有所警戒，不過，老衲自不會過份難爲他。」

說到此，長嘆了一聲道：「我方才是故意把他放到一邊，提起來此子的身世，卻是頗爲週折……」

祝三立睜着一雙小眼道：「此子身世，我多少也知道一點……」

涵一和尚嘆息道：「此中詳情，也只有我和尚一人知道，這也是我一生之中，所做過唯一的一件愧心之事……」

祝三立翻了一下小眼，更加的迷糊。

老和尚咳了一聲道：「你們都退下去吧！」

門外的小沙彌答應一聲，遂即走開。

現在，這間偏殿裏只剩下他們兩人。

老和尚回憶起這件往事，不由喟然長嘆了一聲，道：「三立，你可知道，老衲有一方外至交，名喚匡飛的這個人麼？」

祝三立一笑道：「自然知道，我和此人也有交情！」

老和尚點了點頭道：「這就是了，那麼你看我這弟子笠原一鶴又是誰呢？」

祝三立一呆，道：「不是匡飛的兒子麼？」

涵一和尚苦笑了一聲道：「原來你也知道？」

祝三立詫異道：「可是那白姍不是匡飛的妻子麼？那笠原一鶴是……」

老和尚點頭道：「一點也不錯！」

老狸摸了一下頭道：「這麼說，白姍不就是笠原一鶴的母親了？」

涵一和尚卻又搖了一下頭道：「不是這樣的！」

他嘆了一聲道：「笠原一鶴是匡飛在日本，同一日本女子所生，這件事，那翠娘白姍，卻是到今並不知道！」

老狸祝三立，臉色一變，輕輕「哦！」了一聲。

和尚苦笑了笑，道：「這事情都怪老衲不好，其實那時候，我如不叫他東渡日本，匡飛是不會去的！」

祝三立眨了一下眸子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老和尚長嘆了一聲，道：「說來全是我的過錯！」

祝三立笑了笑道：「這又與大師你有何關係？」

涵一和尚雙手合十，低低唸了一聲阿彌陀佛，遂苦笑了笑，道：「三立，我與匡飛定交，你當是在中國麼？」

祝三立怔了一下，道：「自然是在中國，你們不是在楓陵渡認識的麼？」

和尚苦笑道：「錯了，我和匡飛是在日本結識的，楓陵渡時，我們不過是重溫故情！」

老狸嘿嘿一笑，這些原因，他是一點也不懂。

當時，他一言不發，涵一僧吶吶的說道：「我認識他之時，尚未從佛，匡飛更在弱冠之年……」

說到這裏，老和尚似有無限感慨，他微微搖了一下頭道：「那時我二人，一見如故，因爲同處異域，更感友情珍貴！」

他眯細了雙瞳，追憶着道：「說起來，我年長他許多，匡飛就稱我爲大哥，他的武功，有很多都是我傳授給他的，所以他對我十分敬重！」

祝三立奇怪道：「你們在日本……」

老和尚一笑道：「我那時去日本，主要是去研究中國流落日本的佛學，那時我已有從佛之心，匡飛卻是年輕氣盛到日本開創事業！」他慢慢坐了下來道：「我比他先到幾年，自然較爲熟悉……

「那時我是住在小吉原一家日本朋友『雪下村夫』的家裏，雪下村夫是一個酷愛中國武術的老先生，因之，對我十分禮遇！

「……他年老喪偶膝下僅有一女名喚『雪下櫻子』，父女二人相依爲命！」

祝三立聽入了神，一言不發。

老和尚手捻念珠，微微嘆了一聲道：「匡飛來日本人地陌生，我就暫時引他住入這家，村夫父母待他親同家人猶有過之，誰知道因此他卻和這家人家，發生了不解之緣。」

祝三立口中哦了一聲，點頭道：「莫非他和那老頭的女兒……？」

老和尚點了點頭，道：「正是這樣……都怪我一時多事，因見他雙方有意，代爲說媒，自此匡飛就與櫻子小姐結爲秦晉之好，因恐遭人物議，匡飛取名笠原少夫，就變成了一個道地的日本人了。」

祝三立怔道：「哦——」

老和尚點了點頭，已冷笑了一聲道：「可是好景不長，日本那年，鬧了很大的一次飢荒，復以兵災人禍，遍野哀鴻，匡飛及其妻因而失散……那時我已入大藏從佛，過歲再訪他們，却已家園破碎，人景全非。」

祝三立也不禁搖頭嘆息了一聲。

大悲和尚苦笑了一聲，道：「……當我找到了村夫老人父女之時，這父女二人却是寄于足利將軍府下，因爲那將軍深愛老人的武學，所以對他父女二人甚是器重……可是，那匡飛失却是爲兵浪衝散，一去無踪，櫻子姑娘終日以淚洗面，傷心不已……」

他重重嘆了一聲，慈眉緊皺，半天之後，他才搖了搖頭，十分戚慘的道：「最可憐的是，她懷內竟有匡飛的骨血……」

祝三立面色變道：「這孩子是……」

老和尚點了點頭道：「不錯，這孩子就是今天的笠原一鶴！」

祝三立「嘖！」了一聲，嘆息道：「太離奇了……」

涵一和尚冷笑道：「更離奇的還在後頭呢！」他接下去道：「……我因是他們婚姻的媒人，這事情理當由我負責……所以我當時就義不容辭的，答應了他們，務必要把匡飛找回來，櫻子小姐乃出示當年與匡飛定情之物同心古硯一方，交我帶在身旁以爲証物。

「……我找遍了全日本，孩子已兩歲了，可是却沒有匡飛一點下落，後來我聽說有部份日本浪人，流入中國沿海爲寇，因而聯想到，匡飛可能已到中國。」

老和尚站起來走了幾步，他振振有詞的道：「……我自己也因久居異域終非下場，所以也思歸返回故國，就在這雙重原因之下，我就又回到了中國！」

祝三立含笑點頭，說道：「原來是這樣的！」

涵一和尚沉聲道：「返國之後，我找了他足有兩年，後來才知道竟在楓陵渡，而且他竟又和中國少女白姍結成了夫妻！」說到此，老和尚臉上帶出了一絲怒容，他冷笑了聲道：「這是他做的一件大錯事，我十分的憤怒，所以才找到了他們。」說到此，面色轉温，微微一笑嘆道：「可笑匡飛竟不認識我了，因爲他不知我已作了和尚，我與他夫婦打鬥了一番，因而再度結識！」

涵一和尚苦笑道：「日後我現出本來面目，匡飛才大吃一驚……我把他原配妻子的下落告訴了他之後，他悲喜交加之下，竟自昏了過去……」

祝三立緊張的說道：「白姍不知道此事？」

老和尚搖了搖頭道：「這是我當時一念之仁，只爲了怕她傷心，再者我那時却多少有些偏心櫻子姑娘……所以始終瞞着白姍！」他苦笑道：「到現在，這位白女士還不知事情眞相，這也就是我不願見她的原因！」

祝三立點了點頭，說道：「原來是這樣呀！」

老和尚又嘆了一口氣，道：「我當時連連催他返回日本，用盡一切力量助他，匡飛在我助力之下，竟而棄白姍及子女不顧，偷偷地返回日本去了！」說到此，他雙目中閃過了一些淚痕，很傷感的搖了搖頭，道：「我一心一意同情那日本的女人，却忽畧了他中國的這位妻子！」

他嘆道：「白姍這二十年來，當然是受盡了苦，這錯誤……唉！」

祝三立苦笑了笑，道：「實在說，也不能怪你……可是那位匡飛兄，應該設法回來一下才對！」

和尚鼻中哼了一聲道：「這也怪我，不叫他回來的。」

祝三立楞了一下，抬頭看了他一眼。

老和尚雙手合十唸了聲：「阿彌陀佛吾佛慈悲，罪過，罪過……」

老狸祝三立搔了一下頭道：「事情竟是這樣，我看還是快告訴笠原一鶴那孩子，叫他知道，他並不是日本人！」

老和尚點了點頭，說道：「時候還不到！」

祝三立咧了一下嘴道：「我可是又糊塗了！」

老和尚點了點頭道：「老友，你還有什麼不明白呢？」

祝三立咳了一聲道：「……那個翡翠梨！」

和尚點頭道：「不錯，這東西是白姍傳家之物，匡飛爲求進身足利將軍，大概是以它贈與了將軍！」

祝三立大不以爲然道：「這就是匡飛兄的不對了，豈有此理——」

涵一僧點了點頭道：「匡飛不該如此，他大概爲了感謝足利將軍照顧他岳父妻子的恩惠，不得不有所表示，可是他不該這麼做……」

祝三立冷笑一聲，道：「那就太不應該了！」

說着這矮老頭兒，臉色發青道：「我說呢，這麼說來，白氏母子當然有權力收回這件東西！」

涵一和尚點了點頭道：「收回是可以收回，可是方式却不該這樣！」

祝三立一怔，道：「這應該有什麼方式？」

老和尚慢吞吞的道：「笠原一鶴以此爲貢，失去了這翡翠梨，豈不是交不了差？誤了大事？」

祝三立怔了一下，道：「可是交上去不就完了？」

老和尚冷笑了一聲，道：「交給皇上，照樣可以拿回來，那時就與足利及笠原一鶴無關了！」

祝三立面色一變道：「大師你是說，再從皇帝手中，把這件寶物盜回來？」

涵一僧點了點頭道：「皇帝寶物多的是，未必希罕此物！」

祝三立雙掌撫了一下，笑道：「對！對！到時候，我祝三立情願助白姍入宮盜寶！」

和尚立時一睜雙目道：「老衲正有此意，老朋友，你要說話算數啊！」

祝三立怔了一下，眼珠一轉，乾笑道：「老和尚，我上了你的當了……」

涵一和尚也忍不住大笑了起來。

笑聲暫時帶來了輕鬆，祝三立因而手指涵一和尚笑道：「和尚，平心而論，你

對於此事，處置得有些不公，白女士未免太屈了！」

涵一僧微蹙道：「怎麼不公？」

祝三立嘆了一聲道：「你一心一意爲那日本人雪下櫻子着想，却把我們本國可憐女子忽畧了這不是不公麼？」

涵一和尚鼻中哼了一聲，道：「這事情老衲有欠考慮，可是天下事，很難兩全其美，說起來那日本婦人到底是元配，理當顧全才是！」

老狸祝三立微微一笑道：「事已至此，還有什麼話好說，不過老和尚，白姍一個女人，帶着一雙子女，這些年，可是吃盡了苦了！」

他笑嘻嘻的看着老和尚，道：「如果她知道眞相，又豈能與你干休？」

涵一和尚聞言後苦笑了笑，歉然的道：「這到底是一件討厭的事，所以這多年以來，對於她，老衲總似有些內疚，一直不願和她見面……」

祝三立「哧！」一笑道：「醜媳婦難免見公婆，不見面怎麼行？」

老和尚站起來走了幾步，雙眉緊皺，道：「三立，這件事，我看……」

祝三立忙搖手，邊自笑道：「別派我，我可是沒有辦法，這母子三人可不是好惹的！」

涵一和尚一笑道：「行善務絡，這件事你已然已經沾了手，再想退身就不容易了！」

老狸祝三立苦笑道：「大和尚，你有什麼事就只管吩咐吧，反正我惡人做到底了！」

涵一僧嘻嘻一笑，道：「你這是在做好事，功德無量！」

說着輕聲道：「你去查一查那個翡翠梨的下落，然後想辦法弄到手中。」

祝三立怔了一下，直咬着牙道：「我的天，和尚，你可把我抬得太高了，我這條老命還想再多活幾年咧，短命無常徐雷那個主兒可是好惹的呀！」

涵一和尚冷冷的道：「依我看來，那白姍此時出現，絕非是無爲而來，說不定那翡翠梨已到了她的手中！」

祝三立哎唷唷的道：「老天爺，那我更不敢了，好男不跟女鬥！」

涵一和尚嘆道：「只有偏勞你了，那位女施主見了面，非要與我拚命不可，老衲偌大年歲，既遁身佛門，豈能與她糾纏？我看你去最適宜！」

老狸祝三立嘆了一聲道：「好吧！誰叫我交結這一個朋友，不過老和尚，我可是說在頭裏，白姍要問我，我可是實話實說，是受你指使來的！」

涵一和尚一笑道：「你就是不說，她也知道！」

祝三立伸腰打了一個呵欠道：「老和尚，光顧說話，我們兩個可是連飯還沒吃呢，你總得弄點東西給我們吃吃呀！」

涵一和尚站起來道：「我們現在去看看那個孽障！」

祝三立一笑道：「這小子也够受了，你對他還是手下留些情吧！」

涵一僧鼻中哼了一聲，道：「此子心懷仇恨，只怕他短時難以消除，若非念在他是故人之子，老衲却也懶管得他。」

說着走出禪房，順手拿起一盞燈來，回頭對祝三立說道：「走，我們上精武堂去！」

說着，二人順着這條甬道一直走了下去，兩旁全是花圃，陣陣的傳過郁郁的清香。

祝三立嘆道：「南洲，還是你會享福，像我祝三立一天到晚在風塵裏打轉，只怕到頭來，落得一個屍骨不全！」

老和尚白眉一搭道：「佛主慈悲，休要胡言亂語，佛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老衲願渡你就是！」

老狸嘻嘻笑道：「怎麼都行，我可是就怕當和尚，你還是饒了我吧！」

涵一和尚微微一笑，二人遂來至精武堂前。

堂前有兩個小沙彌，每人都拿着一柄拂塵，分立在堂前兩側。

老和尚來了，兩個小和尚趕忙行禮，涵一僧問：「師兄在裏面麼？」

一個小和尚合十道：「笠原一鶴師兄睡着了！」

老和尚白眉一聳，冷笑道：「哦，他倒是想得開！」

祝三立忙嘆道：「這一路，他也够累的了！」

二人遂推門而入，一盞紗燈下，那個來自日本的少年武士，正自仆在案上，呼呼的睡着了。

在他頭頂上，圍繞着無數小飛蛾，可見他已經睡着了一段相當的時候了！

老和尚大袖一揮，飛蛾盡散，他走過去在笠原一鶴身上拍了一下道：「還不醒來！」

笠原一鶴大吃一驚，差點摔了下來。

他睜眼一看，嚇得忙自站起來道：「師父……」

涵一和尚冷冷笑道：「好個徒弟，你眼睛裏，還有我這老和尚？」

說着雙目一瞪，道：「我和尚沒有你這殺兄背師的徒弟，你也不必叫我師父，現在你快快走吧！」

笠原一鶴不由大吃一驚，嚇得「噗通！」一聲跪了下來，面色驟變道：「師父，我錯了……」說着叩了個頭，流淚道：「……我自知罪過太大，師父你老人家打罰俱可，千萬不要叫我走……」

老和尚哼了一聲道：「你入門不及二月，竟自做出此事，往後歲月如何打發？老衲乃是爲了和你有些情誼，才破例收你爲徒，不想你這孽障竟是如此野性難馴，莫非你以爲我佛門，就少了你這個弟子不成？」

說着面色甚是憤慨，大袖一拂道：「快快走吧，老衲對你灰心透了！」

笠原一鶴見狀，淚下如雨道：「師父，弟子只是因爲責任重大，心安不下，才出此下策……」

涵一和尚朗朗目光，注定着他道：「你竟忍心，用刀傷害師兄，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笠原一鶴見狀，只以爲師父眞的怒了，要把自己驅出門牆。臨來時，父親對於自己是如何叮囑？要對這位世伯父，敬重如父，想不到這時竟會如此，笠原一鶴眞的害怕起來了。

（未完）

脫俗俠情長篇巨著

臥龍生・文
培　新・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四鳳舫中一局豪賭，發生巨變，四鳳在酒中下毒，脅迫在場羣豪俯首聽命，岳秀假扮的青衫人取出贏得的千年何首烏，向馬鵬交換爲羣雄解毒，羣雄毒解，馬鵬去後，四鳳爲勢所迫，乘被岳秀言語擊中苦衷，俯首聽命，就在此際，突傳來馬鵬慘厲呼聲，岳秀要楊晉率領四鳳離開畫舫，然後縱登岸上爲馬鵬解圍。岳秀與馬鵬打賭，贏回那支千年何首烏後，逕往楊晉府中奔去，楊晉此刻已安抵家中，與譚雲及四鳳等安坐廳上，各人見禮落座，岳秀向楊晉詢問，府中可有戒備——

****

雛鳳清鳴亮　潛龍升空高

楊晉道：「王勝，張晃，各帶了十二名精幹的捕快，分佈在四週。」

岳秀點點頭，道：「那很好——」目光一掠四鳳，笑道：「四位鳳姑娘，咱們希望四位能合作，知無不言。」

大鳳一欠身，道：「岳爺請問，我們言無不盡，只恐怕我們知曉的太少，使楊大人和岳爺失望。」

岳秀道：「只要妳們能盡力合作也就是了。」

楊晉長長歎口氣，道：「我這個總捕頭很慚愧，金陵城中隱居這麼多的武林高手，我竟然是一無所知。」

岳秀道：「不能怪你，這般人行踪太隱密，而且，他們可能是臨時從很遠的地方趕來，不過——」

楊晉接道：「不過什麼？」

岳秀道：「不過他們會不會和王府中命案有關，在下就無法論斷了。」

楊晉道：「如看今夜中這番紛爭，完全是江湖中的恩怨，在下就不該捲入這場是非漩渦之中，如是涉及王府血案，在下亦必要追查到底。」

譚雲笑一笑，道：「不論這是江湖上恩怨紛爭也好，還是牽入王府血案也好，你楊總捕頭如是想過問，都可以插手。」

楊晉歎口氣，道：「譚世兄，有道是官身不自由，不但牽涉上我楊某身家性命，一般捕快兄弟，而且，連帶應天府正堂的前程——」



岳秀笑一笑，接道：「我明白，楊大人是破案第一，如是沒有蘭妃這一樁血案，咱們也不會查出金陵城內，這多麻煩事情……」

臉色一整，肅然接道：「但此事也未必就和蘭妃血案完全無關。」

楊晉道：「老弟說的是，咱們應該先問問四位鳳姑娘。」

岳秀目光突然轉到譚雲的身上，道：「二公子，你仔細的想想看，那蘭妃身上，有什麼特殊的東西，可能和武林事物有關？」

譚雲道：「兄弟——」

岳秀接道：「譚兄，現在用不着回答我，你先多想想，再下定論不遲——」目光突然又轉到大鳳的身上，道：「你是四鳳之首，也是今夜裏推銷毒酒的首要人物，知道的事，自然會比你三位妹妹多一些？」

大鳳道：「是的，岳爺，有很多事只

有我一人知道。」

岳秀道：「你們在酒中下毒，又不惜以千年何首烏作餌，究竟是用心何在？」

大鳳道：「用心在使酒內的無形之毒，控制住各位，俯首聽命。」

岳秀道：「然後呢？」

大鳳道：「然後，遣派各位去做一件事，至於去做什麼事，就不知道了。」

岳秀點點頭道：「姑娘，妳們怎麼和他們勾結一起？」

大鳳黯然說道：「我們很早就被血掌林方控制了，四鳳舫幕後的老闆，就是血掌林方，我們受過他養育之恩，但也替他賺了不少的錢，可惜的是他死了，如是他還活在人世上，必然可問出不少隱密。」

岳秀笑一笑，道：「這麼說來，那林方常在金陵了，但不知他是受何人之命行事？」

大鳳道：「林方常來金陵，但對他聽何人之命行事，却是知曉不多。」

岳秀笑一笑，道：「大鳳姑娘，這話就說的不老實了。」

大鳳怔了一怔，說道：「我那裏說謊了？」

岳秀道：「如若姑娘對林方幕後之事，一點也不瞭解，那血掌林方死亡之後，姑娘還有什麼畏懼呢？」

大鳳呆了一呆，爲之語塞，半晌說不出一句語來。

岳秀道：「在下需要姑娘誠心誠意的合作。」

大鳳歎口氣，道：「岳爺果然是細心的很。」

岳秀道：「姑娘，說實話吧！」

大鳳歎道：「賤妾怕他們報復。」

楊晉道：「妳就不怕國法如爐。」

大鳳歎口氣，道：「國法殺人不過一刀之苦，但他們的手段却是惡毒得很。」

岳秀微微一笑，道：「大鳳姑娘，什麼人指揮林方，那人現居何處？」

大鳳道：「一個黑黑瘦瘦的中年人，賤妾不知道他住何處。」

岳秀道：「他可是時常到四鳳舫？」

大鳳道：「不常去，三五個月，也難得去一次。」

岳秀道：「最近的一次，是什麼時間去的？」

大鳳沉吟了一陣，道：「三四天前，和林方一起到了四鳳舫。」

岳秀道：「四鳳舫策劃這一次收羅羣豪的辦法，就是在那次會商中決定的？」

大鳳點點頭，道：「是的，在那次會商之中，決定了酒中下毒的事。」

岳秀突然一轉頭道：「是什麼人？」

「我。」一個身着青衣，梳着雙辮的娟秀少女，緩步而入。

是楊玉燕，雖是一身女婢衣服，掩不住那天生麗質。

楊晉霍然站起了身子，但他很快又坐了下去。

楊玉燕做了幾天下人丫頭，人似是變的懂事多了，先對岳秀點頭一笑，道：「岳兄。」又對譚二公子點頭，才叫了一聲：「爹。」行到楊晉身側。

楊晉極力的控制着激動的情緒，道：「孩子，妳好麼？」

楊玉燕道：「女兒很好。」

楊晉道：「苦了你了，孩子。」

楊玉燕嫣然一笑，道：「爹，養了我這麼大，做女兒，盡這一點孝心，怎能言苦。」

楊晉哈哈一笑，道：「說的是啊，孩子，快去見過譚二公子，這都是幫爹的朋友。」

楊玉燕對譚雲一欠身，笑道：「見過二公子。」

譚雲一抱拳，道：「兄弟譚雲。」

楊晉道：「這是小女玉燕。」

譚雲道：「楊姑娘巾幗女傑，譚某人有幸識荆。」

楊玉燕道：「家父無子，弱女不得不爲父盡孝，抛頭露面，倒叫諸位見笑。」

岳秀輕輕咳了一聲，接道：「大鳳姑娘，還有什麼相告麼？」

大鳳搖搖頭，道：「岳爺，賤妾知道的都說了。」

岳秀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道：「楊大人，譚兄，小心一些。」

突然出手一把，扣向大鳳脈門。

大鳳一沉玉腕，避開了岳秀五指，道：「岳爺，你這是做什麼？」

岳秀淡淡一笑，道：「姑娘終於忍不住要現現眞本領了。」

這時，譚雲，楊晉，都已離開席位。

楊玉燕一探懷，扣了兩枚蜂翼鏢，緊依父親而立。

岳秀大跨一步，越過桌面，和大鳳相對而立，道：「大鳳姑娘，用不着再演戲了，姑娘請出手吧！」

大鳳一臉茫然之色，道：「岳爺，好好的怎麼動起手啦！」

岳秀搖搖頭，道：「大鳳姑娘，你這份做作的工夫，連在下也很佩服了。」

楊晉看的有些明白，也有些糊塗，忍不住道：「老弟，是怎麼回事？」

岳秀道：「大鳳姑娘才是今宵主謀的首腦人物，血掌林方，只不過是她手下一個聽命行事的打手罷了，四位鳳姑娘深藏不露，連在下也幾乎被她們騙過了。」

譚雲一皺眉頭，心中暗道：這話說的太過武斷了，四鳳姊妹，怎麼會是主腦人物。

大鳳姑娘仍然是一派鎭靜，緩緩說道：「岳爺武功高强，殺我們四姊妹易如反掌，不過，岳爺這樣含血噴人，實叫我們死難瞑目。」

岳秀微微一頓，接道：「我如不把你一一點破，妳心中定然不服了。」

大鳳道：「岳爺請說，如是岳爺眞能找出我們的罪惡，我們姊妹死而無憾。」

岳秀冷冷說道：「第一，這請帖發出是在四日之前，妳却謊言說是三日之前，才有林方和一個黑衣人登舟決定。」

大鳳眨動了一下大眼，道：「還有麼？如是單是這一樁疑問，賤妾自有詳細的解說。」

岳秀道：「還要狡辯，第二，以妳表現出的武功，決無法避過適才在下的一招擒拿。但妳却輕易的避過了。」

大鳳嗯了一聲，道：「還有麼？」

岳秀道：「另外兩位鳳姑娘和譚二公子動手時，故意隱技自珍，不出全力，可

惜的是她們不够妳這麼作大姐的森沉，有時間，忍不住用出一兩招眞功夫來，却是大見凌厲，一個人的武功，不可能那樣大不相同的差別。」

譚雲細想動手情形，果有此事，不禁冷笑一聲，道：「不錯，如非岳兄神目如電，窺破內情，只怕咱們都要遭這四個丫頭的毒手。」

大鳳目光中暴射冷厲神芒，道：「岳秀，我已設法送了你一枚何首烏，足够酬報，你却接二連三的破壞了我們的計謀，現在，你如肯退出這場是非，我們既往不究。」

岳秀道：「難的是，我已無法退出這場是非了。」

大鳳道：「這麼說來，你岳秀是非和我們作對不可了。」

岳秀道：「我也可以不和諸位作對，不過，我有條件。」

大鳳道：「說！能答應的，我們會盡量答應你！」

岳秀道：「我要姑娘找出那位殺害王妃的兇手……」

大鳳呆了一呆，道：「這個——」

岳秀只道：「肯不肯交出那殺害王妃的兇手，請姑娘三思！」

大鳳沉吟了一陣，道：「只交出兇手，別的可以不追究麼？」

楊晉道：「不行，還有王妃身上之物，一件也不能少。」

大鳳道：「王妃身上，都有些什麼遺物？」

楊晉道：「這個，在下還得查問一下才行。」

大鳳道：「你根本不知道她有些什麼，我們給你多少，你就只好要多少了。」

楊晉心中暗作盤算，道：「七王爺追的只要殺人兇犯，如能把兇犯捉到，正法問斬，那就算消了這件大案子，保住胡大人的前程，也保住了自己的職位，至於王妃遺失之物，也不過是一些飾物罷了，能否取得回來，那也不會放在心上了。」

他心中有了這份打算，但却不敢說出口來。

因爲，岳秀心中怎麼想，楊晉還弄不清。

對這位莫測高深的年輕人，楊晉已是由衷的敬服。

但聞大鳳接道：「怎麼樣？我們交出兇手，也交出王妃一些飾物，你們了去王府的血案，岳兄和楊大人都退出這番江湖紛爭。」

岳秀道：「那兇手，是不是眞的兇手呢？」

笑一笑，大鳳說道：「這似乎是不大重要的事了，只要有一個人，肯承認是兇手，你們就可以消案了，至於是否是眞正的兇手，似乎是用不着追究了。」

楊晉道：「他如不是兇手，豈肯招認麼？」

大鳳道：「這是我們的事了，我們既然交出的是兇手，你們問什麼？他就會承認什麼了。」

楊晉還未及答話，楊玉燕已搶先說道：「這不行，如是妳交出的是假兇手，眞正的兇手，日後會查出來，那時候，翻了案，不但冤枉了好人，而且，我爹也要受到牽連。」

大鳳說道：「這一點，你們儘可以放心，那眞正的兇手，我担保他永遠不會出現。」

岳秀道：「那殺死王妃的兇手。可是已經被你們殺掉了？」

大鳳眨眨眼睛，道：「岳爺，咱們在說條件，用不着這麼追根究底吧！」

岳秀道：「大鳳姑娘，我覺着咱們不是在談判……」

大鳳奇道：「爲什麼不是談判？」

岳秀道：「雙方談條件，必需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彼此要勢均力敵，現在，咱們至少不是這個局面。」

大鳳嗯了一聲，說道：「岳爺的意思是，你們現在很强大，我們很弱。不堪一擊！」

岳秀道：「就算是這樣吧！希望你姑娘能够相信。」

大鳳暗暗一笑，道：「姓岳的，你不覺着這句話太自負麼了！」

岳秀道：「不，我覺着很眞實，如是姑娘不相信，咱們可以先試試！」

大鳳道：「好吧！希望咱們交手幾招之後，咱們再談。」

岳秀道：「在下也這麼想，如是不能分出絕對的優劣之勢，你大鳳姑娘也不會眞心眞意的和我們談判。」

大鳳道：「岳爺，小心了。」

突然雙手一翻，掌指齊發，掌力强勁，直逼前胸，指影點點，分取數大要穴。

這出手一擊的勢道之奇，掌指的配合之佳，已到了心分二用，掌、指各盡妙的境界。

譚雲只瞧的一皺眉頭，暗道：這丫頭手法武功，分明已到一流境界，在四鳳舫竟然能裝成不堪一擊的弱者，心計之深，的是可怕。

姊姊如此，三個妹妹，定也是深藏不露的人物了。

想到在四鳳舫中和二女動手的過程，不禁暗叫了一聲慚愧。

但最爲驚駭的還是楊晉。

他身任總捕，閱人多矣，一看那大鳳出招，瞧出厲害，心頭大爲震動，暗道：「這丫頭如此高明，却答應和我同行，一路上俯首從命，定然別有陰謀了。」

一念及此，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再看場中搏鬥形勢，雙方已然搏鬥了十餘招，掌指起了重重叠影，叫人眼花繚亂。

二鳳等三姊妹，個個都運氣作勢，只待大鳳落敗，或是大鳳一聲令下，立時出手搶攻。

譚雲、楊晉，也各自運氣戒備，兩人的搏鬥形勢，如若一生變化，立刻將發展成一場羣鬥。

搏鬥中，突聽一聲嬌叱，冷笑，掌影，指風突然間靜了下來。

凝目望去，只見大鳳滿臉汗水，雙手下垂，一副充滿着痛苦的神色。

二鳳，三鳳，突然嬌叱一聲，雙雙飛起，撲向了岳秀。

譚雲大喝一聲，躍起截住了二鳳，兩人懸空對了一掌。

但聞蓬然一聲，雙掌接實，兩人都從空中落了下來。

只聽大鳳尖聲叫道：「住手。」

三鳳人已衝向岳秀，聞聲一幌雙肩，錯開了兩尺，呼的一聲，由岳秀的身側掠過。

二鳳也疾退五步，避開了譚雲一掌。

岳秀神情肅然，緩緩說道：「姑娘武功之高，出了我岳某人的意料之外，在下不得不施下毒手了。」

大鳳冷冷說道：「你用的是『彈指神通』。」

岳秀道：「不錯，我點傷姑娘三處大穴。」

大鳳道：「想不到我會遇上像你這等高明的人物。」

岳秀道：「誇獎了，大姑娘，現在，咱們應該談談正經事了。」

大鳳道：「什麼事？」

岳秀道：「你們四姊妹眞正的身份，混跡風塵，用心何在？爲什麼叫人殺死蘭妃，侯門王妃，和你們有何寃仇？」

大鳳苦笑一下，道：「岳兄，我不會說，你盡管下手取我性命。」

岳秀冷漠一笑，道：「大鳳姑娘，妳如是想一死了之，那就大大的錯了，我岳某不是公門中人物，江湖人物江湖老，咱們這筆賬，用江湖手法算，我不信妳眞能熬受得過身受的痛苦。」

大鳳厲聲說道：「岳秀，你已佔了上風，應該見好就收，你們如若只是想追出殺害蘭妃的兇手，我就可以承認。」

楊晉搖搖頭，道：「妳不行。」

大鳳道：「爲什麼不行？」

楊晉道：「因爲，殺死那蘭妃的是一個男人？」

大鳳道：「爲什麼一定是男人？」

楊晉道：「因爲，那蘭妃的遭遇很悲慘，先姦後殺。」

大鳳一皺秀眉兒，訝然道：「先姦後殺？」

楊晉道：「不錯，先姦後殺。」

大鳳雙目中暴射出冷厲的神芒，道：「哼！狗不改吃屎。」

事情至此，已很明顯，那殺害蘭妃的兇手，已然呼之欲出。

楊晉雙眉一揚，沉聲道：「大鳳姑娘，交出兇手，離開金陵，我立刻就放四位走！」

大鳳逐漸的冷靜了下來，恢復了鎭靜，回目望着岳秀，道：「岳相公，你怎麼說？」

岳秀道：「我無意見，只要楊總捕頭答應，妳們儘管離開。」

大鳳目光又轉到楊晉的臉上，道：「楊總捕頭，肯信我麼？」

楊晉道：「姑娘怎麼說？」

大鳳道：「放我們四姊妹離開，三天內我再來交出兇手。」

楊晉道：「這個？這個……」

大鳳道：「你不敢答應是麼？」

楊晉道：「去擒兇手，也用不着你們四姊妹一起離開吧！」

大鳳道：「那人武功高强，我一個人去，也未必是他敵手？」

楊晉道：「你們四姊妹，去兩個，留下兩個如何？」

大鳳嘆口氣，道：「不行，我們四人練過一種合搏對敵的陣法，對付那兇手，不是我們一二人能够擒他。」

楊晉頓有着無所措施之感，轉目望着岳秀。

這位莫測高深的年輕人，在楊晉心目中，已成了無所不能的人物。

岳秀笑了一笑，道：「大鳳姑娘，看來，我岳秀要爲妳作保才成。」

大鳳道：「你敢不敢保？」

岳秀道：「爲什麼不敢，不過醜話說在前面，妳四鳳如是失約不來，那就別怪我姓岳的心狠手辣了。」

大鳳道：「三日爲準，不管我們能否擒得兇手，三日之內，再來此地。」

岳秀點頭道：「好，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目光轉到楊晉的身上，道：「楊大人，大鳳姑娘的事，在下作保，如是四鳳姊妹們不能按時來此赴約，在下願意找她們回來。」

楊晉道：「岳老弟願意担保，老朽自然是無不遵從了。」

岳秀回顧大鳳拱拱手，道：「姑娘請去吧！」

大鳳淡淡一笑，道：「岳相公，你敢這樣相信我麼？」

岳秀道：「在下不敢相信姑娘，但我却相信自己。」

大鳳先是一怔，繼而淡笑了一笑，轉身而去。

二鳳、三鳳等緊隨身後，魚貫而去。

直待四鳳去遠，楊晉才低聲說道：「岳老弟，這四個丫頭，可以相信麼？」

岳秀搖搖頭道：「不可以相信。」

楊晉道：「那麼，你爲什麼放她們離去。」

岳秀道：「不放她們離開，難道殺了她們麼？」

楊晉尷尬一笑，道：「老弟，在下的意思是，可以把她下入石牢。」

岳秀道：「第一，應天府的石牢，未必緊牢到能够關住四鳳，第二，你要找殺死蘭妃的兇犯，非得借重她們不可，再說，四鳳雖然身份高過林方，但在下的看法，她們並非是在此最高決策人物，如是我推想的不錯，她們很可能還要請示一下他們的上司。」

譚雲道：「高明啊！岳兄，這是欲擒故縱……」

楊晉一皺眉頭，道：「可是咱們沒有安排追踪他們的人物。」

岳秀笑道：「我來時，看到了丐幫弟子，他們追踪術的高明，各大門派，無出其右，而且，也可能有別人幫忙，這一點楊大人不用担心了。」

楊晉笑一笑，道：「由你老弟安排，我自然是放心的很，走！咱們書房裏去坐坐。」

長揖肅客，把岳秀和譚雲讓入書房。

楊玉燕親自爲兩人奉上香茗，坐在父親身側。

岳秀笑一笑，道：「燕姑娘，在王府中，可曾聽到了什麼消息？」

楊玉燕嫣然一笑，道：「倒沒有聽到什麼，但我却瞧出了一些不尋的事情。」

楊晉吃了一驚，道：「什麼事？」

楊玉燕道：「女兒感覺那七王爺的府中，有內奸——」

楊晉接道：「是什麼人？」

楊玉燕道：「王爺夫人。」

這一下，不但是聽得楊晉一呆，就是岳秀，譚雲，也爲之大感愕然。

良久之後，楊晉才緩緩說道：「丫頭，這不能隨口胡說，王爺夫人，何等身份，橫加污衊，那是滿門抄斬之罪。」

楊玉燕道：「爹，這等大事，女兒怎敢隨口亂說，但女兒有証據。」

楊晉呆了一呆，道：「証據，什麼樣的證據？」

楊玉燕道：「女兒看到的……」

楊晉接道：「丫頭，所謂證據，一定要言之有物，不能空口白話。」

楊玉燕微微一笑，道：「爹，女兒發覺了夫人，具有一身武功，而且，輕功也能够達到了翻房越屋的境界。」

楊晉驚啊了一聲，道：「妳幾時看到的？」

楊玉燕道：「昨天裏夜三更時分。」

楊晉皺一皺眉頭，說道：「丫頭，七王爺府中，調入很多大內高手，以保安全，也許其中，有一兩個女的，你不要看錯才好。」

楊玉燕道：「看不錯，女兒見過夫人，記憶很深刻，絕對不會看錯。」

岳秀道：「大人，讓楊姑娘說下去，不論是不是王爺夫人，咱們都須要知曉內情。」

楊晉點點頭，道：「老弟說的是，燕兒，你仔細的說明經過。」

楊玉燕道：「女兒原本是照顧外院，曾到蘭妃被殺的院落去過！」

楊晉道：「妳可找出了什麼可疑的地方？」

楊玉燕道：「七王爺對蘭妃，確實用情很深，如今，蘭妃房中的一切，都保持着原狀，任何人都不能擅自進入，門口還派有兩三個守衛的人。」

岳秀道：「很難得。」

楊玉燕笑一笑，接道：「在外院幾天之後，我就想法子活動了總管，把我調入內宅，在內宅，我管理打掃夫人住的庭院，所以，常常可以見到夫人。」

岳秀道：「夫人有幾歲了？」

楊玉燕道：「大約有二十六七歲吧！生的很秀美，膝前無子，只有一個女兒，今年三歲。」

岳秀點點頭，嘉許的說道：「姑娘很細心。」

楊玉燕道：「我第一次見到夫人時，想不到她竟有一身武功，只是覺到她雙目中神光很充足，但却對她身側一姥一婢，有了懷疑。」

楊晉道：「一姥一婢？」

楊玉燕道：「是！那老姥大約四十多近五十了，還有一個女婢，不過十七八歲左右，年輕美艷，透着一臉精明像，這兩人是夫人最貼身的人了……」

楊晉接道：「你怎知兩人有武功？」

楊玉燕道：「女兒看得出來，她們的內功，都已有了相當的火候……」

岳秀接口說道：「姑娘，恕在下斗胆接口，妳瞧到了人，別人是否也曾瞧到了你。」

楊玉燕道：「沒有，我正在掃着積花落葉，偸眼瞧看她們，她們決不會注意到我。」

岳秀道：「也許她們眞的沒有發現姑娘，如是他們對姑娘，有了懷疑時，決不讓你有再發現的機會。」

楊玉燕道：「我的住處，就在夫人庭院外面一間小室中，打掃內宅廳院，在王府女婢而言，也是份很吃力的工作，所以很少人注意到我。」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因爲我對夫人有了懷疑，所以，我很留心她們的舉動，二更過後，我就悄然起身，隱在暗處查看——」

楊晉接道：「胆大妄爲。」

楊玉燕微微一笑，道：「爹，我早就相度好了地形，出門就藏了起來，準備三更過後，去摸摸那一姥一婢的來路，那知剛到三更時分，夫人就出現了，但她已換過了一身黑色的夜行衣服，在那老姥陪同之下，躍上屋面而去。」

楊晉皺皺眉頭，道：「自從蘭妃案發，王府中調來了很多高手護院，堂堂王爺夫人，萬一被屬下攔住了，那豈不是要露出馬脚麼？」

岳秀却笑一笑，道：「玉燕姑娘，她們的輕功如何？」

楊玉燕道：「很高明。」

岳秀又問道：「姑娘是否等着她們回來？」

楊玉燕答道：「沒有，她們去後，我就回到了房中，今晨打掃庭院時，又見到了那老姥，女婢，證明了她們昨夜是去而復返。」

楊晉道：「七王爺呢？」

楊玉燕道：「七王爺住在另一個跨院裏，蘭妃之死，似是很傷他心。」

岳秀道：「姑娘，你今晚是怎麼出來的。」

楊玉燕道：「我悄悄溜出來的。天一亮就得回去。」

岳秀道：「他們不會懷疑妳麼？」

楊玉燕笑一笑，道：「王府中，用人很多，單是丫頭，就有十七八個，他們如何記得清楚，府衞又經常換班，出入王府，有一面腰牌，只要有牌，他們就不查問了。」

楊晉道：「剛剛出了這麼大的案子，他們竟然還是這等大意。」

岳秀和楊晉，似是有着不同的看法，淡淡一笑，說道：「姑娘，妳還準備回去麼？」

楊玉燕道：「要回去，我要瞭解一下，那夫人究竟是怎麼回事？」

岳秀長長吁一口氣，道：「楊大人，案子快要結了，你如想結案了事，四鳳們交出兇手後，你就可以覆命了應天府的胡大人，升堂問明案情，再向七王爺請示一下，那就算結了案。」

楊晉道：「那會不會是眞的兇手？」

岳秀輕吁說道：「你如只是想結案，有人認罪，那就行了，似乎是用不着追究太深。」

（未完）

新派奇情技擊偵探故事

香羅帶

高庸·文
天心·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離開寂寞山莊返回客寓，接獲黑衣幪面人留條，約在晚間往北門城樓相晤，郭長風暗遣小强預早往伏，以偵黑衣幪面人隱居之處，午後，林百合突到訪，詞鋒迫使郭長風承認要刺殺林元暉，林百合允以比值增酬法，要郭長風放棄刺殺目的。夜後，郭長風往北門城樓應約，黑衣幪面指斥郭長風不該放棄機會，以致打草驚蛇，而使林元暉得機逃遁，並要郭長風追踪下去，郭長風辯稱追將下去必將僨事，毋寧不動聲色，靜候林元暉返回，並說林元暉與其岳丈在今天午後定已改變主意——

天眼觀禍福　神目示吉凶

黑衣人道：「為什麼？」

郭長風道：「今天午後，我已經把事情全都告訴了林百合，我相信，最遲明天，秦天祥必然會趕回寂寞山莊。」

黑衣人道：「你有沒有跟林百合談到『比價增酬』的事？」

郭長風點頭道：「談過了。」

黑衣人道：「她怎麼說？」

郭長風笑道：「她比閣下爽快，一開口就出價十五萬兩。」

黑衣人道：「也是現銀交易？」

郭長風道：「不錯，三天之內，先付半數。」

黑衣人冷冷道：「那是七萬五千兩銀子，她能作得了主麼？」

郭長風道：「林元暉只有她一個獨身女兒，應該能够作得了主。」

黑衣人道：「就算能作主，我也不相信她能够在三天之內，籌足七萬五千兩現銀。」

郭長風道：「你眞的認為寂寞山莊拿不出這筆錢？」

黑衣人道：「我敢斷言他們絕對拿不出來，如果他們能在三天內給你七萬五千兩現銀，我願意付你十五萬兩，他們能付十五萬，我給你三十萬……」

郭長風聳肩笑道：「那敢情好，咱們就等她三天吧。」

黑衣人道：「郭大俠，這明明是他們的緩兵之計，你難道看不出來？」

郭長風道：「幹職業殺手這一行生意，信用最重要，我已經答應了，明知中計，也只好等她三天。」

黑衣人道：「可是，我必須警告你，萬一因為這三天躭誤，壞了我的大事，你怎樣對我交待？」

郭長風道：「咱們約定在三個月以內交差，現在才半月不到閣下何必性急。」

黑衣人哼了一聲，道：「好！我倒要看看你的信用有多好！」

說着，站起身來，似欲離去。

郭長風忙道：「請等一等，我這兒還有一件東西，請閣下替我辨認一下。」

從懷中取出那尊未完成的石像，含笑遞給了黑衣人。

城樓內沒有點燈，郭長風怕他看不清楚，緊接着又幌燃了火熠子。

誰知黑衣人接過石像，只淡淡看了一



眼，就還給郭長風，說道：「這是一尊女人的雕像，五官都未刻全，有什麼好辨認的。」

郭長風道：「閣下何不仔細看看？或許你會認識這是誰的雕像。」

黑衣人詫異地輕噢了一聲，果然又取過石像，仔細端詳起來。

郭長風暗中注意着他的反應，只覺他眼神一片迷惘，似乎並沒有震驚或激動的表情。

看了好一會，黑衣人又把石像還給了郭長風，搖搖頭道：「我從來沒有見過這個女人，你是由什麼地方弄來的？」

郭長風道？「這是我無意間從林元暉身上搜到的，據說像上這位美女，跟林元暉曾有一段不尋常的感情……」

黑衣人好像對這故事毫無興趣，輕哦道：「那你就留着吧，或許林元暉肯化錢把它贖回去，即使他不肯，這玉石也能值不少銀子。」

說完，逕自出樓而去。

郭長風不禁大感失望——他本來懷疑這尊石像必然與兩家結仇有重大關係，石像所彫美女，黑衣人一定認識，誰知這揣測竟然錯了。

難道石像真是林元暉的妻子？那麼林元暉為何又說石像的眼神流露着恨意呢？

如果林元暉的確是個多情丈夫，他的妻子又怎會恨他？

再說，林文暉每日晨昏兩次在後院焚香祭奠，並非喪妻之後才開始，顯見他祭奠的並不是亡妻，若說是追懷母恩，為什麼又偷偷彫刻石像？難道這石像會是他的母親？

不！當然不是。

石像既不是林元暉的母親，也不是他的妻子，一定是另外一個女人……

郭長風凝視着石像，獨自呆呆地出神，思緒萬千，直如亂麻。

突然，火光一閃而滅，手中火摺子竟已燃燒完了。

梆柝三响，夜已深沉。

郭長風想起小强，連忙收好石像，匆匆趕回七賢樓。

經過前面院落時，只見小强房中寂然無聲，房門反鎖着，人猶未返。

郭長風皺皺眉頭，在門上留了一個三角形的暗記，便回到後進上房。

當他一脚踏進房門，却發覺自己離開前貼在門縫間的髮絲已經脫落，臥房內的枕褥和抽屜，也有移動過的痕跡。

顯然，在他外出這段時間中，曾經有人潛入房內搜索過。

郭長風倒不担心失窃，因為比較重要的東西，如「羅帶」和「石像」都携帶在身邊，行囊裏不過幾件換洗衣服和散碎銀兩而已，可是，對來人的身份，却感到無限困惑。

黑衣人和何氏夫婦都在北門城樓，不可能是他們幹的，寂寞山莊的林百合午後剛來過，似乎也沒有這樣做的理由。那麼，來人是屬于哪一方面？企圖搜尋什麼東西呢？

行囊中的衣物銀兩，一樣不少，這表示來人並非意在財物，而是特別目的。其目的何在？就令人費思量了。

郭長風心裏驚疑不已，索性將門窗全都大開，也不點燈，端一把椅子，坐在黑暗中靜靜地等候着。

約莫半盞熱茶時光，一條黑影輕快的閃進後院，正是小强。

郭長風沒等他開口，急忙舉手示意「噤聲」，然後向屋頂指了指。

小强會意，身一起，先上了屋頂。

郭長風凝神傾聽了片刻，才輕輕由後窗飛出，掠身而上。

兩人分別伏身屋頂瓦溝中，一個向北，一個向南，隔着一道屋脊，這才開始了低聲交談。

郭長風首先道：「這座上房已經被人監視，你要特別注意四週動靜，聲音儘量放低一些。」

小强應道：「好！知道了。」

郭長風道：「現在先說寂寞山莊的情形，有什麼發現沒有？」

小强道：「莊裏很平靜，看不出什麼異狀，只是戒備十分嚴密，大約申牌時候，有一騎快馬出莊往西北山區馳去，好像有緊急事故。」

郭長風輕嗯一聲，道：「嗯！黑衣人的消息，果然很正確，那一定是給秦天祥送信去的，……」

接着，又問道：「你說莊裏戒備嚴密，究竟嚴密到什麼程度？」

小强道：「莊子圍墻上，搭了數十座竹樓，巡行瞭望的人絡繹不絕，週圍五里以內，遍設明樁暗卡，而且莊門緊閉，禁人出入，完全是一派如臨大敵的樣子，我在山下桑園裏等了很久，才找到上山的機會，但始終無法進入莊中……當然，如果是夜晚，就不至這樣困難了。」

郭長風道：「很好！寂寞山莊的情形，已經夠了，你再說說跟踪黑衣人的結果吧！」

小强輕笑道：「這一次，可就容易多啦，他們只注意城墻上面，却沒想到城樓外會掛着一個人。」

郭長風道：「噢？原來你就是空掛在城樓外面？」

小强道：「可不是嗎，你們在城樓裏的談話，我都聽見了，後來你亮起火摺子，給他看那尊石像，我也忍不住在城垛箭孔中，偷偷看了一眼，可惜離得太遠，沒看清楚。」

郭長風也笑了笑，道：「好小子，居然連我也瞞過了，可見你的『蜘蛛功』確實精進不少！」

小强道：「那是六哥你全神貫注在跟黑衣人說話，沒有留意罷了。」

郭長風道：「事後你可曾找到他們匿身的地方？」

小强道：「說出來，六哥一定又覺得意外。那黑衣人和姓何的老夫婦，就住在北門附近，只要站在城墻上，一眼便能望見。」

郭長風訝然道：「莫非在船上？」

小强道：「一點也不錯。他們的住處，是一艘雙桅木船，當時就泊在城外碼頭邊。」

郭長風道：「既然很近，你怎會就誤到現在才回來？」

小强道：「我偷偷跟踪他們上了船，

聽他們正在談論六哥的事，所以回來遲了些。」

郭長風道：「他們談論我什麼？」

小强道：「黑衣人的口氣，似乎對你已經不太信任了，他們懷疑你別有用心，根本無意對林元暉下手。」

郭長風輕哦了一聲，道：「還說了些什麼？」

小强道：「那黑衣人在埋怨何老頭夫婦，怪他們當初不該請你出山，聽他的意思，必要時，準備另僱殺手，頂替你的任務。」

郭長風暗吃一驚，道：「他們有沒有提起，準備另僱什麼人？」

小强道：「這倒沒有。不過，他們也想到，如果另僱別人出手，可能會激起你反感，除非迫不得已，不願出此下策。」

郭長風聽了，默然無語。

好半晌，小强又低聲問道：「六哥，你是不是真的不願對林元暉下手呢？昨天發生的事，果真是為了『比價增酬』？還是另有原因？」

郭長風長吁一口氣，沒有回答。

小强又道：「六哥，究竟是什麼原因。連我也不願意告訴嗎？」

郭長風默然良久，才緩緩說道：「你叫我說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總之，我覺得這件事內情太複雜，一時很難作決定。」

小强道：「那一方面太複雜呢？」

郭長風道：「譬如說，黑衣人和林元暉結仇的起因，寂寞山莊的景況，石像的秘密，黑衣人的身份……太多太多的事，都叫人猜測不透。」

小强沉吟了一下，道：「有句話，我說出來，六哥不要見怪。」

郭長風道：「說吧，我不會怪你。」

小强道：「我以為這些複雜的內情，跟咱們並不相干，咱們只看誰出價高，就替誰辦事，何必去關心這些是非呢？」

郭長風道：「你真的認為這些事跟咱們不相干麼？」

小强道：「是呀！恩怨是非，那是他們的事，跟咱們有什麼關係？」

郭長風道：「不！小强，這話錯了，除非咱們不承担殺人的任務，否則，鮮血染在咱們手上，活生生的性命毀在咱們手中，怎能說跟咱們沒有關係？」

小强道：「既然做了職業殺手，總難免要沾染血腥，莫非六哥對殺人的職業感到倦了？」

郭長風輕嘆一口氣，幽幽道：「豈僅是厭倦，簡直有些胆怯……」

小强詫道：「胆怯？」

郭長風道：「是的，正是胆怯，自從來到襄陽，我就有這種感覺，昨天在寂寞山莊後院內，這種感覺尤其明顯。」

小强道：「因為戒備太嚴密？」

郭長風搖頭道：「剛好相反。寂寞山莊的戒備太不够嚴密，林元暉是武功荒廢，不堪一擊，正因為如此，我才感覺到份外胆怯，不敢下手。」

小强愕然道：「這是為什麼？」

郭長風道：「我害怕一擊出手，將會鑄成遺憾終生的大錯。三年前，我已經做錯了一次，絕對不能再重蹈覆轍了。」

小强道：「你是說三年前殺杜五娘和閃電手孫奇那件事？」

郭長風道：「不錯，那是一次血淋淋的教訓，直到現在，猶令人追悔無及，耿耿難忘。」

小强道：「六哥，不是我做兄弟的說你，你也太迂了。杜五娘守節不貞，勾引姦夫殺翁奪產，閃電手孫奇仗着武功高强，戀姦殺人，都是鐵一般的事實，姦夫淫婦人人皆曰可殺，何況你已明帖約戰，對他們可說仁至義盡，怎能算做錯了呢？」

郭長風道：「不！姦夫淫婦固然該殺，孩子却是無辜的。當時，我不知道杜五娘已經懷着身孕，等到一劍穿腹而過，才發覺鑄成了大錯……」

說到這裏，長嘆了一聲，又道：「無論如何，那孩子並沒有任何罪過，或許他出世以後，會成為一個有用的偉人，替世間百姓造福，却被我的無情劍刃殘殺腹中，俗語說，刑不及孕婦，這還不是我做錯了嗎？」

小强道：「或許他是天生孽種，若讓他出生長大，反而會作惡為害天下……」

郭長風道：「他縱然生而作惡，未必應該死在我手中，如果他生而向善，罪孽却全在我肩上。」

小强笑道：「一個未出娘胎的孩子，將來成龍成蛇？誰也無法預料，六哥又何必把這看事件得太嚴重呢？」

郭長風喟然道：「小强，你太年輕，還不瞭解一個人良心上的負担有多可怕。三年來，每當午夜夢廻時，我彷彿總看見一個白白胖胖的孩子，肚子上揷着一把劍，正望着我啼哭……這種滋味，你是領略不到的。」

小强無法領畧，也無法作答，默默沒有作聲。

郭長風又喃喃說道：「人究竟是人，不是野獸，我雖然以殺人為業，自問沒有濫殺無辜，更何况一個無罪的嬰兒，從那件事發生以後，我忽然變得胆怯了，我不願再用劍，甚至不敢聽小孩的哭聲，對殺人的職業，早已厭倦……」

小强突然截口道：「可是，你儘管厭倦，却無法擺脫這份職業，在別人心目中，你永遠是職業殺手。」

郭長風道：「這一點，我也知道，一個人既然掉進了染缸，便很難恢復清白了，不過，我會堅持自己的原則，除非瞭解全部真象，決不輕易出手殺人。」

小强道：「你的意思是說，如果黑衣人不肯說出他和林元暉的結怨經過，你就不準備履行承諾？」

郭長風道：「即使他說出來，我也要親自查証明白，才能決定下不下手。」

小强道：「萬一你在三月限期內，仍然查不出真象呢？」

郭長風道：「還有兩個多月時間，我相信能够查出來。」

小强道：「就憑那一尊白玉石像？」

郭長風道：「白玉石像是一條很重要的綫索，還有那條女人用的羅帶，也必然有重大關係。」

小强道：「你準備如何着手查証？」

郭長風道：「要明白事情真象，必須先知道黑衣人的姓名和來歷。我想，目前

可能只有三個人知道這件事，一個是林元暉，另外兩人，就是何老頭夫婦。林元暉那兒由我設法，何老頭夫婦却要由你暗中探聽……」

小强對這個問題沒有表示意見，却沉吟着道：「六哥，你若遲遲不肯下手，只怕會引起黑衣人的反感，萬一他們眞的另僱高手參與，似乎不太好吧？」

郭長風道：「你以爲他們眞會那樣做嗎？」

小强道：「也許會的。」

郭長風笑道：「放心吧！他們不會那麼傻，因爲那樣等於跟我翻臉，如果我一怒之下，反助寂寞山莊，對他們就更不利了。」

小强突然驚問道：「如果他們另僱高手，你眞的準備反助寂寞山莊？」

郭長風道：「我不過是這樣說說而已，事情當然不至於眞到那種地步。」

小强道：「如果眞到了那種地步？」

郭長風沉吟一下，道：「事情眞象沒有查明之前，我誰也不幫，不過，在表面上，咱們當然還站在和寂寞山莊敵對的立場，這樣或許能逼使林元暉說出實情。」

小强輕哦了一聲，彷彿若有所悟，又彷彿有些失望的意味。

郭長風接着道：「假如不出我預料，這三天之內，秦天祥可能另有舉動，黑衣人必然會全力阻撓寂寞山莊籌足銀子，襄陽城中，將有一場明爭暗鬥，咱們的行動，也要特別當心謹愼。」

小强道：「我知道！」

郭長風又道：「當我不在客棧時，要多留意這間上房，今天夜晚，我發現有人偸偸進來搜索過。」

小强驚道：「眞的嗎？可曾遺失什麼東西？」

郭長風道：「東西倒沒有遺失，或許那人志不在竊物，而是另有其他企圖。」

小强道：「另有企圖？」

郭長風道：「不錯，或許他祇是想查看某一件東西？或許想在房中弄什麼手脚……總之，咱們目前的處境很微妙，既要對付寂寞山莊，又要防範着黑衣人一夥，最近幾天中，說不定會發生意外變化。」

小强道：「那……咱們該怎麼辦？」

郭長風道：「祇有見機行事了，但無論情況如何變化，切記不可暴露了咱們之間的關係。」

小强忙答應道：「我會記住的。六哥站在明處，我就得隱身暗處……」

接着，兩人又商議了互相連絡通訊的方法，直到天色已現曙光，才各自回房休息。

× ×

果然不出郭長風的預料，第二天一早，秦天祥便出現在七賢樓客棧後院上房。

紅石堡主不但親自登門造訪，而且祇有獨自一人，連楊百威也沒有同來。

一進房門，便把客棧夥計轟了出去，肅容對郭長風說道：「老夫是個直腸子，說話不會轉彎抹角，我只請問，昨天你老弟告訴百合的話，都是眞的嗎？」

郭長風笑道：「不錯，句句是眞。」

秦天祥冷哼一聲，道：「好！如果老弟目的在錢，那容易，休說區區一二十萬兩銀子，便是百萬兩，寂寞山莊和紅石堡也不會皺一下眉頭，不過，有句話，我必須鄭重奉告。」

郭長風道：「請說。」

秦天祥道：「老夫年逾半百，只有這一個女婿，誰若敢傷他一根毫髮，紅石堡決不會善罷甘休。」

郭長風道：「這個何勞堡主叮囑，武林中人，誰不知道紅石堡和寂寞山莊的關係！」

秦天祥臉色一沉，道：「郭老弟，這話可是你說的？」

郭長風道：「是的，有什麼不對？」

秦天祥道：「你既然知道老夫和寂寞山莊的關係，就不該到襄陽來，既然來了，就該對老夫說實話，難道你竟是存心不把老夫放在眼中？」

郭長風笑道：「堡主千萬不要誤會，在下一向對堡主推崇仰慕，從無絲毫輕慢之心。不過，那是屬於私交，在下此次前來襄陽，却是公事。」

秦天祥說道：「私交如何？公事又如何？」

郭長風道：「若論私交，在下身爲後輩，理當對堡主尊敬坦誠，不能稍有隱瞞。若以公事而言，在下却是受僱於人，既得了人家錢財，只好認錢不認人了。」

秦天祥哼道：「好一個認錢不認人。咱們就撇開私交，專談公事吧，你不妨開個價錢，要多少銀子，才肯罷手？」

郭長風道：「堡主是指寂寞山莊的事麼？」

秦天祥道：「不錯。只要你答應立刻離開襄陽，永不再跟寂寞山莊爲敵，無論任何代價，老夫都願意照付。」

郭長風道：「很抱歉，這個條件我暫時不能答應。」

秦天祥道：「你不是要錢嗎？老夫給你錢，爲什麼不肯答應？」

郭長風道：「因爲現在雙方正在『比價』之中，林姑娘已經同意出價十五萬兩，必須等她將半數價欵付清以後，才能通知對方『比價增酬』，以示公正。」

秦天祥道：「老夫願出高價，難道還不行？」

郭長風笑道：「堡主若有意和對方較量財力，儘可與林姑娘共同出價，何必性急呢？」

秦天祥說道：「不！老夫要你立刻決定是否離開襄陽，不願拖泥帶水，浪費時間。」

郭長風聳聳肩，道：「如果堡主一定要我立刻決定，我只好冒昧拒絕了。」

秦天祥怫然變色，道：「郭老弟，你最好再仔細考慮一下，任性逞强，對你並沒有好處。」

郭長風道：「堡主這是在威脅我就範嗎？」

秦天祥道：「隨便你怎麼想都行，不過，老夫要忠告你一句話，今天日落之後，你若仍舊還在襄陽城中，只怕就沒有離開的機會了。」

郭長風仰面笑道：「在下本來就沒有打算離開，有無機會，又有何妨？」

秦天祥點點頭，道：「很好！老夫已經忠告過你，信與不信，你自己酌量吧！

日落之前，老夫會命人帶着空白銀票，在城外十里長亭中相候，希望你不要去得太遲。」

郭長風笑道：「在下根本不會去，如果那位朋友把空白銀票拐帶逃走了，可跟在下不相干。」

秦天祥目光如冷電暴射，凝注着郭長風，許久才緩緩說道：「郭老弟，老夫敬重你是條漢子，本有憐才之心，你若一定不聽良言忠告，却休怨老夫心狠手辣。」

郭長風一欠身，道：「在下本來也不想傷人，但若迫於自衞，也就顧不得許多了。」

秦天祥道：「好！好！好！」

連說了三個「好」字，拂袖而起，大步走了出去。

郭長風仍然很有禮貌的送到後院門口，抱拳拱手，欠身作別。

回到房中，越想越覺得不對，秦天祥既然願意用空白銀票作爲離境的交換條件，足見並不反對「化錢消災」，爲什麼竟不肯耐心等待幾天，藉「比價增酬」的機會壓倒對方呢？

果眞撕破臉動手，秦天祥未必便能穩操勝劵，他這樣做，豈非太傻？同樣是化錢，又何必翻臉成仇？

唔！其中一定有緣故。很可能他們已經發覺無法在限期內籌足七萬五千兩現銀，爲了顏面攸關，才出此下策。

以寂寞山莊和紅石堡的財力，區區數萬兩銀子，應該沒有困難，如果籌不足現銀，必然是受到黑衣人的阻撓。

看來，解鈴還須繫鈴人。這件事，還得自己親自出馬才行……

郭長風想到這裡，立刻整衣出店，逕向「老福記錢莊」走去。

抵達錢莊門口，只見那胖得像蛤蟆一樣的彭管事，正在低頭猛敲算盤。

郭長風走上前去，在他肩上輕拍了一掌，笑嘻嘻道：「大管事，忙呀？」

彭管事一驚抬頭，連忙起身招呼道：「原來是郭爺，快請坐！快請坐！」

郭長風道：「有清靜些的地方嗎？最好沒有閒雜人打擾。」

彭管事低聲道：「郭爺有事來麼？」

郭長風點點頭，也壓低聲音道：「是件大大的財氣，必須愼密耳目。」

彭管事輕哦一聲，忙領着郭長風進入櫃枱後面一間密室，並且親自放下門帘。

坐定，郭長風便從懷中取出那尊石玉人像，小心翼翼地遞給了彭管事。

彭管事看了看，說道：「這是什麼人像？」

郭長風肅容道：「你先別問是什麼人像，仔細瞧瞧它的質料和雕工，能值多少錢？」

彭管事又看了一遍，道：「對雕工手藝，我是外行，不過，單看這座石玉，也能值幾千兩銀子。」

郭長風搖搖頭，道：「差得太遠了，你再仔細看看。」

彭管事果然又凝目細看，詫道：「這是石玉彫的嘛，莫非不是？」

郭長風啞聲道：「玉石當然是玉石，但不是平常白玉，你難道看不出來？」

彭管事道：「那是什麼玉石？」

郭長風道：「告訴你，這是『波斯溫玉』，你聽說過沒有？」

彭管事道：「什麼『波斯溫玉』？」

郭長風道：「這種玉，產自波斯國，夏不濡汗，冬不寒身，那怕是臘月大雪天，手裡捧着這塊玉，通體溫暖，睡覺都不用蓋被褥，不信你摸摸，是不是暖暖和和的？」

石像剛從貼身取出來，自然留有餘溫。彭管事摸了摸，連連點頭道：「不錯，敢情這東西還是個寶貝……」

郭長風接口道：「算你猜對了，這東西不僅是寶物，而且是舉世罕見的異寶，你可知道它叫什麼名字嗎？」

彭管事道：「不是叫做『波斯溫玉』麼？」

郭長風道：「不！『波斯溫玉』只是這石玉名稱，整座雕像却還另有名字。」

彭管事道：「叫什麼？」

郭長風道：「波斯語叫做『納塔牟尼』佛像，換成咱們的漢語，就是『無眼觀音』。」

彭管事吃了一驚，忙又低頭審視，詫道：「這會是觀音菩薩？怎麼手上沒有淨瓶和柳枝呢？」

郭長風道：「它是波斯國觀音，又不是咱們中國觀音，當然沒有淨瓶柳枝。」

彭管事沉吟道：「波斯國觀音怎會連眼睛也沒有？」

郭長風道：「這就是神奇的地方了，你別看它沒雕睛，每到子夜時候，佛像上自會顯出目光，而且，眼睛還會轉動，如果你命運亨通，家宅平安，神像上的目光是綠色，如果將有凶險意外發生，目光會自動變成紅色，所以這佛像又稱爲『天眼觀禍福，神目示吉凶』。」

彭管事駭然道：「眞有這種奇事？」

郭長風道：「我何須騙你，可惜現在是白晝，不然，讓你見識見識，你就相信了。」

彭管事被他天花亂墜一頓胡謅，不禁有些半信半疑，於是又問道：「這寶物是從哪兒得來的？」

郭長風道：「不瞞你說，這是一個波斯商人帶來襄陽求售的，索價二十萬兩銀子，結果由我和一位朋友，用十五萬兩買了下來。」

彭管事咋舌道：「十五萬銀子？要這麼貴？」

郭長風道：「一點也不貴，若論這佛像本身價值，足可賣到四十萬兩，不過，那商人急於脫手求現，我和兩位朋友也只想轉手賺個十萬八萬花花，這才勉强成交了。」

彭管事道：「你們準備轉手賣給誰呢？幾十萬兩銀子，可不是個小數目？」

郭長風笑道：「放心，咱們已經找到買主了，十五萬兩買進，三十萬兩賣出，轉手之間，淨賺了一倍。」

彭管事驚嘆道：「啊！郭爺眞有辦法，這麼容易賺錢的機會，爲什麼不提携小可也跟着沾點餘澤？」

郭長風故作詫異道：「怎麼？彭兄也有意思兼營這種生意？」

彭管事道：「只要靠得住轉手就賺錢，誰會不願意呢！」

（未完）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斷劍殘琴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亮宇往白骨谷，遇玄機先生，麥亮宇要以一串寶珠向他購買絕世武學，並稱要殺白骨谷主以報血仇，白骨谷護令劍士要殺他，驀地金衣金童來到，傳白骨谷主命，在十年內不動麥亮宇一根毫髮，俾其能煉成絕藝，十年後，則全力追殺，要麥亮宇好自爲之，金衣金童話畢自去，就在此際，一衣紅如血面幪玄巾婦人突躍至玄機先生身前，喝問玄機先生認不認得她，玄機先生被迫，說出那婦人是血娘子，圍觀衆人一聞其名莫不爭相走避，陡聞一聲冷叱，散走之人爲血娘子殺了七八人，餘者均嚇得脚軟，怔立當地——

重諾願賭命　求武甘涉險

血娘子於身形電閃，旋空飛繞一匝，一舉之間，竟連殺七八人，這份功力身手，出手之狠毒，實在令人驚心咋舌！

麥亮宇目睹血娘子這等功力身手，星目不禁奇采飛閃，大爲欽佩，也羨慕地暗忖道：「我要能練成這份功力身手多好，外公和娘還有許叔公血仇，何愁不報？」

他暗忖間，血娘子已像個沒事人似地回到方桌上俏立着，語音冷凝地說道：「你們聽着，希望你們離開此地以後，替我傳言天下武林，就說我血娘子命大未死，此次重出江湖，志在復仇，要昔年那些圍攻暗襲我的人，及早料理後事！」

玄機先生聽得心神不禁一震，暗道：「慘了，這女魔頭懷恨復出，從此江湖上又將是血腥遍地，處處殘屍，沒有寧日矣！」

只聽血娘子接着又道：「現在你們都可以走了，最好是立刻離開這座白骨谷。」

衆人聞言，那敢開口接話，頓時如獲大赦般紛紛快步離去。

麥亮宇一見衆人都紛紛離去，他立即也打算離去。可是他剛一邁步，血娘子竟突然朝他一抬手，道：「喂！你等一等。」

麥亮宇一怔，停步問道：「姑娘有何見教？」

血娘子上下打量麥亮宇一眼，目中突然閃動着柔和的光采，問道：「你可是名叫麥亮宇，你母親是『朱仙一美』，對麼？」

「不錯。」麥亮宇詫異地問道：「姑娘是誰？妳認得我和我娘。」

血娘子微一搖頭道：「我是誰你就不必知道了。」語鋒一頓，又問道：「你娘她好麼？」

麥亮宇神色不由一黯，道：「我娘已經去世了。」

「啊……」血娘子雙目倏然凝光地驚訝道：「是被人殺害的麼？」

麥亮宇點頭道：「不錯。」

血娘子道：「是什麼人殺的。」

麥亮宇道：「烏籬辣手玉女。」

血娘子目中驀地閃過兩道冷電般地煞芒，沉聲道：「你要復仇麼？」

麥亮宇軒眉震聲說道：「我當然要報仇，此仇不報，誓不爲人！」

血娘子目閃異采地問道：「你打得過她麼？」

麥亮宇搖頭道：「打不過。」

血娘子道：「那你如何能報得了仇？」

麥亮宇臉色神情堅毅地道：「現在雖然不能，日後我求得名師學成無敵天下的武功時，就能了。」

血娘子道：「那要到什麼時候？」

麥亮宇道：「總有一天。」

血娘子眸珠子轉了轉，道：「現在我就找她把她殺了，替你娘報仇，好不好？」

麥亮宇倏然一搖頭道：「不好。」

血娘子道：「爲什麼？」

麥亮宇道：「我立過誓，我要親手殺死她替我娘報讎！」

血娘子雙目再度異采飛閃，語聲柔和地道：「你很有志氣，希望你……」

語至此處，忽然一眼瞥見玄機先生已轉過身子正要舉步走開，心中意念倏地一動，立時冷聲喝道：「程全智，你站住！」

玄機先生心頭不禁一凜，停步轉過身子問道：「姑娘還有什麼指教？」

血娘子微一沉思道：「麥公子的話你聽見了麼？」

玄機先生點頭道：「老朽聽見了。」

血娘子道：「他要學武功，你爲何不成全他？」

玄機先生道：「老朽心有餘而力不足。」

血娘子道：「你這話怎麼說？」

玄機先生道：「他要學的是『無敵天下』的武功，老朽那有那樣的能耐。」

血娘子倏然輕聲一笑，道：「你錯會意了。」

玄機先生一怔！道：「老朽錯會意了？」

「嗯。」血娘子點了點頭道：「我要你成全他的意思並不是要你收他爲徒，傳他武功，你那一身武功雖也是當今武林高手中的高手，但是我還看不上眼呢！」

這語氣，雖然狂妄，令人聽來不是滋味，心中冒火，但却是事實。

玄機先生心中暗吸了口氣，眨眨眼睛，問道：「那麼姑娘之意是要老朽如何成全他？」

血娘子道：「另外推薦。」

玄機先生愕然一怔！說道：「另外推薦？」

血娘子微一點頭，道：「你號稱『萬事通』，對武林身懷奇學異能之士知道的必然甚多，如此，你明白了沒有？」

這話，玄機先生還有個什麼不明白的，點頭道：「老朽明白了，可是……」

血娘子突然冷聲截口道：「可是什麼？告訴你，今天你本該濺血此地，總算你運氣好，命不該絕，才遇上了麥公子這位救星，現在他已是你的救命恩人了，這意思你懂？」

玄機先生乃當世武林智士，這意思，他怎會不懂。

很明顯地，血娘子若非爲了麥亮宇，只怕早就對他下了毒手，此刻他已經斷了魂了。

於是，他點點頭道：「老朽懂了。」

血娘子輕哼了聲道：「你懂就好。」

語聲一落又起，接說道：「現在我把麥公子交給你了，如何成全他，該怎麼做，你不妨攷慮着辦，不過，在他未學成無敵天下絕世武功之前，他的安全完全由你負責，如有一絲損傷，你就別想活命！」

麥亮宇聽得心中不禁詫異至極，他實在想不通血娘子爲何竟對他如此關愛，這麼好？也想不出血娘子究竟是誰，怎麼會認識他和他娘的？……

血娘子語氣雖然咄咄逼人，但是玄機先生却忍了。

因爲，他自己心裏甚是有數，不忍又能怎樣？血娘子身懷罕世奇學，功力高不可測，憑他，就是兩個加起來也不可能是血娘子的敵手，血娘子既然這麼說了，他說不答應也不行。

何況，他對麥亮宇的智慧氣質，內心本就很爲欣賞，印象甚佳，只因麥亮宇要學「無敵天下」的武功，使他忍下了心裏成全的意念。

此刻，他心中已經另有了決定，因是，血娘子話聲一落，他立即正容答道：「這事，老朽可以答應姑娘，不過，却必須先作聲明。」

血娘子目光凝注地道：「什麼聲明，你說吧。」

玄機先生淸咳了一聲，說道：「老朽只能答應姑娘『另外推薦』，至於能不能學得絕世奇學武功，那尙須靠他自己的福緣，老朽可無能爲力，也不能保証。」

血娘子眨眨眼睛道：「你可是說那武林奇人肯不肯收他，傳他武功，全得看他自己的運氣，是不是？」

玄機先生點頭道：「不錯，姑娘是明理人，當知這種事是誰也帮不上忙的。」

血娘子微一沉吟道：「但是，你必須盡力！」

玄機先生道：「那是當然，老朽既已答應了姑娘，決不會不盡力。」

血娘子默然了片刻，點點頭，說道：「好吧，我們就這樣說定，你可以帶着他走了。」

玄機先生沒再多說什麼，抬手抱拳朝血娘子拱了拱，轉向麥亮宇說道：「麥兄弟，請隨老朽走吧。」

麥亮宇站着沒有動，微一猶疑，目視血娘子，問道：「姑娘究竟是誰？爲何對我……」

不待麥亮宇話完，血娘子立刻接口說道：「我名叫血娘子，昔年曾和你們母子有過一面之緣，其他的你就不必知道，也別多問了。」

麥亮宇星目眨動地想了想，道：「姑娘既這麼說，那我也就不再多問，今天此情，我當永記此生不忘。」

話落，拱手一揖，轉身和玄機先生邁步走去。

玄機先生和麥亮宇剛走了兩步，血娘子忽然想起了什麼地又道：「程先生等一等。」

語氣稱謂，比先前都客氣了甚多，顯然，這是「愛屋及烏」，因爲麥亮宇的關係。

玄機先生和麥亮宇，脚步同時一停，玄機先生回首問道：「姑娘，尙有什麼指敎？」

血娘子道：「請問先生，此間谷主是何等出身來歷？他叫什麼名字？」

玄機先生眨眨眼睛道：「姑娘可是要找他？」

血娘子點頭一「哼」道：「我正是爲找他而來，說不定就此殺了他，你知道他的出身麼？」

玄機先生搖頭道：「老朽不知。」

血娘子眸光倏地一凝，道：「你不敢說。」

玄機先生道：「老朽是眞不知道。」

他是眞不知道麼？那就只有他自己心裏明白了。

血娘子雙目寒煞一閃即隱，瞥視了麥亮宇一眼，又問道：「他在不在谷內？你知道不？」

玄機先生道：「老朽不想欺瞞姑娘，刻下他可能正在谷內。」

血娘子道：「在什麼地方？可是就在那座五層高樓內？」

玄機先生點一點頭，說道：「是的，那正是……」

他話未說完，驀見一道紅影電射掠落，正是那位神態驕橫冷傲凛人的「紅裳烏簫辣手玉女。」

辣手玉女身形一落，目光深瞥了麥亮宇一眼，旋即，冷冷地上下打量着血娘子，神態冷傲地沉聲問道：「妳要找谷主，是麼？」

血娘子冷哼一聲，說道：「不錯，他在麼？」

辣手玉女道：「妳找谷主，有什麼事情？」

血娘子道：「妳不配問。」

辣手玉女道：「那妳就別想見到我們谷主。」

血娘子目射冷電地說道：「妳是什麼人？」

辣手玉女道：「我是什麼人，說出來會嚇掉妳的魂，倒是先說說妳自己是什麼人吧。」

血娘子道：「不認識我，就問問玄機先生好了。」

辣手玉女道：「我懶得問別人，還是妳自己說出來好了。」

血娘子突然冷聲一笑道：「妳既然懶得問別人，那就到陰曹地府去讓閻王告訴妳好了。」

話落，身形閃電般飄起，便朝辣手玉女撲去！

麥亮宇一聽血娘子的語氣，知道她要施展毒手，他唯恐她殺了辣手玉女，急地朗聲大喝一聲，道：「血姑娘，妳不能够殺她！」

血娘子聞言不由一怔！連忙一刹撲勢，身軀落地目視麥亮宇道：「爲什麼？」

麥亮宇道：「她的命是我的。」

血娘子不由又是一怔，目閃疑詫之色地道：「她的命是你的？這話怎麼講？」

麥亮宇正容說道：「我已經發過誓，我要親手殺死她！」

血娘子心裏明白了，輕聲一「啊」地眨眨眼睛道：「她就是那個『辣手玉女』麼？」

麥亮宇點頭：「不錯，她就是殺我娘和我外公的仇人！」

血娘子目光閃電般地一瞥辣手玉女，道：「如此，我不殺她就是。」

語音一頓，望着辣手玉女冷冷地說道：「我雖然看在麥公子的面上暫時留着妳這條命，但是現在我却要打妳兩個嘴巴，妳小心了。」

話落，身形倏然前欺，玉手一揚，快如閃電地直朝辣手玉女的臉頰上拍去。

辣手玉女雖是白骨谷主的弟子，所學身手兩皆極高不俗，在江湖上鮮遇敵手，但與血娘子比起來，她可就差得多了。

血娘子揚手拍出，她才待出掌封擋，可是，已經慢了，來不及了。

她只覺得眼前掌影電閃，「拍！拍！」接連着兩聲脆响，雙頰竟已實實地挨了兩個嘴巴。

這兩個嘴巴打得很是不輕，只打得她嬌軀一幌後退了一步，雙頰上立時現出了兩個淸晰鮮紅的掌印。

而血娘子却於那兩聲「拍！拍！」脆响中，身形一閃，又快如閃電般地回到了原地。

她說話倒是言而有信，說是打兩個嘴巴就只打兩個嘴巴，並未多碰辣手玉女一下。

辣手玉女自出道江湖以來，幾曾受過這樣的挫辱，吃過這樣的虧，嬌軀一退之後，心中不由頓然大怒，雙目寒煞激射，一聲冷叱道：「賤婢納命來！」

冷叱聲中，抬手一揮，立見烏光倏起，銳嘯劃空，直朝血娘子當頭罩落。

她挾怒出手，這一簫自是勢疾凌厲，威猛絕倫！

辣手玉女的這枝「寒鐵烏簫」，爲維護「白骨拘魂令」的聲威，在江湖道上已不知毀掉過多少黑白兩道江湖高手，在她原以爲這一簫出手，對方武功身手雖然似乎比她畧高少許，但是絕對接不下這一簫的凌厲威勢，縱不立刻命斃當場，也非得受傷不可！

那料，事實竟完全出於她的意料想像之外，她一簫揮出，驀見眼前人影一閃，接着是在腕脈門倏地一麻，手裏的「寒鐵烏簫」已到了對方的手裏。

快！血娘子好快的身手，眞是奇快絕倫，簡直無法形容。

辣手玉女傻了，呆了，一雙鳳目睜得大大地望着血娘子直發楞！

最令辣手玉女心中驚愕駭異欲絕的是，血娘子施展的是什麼身法手法，怎樣奪去她手裏的「寒鐵烏簫」的？她除了覺得腕脈倏地一麻以外，什麼也沒有看淸楚。

血娘子忽然一聲冷笑道：「丫頭，憑妳這麼一點武功要想和我逞強動手還差得遠呢。」

語聲一頓，竟把「寒鐵烏簫」往辣手玉女手裏一遞，隨手一把扣拏着辣手玉女的腕脈，說道：「走！帶我去見妳們谷主去！」

拉着辣手玉女直朝那座聳立巍峨的五層高樓奔去，辣手玉女腕脈穴道被拏，半邊身子酸麻，欲掙無力，只好任由拉着去行。

麥亮宇脚下一動，正要邁步，隨後跟奔。

玄機先生却倏然伸手一把抓住他的膀臂，問道：「想做什麼？」

麥亮宇道：「跟過去看看。」

玄機先生搖頭道：「不必了，那沒有什麼好看的，我們走吧。」

麥亮宇問道：「去什麼地方？」

玄機先生說道：「出去以後，再告訴你。」

麥亮宇雙目一凝，道：「先生當眞要爲在下盡力？」

玄機先生道：「你以爲老朽對血娘子的應諾那只是『應付』之詞？」

麥亮宇道：「俗話說得好，『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在那等情形之下，先生是迫不得已，無可奈何，也是心不甘情不願的應諾，在下焉能認作眞的？」

玄機先生微微一笑，道：「你這話雖然不錯，那雖然確是老朽心不甘情不願的應諾，但是，『大丈夫千金重一諾』，只要是老朽『應諾』的事情，不論是在何種被迫的情形下應諾的，老朽也絕對守諾踐諾！」

麥亮宇星目異采閃地道：「先生這是由衷之言？」

玄機先生雙眉一軒，道：「以老朽在江湖上的身份聲望，豈是那『言不由衷』之人！難道還要……」

說至此處，心中倏然一動地話鋒一頓，雙目精光灼灼如電地凝視着麥亮宇，陡地哈哈一笑，道：「麥兄弟，你好心智，好不厲害，好不高明！」

麥亮宇心中不由暗暗一震！但却裝着茫然不解之色地問道：「我怎樣厲害高明了？」

玄機先生斂容正色說道：「算了，麥兄弟，你別和老朽裝糊塗了，老朽闖江湖一生，走南到北，素以心智勝人一籌著稱，焉能想不到你的心意，你只管放一百個心好了，老朽定必傾盡全力成全你，讓你得償心願，不過……」

語鋒一頓，竟是欲言又止地沒有接說下去。

麥亮宇不由接口問道：「不過怎麼樣呢？」

玄機先生心底意念飛轉地微一沉思，道：「老朽有點担心。」

麥亮宇道：「担心什麼？」

玄機先生道：「對武林將來，不知是福還是禍？」

麥亮宇神情一愣，說道：「這話怎麼說？」

玄機先生暗吸了口氣，道：「因為你太聰明，太可怕了！」

麥亮宇惑異地眨了眨星目，道：「這又與武林禍福何關？」

玄機先生歛容說道：「關係太了，如果你學成了那無敵天下的絕世武功，加上你聰明蓋代的才智，若然為善武林固然是武林之福，若然……」

語鋒倏又一頓，搖搖頭，輕嘆了口氣，閉口不言。

麥亮宇心中明白了，星目眨動地說道：「你担心在下將來會為惡作歹，禍害武林？」

玄機先生道：「老朽不願作違心之言，正是担心如此。」

麥亮宇兩道劍眉一軒又低，道：「你心裏可是有點後悔了？」

玄機先生搖頭道：「老朽雖然有點担心，卻絕不會後悔！」

麥亮宇默然沉思了刹那，道：「先生精於貌相之學，應該不會看不出來在下將來是怎樣的一個人，此刻不妨再仔細的看看在下的相貌，如是將來會為禍武林，現在就撒手不管，任由在下去還不算遲。」

玄機先生道：「老朽雖然精擅於貌相之學，但是以貌相論人之好惡將來，那只是『相理』，只能揣料事情之七八，並不能完全肯定作準。」

麥亮宇眨眨星目道：「適才先生曾有『希望我日後能上體天心，得饒人處且饒人，凡事儘量以寬、恕二字為先』之助語，現在我請問先生，這可是根據我的貌相揣料我將來會殺很多的人？」

玄機先生點頭說道：「是的，你雙眉籠煞，殺孽深重無比，將來很可能成為武林一代煞星，也可能掀起一場腥風血雨的浩刦！」

麥亮宇雙眉倏地一揚，道：「這麼說，我將來一定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梟雄大惡，大魔頭了？」

玄機先生道：「老朽不願諱言，這確實大有可能。」

麥亮宇神色忽地一冷道：「如此，我請與先生就此分手，再見。」

話落，抬手抱拳一拱，舉步便要獨自離去。

玄機先生伸手一攔，道：「麥兄弟，你不能和老朽分手！」

麥亮宇道：「為什麼？」

玄機先生道：「你忘記血娘子的交待了？」

麥亮宇道：「你怕血娘子找你要人，是麼？」

玄機先生道：「不錯，血娘子如找老朽要人，老朽將無詞以答。」

麥亮宇道：「那不要緊，這我會向她解說，是我自己要和你分手的，與你無關，不能怪你。」

玄機先生道：「但是老朽仍不希望和你就此分手。」

麥亮宇冷冷地說道：「你是不相信，我會向血姑娘解說，還是怕血姑娘不放過你？」

玄機先生道：「兩者都不是。」

麥亮宇星目一凝，道：「那你是為了什麼？」

玄機先生道：「老朽想和自己的運氣賭一賭。」

麥亮宇神情微微一愣，說道：「賭什麼？」

玄機先生道：「賭你的將來。」

語鋒一頓又起，接說道：「你雖然殺孽深重？將來很可能成為殺人不眨眼的一代梟雄，大魔頭，但那只是可能，並不是絕對，換句話說，也就是全部『可能』的一半，另一半，也很有可能會成為武林的福星，所以，老朽要和自己的運氣賭上一賭！」

麥亮宇星目眨動地道：「這，你不覺得太冒險？」

玄機先生正容說道：「雖然冒險，但卻值得。」

麥亮宇道：「你可曾仔細想過，如果你賭輸了，你將會受盡天下武林責難唾罵，我殺的人越多，恨你的人也就越多，要殺你的人也就更多！」

玄機先生暗吸了口氣，道：「老朽已經仔細想過了，真要到了那種地步，也那只能歸諸於天意，武林刦數，對於那些責難與唾罵，老朽無話可說，只有以這條老命以謝天下武林。」

麥亮宇道：「這麼說，你賭的該不是運氣，而是你的一條命，這賭注也未免下得太大。」

玄機先生道：「這賭注雖然是大了些，但是為了那『千金一諾』，為了那我輩武林人物重逾性命的一個『信』字，就算不得什麼了。」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麥兄弟，血娘子把你交給了老朽，老朽的這條命却交給你了，我們出谷走吧。」

語落，伸手一挽麥亮宇的胳膊，邁步往谷口走去。

麥亮宇星目一瞥桌上的那些卦筒，筆墨等物，說道：「那些東西你不收拾收拾，不要了？」

玄機先生搖頭一笑，說道：「老朽從此不再擺攤子做生意了，那些東西還要它做什。」

× × ×

這是一座大山，山中，多叢林峻嶺，削壁懸崖，絕谷幽壑，山脈連綿，深廣千里。

這天，是夕陽西下的時刻，山下來了位劍眉星目，氣宇英挺，面貌神情冷漠的白衣少年。

他，正是那個自小就在苦難中生長，飽受人世冷眼欺凌，被人罵作「私生子」，「小雜種」的麥亮宇。

麥亮宇來到山下，抬眼望山勢，隨即邁開大步往山裏走了進去。

這座大山叫什麼名字，麥亮宇不知道，他只是根據玄機先生的指點而找到這座大山的。

據玄機先生說，在這座大山的一處絕谷內，住着一位武學功力奇高罕世，性情怪異凶殘的怪人。但是這位怪人是誰？武林無人知道，玄機先生也不知道。

玄機先生並曾告訴麥亮宇，他只知有一位武功絕世，功力高不可測的怪人住在一處絕谷內，至於絕谷於山中何處，怪人還在不在？他就不得而知，就完全要靠麥亮宇自己的運氣機緣去找了。

因此，麥亮宇懷着一顆希望，勇敢與堅毅，不畏任何艱險的決心，進入了這座大山，往裏走，希望找到那位武林怪人居住的絕谷。

一天，兩天，三天……

麥亮宇進入這座大山，已經有好多天了。好多天來，他不辨方向，不分時間，也不分晝夜地往裏走着，找着，累了，就找處可以遮蔽風雨的地方歇息，餓了，便拿出身邊携帶的乾粮吃點兒充飢。

可是，在這好多天當中，麥亮宇雖然曾經找到了好幾處山谷，但却沒有找到一個人，甚至連一具屍骨也未見到。

日子一久，麥亮宇身邊所携帶的乾粮已經吃完了，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氣餒，仍然繼續不停地往裏走着，摸索地找着……

因為他深信玄機先生的話決不會騙他，反正深山中多的是山菓，黃精之類吃不完的東西，決不愁會餓了肚子。

小．啓．「天殺星」作者因有要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下期繼續刊出，敬請讀者見諒！ ．編者．

如此一天又一天，麥亮宇自進入這座大山已經有二十多天。

荆棘，刮破了他的衣裳，刺破了他的皮膚，山石，磨穿了他的鞋底，雙脚也被磨破了皮，好疼好疼，疼得他舉步都很艱難，但是他却咬牙強忍着。

夜，黑沉沉地，天上，沒有月亮，也沒有一顆星星，却飄洒着，凉凉的毛毛細雨。

這時，正值陽春三月月尾，也正是春雨連綿的季節。

麥亮宇忍着雙脚的疼痛，脚上高一脚低一脚地摸索地走着，找着……

走着，走着，前面沒有路了，是一處上臨百丈，深不見底的山谷。

麥亮宇站立崖邊，望着眼前這處深不見底的山谷，心裏不由暗暗想道：「這下面是個什麼所在？我必要覓路下去看看才對，不然，如果這個深不見底的山谷谷底，正是我這多天來未能找到的那位武林人的住處……」他正暗自忖想之際，身後驀地响起一聲轟雷也似的虎吼，震得山崖都似乎在搖幌。

他急地一轉身，只見丈外之處，一隻白額吊睛，身軀龐大的猛虎，正在弓背作勢，張着血盆大口，露出兩排森森銳利的虎牙，雙睛宛如兩道電炬灼灼地瞪着他，狀極兇惡駭人的做作要撲向他的樣子。

他一見之下，心頭不禁駭然大驚！暗道：「完了！前有巨虎，後面是深不見底的懸崖深壑，今夜縱不命喪虎吻，亦必跌落懸崖壑底，落個粉身碎骨……」

死，在麥亮宇而言，他並不怕，祗是在母親和外公的血仇未報之前，就這樣的死去，心中實在不甘，也死不瞑目。

就在他心頭大為驚駭之際，那白額吊睛巨虎驀又發出一聲震天巨吼，龐大的身軀，突然縱起，挾着一股風，猛朝他撲了過來。

「呵呀……」

他明知道自己站立的地方，是懸崖的邊沿，只要往後退上一步，就得摔下懸崖，落個粉身碎骨，葬身壑底的悲慘的命運了。

但是人在驚慌急亂的緊張之中，往往會手足失措，而忘記了一切的！

是以，麥亮宇他雖是天賦奇才，但在心頭驚駭慌亂之際，也不禁忘記了身後之險，身不由主的向後倒退了兩步。

待至一脚踏空，心中驚覺之際，却為時已遲，口中發出一聲「呵呀」驚叫，身子便直向那深不見底的壑底，跌落了下去了。

身子直如殞星下墜，耳畔只聽得風聲呼呼。

麥亮宇身在下墜，神智却十分清醒，心中也甚是明白，這一摔下去，絕無倖理，除非有那不可思議的奇蹟出現以外，他是死定了！

可是，這世界眞有那不可思議的奇蹟嗎？那是決不可能有的。

於是，在這一刹那間，他的腦子裏頓然變成了空白，什麼思想也沒，什麼也不想了。

於是，他緊緊地閉起了眼睛，聽天由命。

不！那應該說是等待死亡的降臨！

其實，此時此刻，他不閉起眼睛，不聽天由命，不等死亡的降臨，又有什麼辨法？

別說是他，縱是一個身懷罕絕奇學功力的武林高手在這種情形下，只怕也得照樣閉起眼睛，毫無辦法可想的聽天由命。

驀地，「砰！」的一聲大震，他頓感頭腦一陣昏眩，雙眼一陣發黑，立即失去了知覺，直挺挺地躺在壑底，死了。

麥亮宇眞的就這樣的死了麼？……

不！不！他怎麼能够就這樣無聲無息的死去呢？……

不能！他不能死，否則……

天下的事，往往就是那麼的使人無法臆測；令人不敢相信，不可思議的奇蹟終於發生了。

也不知道過過了多久的時間，麥亮宇悠悠地醒過來了。

他緩緩地睜開雙眼，但是四週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

他心裏在暗想：「我沒有摔死麼？我還活着麼？從那麼高的崖頂上跌落，會得不死，這可能嗎？……難道我現在覺着我還活着的，並不是我的生命，只是我意識，我脫離了軀體的靈魂？……」

他下意識地挪動了一下身子，口中立刻忍不住發出了「呀」的一聲叫喊。

原來他身子一動，立時覺得渾身骨節竟是像拆散了般地疼痛難當。由於疼痛的知覺感，使他獲得了有力的証明；他活着的並不是他所認為的「靈魂」，而實實在在的他確是沒有死去。

（未完）

珍珠令續篇

東方玉・文
培　新・圖

龍潭劍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百花帮太上帮主親率帮中精銳，乘船遠征黑龍會，不日捨舟登陸在一座石頭庵歇下，翌日太上親自點將，命正副帮主各率所屬，依束行事，最後命凌君毅統率二十名花女及八名護法，正面往襲黑龍會，由勾老大嚮導，抵達黃龍岩前一塊盆地，黑龍會派出二枝人馬堵截退路，正面由黃龍堂主郝飛鵬與獨孤叟、田有福爲主迎擊，凌君毅命二十花女防禦對方十二星宿，由他獨戰獨孤叟與田有福，三人正鬥得難分難解，郝飛鵬率四名劍手，向勾老大挑鬥，勾老大取出鈎槍應敵——

佛印毀雙煞　火藥焚艮弓

郝飛鵬大喝一聲：「勾維義看劍！」揮手就是一劍，朝勾老大刺去。

勾老大鈎槍一起，沉喝道：「來得好。」

兩人這一動上手，立時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搏鬥。

郝飛鵬身後四個黑衣人，一見堂主已和勾老大打上，不待吩咐一齊揮劍而上。

宋德生長劍一擺，回頭笑道：「張兄，咱們一人正好分到兩個，看誰先把他們放倒了。」

口中說着，劍尖一點，飛洒出一蓬精練，像風吹柳絲，朝兩個黑衣人分刺過去。

他一上手，就使出峨嵋派「亂披風劍法」的殺着，幻飛劍影，一招之間，指襲兩人身前大穴。

張南强大笑道：「好哇，咱們就把他們作個比賽。」

右腕一揮，人隨聲起，不待對方兩人奔近，縱身撲起，劍光如匹練盤空，一下就到了另外兩個黑衣人頭頂，凌空撲擊而下。

他一出手，也使出了衡山派精奇劍招，劍氣如虹，聲勢之盛，銳不可當。

但對方這四個黑衣人，乃是黃龍堂十二名巡主中人，一身武功自是十分了得。

尤其每人手上，那柄狹長長劍，灰黑無光，動手之間，不見絲毫鋒芒，別說是在黑夜裏，就是大白天，也不容易看清楚他們劍招，無形中就佔了不少便宜。（他們劍上淬過「毒汁」，不像普通長劍在動手之時，劃起劍光。）

差幸宋德生的「亂披風劍法」飄洒如雨，施展開來，一陣緊似一陣，使人有風飄萬點，捉摸不定之感。

張南强「衡山劍法」更是劍鳴叮叮，身形倏起倏落，盤空飛翔，有如隼鷹攫食，靈蛇亂閃。

兩人合力施爲，力敵對方四人，正好打成平手，雙方誰也佔不到優勢。

一時人影游走，劍影參差，同樣打的十分激烈。

黃龍岩前，戰事乍起，那扼守西首山徑，和虞美人率領二十名花女，雙方劍拔弩張，互相對峙的翻天鷹仇英，獨目之中，寒芒暴射，右手向空一揮，沉喝一聲：「衝！」

他喝聲甫出，九名頭臉身子，都包在蛟皮之中的「十二星宿」，立時縱身一躍，飛撲過來。

二十名花女和他們形成對峙，雙方原有三四丈距離，此時一見九名「星宿」飛撲過來，她們之中有十八個人忽然散開，分作兩人一組，動作如一，右首一個右手揚處，射出一點藍星，左首一個右手一揮，兩人手中登時多了一條拇指粗細的鐵鍊，纖腰同時一弓，伏下地去。

這一動作，十八個人幾乎同樣迅速劃一，似是久經訓練。

就在九個「星宿」飛身撲來之際，虞美人反而雙肩一晃，身如箭射，輕捷無比的朝前掠了出去。

九名「星宿」，縱身撲起，就遇上花女們朝他們胸前打來的藍星，他們一來身在半空，不易躲閃，二來自恃身上穿的刀劍不入，暗器不傷的特製皮衣，他們也從不躲閃暗器。

這一來一往，快速何殊掣電？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際，九點藍星，全打在他們胸前同時爆燃起一蓬藍燄，火光熊熊，登時燃燒起來。

要知這些「星宿」身上穿的是特製皮衣，連頭一起包住，只露出兩個眼孔，這一蓬藍色火燄，就從他們胸前燃燒起來，眼前除了火光，就什麼也看不見。

這九名「星宿」，武功全然不弱，身在半空，就被火燄燒着胸前，心頭一驚，匆忙之間，急急揮手連拍。

這一動作，九人也同樣的迅速劃一；但這可並不是久經訓練，因爲每一個人如果胸前着火，一定會伸手去拍的。

但他們焉知這藍色火燄，乃是百花帮的火器，遇物即燃，不待它燒成灰燼，自已熄滅，誰也無法把它撲滅。

他們這一擧手拍擊，雙手衣袖，也立即熊熊燃燒起來。

九個「星宿」雙手揮舞，口中發生淒厲嘯聲，宛如一個火人，任何人只要被他抓住，非和他們活生生的一起燒死不可。

但十八名花女，早有準備，兩人一組，手拉鐵鍊，早已伏在地上等候。

「星宿」們上身一片火光，根本已無法看清物事，雙足才一落地，兩個花女雙手一抖，迅快的絆住了對方雙足。

「星宿」們不防有此一着，立時跌撲下去，兩個花女不待對方倒下，早已身形交錯閃動，纏住了對方雙脚脚踝，一左一右用力拉緊。

花女們這一動作，同樣迅捷劃一，九個「星宿」倒在地上，雙脚被人用鐵鍊緊緊扯住，再也站不起來。

藍色火燄愈燒愈烈！

九個刀劍不入的蛟衣怪人，倒下去之後，只不過掙扎了幾下，就不見動靜。

九堆烈火藍燄之中，冒出縷縷青烟，焦臭之氣，隨風瀰漫！

飛龍堂認爲縱橫江湖，無人能與抗手的「十二星宿」和花女們連一招都未交手，就這樣被活活燒死，變成了九堆烈燄！

火燄漸漸的因「燃料」燒完，自行低了下去，漸漸熄滅。

再說虞美人在九名「星宿」縱身撲起的同時，身形一晃，直向翻天鷹仇英欺了過去，長劍一指，嬌聲喝道：「姓仇的，今天是你大限到了，看劍。」

人隨聲到，刷的一劍，迎面刺去。

翻天鷹仇英沒想到九名「星宿」飛撲過去之時，虞美人會突然朝自己欺身撲攻過來。

一時措手不及，躍身橫躍，避開刺來劍勢，左手突出，五指半屈，疾快絕倫的抓向虞美人執劍右腕。

這一旋身，右手已從肩頭撤出一柄色呈烏黑的狹長長劍，口中厲笑一聲：「丫頭……」

他底下的話，還未出口，但聽「蓬」然一聲，爆起一片熾熱的火光。

擧目瞧去，但見九名「星宿」全已着了火，在半空中，手舞足蹈，宛如九個火人，心頭不禁大吃一驚。

虞美人脚下斜退半步，粉臉上露出得意之色，長劍一指，冷冷說道：「姓仇的，你看到了麼？你們認爲刀劍不入的十二星宿，轉眼就成灰燼，你也難逃一死！」

翻天鷹仇英聽的大怒，厲喝道：「丫頭，老夫活劈了妳！」

長劍一振，待朝虞美人撲攻過來。

虞美人清叱一聲道：「站住，聽我把話說完了。」

翻天鷹獨目之中，寒光迸射，厲聲道：「丫頭，有話快說。」

虞美人冷聲道：「我不妨告訴你，你身後不是站着我手下兩個花女麼？若要讓你烈火焚身而死，我只須打個手式，就教你和鮫人一樣，焚骨揚灰，但姑娘要讓你死而無憾，咱們就以手中的長劍，決一生死。」

原來二十名花女，十八個對付九名「星宿」，剩下的兩個花女，在虞美人欺身撲攻過去的同時，早已閃身而出抄到翻天鷹仇英的身後。

本來是翻天鷹率領九名「十二星宿」堵住百花帮西首的退路，如今却由兩名花女，堵住了翻天鷹的退路。

翻天鷹仇英耳中聽到九名鮫人淒厲的嘯聲，已感心驚肉跳，知道百花帮果然有備而來。

此時聽虞美人說出要和自己比劍，心中不禁暗喜，忖道：「小丫頭，這是妳自已找死。」

獨目覷定虞美人，厲笑道：「好，老夫倒看看妳劍上有何成就？」

右腕一振，手中一柄烏黑的狹長長劍，立時漾起一排顫動的劍影，喝道：「小心了。」

一言甫出，劍發如風，已經接連刺出三劍。

此人不愧是昔年黑龍會三十六將，發劍又狠又快，辛辣凌厲，但見點點烏黑劍影，密如尖錐，參差刺來。

虞美人眼看花女們已經得手，心頭大定，口中清叱一聲：「來得好。」

手中長劍一揮，人隨劍轉，不避不讓，迎着翻天鷹密集刺來的劍影中撞去。

這下，直看得翻天鷹驚詫無比：「這丫頭眞是自己送死！」

但就在電光石火之間，他已經警覺不對！

但見虞美人身形轉動之間，劍上寒芒迸發，似有無數長劍，從四面八方攻來，耀目銀虹之中，隱聞風雷之聲，一丈方圓，盡已被她砭骨寒風所籠罩！

翻天鷹仇英看的大驚失色，他縱橫江湖數十年，從未見過這等奇奧劍勢！

一時那裏還敢硬接，匆忙之間，身形忽然一仆，撲臥下去，懷抱長劍，貼地滾出去一丈之外。

他這一着，果然有效！

要知虞美人使的這一招「龍戰於野」，乃是以攻還攻，對付強敵的殺着，一丈方圓，全在劍光籠罩之下，任何人都無法化解。

翻天鷹並未化解，只是學懶驢打滾，貼着地面滾了出去，劍光自然沒有傷着他分毫。

翻天鷹這下變成了鑽地鼠！

他雖然從「龍戰於野」逃得性命，却也驚出一身冷汗，等到滾出一丈之外，眼看已脫出劍光範圍，立即一躍而起，縱身朝山徑上掠去。

虞美人冷笑一聲，喝道：「你往那裏逃？」

雙足一點，嬌軀急縱而起，人隨劍發，一道銀虹，夭矯如龍，快若電掣，凌空飛擊過去。

翻天鷹身在半空，突覺身後劍氣森寒逼人，心頭不禁大驚，暗暗忖道：「這丫

頭還會馭劍術？」

心念電轉之際，立揮手一劍，朝後劈去。

「鏘」！

雙劍交擊，兩條人影同時飛墮而下。

但虞美人使出來的這招「神龍出雲」，騰空飛躍，只不過是劍勢的前半招而已，身形飛瀉而下，劍光也如玉龍倒掛，冷芒紛披，依然籠罩了一丈方圓！

這自然是翻天鷹始料所不及的，他雙脚落地，一個身子，也同時被虹瀉而下的劍光罩住，寒鋒劃落，慘嗥隨起，翻天鷹一個人像破竹一般，劈成兩爿，隨着往地上倒去。

花女們輕而易擧的收拾了九名「十二星宿」，虞美人也以兩招「鎭帮劍法」，迅速解決了翻天鷹仇英。

西首的賊黨，已經廓淸。

東首山徑上，千手觀音柳仙子，依然端坐轎中，按兵不動。

公孫相手按劍柄和四名護花使者站在四五丈外，嚴密戒備。

當然，柳仙子眞要出手，憑公孫相等五人，那能阻擋得住？但東首畢竟無事。

這時勾老大和郝鵬飛已經打了百招左右。

郝鵬飛身爲黑龍會黃龍堂主，一手劍法辛辣凌厲，着着俱是殺手。

打到急處，但見全身劍光繚繞，森寒劍氣，激蕩成風，一二丈外，時有寒芒流動，飛劃而過。

勾老大的一柄鈎槍，使得如神龍出水，劈，刺，點，削，同樣專找對方大穴下手。

而且，鈎招兩頭有鈎，中間有刄，專鎖敵人兵器，鈎來推去，鎖拿郝鵬飛的長劍的。（釋名釋兵云：「鉤鑲，兩頭曰鉤，中央曰鑲，或推鑲，或鉤引，用之之宜也。」）

打到急處，眞如梨花點點，鈎影參差，同樣使人眼花繚亂，虛實莫辨。

這兩位昔年同列黑龍會三十六將的舊友，當眞是棋逢敵手，功力悉敵，打得難分難解。

看他們的情形，決不是一二百招，可以分出勝負來。

宋德生，張南强，本來是以一敵二，一個人對付兩個，還是不勝不敗的局面。

但對方四人距離極近，一樣的黑色勁裝，一樣的狹長淬毒長劍，而且又是同樣的一張蠟黃臉孔。

時間稍久，四人倏離倏合之間，無形中形成了分拒合攻，聯手對付兩人。

這一情形，就和先前太不相同。

先前以一敵二，宋德生，張南强每人只要對付兩個人，攻拒之間，也以兩人爲對象。

這就是說，你只要專心對付對方兩件兵刄，能把他們壓制下來，就佔了優勢，就算不敵，也只要看住對方兩件兵器，也不致如何落敗。

但四人這一聯上了手，形勢就不同了，他們在閃避游走之際，倏忽進退，造成合圍之勢，把兩人圍在中間。

這一來，就成了以二敵四，兩人左右前後，腹背受敵，而對方四人，却收互相呼應之功。

這要是換了另外兩個人，落在對方圍攻之中，就可以背貼着背，聯合對敵，仍然可以收以一敵二的戰果。

怎奈張南强是衡山派的門人，「衡山劍法」，十之六七，都以騰躍撲擊取敵，如果和宋德生背貼着背，那就施展不開手脚。

這麼一來，張南强仍然全力施展「衡山劍法」，騰躍飛刺取敵，但却害苦了宋德生，等於以一敵四。

峨嵋「亂披風劍法」縱然發劍歷亂奇奧，令人不可捉摸，但在四人環攻之下，也被逼得落盡下風。

雖然張南强騰躍攻敵，支援宋德生，也只能擾亂對方合擊，總不如兩人聯手，可收分拒合攻之功。

何況騰空撲擊，消耗的體力，自然要比在地上和人動手大得多，時間稍長，體力就漸漸不支。

搏鬥愈來愈慘烈，宋德生和張南强的劍勢，却在逐漸弱了下來。

凌君毅和獨孤叟，此時也打了快近百招。

藍煞神田有福一直沒有介入戰圈，也許他自恃身份，不願兩打一。

他只是站在一旁，馬臉繃的緊緊的，不見一絲笑容，看着兩人搏鬥。

如果說戰爭是藝術，那麼，像這等各出奇招，互以精妙手法相搏鬥，更是藝術了！

獨孤叟左爪右掌，攻勢凌厲猛惡；但凌君毅正反齊施的「擒龍手」，突穴斬脉，連扣帶拿的手法，更爲奇奧，因此獨孤叟時常被迫的中途收勢，施展不開。

這近百招的惡鬥，自始至終，未曾硬拚過一掌，惟其如此，也愈覺雙方招式的凶險，大爲觸目驚心。

激戰之中，突聽遠處傳來一兩聲悠長的銀哨之聲。

獨孤叟突然疾攻兩招，收掌而退，沉喝道：「住手。」

藍煞神田有福道：「獨孤老哥可是要讓兄弟上了麼？」

獨孤叟道：「不。」

凌君毅同時收住掌勢，說道：「老兄有何指教？」

獨孤叟道：「小伙子，你果然已得反手如來眞傳，能和老夫搏鬥百招的人，江湖上已不多見，但老夫自信可以在十招之內，取你性命……」

凌君毅道：「那是說，方才多蒙你手下留情了。」

獨孤叟說道：「老夫和田兄來時，會主曾經再三交待，百花帮的人，可以格殺勿論，但對你姓凌的小伙子，却非生擒不可。」

凌君毅心中暗道：「黑龍會似乎對自已特別重視，那也許和自己化解『毒汁』有關了。「

心中想着，不覺微微一笑道：「兩位老兄，就是想生擒在下回去麼？」

獨孤叟道：「老夫和你連搏百招，發現你使『十二擒龍手』，正反使用，迫得老夫許多手法，中途變招，才知要生擒你並非易事。」

凌君毅淡然道：「老兄誇獎了。」

獨孤叟正容道：「老夫說的，乃是實情，但老夫在十招之內，定可取你性命，因此老夫想到了一件事。」

凌君毅道：「老兄有何高見？」

獨孤叟道：「你不是老夫敵手，最好自然不用再動手了，隨老夫和田兄去見會主。」

凌君毅道：「在下確然想見見貴會會主，就是這樣去麼？」

獨孤叟拂鬚笑道：「要見會主，那有這麼容易，至少須由老夫點你幾處穴道，方能帶你進去，但老夫可以保證，決不傷你毫髮。」

凌君毅笑道：「那是要在下束手就縛了？」

獨孤叟道：「老夫正是此意，這樣，既可保你性命，老夫兩人也可向會主交差了。」

田有福點頭道：「獨孤兄說的極是，小伙子，你如果願意跟咱們去，咱們小徒之事，也可以一筆勾消了。」

凌君毅仰天朗笑道：「可惜在下並未落敗，兩位好意，在下心領了。」

他們說話之時，場中形勢，已有了極大變化！

虞美人一劍劈了率領九名「十二星宿」的翻天鷹仇英。

九名「星宿」也已燒成了九堆灰燼，如今連火燄都已熄滅了。

堵在東首山徑上的千手觀音柳仙子，在銀哨初响，她那頂小轎，就悄然的退去了。

目前只有勾老大和郝飛鵬還在劇戰，四名黑衣漢子圍着宋德生，張南强，也惡戰未休。

草坪上停着「太上」的黑色軟轎，有丁嶠等四人守護。

公孫相首先飛躍過來，加入戰圈，身形一撲，嘶的一劍朝郝飛鵬側擊過去。

郝飛鵬和勾老大激戰方殷，聽到銀哨之聲，本已無心戀戰。

此時一見公孫相欺身攻來，那還猶豫，揮手連發數劍，逼退兩人，突然雙脚一頓，人如箭射，朝黃龍洞投去。

這時虞美人也已退回草坪，命二十名花女分散護轎，自己手提長劍，接連兩個起落，躍到宋德生，張南强的戰圈，一言不發，揮手發劍。

她爲了速戰速決，出手就是一招「神龍出雲」，一道矢嬌銀虹，有如匹練橫飛，人到劍到！

「神龍出雲」乃是「飛龍三劍」中的絕招，威力之强，無與倫比，這四個黑衣漢子，不過是黃龍堂的巡主，那有還手的機會。

但聽慘嗥乍起，兩個黑衣人同時被劍光掃過，攔腰截斷。

宋德生，張南强正處逆境，形勢危急，此時驟見來了救星，一舉殺死兩個賊黨，不由的精神大振。

張南强大喝一聲，騰身躍起，一劍朝一個黑衣人劈去。

宋德生同時長劍疾翻，風飄雨洒般刺出三劍。

剩下兩個黑衣漢子眼看堂主已經退入洞府，兩個同伴又慘死劍下，心頭一慌，同時虛幌一劍，連縱帶掠，飛奔而去。

如今，偌大一座山谷，一片偌大的草坪上，黑沉沉的，都是百花帮的人了。

巖上四盞風燈，也不知何時，業已熄去。

公孫相，宋德生，虞美人等人，因凌君毅和兩個老頭，還在對峙之中，沒有總使者下令，大家都不敢追敵深入，只好眼睜睜的看着郝飛鵬和他手下，退入黃龍洞去。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獨孤叟聽凌君毅不肯隨他去見會主，不由臉上一寒，雙目細縫之中，冷光如電，怒哼道：「小伙子，你先接老夫幾掌試試，就知道了。」右手一揮，迎面劈出一掌。

這一掌，和方才的搶攻，大不相同，掌勢未到，一股森寒砭骨的暗勁，直湧過來。

凌君毅暗暗叫道：「玄冰掌。」右手一抬，使了一招「飛瀑流泉」，硬接了一掌。

雙掌乍接，但聽「拍」的一聲兩人各自站立不動。

獨孤叟白紙般的臉上，隱現黑氣，徐徐說道：「老夫『玄冰掌』下，從無十招之人，你再接我兩掌。」

掌隨聲發，又是一掌，迎面劈來，右手未收，左手又緊隨着劈出。

凌君毅功凝百穴，朗笑一聲道：「老兄只管放手施爲，看看在下接得下，接不下？」右手一抬，硬接對方一掌，左手又迎着拍出。

獨孤叟兩掌，果然一掌比一掌淩厲，不但掌力大增，砭肌寒氣，也隨着掌數增加，逐漸濃重，等到第三掌，已經奇冷澈骨！

但聽「蓬」「蓬」兩聲，凌君毅依然面不改色，接了下來。

冰神獨孤叟兩條眼縫，迸射出綫一般的光芒，陰笑一聲道：「很好。」

「好」字出口，雙手朝上揚起，瘦高身形倏地逼進，一招「雷電交擊」，疾擊過去。

在這一招上，他幾乎用上了十成力道了。

掌勢才發，就有一股强猛的奇寒潛力，隨掌而出，挾着細嘯之聲，像排空狂飈，席捲過來，威勢驚人至極！

不，這股冷飈，有如從冰山雪谷中吹出來的萬年寒冰之風！

遇石石裂，遇樹樹枯，遇水立成堅冰，遇上人，自然會立時血凍體僵，氣窒人枯，形同化石而死。

「玄冰掌」，列爲旁門中最厲害的陰功，也就在此。

凌君毅看他「玄冰掌」竟有這等聲勢，臉上笑容，已經歛起，心頭暗暗驚駭，忖道：「此人功力這般深厚，如若被他掌風擊中，只怕就得當場僵凍而死。」

心念閃電一轉，口中微微吸氣，運起「無相神功」，護住全身。

正身肅立，右手手臂朝上直竪，五指朝天，掌心微向前俯，左手向下直伸，五指朝地，掌心微向上抬。

這是佛門武學中無堅不摧的降魔法藏「牟尼印」。

凌君毅因對方「玄冰掌」威勢奇强，他在這電光石火之間，思索自己所學的武功，只有「牟尼印」差可和他「玄冰掌」相抗。

冰神獨孤叟這一招「雷電交擊」，說來較慢，其實何殊雷奔電閃？

凌君毅只是凝立不動，「玄冰掌」森寒狂飈，湧到他身前，就像巫峽急流，遇上矗立江心的石礁，掌風有如流水一般，從他身子左右兩邊分瀉而出。

這時獨孤叟直欺而來的人，已經到了凌君毅身前五尺光景。

等他發現自己全力擊出去的「玄冰掌」力，似乎被他護身眞氣擋得一擋，就朝左右兩邊分開，從他身旁湧過，居然傷不得他分毫，心頭大感凛駭！

但到了此時，再待後退，已是不及，只得咬緊牙關，雙掌運足十二成功力，朝凌君毅胸前印去。

這原是快捷無比之事，站在一旁觀戰的藍煞神田有福眼看冰神獨孤叟雙掌齊發，寒飈像潮水般衝去，人隨掌發，直欺而上。

他根本沒看清楚獨孤叟衝到凌君毅五尺左右，已是欲罷不能，一時認爲機不可失。

立時施展「大挪移身法」，身形輕輕一閃，便已閃到了凌君毅的身後，他蓄勢已久，右掌一舉之間，五個手指，色如藍靛，閃電印到後心。

公孫相站在遠處，覩狀大驚，大喝一聲：「總座小心。」

凌君毅全身佈滿「先天護身眞氣」，依然感到奇冷澈骨，宛如置身冰窖。

此時眼看獨孤叟雙掌壓力奇重，已經欺到身前五尺，口中大喝一聲，高舉右掌，內力迸發，朝前直拍出去。

正好藍煞神田有福也在此時全力發出「藍煞掌」，朝他身後襲到。

凌君毅一掌拍出，立時警覺田有福乘機夾擊，左手同時往後揮去。

這一招，三人出手全都快如掣電。

「牟尼印」佛門降魔神功，豈同小可？而且也正是旁門中「玄冰掌」，「藍煞掌」等一類歹毒陰功的尅星。

冰神獨孤叟雙掌全力推出，不防凌君毅絕學突發，但覺一團勢如山岳的無形潛力，當頭壓下！

不但自己「玄冰掌」力受到强大阻力，再也無法發出，同時突感眞氣不繼，連呼吸都透不過來，心頭不禁大驚，匆迫之間，急急往後疾退。

不，他被一股大力，推得蹌踉後退出去一丈來遠，張嘴噴出一口鮮血，身子搖搖欲倒。

他似是想竭力穩住身子，不使摔倒地上，是以退到一丈開外，雙足不住的移動，希望穩住重心，但終於無法做到，移動了數步之後，還是摔倒地上。

但他依然拚命的掙扎着昂起頭來，睜大雙目，望着凌君毅，嘶聲問道：「你……這是什麼功夫？」

凌君毅平日遵守師傅告誡，不到危急，不可輕使「牟尼印」，這次因冰神獨孤叟「玄冰掌」威力極强，是以這記「牟尼印」，也用了十二成力道。

沒想到出手一擊，竟有如此威力，把獨孤叟震出去一丈以外。

此時眼看獨孤叟身負重傷，還昂起頭來，問自己使的是什麼功夫，這就說道：「在下使的是『牟尼印』。」

「牟尼印……」

獨孤叟定着雙目，一陣喘息，一顆頭突然往後一仰，再也不見動靜。

再說藍煞神田有福使出「藍煞掌」偷襲凌君毅身後，就在他手掌快要印上之際，突見凌君毅左手往後揮來。

他心中還暗暗冷笑：「你一個人能有多大功夫？同時接得下自己兩人的前後夾擊？」

「藍煞掌」本是烏蒙一派的外門毒功，中人立斃，但凌君毅這一記「牟尼印」已經滿引待發，用上了十二成力道，而且左手後揮，又是反手如來獨創的手法。

就在他心念方動之際，突然發覺凌君毅左手一揮，就有一股無形勁氣，應手而生，像浪潮般反捲過來。

這一招攻勢，極是意外！

但藍煞神就因他的「藍煞掌」只要擊中人身，對方就會身中奇毒，立時毒發身死。

一時豈肯退讓，右手一沉，掌勢疾落，本來印向凌君毅後心的手掌，此時却趁機朝他後揮的掌上湊去。

這一着，心機當眞惡毒之極！

但他那裡知道「牟尼印」佛門奇學，初發之時，勁力並不太强，等到和你掌力乍接，就變得威力奇大無比。

等到藍煞神警覺不對，已然遲了一步，一團罡力，已然逼近胸前！

自己苦練了數十年的「藍煞掌」，至此已是一無施展的餘地，但覺全身一震，好像被人推了一把，身不由己的蹌踉後退了七八步。

公孫相看他偷襲凌君毅，自己援救不及，心頭正感怒惱，此刻一見他被震後退，立即一個箭步，挺劍就刺。

這要換在平時，以藍煞神田有福的武功，自然閃避得開，怎奈他此時受到佛門降魔法藏「牟尼印」神功拂體，震得心神恍惚，身不由己，那還躲閃得開？

但聽「撲」的一聲鋒芒閃爍的劍尖，已經穿胸而過。

藍煞神只覺透心一凉，瞪大雙目，低頭看到穿胸而出的劍尖，一張馬臉，登時色如死灰，失聲顫叫道：「是誰刺了老夫一劍？」

話聲出口，人已朝前仆下去。

虞美人笑盈盈的走了過來，說道：「總使者好精純的功夫！」

凌君毅微微攢眉道：「在下也許出手太重了些……」

話聲未落，突然身子搖搖欲倒。

虞美人吃了一驚，一時顧不得男女之嫌，急忙伸手把他扶住，關切的問道：「總使者，你怎麼啦？」

但見凌君毅玉臉蒼白，身軀微微發顫，心頭更是慌張，急道：「你們快來看看，總使者莫要中了他們暗算？」

勾老大，公孫相，宋德生，張南强一時圍了上來。

公孫相道：「總座快運氣試試，那裡不對？」

凌君毅雙目微闔，只是凝立不動，過了半晌，臉色方始逐漸恢復紅潤，緩緩吁了口氣，睜開眼來。

只見虞美人扶着自己身子，一臉俱是驚愕之色，不覺歉然道：「多謝姑娘，在下沒有事了。」

虞美人粉臉微酡，眨動秋波，問道：「總使者方才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眞把人嚇了一大跳。」

凌君毅道：「獨孤叟的『玄冰掌』當眞厲害，在下一時大意，被他一絲寒氣侵入體內，全身奇冷難耐……」

虞美人凝眸問道：「現在已經好些了麼？」

凌君毅道：「差幸在下發覺的早，已把它逼出體外了。」

勾老大道：「獨孤叟號稱冰神，江湖上不知有多少成名人物，毀在他的『玄冰掌』下，今晚遇上總座，該是他惡貫滿盈之日了。」

凌君毅目光朝四外一掠，問道：「對方兩處人馬，都已退走了麼？」

公孫相道：「東首柳仙子聽到方才遠處傳來的銀哨之聲，不戰自退，西首九名『十二星宿』，已被花女們用『碧燄彈』悉數燒成了灰燼。」

凌君毅微微嘆息一聲道：「太上知己知彼，算無遺策，對敵人的一舉一動，莫不瞭如指掌，實在教人好生佩服！」

勾老大道：「黃龍堂主郝飛鵬也在聽到銀哨之後，匆匆退入黃龍洞去，咱們因沒有總座命令，不敢深入，該當如何？還請總座定奪。」

凌君毅目光凝注，遠遠望去，但見黃龍洞洞府高大，洞門敞開，似是毫無設防，只是黑黝黝的，看不清裡面景物，心下暗暗犯疑，沉吟道：「黃龍洞是黃龍堂所在，洞門未閉，可能有什埋伏，咱們遵照太上指示行事就是了。」

虞美人應了聲「是」，玉腕一揮，四名花女立即抬着軟轎上來。

這是太上在密柬上指示的：「衝入黃龍巖下，可將此轎投入黃龍洞賊巢。」

凌君毅要衆人分散，圍住黃龍洞四週，嚴密監視，當下由四名護花使者舉起軟轎，奮力朝黃龍洞中投去。

黑色軟轎經奮力一擲，去勢如箭，投入高大的洞窟之中，但見黝黑之中，火光一閃，响起轟然一聲震天動地的巨响。

刹那間，山搖地動，崖石崩坍，熊熊火光之中，接連响起轟轟隆隆的巨震，夾雜着驚叫慘呼之聲！

十數丈方圓，砂飛石走，匯成一片，使人伸手不見五指，對面不見人形！

原來這頂黑色軟轎之中，竟然暗藏了數十觔火力最強的炸藥，一舉把黃龍洞夷爲平地！

不，把黃龍岩都炸坍下來，這份聲勢，簡直石破天驚，駭人至極。

凌君毅看了太上的密柬，本已想到軟轎之中，可能藏有極厲害的火器。

軟轎投入洞中，可能引起大火，賊人們藏不住身，只好冒火衝出洞來。

因此他要八名護花使者，二十名花女，分散開來，包圍黃龍洞，嚴密監視，準備拏人。

他已經要大家離洞不可太近，以防火燄爆發傷人，但沒想到軟轎中藏的炸藥，威力大得駭人，竟然在一聲巨响之中，把黃龍岩一片危崖都炸坍下來！

凌君毅聽到巨响，便已發現山搖地動，黃龍洞上一片危崖，搖搖欲墜，形勢萬分危急，心頭一凜，急忙運起內功，大喝一聲：「大家速退。」

這句話，他縱然用內功發出，若在平時，至少也可以傳出一里以外，但此時山崩崖坍，一片轟轟隆隆的巨响，那還聽得清楚？

不，山岩倒坍，勢如泰山壓頂，使人有迅雷不及掩耳之速。

凌君毅看出情形不對，右手一把抓住站在邊上的勾老大，雙足一頓，朝後疾退出去。

公孫相站在他左首，口中大叫一聲：「宋兄，張兄，快快後退。」

身形一幌，施展狼形身法，連竄帶躍，飛掠出十幾丈遠。

站定身子，回頭看去，黃龍岩巨石翻滾，沙土飛瀉，一片混沌！

方才還聽到幾聲驚叫，如今除了岩石滾動，隆隆不絕，人聲已經一點也聽不到了！

看來所有的人，全已遭到活埋！

公孫相心頭又驚又急，嘶聲叫道：「總座，總使者……」

只聽凌君毅的聲音叫道：「公孫兄，你沒事吧？」

公孫相驚喜的道：「凌兄！」人已隨着喊聲，飛縱過去。

黑暗的草坪上，只見凌君毅俯着身子，一手按在勾老大後心，正在替他運功度氣。

公孫相走到近前，問道：「總座，勾老大怎麼了？」

凌君毅一手按着不動，徐徐說道：「兄弟拉着他後躍之時，勾老被一塊飛石擊中胸腹，只怕……」

話聲未落，勾老大已經緩緩睜開眼來，雙目失神，嘴唇微動，發出微弱的聲音，斷斷續續說道：「謝謝……總……座，小老兒……不……不成了，黃龍……洞，……後……有……有一秘……通……通，……」一股鮮血，突然從口中湧出，再也說不出話來。

公孫相急忙說道：「勾老大，你快定一定神，你說黃龍洞後面，可是有一條秘道，通向那裏？」

凌君毅放開按在他後心的手掌，黯然道：「他已經去了。」

隨着話聲，緩緩站起身來，目光四顧，不覺凄然道：「公孫兄，看來咱們這一行人，只剩下你我兩人了。」

公孫相道：「也許有人及時逃出，只是此時塵土瀰漫，看不清楚。」

凌君毅微微搖頭，嘆息一聲，道：「這件事，發生的太突然了，咱們站在離黃龍洞五丈開外，兄弟看到情形不對，拉着勾老大後躍，勾老大尚且被飛石擊中，二十名花女和八名護花使者，都分佈在黃龍洞三丈左右，那裏還有逃出來的機會？這都怪兄弟疏忽，明知轎中，定然藏有厲害火器，就應該讓大家站的遠一些，不然，這許多人也不會全送了性命。」

公孫相道：「這不能怪總座，太上既在轎中藏了炸藥，就該在密柬上詳加說明，據屬下看，這頂轎中所藏炸藥，能把黃龍岩炸坍下來，沒有上百斤，也有八九十斤之多，事前不明底蘊，就是站到八九丈外，武功最高，一樣也會措手不及，何況咱們是奉命衝進黃龍洞去的，總座要他們站到三丈來遠，已經够謹愼的了。」

這話是怪太上沒有在密柬上說清楚，以致造成這許多人的死亡。

凌君毅默然沒有作聲，目光一抬，說道：「公孫兄，咱們快分頭找找看，是否有受傷未死，急待救援之人？」

公孫相點點頭道：「總座說得是。」

兩人立即分頭，朝黃龍洞附近掠去。

這時，瀰漫的塵土，已經漸漸靜止下來！

黃龍洞前十丈方圓，盡是從岩上倒坍下來的大小石塊，幾乎已不可辨認。

凌君毅第一個發現的是宋德生的屍體，他已經離黃龍洞有六七丈遠，被一方巨石擊中後心，撲倒地上，早已氣絕。

凌君毅看的心頭惻然，暗暗說道：「宋兄，你請安息吧，回頭兄弟再來把你埋葬了。」

接着一路找去，又發現了虞美人，她是站在黃龍洞正面，被倒坍下來的岩石，壓住身子，只露出半個身子，死狀極慘。

凌君毅從她身上衣裙，才認出是虞美人，想到方才自己身中獨孤叟「玄冰掌」寒氣，她不顧男女之嫌，攙扶着自己的情景，前後不過頓飯時光，她就香消玉殞，心頭更覺惻然久之。

正在此時，突聽左首有人嘶聲叫道：「快來救救我……」

凌君毅聽出這聲音就在兩丈來遠，急忙問道：「你在那裏？」

那人聽到是凌君毅的聲音，不覺精神一振，大聲叫道：「總座，是我，屬下丁嶠，被壓在大石縫裏。」

他話聲未落，凌君毅已經循聲掠到，目光一注，只見丁嶠被壓在一方千斤巨石之下。

這方巨石，從岩上滾下之時，擱在一處突出的岩石之上，丁嶠正好躲在岩石下面，由岩石替他頂住滾下的巨石，得以不死。

只是夾在石縫之中，除了可以探出半個腦袋呼救，身子掙動不得。

凌君毅問道：「丁兄沒受傷吧？」

丁嶠伏着身子，說道：「屬下很好，這裏地方很大，正好躲得一個人，不然早就被砸成肉泥了。」

凌君毅看看這方巨石，少說也有千斤以上，當下畧微運氣，雙手托住巨石，說道：「丁兄小心了。」功運兩臂，緩緩把巨石托了起來。

丁嶠毫不怠慢，刷的一聲，竄了出來，說道：「總座，屬下出來了。」

凌君毅緩緩放下巨石，回過身來，說道：「丁兄，快運氣試試看，是否傷了那裏？」

丁嶠四肢活動了幾下，笑道：「屬下很好，一點傷也沒有。」

凌君毅點點頭道：「恭喜丁兄，沒傷着那裏就好，你隨我找找，還有什麼人負傷待救的？」

兩人一路找去，但見巨石纍纍之間，到處發現斷肢殘骸，血肉糢糊的屍體，令人觸目驚心，慘不忍覩。

二十名花女，無一生存之人，八名護花使者，只剩下丁嶠一個，三名護法，剩了一個公孫相。

來時浩浩蕩蕩的一隊勁旅，不死在敵人白刃交接之下，而死在自己抬來的一頂軟轎爆炸之中。

炸藥，原是爲了炸毀敵人的巢穴，如今被炸死的却全是自己人。

這豈是天數使然？

凌君毅站在黝黑的黃龍岩下，望望連自己僅存的三人，心裏頭有着說不出的沉重。

公孫相走到他身邊，低低說道：「總座，咱們該如何呢？」

凌君毅道：「看來除了咱們三個，只怕已無倖存之人，目前咱們第一件事，就是能找到幾具屍體，先替他們埋了。」

丁嶠道：「總座說的極是，咱們能找到幾具，就算幾具，這叫做入土爲安。」

當下三人一齊動手，在黃龍洞附近，挖了兩個大坑。

凌君毅親自走到虞美人身邊，搬開大石，抱起屍體，放入坑中，公孫相，丁嶠也分別把幾具較爲完整的花女屍體，和一些斷肢殘骸，一齊放入坑中，覆上泥土。

然後又把宋德生，勾老大和後來陸續找到的萬有爲，瞿友成，徐守成等幾人的屍體，一齊放到另一座土坑之中。

其餘諸人，有的已被巨石掩埋，有的是斷肢殘骸，無法認清面目，也一齊放入土坑之中，覆上了土。

公孫相站在坑前，怔怔的道：「張兄（指張南强）在軟轎投入黃龍洞之時，就和兄弟在一起，咱們站立之處，雖在黃龍洞正面，但相距已在五丈來遠，張兄練的劍法，以騰躍爲主，輕功一道，高過兄弟甚多，兄弟尚且脫出險境，張兄更應沒有問題，何以連屍體都找不到呢？」

他和張南强私交極深，說到此處，不禁熱淚盈眶。

凌君毅勸道：「公孫兄不必難過，古人說的好，生死有命，這只能說是一場刧數。」

丁嶠道：「總座，太上不是還有一封密柬，不知有何指示？總座此時該拆開看看了。」

凌君毅經他一語提醒，口中「哦」了一聲，探手入懷，取出柬帖，撕去封口，抽出一張白紙，隨手打開。

這一瞧，凌君毅變了臉色！

所謂第二封密柬，原來竟是一張白紙，上面一個字也沒有。

白紙，這是什麼意思呢？

軟轎中藏炸藥，難道炸毀黃龍洞，自己一行人的任務已了，不用再有什麼指示了？

不，如果大家並沒炸死，就是已經沒有任務，也該指示自己等人，到何處會合，或是退回石神廟待命。

沒有指示，那就是說自己這一行人，已經都不存在了。

那是太上早已算定自己這一撥人，該在此處畢命！

凌君毅心頭越想越覺憤怒，口中不由沉哼一聲道：「好毒辣的手段！」

丁嶠道：「總座可要火摺子？」

凌君毅道：「不用了。」

公孫相道：「總座內功精純，目能夜視，不知太上密柬上有何指示？」

凌君毅怒聲道：「密柬上一個字也沒有。」

丁嶠奇詫道：「這個怎麼會呢？太上沒有指示，咱們又到何處才能够和大夥會合呢？」

凌君毅冷哼一聲，道：「二位還要去找太上麼？」

公孫相道：「咱們這一撥人，如今連總座在內，一共只剩了三個人，自該先和其他兩撥連繫上了才好。」

凌君毅心中一動，暗道：「原來他們都服過『迷迭香丸』，神智雖然清明，但對太上，依然忠心耿耿，至死不渝。」

想到這裏，突然間，心頭又是一動，暗道：「太上莫非已經發現自己並未被『迷迭香丸』所迷，她要在軟轎中暗藏强烈炸藥，爲的只是自己一人？

「不錯，她看出自己一身所學，極難控馭，因此要在破去黃龍洞的同時，把自已一起炸斃，以絕後患。

「唉，爲了除去自己一人，竟然不惜把這許多人，和自己同歸於盡，這老太婆當眞陰險毒辣的可怕！」

丁嶠眼看凌君毅只是沉吟不語，在旁說道：「總座，黃龍洞已破，咱們要不要先回石神廟去？」

凌君毅沒有作聲，探手從懷中摸出溫婉君送的綵絲囊，解開絲結，取出玉瓶，旋開瓶蓋，傾了六粒比芝麻略大的「清神丹」，隨手遞了過去，說道：「公孫兄，丁兄，你們一人服三粒，快把這藥丸吞下去。」

公孫相接過三粒藥丸，吞入口中，一面張目問道：「總座可是發現那裏不對了麼？」

丁嶠接過藥丸，略爲遲疑了下，也舉手納入口中，接着問道：「總座，這是什麼藥丸？」

兩人差不多是同時問了出來。

凌君毅淡淡一笑道：「二位聽說過『迷迭香』麼？」

公孫相不禁聽得一怔，說道：「屬下曾聽家師說過，『迷迭香』是迷藥中毒性最烈的一種，據說還是魏文帝從西域移植而來，香氣芬芳，迷人欲醉，可致人於死地。」

丁嶠睜大雙目，流露出驚疑之色，急急問道：「總座給屬下服的，就是『迷迭香』麼？」

凌君毅笑道：「你們方才服的，是『迷迭香』的解藥。」

公孫相奇道：「迷迭香解藥？屬下幾時中了『迷迭香』之毒？」

凌君毅道：「迷迭香毒性甚烈，能致人於死，但如若配以某種藥物，製成藥丸，放置於食物之中，使你不知不覺服了下去，它能使人毫無感覺，神志依然清明，只是迷失了你的反抗意志，使你永遠聽命於他，忠心不二。」

公孫相怵然道：「總座是說百花帮給咱們服了迷迭香？」

說到這裏，忽然點點頭道：「不錯，屬下回想起來，這兩年來，不論百花帮如何措施，屬下都認爲是對的，尤其覺得太上天縱聖明，她就是要屬下去死，屬下都不會稍有猶豫。」

凌君毅笑道：「現在呢？公孫兄感覺如何？」

公孫相道：「屬下覺得心頭開朗了許多，同時也忽然對太上，對百花帮起了懷疑，她們行動神秘，和黑龍會可能有着某種隱秘……」

丁嶠在旁接口說道：「不錯，屬下也有這樣的感覺，百花帮只是在利用咱們而已。」

凌君毅微微一笑，說道：「你們明白了就好。」

他把太上那封空白密柬，揚了揚道：「這封密柬，上面不寫一字，就是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最好証明。」

丁嶠道：「太上既要害死咱們，那因咱們都是外人，但勾老大跟她多年，虞美人是她一手調教出來的弟子，再加二十名花女，又有何辜？她爲什麼要一齊把他們炸死？」

凌君毅道：「勾老大是昔年黑龍會三十六將之一，自然知道她很多隱秘，藉機把他除去，豈非永遠沒人知道了麼？至於虞美人，和二十名花女，因和咱們在一起，自然也只有忍痛犧牲一途了。」

丁嶠道：「太上爲什麼一定把咱們置之死地呢？」

凌君毅道：「黑龍會一共有三個堂，她已命幫主牡丹，副幫主芍藥各領一撥人前去分頭偷襲，可能她自己也趕去了。咱們這一路，沿途替她虛張聲勢，吸引住黑龍會的注意，而且咱們能衝到黃龍洞口，就証明咱們已順利擊潰攔截咱們的敵人，軟轎中藏大量炸藥，這一投入黃龍洞，黃龍堂自然破了，咱們這些人，留着已無用處，這是她一石二鳥之計。」

公孫相憤怒的道：「經總座一說，屬下眞是如夢初醒，太上這一手，當眞毒辣的很。」

丁嶠輕嘆道：「不知總座現在有何打算？」

凌君毅道：「二位不用再叫兄弟總座了，兄弟這總護花使者，已經在黃龍洞一炸，不復存在了。」

丁嶠苦笑一聲，道：「那麼，咱們該如何呢？」

凌君毅道：「二位已經解去身中迷藥，從此不再受百花幫利用，正好脫出這場糾紛，依兄弟相勸，二位還是儘速離開此地的好。」

公孫相道：「兄弟聽凌兄說過，凌兄有兩位令友，落在黑龍會手裏，凌兄原是爲了救令友來的，兄弟願意追隨凌兄，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丁嶠道：「屬下這條命是總座救的，屬下是跟定總座了。」

凌君毅道：「二位高義，兄弟十分感

激……」

公孫相沒待他說完，接着道：「兄弟蒙凌兄不棄，許以兄弟論交，如今凌兄一人深入黑龍會，固然，以凌兄的一身修爲，黑龍會也未必有人能敵；但既要救人，又要應敵，總究人單勢孤，兄弟若在此時棄之而去，還成什麼朋友？因此不管凌兄如何說法，兄弟非要和凌兄同去不可。」

丁嶠道：「公孫兄的話，全是兄弟心裏要說的話，總座若是不讓屬下跟去，那就是瞧不起屬下了。」

凌君毅看他們心意堅決，不好再爲推辭，同時也想到深入黑龍會，難免會有一場惡鬥。

公孫相說的沒錯，自己既要應敵，又要救人，一個人確實也應付不過來。

當下就點點頭道：「二位既然如此說了，兄弟就不好再說了，只是黑龍會佔地理之勝，咱們不但路徑不熟，而且連對方一點情況都不明瞭，本來光是爲了救人，還可暗中進行，攻其無備；但如今黃龍洞已破，百花幫另兩撥人馬，分襲飛龍，青龍兩處，黑龍會必然戒備森嚴，咱們冒險深入，實在是一件十分凶險之事。」

丁嶠笑道：「屬下的意見，正好和總座相反，黃龍堂已破，幫主和副幫主率領的兩撥人馬，分襲青龍，飛龍兩堂，此時雙方可能正在惡戰之中，咱們悄悄進去，縱然遇上一些守護之人，他們首尾不能兼顧，正是救人好機會。」

公孫相連連點頭道：「丁兄說的極是，凌兄機不可失，咱們快走。」

凌君毅雙眉微皺，道：「二位說的自是有理，只是咱們不知黑龍會巢穴，一時又到那裏去找？」

公孫相笑道：「凌兄怎麼忘了，方才勾老大臨終之時，不是說過黃龍洞後，有一條秘道，他只說了兩個通字，也許就是通向黑龍會總堂，亦未可知，咱們何不進去找找？」

凌君毅想了想，點頭道：「現在也只好如此了。」

丁嶠喜道：「咱們這就進去。」

凌君毅道：「且慢，黃龍洞已被炸坍，秘道也許已被堵塞，咱們……」

丁嶠搶着笑道：「但也許經這一炸，反而把秘道炸開了，也未可知。」

凌君毅道：「話是不錯，但咱們進去之時，總得小心爲宜，第一，咱們三人之間，至少也得保持一段距離，以防萬一，第二，由兄弟領先，丁兄居中，公孫兄斷後，如若中途發生意外，必須後退，改由兄弟斷後，這一點，二位必須緊記。」

公孫相，丁嶠同聲應道：「凌兄但請放心，咱們省得。」

凌君毅道：「好，咱們走。」話聲一落，當先飛身縱起，朝黃龍洞走去。

黃龍洞，就在黃龍岩下，本來是一座高大的洞府。

如今洞經炸藥炸毀，黃龍岩數十丈高的斷崖，也被震的倒坍下來，黃龍洞前，到處都是比人還高的巨石，幾乎已把石洞堵死。

凌君毅擄起袖管，功運雙臂，搬開了幾方巨石，才能側着身子，從石縫中緩慢行進。

黃龍洞裏面，自然全炸坍了，一座高大的洞府，全被大小石塊所壅塞。

但黃龍洞石質較爲堅硬，雖然倒塌之處甚多，但洞形輪廓仍在。

軟轎之中，除了炸藥，敢情還藏有油類，爆炸之後，引起燃燒，而且火勢隨着往洞後流注。

凌君毅目能夜視，但身後丁嶠和公孫相到了此時，已是寸步難行，凌君毅從懷中取出驪龍珠，托在掌心。

黑暗之中，登時發出一團乳白珠光，可以照亮一二丈遠近。

凌君毅一路察看石壁上被燒焦的痕迹，逐步朝洞後尋去。當然，有許多地方，仍須搬開石塊，方能勉强通行。

丁嶠緊隨在凌君毅身後，低聲道：「總座，屬下幫你搬運石塊。」

公孫相道：「兄弟也來。」

三人一路搬開石塊，深入後洞，黃龍洞佔地極大，此處已是深入山腹，前洞被炸藥震坍，到了這裏，倒坍的地方，已經不多。

有幾處石室，還算完整，却發現了一、二十具屍體，這些人全身並無傷痕，那是因前洞火勢太熾，窒息而死！

凌君毅不覺足下一停，說道：「看來此處已到盡頭了。」

公孫相道：「但勾老大明明說這裏有一條秘道。」

凌君毅道：「如果另有秘道，這些人就不會窒息而死了。」

丁嶠道：「咱們再找找看。」

說話之時，凌君毅已經舉步朝右首一間石室走去。

公孫相低聲叫道：「凌兄，這石壁上有字。」

凌君毅舉着掌中明珠，朝壁上一照，果見門口壁上釘着一小方木板，上書：「靜室，禁止擅入」。

丁嶠道：「這可能是郝飛鵬平日練功之處了。」

凌君毅心中一動，立即舉步朝室中走去。

這間石室，裝着一道木門，裏面相當寬敞，四壁圍以黃金色的帳幔，上首靠壁處，放一張黃漆木榻，榻上被褥俱全。

整間室中，除了這張木榻之外，就別無一物，愈顯得石室寬大，而且有空空蕩蕩的感覺。

室頂大概受到山岩震動的影響，有一大堆砂土，掉了下來。

公孫相目光轉動之際，右手長劍挑起一幅黃幔。

丁嶠並不怠慢，同樣「刷」的一聲，鐵骨摺扇一揮，把木榻對面的一幅黃幔，撕了下來。這一撕，只聽他口中忽然驚啊一聲，道：「在這裏了！」

凌君毅聞聲看去，果見石壁中間，似有一道門戶的痕迹！

所謂「痕迹」，本來這裏是整塊石壁，但如今露出了一個長方形的裂縫，極似一道暗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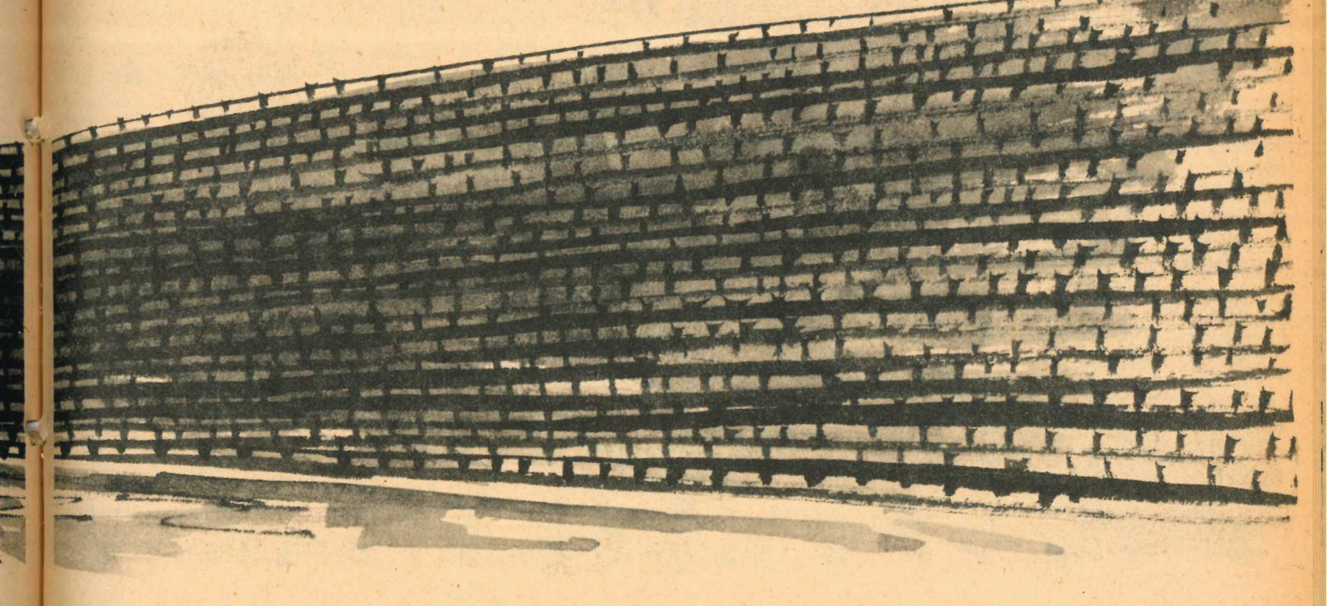
丁嶠話聲出口，已經伸手推去。

凌君毅想到此處暗門可能設着埋伏，要待出聲阻止已是不及；丁嶠用力推了一把，石門却是絲毫沒動。　　（未完）

神手無相故事之三

柳殘陽・文
董培新・圖

盜君子（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戰飛羽與天下第一名捕郭大公在楡柳砦收拾了金眼佛曹和後，應長白十獸挑鬥，前往楡柳砦外的一處亂葬崗，抵埗後，長白十獸除掉死去的冰上黑瞎子勾態和重傷的長頸鹿裴增外，其餘八獸全皆在場，雙方激鬥結果，戰飛羽雖把長白八獸盡皆殺戮，但他自身也中了毒針，及一七首，血漬斑斑，屍骸狼藉，戰飛羽艱難地，將胸前七首拔出的同時，長嘯一聲，人却虛弱的蹲向地面，痲痺伴同痛疼，間歇的侵襲着戰飛羽的身心，他的愛馬小龍已聞得嘯聲，來至他的面前……

毒解闖龍潭　技高除虎倀

戰飛羽不想死——

他用力張開眼睛，想再看看這個他生活了三十年的世界，往日他雖想了不少，看了不少，然而在這個時候，他對這個世界似乎生出一種特異的情感。

眼皮子重得像兩盤磨石，費盡了他吃奶的力量，他在睜開了一條縫。

呈現在眼前的是一片耀眼的慘白，他什麼都看不見，看到的是一片慘白夾雜着一道道的黑帶子，在平日他當然知道那黑帶子乃是一棵棵樹影的閃幌。

間歇的痲痺，因爲他過度的掙扎運功與急烈的拚鬥使毒力引發得更快了！

他有時清醒，有時昏迷。

昏迷時，他不知道思想。

清醒時，他只有一個想法——他不願死，但却不是怕死，人總是要死的，他只是有件心事還沒有完，所以他不想死。

他的心事雖然簡單，却是需要費很長的時間。

在這世界上，他本來是隨時可以離去的，但是自從他的好友，託孤於他之後，他覺着這世上，還有可以留戀的地方，還有值得他去做的事情，他必需完成的事情，那就是將辛長定彌留時託給他的兒子撫養成人。

他伸伸手，狠狠的抓了一把，滿把的鬃毛，柔柔的，軟軟的，有點兒暖和，那是日晒的結果，這使他意識到自己是在愛馬「小龍」的身上。

耳中「颼颼」的風聲，退去了日晒的部份熱炙，可是體內的那股痲痺，却使他有心無力，他又鬆了手，因爲痲痺又傳了過來！

戰飛羽懂得醫道，但獨獨對於這種罕見罕聞的「毒引牽機痺」沒有記憶，却偏偏的他就碰上了！

「眞他奶奶的！」他心裏在想着：「這是一種什麼玩意的毒物，竟然會有這種惡毒的力量，自身有痲痺之能，而又有引發餘毒之力！」

他想至此處，人又陷於痲痺之中，他沒有感覺，依稀却還有知覺，他知道，毒還沒有到他的腦子！

他緊閉着雙眼，他腦子中飛快的在想，假若他有感覺，他定然會奮力挪動挪動身子，因爲他的身子，已快掉下馬來了！

「小龍」似已覺得主人的身軀在牠的身上，有些不平衡，牠的速度，自動的減低了！

太陽的毒照與毒力的散發，配合着，使他陷於半昏迷狀態。

當他醒來時，不！該說是毒日的照射沒有了，痲痺的間歇，使他在有知覺的那一段時間裏！

首先進入他耳中的，是盜君子劉次鐸的聲音！

「戰兄既負傷，又中毒，長白十獸他奶奶的是什麼邪鬼魔道，竟有如此大的能力？」

蒼勁的聲音，是天下第一名捕郭大公的。

「十獸沒什麼，可能是戰老弟大意先中了毒，才負傷的！只不知是那種毒！如此的厲害？」

戰飛羽又奮力睜開了眼，這次呈現眼前的是一片灰。灰土土的，他想搖搖頭，但辦不到，他只有繼續的奮力使沉重如磨盤的眼皮再睜開一點，企圖能看清楚，然而他失望了！

他不但沒有繼續睜大眼睛，反而無力的閤了起來！他內心中有一種嘲笑自己的意念，昔日是生龍活虎般的，如今却如此的無能，就在半日之前，他還是個隨心所欲矯健得無以復加的身手的强者，如今竟然「抬抬眼皮子」那麼本是輕而易舉的微細動作，都力不從心的了，這該是一件多麼悲哀的事情！

創開一個局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然而在他來說，却遠較比這時睜睜眼似乎還要容易。

他的知覺沒有喪失，聽覺也還靈敏，一旁神仙愁柳遇春的那句話，使那感慨萬分。

柳遇春道：「戰老弟是年輕一代頂尖兒的豪雄，不想竟然被宵小如此的葬了，眞他媽的老天沒眼！」

「老天」是有神無神的人，在最最危急時的求庇者，也同時是咀咒者，戰飛羽想，世界上眞正能容納人的，恐怕就只有「老天」了！

他的睜眼動作，落在朴幼妮眼中，她輕聲道：「戰大俠你可聽得見我的話？」

戰飛羽微弱地道：「聽得見！姑娘，謝謝你們的關懷！」

戰飛羽甚少說這種面場話的，是以，在這個時候，聽到他那種眞誠的語調，使房中之人，一個個都覺着愧心，因爲他們對他的毒，毫無辦法連一點忙都幫不上！

郭大公道：「你的傷我們已經爲你包紮好，只是你的毒，却無能爲力……」

朴少姑突接口道：「師父！戰大俠可知道他自己中的是什麼毒？」

幾個人同時互視一眼，悔愧之容，現

於每個人的面上，這麼重要的問題，何以都不知早點問，眞眞正正是急昏了頭！

戰飛羽道：「毒引牽機痺，是一種痲藥一類的毒，間歇性的，最討厭的是它能引發我體內已往所中的毒，就是我已中和了的毒，它也能分化後，再次毒發！」

眼睛一亮，盜君子道：「戰兄是說你體內有中和之毒？」

戰飛羽道：「兩種無比的巨毒！」

急聲的劉次鐸道：「是同時中的？」

戰飛羽說道：「不是！但間隔也不太久……」

這種問話，驀地引發了戰飛羽求生的意念，腦中旋飛的思緒，瞬間有了決定！運起剩餘的能力，吸一口大氣，急促的道：「金家園子五日之約，我是無法前往了，請劉兄騎我的小龍代跑一趟，向金老婆婆改約，一月內我若不能前去，那就廢了！再痲煩一下郭老爺子，將我送到『魔林』去，看能否解異毒？」

盜君子劉次鐸說道：「唉！你怎不早說？」

戰飛羽苦笑笑，道：「若非劉兄問起中毒之事，我還忘記此處或能有一綫希望呢！」

郭老捕頭道：「救人如救火，那我們就走！」

朴幼妮道：「我同師父去吧！姐姐留此，照顧蘭姑娘！」

神仙愁道：「不用了！蘭姑已不是一天了！等些時候沒什麼關係，二位少夫人回來時再說吧！」

戰飛羽微弱的道：「若果方便，蘭姑娘也可以去！那兒住的是對毒有特殊研究之人，或可有助蘭姑之病勢！他們醫道亦甚精深。」

郭大公道：「我那車子，可以裝不少人，沒問題，別就擱時間了！走吧！」

武林人的動作是迅速的，不到一個時辰，在夕陽中，郭老捕頭，駕着他那一輛天下獨一無二的四馬四車，向回路疾馳而去！

車中，除了躺着的戰飛羽，時而昏沉，時而醒轉，情況並無多大變化外，尚有「青樓雙艷」以及那心神失常蘭兒姑娘！

「魔林」在武林中雖然是個神秘的所在，但却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郭大公以較平常速度快速一倍的進程，向目的地急趕。

路上，戰飛羽在稍醒時，常與朴氏姐妹，畧作交談，朴氏姐妹走時，在客棧中帶了不少乾粮，而且因爲這車輛的特殊設計，並不怕天熱腐爛，雞鴨魚肉，山珍海味，樣樣俱全，除了是冷的外，再無什麼與客棧中兩樣了，爲了蘭姑娘的特殊原因，他們還帶了兩罐子在行前趕煑的綠豆湯！因爲蘭姑娘以此爲食，病情會維持不惡化。

這是一種特殊的病，特殊的飲食嗜好，却是一種最最普通的飲食物品。

熱天，綠豆湯是最能解暑之物，一天走下來，五個人竟然喝掉了一罐子多，若此下去，再不補充，蘭姑娘就沒得吃喝了！郭老爺子駕車連趕一晝夜，人不乏馬也受不了啦！所以他決定在前面鎭店中住下，補充綠豆湯也換換馬，想連夜再趕！

戰飛羽却不讚成，因爲他感覺到他的痲痺感非但沒有加重，似乎已經減輕，最使他感到明顯的，是痲痺的間歇時間拉長！痲痺的時間也縮短了，換句話說，他淸醒的時候多，昏迷的時間少！

所以他向郭老捕頭建議！在前面鎭店住一宿，一者是他病情未曾惡化，且有起色！二者換馬不如原馬好駕御，三者，最重要的是郭老捕頭一人駕車太累，朴氏姐妹雖然可以換班，然而朴氏姐妹二人也要輪流向蘭姑娘施功，爲其治病，那太累！

郭老捕頭，也看出戰飛羽不但未惡化，似較走時硬朗多了！最顯著的是他說話不那麼微弱的有氣無力，不像個武林人說話。

郭老捕頭在日尙未落，即投宿在鎭店中，一間最大的客棧之中。

馬車駛進店後院，停在一座特爲行商巨賈，達官貴人預備的獨院中。老捕頭第一件事，是吩咐店家即刻煑一鍋綠豆湯送來，並說明要濃濃的。

店家雖然有些詫異，却依舊照吩咐做去。

朴氏姐妹，却將自帶的菜肴，讓店家給熱了送來，並吩咐照樣亦做一份來，她們又收在車中。

店家對這一行人，却眞是感到無比的奇怪，可也不敢動問。

郭老捕頭飯後，與戰飛羽談了幾句，即亦同戰飛羽在一間房中歇下。

朴氏姐妹在收好綠豆湯後，爲蘭姑娘施手術後，亦即歇下了！

翌日晨起，當郭老捕頭，要將戰飛羽抱上車去時，戰飛羽突然能自己坐起來！

同時間兩人都旣驚又喜，相互對視一眼，郭老捕頭驀地大喜道：「咦！戰老弟！你能行動了？」

戰飛羽詫異後，亦露出了笑容，遲疑地說道：「這難道是『毒引牽機痺』失效了？」

郭大公道：「戰老弟，不管怎樣，你運功試試看！」

戰飛羽聞言，方待運功，突地忍不住的放了個臭屁，他訕訕的俯下頭去，實在不好意思！

郭大公一皺眉頭，因爲他聞到了一股奇臭無比的味道，恐怕是他這六七十年以來，聞到的最爲特殊的臭味了！那是一種腐爛挾着霉腥的臭味，比死人味，腐鼠味，千年古墓的霉味，猶爲難聞，更奇異的是這種臭似是所有臭味的綜合。

郭大公聞到了，戰飛羽當然也聞得到，應該是他先聞到，自己甚是不好意思！

然而郭大公皺眉後，突現喜容道：「戰老弟，好了！你的毒解了！」

戰飛羽有此想法，可不願說出，抬頭訕訕的向郭大公笑笑，驀地眉頭一皺，感覺內急得很，抬腿下地，期期的道：「我要入厠！」

郭大公大喜的道：「走！走！在外面不遠！啊！好了！好了！你能下地了啊！戰老弟！」

戰飛羽亦驀然自覺，心中亦大爲振奮，邁動乏力的步伐，向外走去。

郭大公的喜悅驚叫，驚動了另間朴氏姐妹，急匆匆的出來，看到了戰飛羽踏出

門外的背影，亦不由驚奇不已！這幾乎是一種奇蹟。

戰飛羽病情的痊癒，使她們也想到了自己兩人的病人蘭姑娘，那業已畧見淸醒的神智，不由得心中大爲高興。

朴幼妮道：「姐姐！看來我們這一趟密林是可免了！」

朴少姑道：「假若蘭姑娘有好轉的症狀，再增進點，或許是有此可能。」

朴幼妮道：「只是不到魔林見識見識，可也眞是件遺憾事呢！」

朴少姑道：「妹妹！我們可已經嫁人了！你怎地好似還沒有長大，還有那大的好奇心，我們現在只有一個想法，那就是早點破案，早點同他見面，再設法報了父母之仇，就勸他脫離這份差事，一同奉養師父天年，畧盡人子之禮，師父既無親人了，還不是同我們一樣的孤苦！到時，我們也可以享受天倫之樂，我對這江湖飯可是眞够了！」

朴少姑的話，使朴幼妮亦有點黯然！姊妹倆久久沒有說話，沉默中各自想着心事，直到聽到了郭大公那豪放的笑聲，這才迎了出去！雙雙向戰飛羽道喜！

戰飛羽謝了二人的辛苦！進得屋來，就在廳中坐下。

郭大公道：「我看我們就在此多住一天吧！戰老弟，你覺着怎麼樣？走？還是不走？」

戰飛羽倏然向朴少姑道：「請問姑娘，那蘭姑娘的病……」

朴幼妮搶着說道：「正要禀報師父呢，蘭姑娘的病，畧有起色！」

戰飛羽歡顏向二人道：「恭喜二位！能救蘭姑娘一命，那可眞是功德無量，柳老前輩眞不知要如何感激呢！您看得出他對這個侄女兒的關懷，是多麼的疼愛！」

朴少姑道：「但願能如戰大俠所說就好了！」

戰飛羽正容道：「我想應該沒有問題，兩位神功，乃是一種精神力量，正對了蘭姑娘的病症，失心症不也是精神的喪失的症嗎？」

朴幼妮說道：「戰大俠之毒，是怎麼解的？」

戰飛羽疑惑的道：「我正在奇怪呢，剛剛入厠時，洩了甚多綠色塊狀穢物，看來與食物有關，只不知二位姑娘給在下吃過什麼藥物沒有？」

朴少姑眼睛一亮，道：「綠豆可以解藥，難道亦可解毒？」

郭大公點點頭道：「毒上加毒被中和後，又加麻痺之藥力，豈非也合治病入藥之理，看來我們是誤打誤撞，綠豆也是誤打誤撞的剛好適逢其會，換換另一種中毒的狀況，恐怕不行！」

衆人都認爲有理，點點頭，戰飛羽道：「看來是這個道理了！我除了感到身體疲乏之外，一切似已正常，即連昔日所中和之體內留毒，似亦排洩淨盡，既然蘭姑娘之病，亦有起色！魔林之行，似無必要，我們何不就此返回？」

郭大公沉思一陣，抬頭道：「戰老弟，你的身體疲乏，同你的傷勢，需要休養，我的傷勢也想歇歇，我看我們就在此多留一天，若蘭姑娘病情有所進益，我們即向回趕，你看如何？」

戰飛羽急忙說道：「一切由老爺子決定！」

郭大公道：「那麼我們就說定了！留此一日再說！」

一日的時間，在忙與閑的人心中，都是非常快的就過去了！只有終日無所事事，而心裏却紛亂雜陳的人，與焦思憂慮之人，才感到時辰的難挨！

在她們之間，朴氏姐妹，旣要忙施功治病，又要伺候郭大公與戰飛羽，故而時間對她們總是不够用的。

戰飛羽與郭大公都在一心一意的療傷，戰飛羽更要試運神功，看有無受損，是以，一天的工夫，在他們就如同眨了眨眼！一幌就過了！

第二天，奇跡發生了！

蘭姑娘在早起後，睜開眼睛，第一句，是一聲驚呼，望望朴氏姐妹，驚奇的，囁嚅的說道：「你們是什麼人？怎麼會與我住在一起……這裏，又是什麼地方，你們怎麼會……」

說着說着，臉上神色瞬息間變幻不定，猶如一個受驚的小兎，漸漸的，眼神中，又流露出那種迷惘的神色，陷於迷茫之中。

如此狀況，顯然是有了莫大的進境，朴氏姐妹不由得大喜！心中那份高興，眞正是非言語可以形容的。

要知道，一個身具某種特殊技能的人，假若僅只是那老一套的效能，即不足爲奇，但如果能够在無意中發現了此一技藝的另一種效用，那是多麼的歡悅愉快，這正如同一個小孩子，發現了他的嘴兒，不但可以吃東西，滿足他的欲望，更可以咬東西，滿足他的好奇，所以他見了東西就往嘴裏放，放到嘴裏就咬了！尤其是在他有了第一兩顆小牙以後，更是如此！

朴氏姐妹發現自己的神功秘笈，竟然有前人所不會發現的功用，那心情的歡愉，高興，豈是筆墨所能描述的。

戰飛羽除了感到體弱，似再也找不出什麼困擾了！體弱是很快可以治療的，「人是鐵飯是鋼」只要多注意點飲食，很快他會恢復的，何況「奪命丸」的功力，對他來說那眞是裨益太大，他遭到如此折磨，元氣僅虧了那麼一點點，就以現在的狀況來講，一年前的他，恐怕亦無法與之相比，所以說，他可以稱爲大好了。

郭大公的傷，昨日即已痊癒！

蘭姑娘進境甚大的消息，傳到郭大公與戰飛羽耳中，不啻是做成返程的決定。

三天後，戰飛羽已恢復昔日的威風。

郭大公的那輛特殊的馬車，又回到了楡柳砦的柳楡客棧門前！

當車馬一停，棧房中走出了盜君子劉次鐸。

他有着無比的驚詫與喜悅，上前握着戰飛羽的手，熱誠的道：「啊！眞想不到，戰兄回來的這麼快！恭喜您了！」

戰飛羽眸子中放射出一股精光，向劉次鐸道：「劉兄要到那裏去？」

劉次鐸的打扮，與往日不同，在跟着郭大公時，他是道道地地的一身下人打扮，如今，一身勁裝，英挺奮發中有一股淡淡的憤激！

店房中，適時又出現了「神仙愁」柳遇春，一見郭大公，不由得驚呼一聲，道：「咦！怎地這快就回來了？戰老弟已好了啊？……」

郭大公又恢復了往日的豪情！道：「有話裏面說，不歡迎不成，那有在天日頭地下招待客人的道理，看你倆這身打扮，似乎是要出遠門，我看就稍為延後點吧！我們餓了呢。」

朴氏姐妹，此時正扶着蘭姑娘下車。

蘭姑娘甫下車，一眼看到了「神仙愁」柳遇春，驀地歡叫一聲！

「大爺……」

張開雙臂，像蝴蝶也似的飛到柳遇春懷中，雙手緊抱着她大爺的頸項，親熱的頻頻叫喊！

柳遇春一陣激動，不由得撫摸着那一頭秀髮，老淚縱橫的却喜悅的哽噎着，臉上是一片驚喜後的愛戀，口中輕輕的喃喃道：「乖蘭兒！你受苦了！天可憐兒，總還你原來了！」

蘭姑娘似又陷於迷惘，緩緩的脫離了柳遇春。

她的神情，看在柳遇春眼中，不無又墮於深淵般的黯然憂凄長嘆一聲！

朴氏姐妹趨前，給柳遇春行禮道：「老爺子，你別嘆氣，蘭妹妹這個病可不是一天可以治好的，只要您信得過我們姐妹，定然還您個好侄女兒，就是了！」

雙目一瞪淚兒尚未擦乾，柳遇春向姐妹倆抱拳道：「老叔叔這兒先謝謝兩位，到時候老朽定然好好的酬謝！」

朴氏姐妹檢袵後，邊扶持蘭兒，邊向裏進，道：「那可不敢當！將您那『神仙愁』的活兒，傳給我們倆一招半式的，我們就心滿意足了！」

哈哈大笑，淚光滿腮淌落！柳遇春爽朗地道：「沒問題！沒問題，只要你們能看中！」

朴氏姐妹扶蘭兒進去後，戰飛羽拉着劉夊鐸，向柳遇春道：「老爺子進去吧！再急也不急在這一時呢，我這兩天可眞想你的『眼兒媚』呢？」

柳遇春道：「行！行！今天我們乾脆就飲個痛快！明天再上路不遲！」

四人進得裏進，柳遇春的居室之中，寬敞的一明兩暗標準建築，當桌上擺上酒席，立時入座，吃喝起來！

朴氏姐妹，自己要了點喜歡的菜飯，端在屋裏，陪蘭姑娘吃去了！

他們四位，可就拉開話匣子！

首先是劉夊鐸，向戰飛羽道：「戰兄，您別生氣，在我揹你上車時，我知道你懷中有個『扯旗兒』的閻王令，可否借我一用？」

戰飛羽神情一楞。

郭大公笑叱道：「劉老四是燒香手摸屁股——動慣手脚。」

劉夊鐸笑笑不語。

戰飛羽迅速的從懷中將東方俊人「鎖匙鞭」頂尖的那把鑰匙！遞給劉夊鐸。

劉夊鐸恭謹的收好。

戰飛羽道：「剛剛看來劉兄似欲同柳老爺子有遠行？」

劉夊鐸點點頭道：「我是爲了這個！」指指懷中的鑰匙。

戰飛羽詫色滿面。

一旁的神仙愁道：「老四已經去過金家園子了！」

戰飛羽道：「約改了？」

劉夊鐸點點頭道：「一月之內！對方似甚歡迎！」

畧作沉思，戰飛羽道：「劉兄此話意有所指？」

劉夊鐸肅容道：「黑狼白雄與黑裏俏白七娘，現在是金家園子的總管，內內外外，由其夫妻二人分掌，金老婆婆似已成爲名義上的傀儡。」

這是一種震驚任何武林人的消息，即或是如戰飛羽同郭大公，亦感到無比的驚震。

神仙愁一旁氣憤地道：「臥底我楡柳棧十五年的賬房金眼佛曹和，即是黑狼白雄的死黨，被派在我這兒的一着棋，看來他對武林的一切，都甚爲瞭解，連我這隱於市外鄉村鎭店的老朽也不放過，那他對江湖中其他門派，定然亦有奸細臥底，所以我同劉老四想乾脆來個釜底抽薪，趁他們不備時來個突襲徹底了此禍根。」

以神仙愁昔日威名與藝業，對黑狼白雄夫婦，對此突襲之舉，當非不自量力，是有其份量的。是以戰飛羽與郭大公並不奇怪，更無輕視之意。

戰飛羽道：「劉兄要『鎖匙令』可是另有所見？」

劉夊鐸道：「盜帮有一『鬼盜色狼』韓小五，戰兄聽說過？」

戰飛羽道：「你是說韓小五在金家園子？」

劉夊鐸點點頭。

戰飛羽驀地仰臉沉思，稍頃，緩緩道：「劉兄可知道『鬼盜色狼』與『鐵儒生』倪世鴻之間的關係？」

劉夊鐸緩緩地道：「似有耳聞，然未証實，聽說他們倆是拜把兄弟！」

戰飛羽道：「一定是！是他所做！」

劉夊鐸道：「戰兄是什麼意思？」

戰飛羽歉意地，又碍難出口的緩緩道：「倪世鴻正是勾引我至友之妻的禍首，嫁禍於我盜刦刑部的就是韓小五，故佈疑陣所用的衣物，當是夏婷所供應！看來，黑狼白雄的目標眞不止一處了！」

郭大公道：「看來，我們在座的四位，都與這傢伙有些轇轕，那就乾脆點，我們同去吧！」

神仙愁道：「放眼武林，能够經得起這種陣勢的，恐怕不多！」

戰飛羽道：「我預作計劃，按步就班的讓他嚐嚐滋味如何？」

郭大公道：「就這麼辦！咱們是謀定而後動！」

× × ×

金家園子，這個在武林裏久享盛名的神秘地方，進去的人很少出來，給予武林人的感覺是神秘之外，帶着一點詭異的陰森。

高有一丈多的厚實圍牆，四角都有碉樓，大柵門釘着小兒拳頭般大的鐵釘。

護城河也够寬的，約莫有丈許寬，深得可以讓兩個人站着搭肩露不出頭來。裏面除了蘆葦之外，還有在水面上看不見的石樁，攔江網。掉下去，就莫想上來，就

是有武功，水性好的人，也十九沒命！因爲河裏面養了一種毒蛇，任何人被牠上咬一口，就吃不了兜着走，何況這種蛇並非一條！

護城河外，却是一棵棵高可入雲的老松柏，但離着護城河起碼也有三丈遠，就是武林中再好的高手，想藉着松柏的掩映窺伺一下金家園子，那也只能看到圍牆牆頭上的活動，與園子裏那中央的一座塔形的「藏寶樓」的外貌，若想藉松柏作墊脚騰越護城河，那是辦不到的。

太陽掛在西方的天際，照得松柏的長影，覆蓋到護城河邊，成了一個曲折後，城牆上，稀疏，參差着松影與陽光，交繪成一幅天然的黑白畫，有着一種自然美。

日頭似不忍離開大地，無限依戀的緩緩下沉，日影漸漸順着牆跟向下爬，爬呀爬的，終究還是落下去了。

留下的是帶有血與灰色的餘暉，抹成了無涯無際的一片！

大柵門上有一個哨柵，柵門前是一座吊橋，厚約五寸的木板，平整光滑，寬如柵門，柵門兩扇，松木製的，四寸多厚與吊橋厚度差不多多少，異常沉重，怕不要兩個人才能推得動。

門關起來，若橫幾根木杠，頂上根柱子，恐怕撞是沒辦法的。

柵門眞的關上了，硬是要兩個小伙子才推得動一扇。三根橫木，一根柱子，柱子的一頭頂在門上，一頭頂在埋在地裏的一根石子上，石柱子怕不有二尺圓。

吊橋是用轆轤扯起來的。

炊烟已縷縷自園中絕跡，想是晚飯都已開上，繼續不斷的，一處處點起了微弱的燈火！

人聲逐漸沉寂！

燈火漸漸稀少！終於變成黑沉沉的。

梆子「篤篤」，鑼聲「噹噹」，已是起更了！

金家園子的碉樓上，還依稀有閃幌的燈光！

金家園子外的松柏樹下，閃出了一條快捷的人影，眨眨眼，似一陣風般，到了護城河岸邊，貼河而下。

人影的動作，似是鬼魅，虛幻空靈，迅捷無匹。圍牆碉樓上的守衛，不要說距離太遠，即或當面，亦會認爲是眼花了！

那人影的動作，只能說是一陣風閃！

貼在河岸的人影，差那麼一點兒，就進入水中，在水中的毒蛇尚未被驚動之時，又已竄過了一丈寬的河面，就如同掠水的魚鷹，幌眼到了對岸，迅即貼在牆上，如壁虎般向上游升。

刹時，人影翻落圍牆上，在垛口間畧停，即快捷的滑落圍牆之下，三幌兩閃，已沒入屋影之下。

倏忽間，金家園子中心最高的「藏寶塔」下，出現了那個鬼魅似的人影。

守衛寶塔的人，毫無所覺。

鬼魅似的人影，繞塔一轉，閃入那座塔前的巨大廳堂之後。

廳堂中，一對明晃晃的巨燭高燃在一條靠牆的長案上，案後供着神位，案前大方桌上，擺着時鮮果品，方桌前的太師椅，一排三張，中間空蕩蕩的，兩旁的太師椅上，分坐着兩個人，一男一女。

男的約有五十餘歲，黑黝黝的坐在椅上，如同半截鐵塔，窄額扁鼻，嘴唇奇薄，活忑忑似個野狼，一雙三角眼，邪氣十足，大馬金刀的坐在那兒。

女的瓜子臉，柳葉眉，高挺的鼻樑，小巧的嘴，不胖不瘦，四十許的人了，猶覺俏生生的，尤其那一雙桃花眼，使人看了，有點心搖神蕩，標準的美人胚子樣兒，就是有點黑。

在太師椅左右向前分列着八把椅子，椅子上一面坐了兩個人，顯得空蕩蕩的。

左面二人，一個是身材修長，面如冠玉，一副恂恂儒雅的書生風範，然而背上却有一柄冷森森的月牙鏟，看來有些霸道，但却壓不住那一雙淫邪眼睛裏的邪氣。

另一位是個光腦袋的粗獷漢子，豹眼環圓，鷹鼻帶鈎，更見野氣十足，身旁一條兩頭帶勾的生鐵扁担。大有劈開一座山的架勢。

右面的二位，一個是白白胖胖，面團團的「和氣生財」模樣，儘管瞪着那雙牛胆子眼，有點不相稱，依然有股子笑瞇瞇的味道。

另一個是個虎背熊腰，面孔却狹長得泛紫的人物。一身勁裝，背後却揷着一把紫穗飄揚的長劍。

這時，那黑娘們正自嬌滴滴的講話，他面向着書生，那大年紀了，聲音却脆得同黃鶯兒叫：「韓五弟怎不相信？那老婆子身前的幾個丫頭，早被我弄服貼了，近月來，更嚐到了年輕人的甜頭，把柄在我手裏，還會有何問題？他們就是孫大聖也逃不出我如來佛手掌心上。咯！咯！」

太師椅上的男的，突然沉聲道：「我們就這樣決定了，明天晚晌，日落之時，請金婆婆來此見見各位，屆時，老婆子由七娘負責，那個不屑的小雜種，由我來收拾，韓五弟同蕭老三負責那一對傻兄弟，講到這兩塊死心眼的廢料，我就生氣，十幾年來，他媽的對我就是不服貼，他奶奶的金老婆子就比他親娘還重要，到時候不行就宰了！」

面團團的笑面人道：「我一來就看不順眼那兩塊料，若非是白大哥你阻止，前天我蕭揚就宰了他倆！」

面泛紫色的人物道：「肥鷹杜翔胖鷂杜翔，自小由金老婆婆調敎，當然會忠心耿耿，蕭兄雖號稱笑煞，然而弟兄倆可不好一下就收拾得，最好在他們落單時。」

笑煞蕭揚，低哼一聲不話。

面泛紫的人物看了他一眼後，向太師椅上的男的道：「大哥分派我邪劍荆純什麼活兒？」

那被稱大哥的主兒道：「你同牛兄弟一劍一扁担，率領着弟兄們，在晚飯前接下所有守衞任務，然後來廳中接應！」

一挾扁担，立起身來，被稱做牛兄弟的粗獷漢子道：「假若到時候他們不交任務，是不是讓他們嚐嚐我鐵扁担牛俅的滋味？」

嬌滴滴，脆生生，那黑娘們道：「那還用說嗎？什麼時候，還對他們客氣？」

此時，廳後的黑影，又似鬼魅般，閃入黑暗的屋影之中。

不多時，黑影順原路，出了金家園子，那一身輕靈的功夫，令人看了，眞的是

不做第二人想。

出得園子以後，順着那條金家園子柵門對着的丁字路，貼着松柏林邊緣，飛也似的馳去。

一剎時到了丁字路口，向左一拐，即再也不隱避身形，直向前飛馳。

正飛行間。

「嘓嘓」一聲清脆鳴聲。

飛行之人，瞬即停步，飄向聲響處。穿過大路旁的一排路樹後，那是一片青紗帳。

青紗帳旁，一條人影矗立，一見飛行人，即揚聲道：「劉兄嗎？」

那人影道：「是，戰兄怎麼到此處來了？」

戰飛羽道：「請到裏面再講！」

兩人矮身鑽進高粱地中，進入約莫有二畝地處，突然現出一抹微微的光亮來。

近得光亮處，這才看清，乃是就地取材，就勢運用，以現成的幾排高粱，向中一合，底下自然成爲一座草寮，寮中坐着兩人，面前放着酒菜，正自飲啖呢。酒菜旁一顆小小的夜明珠，權充燈火。倒是別有一番情調。

寮中二人，赫然是那神仙愁柳遇春及天下第一名捕郭大公。

當然來人乃是戰飛羽同劉次鐸。

若非盜君子劉次鐸，又有誰能毫無困難的進入金家園子？就是戰飛羽，也自知在此一方面，亦不及劉次鐸來得老到。

二人進入臨時寮中，劉次鐸道：「不是講好在前面店中住下嗎？怎會來到這兒，打起野圍，看起坡來了？」

戰飛羽道：「本是想住在那兒的，誰知劉兄一走，我們發覺那是金家園子的眼綫店，那我們怎可住下去，所以我們就要了幾個人二天用的酒菜乾粮，讓他們認爲我們是要趕長路的，就走到此處來了，劉兄探聽如何？」

劉次鐸道：「正是時候，黑狼白雄與黑裏俏白七娘夫婦倆，正準備明天對金老婆婆下手，帮手不少，但領頭却只有四人，是鬼盜色狼韓小五，笑煞蕭揚，邪劍荆純，與鐵扁担牛俅。」

喝了口酒，劉次鐸又將聽來的消息與所見情形，詳實的描繪一番。

戰飛羽道：「如此，我們的行動，是否要畧爲更動一下？」

三人齊齊望着他不語，但却均在眼色中露出了詢問的神色！

戰飛羽笑了笑，說道：「我想，我們何不……」

× × ×

太陽西下，天光，又是現着灰白與紅暈。

縷縷炊烟，逐漸消失，又是晚飯的時候。

丁字路盡頭的金家園子的柵門，在四個年輕人的緩緩推移下，逐漸閤攏。

轆轆聲中，吊橋亦慢慢抬起頭來！

驀然！

哨樓上，傳來了一聲驚咦：「是什麼人？走的如此急？」

果然！

丁字路口，轉出了四條快捷的身影，就如四道旋風滴溜溜的，眨眼間，數十丈距離縮得成爲數尺。

未待吊橋升高，柵門關起，四條身影，如大鵬般飛躍而起，脚踏吊橋橋頭，「刷！刷！刷！刷！」已經躍進園子，落在柵門以內。

守園者，此時才喊出了！「什麼人？胆敢闖進！」

緊隨而起的，是齊聲怒叱，喝道：「站住！」

站住了，一字兒排開。

那是戰飛羽，劉次鐸，郭大公同神仙愁。

戰飛羽沉聲道：「拜莊！」

聲落，四人齊齊邁步！

驀地，四支長槍，擋住去路，那是守衞柵門的莊丁。

冷哼一聲，劉次鐸手臂疾翻，雙腿齊動！

四支長槍如同四條夭嬈的經天長龍，飛起四五丈高，然後掉頭落了下來，噗噗，揷在街旁茅草屋上。

驚呼聲中，四人已闖了過去。

依舊是齊齊邁步，併肩而行。

看來四人的步伐，甚是緩慢。然而眨眼間，已出去了丈許。

五丈，四丈，五丈！守柵者都瞪大了眼，不知該如何是好，驚懍得連敲警鐘都忘了。

還好！總算是有人知道了！

四人身前，一下子堵上了十餘個彪形大漢。

一個個都似兇神惡煞般怒瞪着四人，一字兒排開，擋在路中。

爲首的，斜提着一條鐵扁担。正是牛俅。

虎吼一聲，牛俅道：「朋友，莫非是來找碴？還是江湖飯白吃！不懂規矩？」

戰飛羽眸瞳中，射出森寒的酷厲，生硬的道：「找碴！」

乾脆得使鐵扁担牛俅一怔，旋即大怒道：「狗操的，就憑你？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副做像，够不够資格！」

盜君子劉次鐸，踏前一步，指着鐵扁担牛俅陰沉的，緩緩道：「牛俅，你就是個牛俅，笨蛋！在這裏爲人賣命，瞎張勢，滿嘴裏噴蛆的狗彘不如的畜牲附體！」

勃然大怒，牛俅大吼：「你，你這王八羔子竟敢罵我？」

劉次鐸狠酷的道：「罵你？我都嫌污了我的嘴，宰你嫌髒了我的手！」

牙咬如挫，牛俅道：「混帳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我活劈了你！」

劉次鐸不屑的道：「我只用一隻手就可以活活捏死你這個大笨牛，第九等的下流胚子，奴才種！」

狂笑一聲，張牙舞爪的，牛俅道：「好兔崽子，你說這種大話，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你自以爲你是什麼？我警告你，你的話，算是白說，我原諒你的無知，趕緊挾着尾巴，給我屎殼郞搬家——滾你的蛋！」

嘿嘿冷笑，劉次鐸冷冷道：「死到臨頭，還充你娘的人王，假仁假義的賣俏，只可惜，你命不長，猶自認自己是個壽星公麼。」

暴烈的，牛俅道：「娘的皮，老子非

剝你皮不行！」

劉次鐸勾勾小指道：「來啦！大笨牛，你那鐵扁担何不掄起來？看看你有多少道行，多少火候？」

虎吼一聲，呼的一聲，鐵扁担挾着排山倒海的勁氣，直砸劉次鐸的頭頂，口中大罵道：「小雜種，老子就先將你砸開再說！」

倏忽間，扁担即將砸中劉次鐸的腦袋時，驀然失去了他的踪跡：「哇呀呀——」的一聲大叫，劉次鐸閃離一旁。

鐵扁担牛俅，撒手扔掉鐵扁担，左手緊撫着右脅下，一股鮮血，自脅下冒出，剎時染滿了牛俅的半身。

他驚異的，瞪着一雙牛胆子的眼望着盜君子劉次鐸。

沒好氣的，劉次鐸道：「笨牛，會好的，識相點，離開此地！」

臉如泛紫，眼如銅鈴，鼓滿着最後一口氣，强忍着傷疼，虎吼一聲，合身撲擊劉次鐸，口中同時大喝：「離你個屁，老子就與你拚骨！」

人未到，突然捂着一雙牛眼，鮮血從那縫隙裏，滲滲的流，痛嚎如狼，滾跌地上。

劉次鐸手上，却正纏着一支精絲，絲頭上，是一雙亮銀勾，勾上的兩隻血糊糊的眼球子，滾滿了泥沙。

怒吼暴叱，如震天霹靂，牛俅身後的十餘個兇神惡煞般的大漢，汹湧齊上，斧鉞刀叉，勾鞭劍鐧，十餘件武器齊齊指向四人。

驀然間——

四條人影，如鷹翔，如隼飛，騰閃挪躍，閃幌中，慘號連連，斷臂折腿，丢槍斬腦的，十餘個大漢，如同青瓜，剎時被撩倒地上。

鮮血與痛嚎齊出。

斷腿共折臂同飛。

四條身影，已踏着血漬，騰向金家園子中央的寶塔。

倏然！

一個狹面泛紫，虎背熊樣的人物，擋住去路，青鋼烏劍，指着前面的劉次鐸道：「何方不知死活的鬼兒子，到這裏來撒野？」

劉次鐸停身道：「邪劍荆純，識相的就站遠點，莫在這兒充能！」

邪劍荆純道：「小子，你莫以爲將大爺的名字呼叫出來，就嚇唬到我了，有本事你就儘管施展，能闖得過，算你運氣，闖不過，算你倒楣！」

狂笑，劉次鐸道：「嚇唬你，荆純，你太不知好了……」

神仙愁驀地踏前一次，道：「老弟，你讓給我，讓我……」

劉次鐸道：「就算我報酬你吧！還是讓我來，你請歇着，等今兒黑狼白雄同黑裏俏白七娘，隨你挑，這塊稀鬆的料子，屬於我的！」

怒嘿一聲，邪劍荆純道：「老小子，你們兩個一同上，大爺一塊兒送你們去姥姥家，免得一個個的費事。」

灰影一閃，倏忽間一進一退。「神仙愁」柳遇春在眨眼間，就好似沒有移動，然而他却已經是一個來回，雖然僅短短的五步。

「叭」的一聲脆響，邪劍荆純的左邊腮膀子，腫得如同一個小海碗，鮮血順嘴向下流淌。二隻大板牙，也隨着血漬流出唇外。

郭大公看看邪劍那不服氣的勁兒，不由說道：「荆純，江湖上能够在『神仙愁』手下逃生的，恐怕不多，你要是不怕死，就再來過，要是珍惜性命，看在你劍邪人不邪的份上，老夫做主，放你一馬，要報復，我也指你條明路，楡柳砦，這老傢伙是整年到頭的不離開。」

邪劍荆純咧着血嘴怒叫道：「你把我荆純看成什麼人物？我會棄友於危難而見危退縮？哼！鹿死誰手，尚且不知，你賣什麼乖，有種就同大爺來個硬碰硬！」

戰飛羽酷厲地，踏前一步道：「讓我陪你玩玩？荆朋友！」

神仙愁倏然一拉戰飛羽道：「不行，戰老弟，你那雙神手一出，沒有不流血的，還是讓我教訓教訓這個楞頭青，不知天高地厚，石葫蘆心眼的傻小子吧！」

話落，人即騰身而起，此次却又慢慢的，人同駕霧般離地尺許，向前飄閃，口中並道：「傻小子，拔出你那劍裏的另一支劍來，我這次要打你的右腮！」

眞不聽話，邪劍荆純一聽對方竟然有神手無相戰飛羽，而這看來不起眼的老傢伙，能够離地飄落，是眞正的「神仙愁」那個人人聞之喪胆的老傢伙到了，可就在心裏不敢賣狂，但聽說要打自己的右腮，不由得氣往上撞，口裏大吼道：「老小子，你太欺人了！」

一長一短的兩支劍裏套劍的「邪劍」，如匹練似的展開，形成了一蓬劍網，不求攻敵先求自保。

劍光繚繞，流燦蓬飛，綿密得形成一層光雨，映着不太暗的天光，芒飛劍閃，直如天羅地網般密不透風。

怪！怪就怪在神仙愁根本就不理他那個碴兒，光雨劍芒似是長了眼睛般，在神仙愁伸出的右掌，摑向邪劍荆純的右腮時，自動的閃了開去。

「叭」！的一聲，右腮同左腮配成了雙！

邪劍荆純氣得哇哇大叫，模糊不清的，嘴中兇咧咧的道：「老混蛋，有種就同大爺玩正經的，要邪法算得了什麼英雄好漢！」

郭大公調侃的接道：「他不要邪法，怎麼能使神仙愁？哈！哈！」

大吼一聲，邪劍荆純，不守猛攻，道：「我同你拚了！」

輕輕的一笑，神仙愁道：「能拚也不愧是條漢子，現在小心你的胳臂！」

根本不顧自己，一味的狂攻猛削，連續使出了九九八十一劍，似狂風湧沙，如敗葉乘風。

「蓬」的一聲，邪劍荆純，跌了個大馬爬！

頭搶地，滿口泥沙，嘴上本來就血漬流淌，如今更是血沙混合，直嗆到嗓子眼裏！

人咳着不絕的爬在地上，歪頭猛咳，看來似是跌得不輕！

猛然一個打挺，邪劍荆純，突然反射

而起，人似一個大對蝦，半彎着身軀，倒射向神仙愁立身之處。

騰空轉折的同時，邪劍荆純的劍中短劍，突然筆直的飛向「神仙愁」面門！

「奪」的一聲，神仙愁張口咬住飛來的劍尖。

適時，騰翻的邪劍，身軀轉正，長劍已遞向神仙愁的胸前！

「嗆」的一聲！神仙愁口中劍把，正正的敲在了長劍的劍尖之上。

「叭噠」！長劍劍尖，被截斷五寸落於地上。

「呸」的一聲。

神仙愁口吐短劍，劍把直擊邪劍前胸，距離近，劍又急，歪一歪身子，邪劍荆純的右肩，被吐來的短劍劍把擊個正着。

一股徹骨徹心的奇痛，起自右肩胛，「嗆朗朗」長劍首先墜地！

邪劍荆純咬牙切齒的忍住出娘胎以來第一次最大痛楚，彎下腰去，不吭一聲！

神仙愁踏前一步，一脚踢得邪劍荆純連連翻滾十餘次，才勉強停住。

然而被踢中之處，亦與肩胛的疼痛一般，直使得他忍不住的殺猪般叫吼。

神仙愁走到他身旁，輕聲的，只有邪劍荆純能聽得見，清晰的道：「小子，這兩下子，都在主穴上，每五日都會如此疼一次，能挺得住，就挺，挺不住到我楡柳砦的楡柳客棧來找我，我那兒還少一個打雜的酒保，我可以放慮雇用你！記住！小子，十日內，逾時不候！」

也不管痛得在地上打滾的邪劍荆純，轉身向三人道：「走吧！找白雄那小子算帳！」

× × ×

微暗的黃昏，兩座大青石獅子，一左一右的雄峙在一扇油黑漆亮的大門前，一級級的青石階，門後是一片黑鴉鴉的高大房舍與院落。頂中尖那座塔形的「藏寶樓」高矗在夜影中。

四人直奔大門而來！

門內倏忽閃出四條身影，一式的黑色勁裝，黑色包頭，映着大廳上遠遠的燈火，刀芒閃泛，兇狠狠的。

領頭的劉次鐸，視若無睹，筆直的往大門撞進。

四條守門的大漢，不其勃然大怒，齊齊橫過鬼頭刀，爲首的那個大吼道：「站住！」

步履如常，照直前行，台階已經走進，劉次鐸連回答一聲，都懶得張口。其餘跟在後面的三人，根本亦不理會，什麼也不表示。

四人當門而立，爲首大漢怒叱道：「狗雜種，你們是活膩了，叫你們站住却裝聾作啞，這兒容不得你們橫衝豎闖！」

另一個也橫眉豎眼的咆哮：「奶奶的，放倒了再說。」

劉次鐸接近四人，旣不停也不讓，對着他們中間，硬往前闖。

四名大漢可眞忍不住了，其中一個怒叱一聲，偏過刀背來便砸向劉次鐸腦殼。

然而，刀背方始往下落，但見寒芒倏閃，這個漢子又殺猪似的長號一聲，打着轉子翻了出去，他的三個伙計，尙未弄清是怎麼回事，也驀地捧腹躬腰，慘嗥着倒在地下，翻滾不停。

只因他們太過大意，連着長街上發生了那大的事情，他們竟然身司守門，都不知道，無怪要受此罪了。

劉次鐸四人仍舊大踏步邁向他們的目標——中間那座大廳。

打殺的慘嗥，業已驚動了大廳中的人們！

奇怪，大廳上的人並不多。

那三把太師椅上，正中坐着一位白髮皤皤，鷄皮滿面的瘦削老婆婆，正是金家園子的當家人，金老婆婆，手持一支兒臂粗的龍頭拐杖。

他身後，一排站了八個十八九歲的俊俏丫環，在那丫環前面，緊靠着太師椅後，一隻手扶在金老婆婆肩上，一隻手抵在金老婆婆的左腰眼上的正是那黑裏俏白七娘。

黑裏俏白七娘的桃花眼，正帶煞的瞅着廳外。

左邊太師椅上，坐的是那金不換。他身後却站着黑狼白雄。顯然已將金不換制住。

大廳中正有二對人在厮殺，一方是胖鷹肥鷂杜氏兄弟。一方是鬼盜色狼韓小五與笑煞蕭揚。

兩方是勢均力敵，半斤八兩，正殺得難解難分，天昏地暗，就是黑狼以殺死金老婆婆與金不換二人來威脅，都嚇止不住杜氏兄弟的攻勢。

這是一對渾人，激鬥中他們吆喝道：「你殺死老婆婆及公子，我倆人也活不了命，我倆人停手，也不能讓老婆婆同公子活命，要想我們停手，簡單得很，放了婆婆與公子，讓我們來個公平拚鬥，否則，就先將這兩塊料拚骨墊背，够本再說！」

這種理論，這種想法，也只有這種人才有，是以黑狼白雄，眼看着兄弟二人，毫不顧惜自己，一味猛攻狠戳敵人要害的打法，致使鬼盜色狼韓小五，與笑煞蕭揚，本是高出他們弟兄二人藝業多多，反而碍手碍脚的施展不開，處處顯得掣肘。而且逐漸落向下風。

杜氏兄弟二人，業已負傷數處，然而却毫不理會，一味的窮攻狠殺。

黑狼白雄正無計可施，而大門處傳來了慘嗥。他放目望去，眨眼間，大廳門口出現四人。

黑狼白雄尙未開口，對方的盜君子劉次鐸，驀地大喝一聲：「停手！」

拚鬥的二對，無人理會。

戰飛羽與劉次鐸，互視一眼，雙雙暴起，猝然旋飛，飄然閃進激鬥中的二對之間！

「蓬」「蓬」兩聲連串暗響，人影倏分！

杜氏兄弟，倏分又進，迎面碰上了戰飛羽，手上的龍形拐令，閃在二人眼前，二人怔得一怔，戰飛羽冷凜的道：「退在一旁，候令行動！」

杜氏兄弟，望望「龍形拐」令，望望太師椅上的金老婆婆。

金老婆婆點點頭！

杜氏兄弟，黯然後退。

笑煞蕭揚，氣喘吁吁的，退坐椅上。

鬼盜色狼，正欲後退，驀地，眼前出

現一支鎖匙。

韓小五神色中露出了驚悸之色，望望鎖匙令，望望盜君子劉次鐸。

劉次鐸冷冷地道：「韓小五，你認得這個麼？」

韓小五，楞楞的說不上話來。

勃然大怒，劉次鐸道：「大胆狂徒，見了閻王令，竟敢二思，你是想大卸八塊，暴屍百日嗎？」

急楞楞一個寒顫，韓小五雙膝微曲，就待下跪！

驀地——

黑狼白雄道：「且慢，鬼盜業已被扯旗兒帮，開除帮籍，入我黑龍帮，身居護法之職，你憑什麼，以扯旗兒帮的閻王令治他的罪，難道黑龍帮無法，要你來管閑事？」

哈哈大笑，盜君子劉次鐸道：「黑龍帮？江湖上何時又出了這麼一個帮會？」

黑狼白雄怒聲道：「黑龍帮就是現在成立，你們擅闖一帮法堂，就該知道如何自處！」

冷嘿一聲，盜君子劉次鐸道：「江湖上有那些人曉得黑龍帮成立？開山立窰，總得有個規矩，就憑你嘴皮子翻弄翻弄就算數嗎？」

黑狼白雄道：「你要知道，此處是什麼所在？你說這話可知道要受什麼樣的懲治？」

盜君子劉次鐸道：「我清楚得很，此處乃是金家園子金老婆婆的議事大廳，我說的話都是句句實言，毫無罪愆。倒是你這個虛立帮會名目的無恥之輩，須受江湖的懲處！」

黑狼白雄，氣得勃然變色，狠厲地道：「你這利口小子，我要活剝你的皮！」

冷冷的，話聲有如一串冰珠子，又脆又冷：「白雄，等會你曉得剝皮滋味的，只是我還不屑來剝你！」

黑狼白雄凛冽地道：「小子，你報上個名號來，看看你够不够份量，放這個滿天响臭的大屁！」

重重的劉次鐸道：「不用啦，我既不要同你攀親，又不同你接近，還是遠着點好！」

轉面不理白雄，冷聲向鬼盜色狼韓小五道：「你雖被開除帮籍，但你也知道，你終身脫不掉閻王令的拘束，現在，我問你，刑部之事，可是你做？奉何人指示？現在何處？」

韓小五嗒然若喪，鬱鬱的說道：「是我做，現在藏寶樓，那指示者，就不便說了！」

盜君子劉次鐸道：「很好，你不說我也知道是受誰所托，你自了吧！」

神色大變，韓小五驚惶地道：「你……是誰？」

冷凛至極的，盜君子劉次鐸道：「盜君子劉次鐸！」

無助的，韓小五望望黑狼，張口欲言，未曾出聲，突地猛嘿一聲，舉掌自碎天靈，倒地死去。

血漿腦漿，沾滿那隻自擊的手掌，身形「蓬」然中，盜君子劉次鐸突然快速的將上身一件上衣脫下，覆在韓小五腦袋上，悠悠的道：「盜亦有道，你總算沒丟『扯旗兒』的臉！」

盜君子劉次鐸倏然轉身，向金老婆婆道：「金老太，請問韓小五之物，可否璧還！」

金老太道：「劉大俠，老身現在是身不由主，眞是慚愧得很！」

黑裏俏桃花眼一瞪，驀地道：「想要那物事，簡單得很，求求我這金家園子的一家之主不就得了！」

盜君子劉次鐸怒嘿一聲，一擺頭，根本不理會她。

桃花眼倏瞪，黑裏俏道：「若非老娘空不出手來，我就宰你在當場！」

盜君子劉次鐸冷冷地，不看黑裏俏白七娘一眼，猶似自言自語的道：「我空着的手，却又怕沾污了，否則屍橫五步的，豈不是個蛇蠍一般的人！」

黑裏俏怒叱道：「我警告你們，那一個不怕，我將金老婆子當場斃在指下，就動一動試試看！」

戰飛羽道：「時間多得很，我們就耗上算了！」

這確是一厲害招數！黑狼白雄與黑裏俏白七娘，先還希望前面的鐵扁担與邪劍會來援助，如今想想，四人是從正門而入，邪劍二人，豈非業已栽了，又加韓小五自栽，已方只剩三人，對方有四人之多！一個個似都非無名之輩，就看二人解開纏戰中的兩對手法身法，即知較笑煞蕭揚高了許多，何况金家的杜氏兄弟，尙在虎視眈眈的躍躍欲動！心中盡是焦急，更爲後悔，調集的人手太少了。

正思如何解此危機之時。

驀然，八個丫環中，那個看來最小，最爲美俏的姑娘，脆聲向黑裏俏道：「白姑娘，你怎不早說，你要空出手來呢？」

黑裏俏一雙桃花眼，突然邪視着那小姑娘道：「玉兒，你這話裏，可是說你有方法讓我空出手來？而不會讓她脫逃？」

玉兒點點頭，脆聲道：「當然啦！姑娘平日對我們那麼好，不在這時報答您，我在什麼時候？」

胖鷹杜翱驀地大怒罵道：「玉兒，你這個忘恩負義的小丫頭片子，平日太君對你格外疼愛，想不到你竟然是個小毒婦，吃裏爬外的狗雜種，你只要敢說出那椅上的秘密，看我不拚着死，也要宰掉你這個小賤貨！」

別人未說，他倒是說出那椅上有秘密了，眞他媽的渾得够勁，這種忠心的奴才，旣是可愛，又是好氣！

金老太大喝道：「杜翱，閉上你那張嘴！」

玉兒根本不理會杜翱。

黑裏俏却脆聲道：「玉兒，椅上有什麼秘密？」

玉兒道：「在椅子後面，不是鑲着十個珠子嗎？其中有紅紫綠黃青五色，那正中的兩顆黃珠子，同時下壓，大力的下壓，椅上即可先出現鋼環，將座中人箍在椅上，然後緊跟着會有一把刀橫在椅中人的脖頸上。」

黑裏俏道：「這二張太師椅都是一樣嗎？」

玉兒點頭道：「一樣！」

黑裏俏道：「那麼妳先去撳一撳那張

空的我看！」

玉兒闊聲道：「好！」

脆生生的，邁動俏步，玉兒來到右邊的太師椅後，伸手向黃珠一壓，悄無聲息的，太師椅的兩個把手椅脚，與背頂之處，各各出現一道約五寸粗細的鐵箍。

稍停，一把明幌幌的利刀，橫在背頂五寸高處，恰是坐者的頸項高度。

黑裏俏見狀，驀地向黑狼白雄道：「動手！」

黑狼白雄與黑裏俏白七娘，同時運指，在椅背後的黃珠之上，兩人四指，同時下壓！

剎時間，金老婆婆與金不換，被箍上了五道鐵箍。稍停，椅背一枝明幌幌銳利的尺許長利刄，疾刺而出。却不是刺向座椅上的人的頸項，而是突然間，向後刺出，一刀刺進了黑裏俏白七娘與黑狼白雄的心窩！

慘嗥一聲，黑狼與白七娘，拚盡最後的餘力，一掌擊向座椅上的金老婆婆與金不換！

然而怪事突然又現，兩把太師椅，突然向下一陷，矮了一尺！恰好躲過了黑狼白雄與黑裏俏白七娘的最後一掌狠毒的襲擊。

黑狼白雄，一手摀心，嘴上冒出白沫，兩眼泛青，拚命掙起，右掌掙扎着抓向座椅中的金不換！

金不換頭不能轉，眼看就將被抓住，驀然間，人影倏閃，紫影幌動一聲大響。

黑狼白雄偌大的身軀，突然彈飛而起，高躍丈許，幾至屋頂，始迅速的跌下，「蓬」然大震聲中。

黑狼白雄腦漿四溢，生生被跌碎頭顱，當場死去。

黑裏俏白七娘，在中刀的同時，驀然獰厲的望向那使女玉兒，一擰身，前身被利刄劃破一道口子，肚腹外流，身軀却在一擰之時，衝向右手太師椅後，因見她被刺而怔在當地的玉兒身旁，一掌擊中玉兒的胸腹，將玉兒震飛，跌落五尺以外閉過氣去。

青影同時閃幌，然而却晚了一步，未能解掉玉兒之危，來人乃係盜君子劉次鐸，氣得一掌將已垂死的白七娘，打得連翻滾轉，肚腹流遺滿地死去。

這種突然的變化，使在場之人，都大出意外，不禁都對那機智的丫環玉兒，大爲愛戀。

神仙愁第一個飛落玉兒身旁，伸手一試，知其乃係閉過氣去，無甚緊要，白七娘那臨終一掌，並未有何重傷玉兒之處，僅只是恰巧的擊在閉氣穴上，是以神仙愁迅捷的爲其解開穴道！

玉兒睜眼後，即躍起身形，三脚兩步的跑到正中太師椅後，向背後兩顆紫色珠兒上一壓，機關盡收。迅速至金不換身後，如法泡製，並解了金不換的被制穴道。

金不換深情的望了玉兒一眼！自個兒舒活舒活筋骨。

玉兒羞怯怯的，躍至業已起身的金老太身旁，施禮道：「婆婆饒恕玉兒，設法太慢！」

豪情萬丈的長笑，愛戀萬分的撫摸着玉兒的秀髮，金老婆婆道：「不慢，不慢，恰是時候，也正用在節骨眼上，才沒有破綻，乖孩子，這才像我的孫媳婦！我沒白疼你！」

玉兒一聽，甫退的羞赧，剎時已浮上一層紅雲，從頭至頸，羞得跌進金老婆婆懷裏！

金不換偷偷的望去，正與金老婆婆懷中的玉兒，那一對暗暗偷睨的妙目，對個正着。直羞得玉兒，掉首埋進金老太懷中，再也不敢抬起頭來！

就在這時，那獨一無二的餘孽笑煞蕭揚，突然偷偷的向廳外挨蹭，眼看再有兩步，就可踏出大廳。

驀地——

紫影暴旋，戰飛羽快捷的擋住了他的去路。

怒嘿一聲，眼不抬，一拳向戰飛羽搗去，笑煞蕭揚同時撞擠而前！

紫袖飛旋，蒼白的光芒，似電光流蠅，疾然打閃，一聲慘號，笑煞蕭揚左掌撫着右臂，彎下身去。

一個拳頭，血淋淋的在廳門口跳動！

蕭揚仰臉獰厲地道：「戰飛羽，你這個不是人揍的東西，我與你無寃無仇，你爲什麼對我下這狠手！」

冷凜地，戰飛羽道：「你與我無寃無仇？鐵儒生倪世鴻同夏婷那對狗男女是怎麼勾搭上的？辛長定的一個溫暖的家庭，是怎麼拆散的？我戰飛羽飄蕩江湖，近年來是爲什麼，你笑煞蕭揚該肚裏明白！你只是不認得我罷了！但我却對你非常非常的有印象，你剛剛聽到我就表現出了逃意，你想，我能如你的願嗎？哼！」

笑煞蕭揚，大叫：「戰飛羽！你這個血口噴人的混帳王八蛋，入人之罪何患無辭，倪世鴻與夏婷他們願意攪在一起，與我有什麼關係？你，你這個不分青紅皂白，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將這種爛污帳算在我的頭上，你算那門子英雄好漢？」

冷靜十分地，戰飛羽道：「你怎麼講也沒有用，起來，像個人樣！別賴在那兒像個狗熊！」

暴烈的大吼，獰厲的嘶叫，笑煞蕭揚道：「戰飛羽，你是滿肚的糞便，一唇的混話，污言穢語，下流齷齪，尙稱什麼武林梟雄，天下第一號霸主，你是個魔王，惡鬼，下三濫！第九等的下流胚子！」

古井不波，戰飛羽道：「沒有用，蕭揚，拖延時光對你並不利，那一個拳頭，並不能代表你的整個，你不得要死！是窩窩囊囊的死？還是轟轟烈烈的死，由你自己抉擇！是狗是人，由你自己決定。」

突地合身衝撞，笑煞蕭揚，就如一頭憤怒的獅子矮身衝向戰飛羽！

一步閃挪，一脚踢去，戰飛羽狠狠的將笑煞蕭揚，蹶在半空！

騰躍而起，殺豬也似的一聲長號，笑煞蕭揚的身軀在五丈高空，跌向院中。

「蓬」的一聲，屁股落地，掙扎着站起，突然長嘯一聲，挾着無比的憤怒，蕭揚在夜空中，向莊外逸去！

戰飛羽立於原地，並沒有追！僅僅是冷哼一聲，未有任何表示。

金老婆婆愛憐的撫摸着懷中的玉兒，仰臉向廳中杜氏兄弟道：「你兩個將這兒收拾，同時去巡視一下，看看外面情形如

何，向我回報！」

杜氏兄弟暴應一聲，將廳中屍首搬出去後，即找來了人打掃，他弟兄二人又自去巡視去了。

金老婆婆却向神仙愁道：「柳兄今日到寒舍來，眞是想不到！還有這位名震天下的第一捕頭郭兄，更使蓬蓽生輝！這位劉兄弟，年紀輕輕的，即已是盜帮的頂尖人物，更使老婆子感覺到江湖上後浪推前浪，我們是老了！『神手無相』戰大俠，如約而至，可有以教我？不過，在未談我們正事之前，老婆子先謝謝各位，來的恰是時候！」

郭大公捋鬚道：「時候是拿揑定了的，事情可沒想到這麼順利。」

老婆子目光一凝，詫異的道：「郭兄此話，似是有意於此時前來？」

神仙愁笑笑，將一切經過說了一遍，然後道：「本來我是想來專找黑狼夫婦的，郭老兄與劉老弟，却是專程爲了韓小五而來！戰老弟亦與他有關！實際上，罪魁禍首，都是這一對夫婦，與你金家，都是些誤會。」

金老太道：「金家有了這麼不肖子，柳兄也不須給我留面子了，好在自今而後，他有了管頭，套上了籠頭，我也不準備再讓他亂跑！從今後，金家園子將慢慢在武林中除名！你們幾位的啓示，我老婆子不言謝了！」

盜君子劉次鐸突地道：「老婆婆對韓小五盜來刑部物事，不知準備如何！」

金老婆婆驀地眼珠一轉，宏聲道：「本來是應該原璧歸趙的，只是既然劉大俠來了，就請讓老婆子開開眼界如何？三天之內，你若能將此物，自我藏寶樓中盜去，金家園子從今而後，任你出入！」

郭大公道：「老太如此做法，豈不是開門揖盜？我郭某人到時候可不接這個官司！」

金老太豪爽的道：「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說不定我這是找了個看門的呢？你說對不？」

神仙愁與郭大公同時暢笑道：「還是老太厲害！」

盜君子劉次鐸道：「在下有一不情之請！不知老太應允與否？」

金老太道：「是有關東道的事嗎？」

盜君子道：「正是！」

金老太道：「請說！」

盜君子道：「我想看看那放置東西的地方！」

金老太道：「行！爲了表明老身不欺，亦應該如此！換兒，你領劉大俠去一趟藏寶樓！」

金不換閑言，禮貌的請劉次鐸先走！

劉次鐸道：「公子莫客氣，敬請帶路吧！」

金不換不再客氣，當先步出大廳，劉次鐸亦緊跟而去，這裏金老太請衆人落座，命人待茶。

適時，杜氏兄弟，前來回報道：「莊中人等俱無損傷，所有黑狼白雄的黨羽，盡被四位大俠殲盡，莊中之人均是目睹，現正命人埋葬屍首，清理街道血污！」

金老太點點頭，命二人去整備酒席，與戰飛羽等飲宴。

這時，金不換與劉次鐸業已返來！

金老太道：「劉大俠看過了？沒有假吧！」

盜君子笑笑道：「沒有，只不知這個東道算不算完！」

說着話，伸手自懷中，掏出了那件物事！

衆人一看，不由得大爲驚奇，佩服！尤其是金不換，瞪着那一雙詫異的眼睛，半晌說不出話來，久久，始緩緩的喃喃道：「厲害！厲害！只看一眼，摸了一把……」

金老太大笑道：「算算！就憑你這份機智與身手，老身也佩服得五體投地！」

轉臉向傻在那兒的杜氏兄弟道：「你這兩個呆子，傻在那兒幹嗎？還不趕快去弄桌酒席來，讓各位貴客，痛飲幾杯！讓我敬劉大俠四位一杯！畧盡心意！」

杜氏兄弟，肥胖的身軀旋風般閃出。哈哈的喜悅聲浪，歡樂的情緒，溢滿夜空。

（續完）

俠義奇情中篇創作故事

醉仙樓主·文
培　新·圖

小人物（上）

神招降八寇　鐵胆闖龍潭

四十里堡，臨近渚城，地方雖不及渚城縣城大，但名氣却在渚城縣之上，四十里堡之所以出名的原因，是因爲堡主東門絕的關係。

四十里堡的居民並不太多，前前後後也不過是百來戶人家，盤踞在一遍矮矮的羣山之中，山勢非常平穩，但却到處見到葱綠的森林，這些森林，也是野孩子們遊戲的所在。

四十里堡所以公推東門絕爲堡主，並不是偶然的，除去了東門絕有錢有勢而外，尚有一顆善良的心，因爲四十里堡的居民，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皆受過他的好處，因此在四十里堡，甚至渚城縣，提起了東門絕，沒有人不一翹大姆指，說一聲：「大人物！」

四十里堡除去最富有最有權勢的東門絕而外，尚有一個最可憐最貧窮的，窮得無立錐之地，整日價的托着破碗在到處討吃。他是四十里堡唯一的乞兒，頭髮長得像一蓬亂草，黑色的短衣，沾滿了污跡，尚有很多地方開着孔，打着一雙赤脚，一枝舊竹杖已開了叉，他叫司空展梅。

司空展梅有一個特別奇怪的地方，他雖然整日蓬頭赤足，日晒夜露，但他的肌膚却永遠是那樣的潔白，猶其是露在外面的那雙手，那兩隻脚，更如粉粧玉琢的一般，看來活像個女娃娃，何况他的名字也像女人，可是他却整年累月的穿着男裝，年紀輕輕，不務正業，終日以討乞爲生，四十里堡沒有人會瞧得起他，提起了司空展梅，大家都會說一聲：「小人物。」

小人物也有他的長處，他一不偷，二不搶，三不貪，吃飽了喝足了，再也沒有別的事可做，因此四十里堡的人雖然瞧不起他，但對他却很放心，有時偶而也會跟他開開心，猶其是孩子們，常常會成羣結隊的跟在他後面，拍手高呼！

青青的山，潺潺的水，
鬱鬱古堡四十里！
風兒在吹，雲兒在飛，
此地來了個司空展梅，
年紀輕輕不務正業，
東討西乞像個烏龜。

凡遇上這種場合，司空展梅總是微微一笑，他笑起來有兩個酒窩很美！很美！

這並不奇怪！奇怪的是東門絕在四十里堡地面上，對誰都會帮助，唯對司空展梅，他從未加以援手，甚至有時還會派人暗暗的監視他，這是爲了什麼？誰知道？

×　　×

這是秋高氣爽的日子，月亮已慢慢的圓了起來，眼看着中秋節就快到了，東門絕家中大大小小百來口人，正忙着殺猪宰羊，蒸饅頭，做點心，而司空展梅却坐在別人的走廊下喝西北風。

西北風本來是嚴冬苦寒的時候才會有，但這一年却來得特別早，它好像故意在跟司空展梅作對。

司空展梅的小名叫梅子，因此當地人

都稱他梅子，梅子無論冬夏，永遠是那套黑色的短單衣。

這走廊下只有他一個人，冷靜靜的，西北風吹在他的身上，就好像吹在木頭上的一樣，他一點怕冷的意味都沒有，兩隻眼睛瞪着堡的另一頭，好像在想些什麼，又好像沒有想些什麼。

此時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穿着一身花布短衣，膀彎上掛着一隻竹籃，妞妞怩怩的走了過來，她向司空展梅嫣然一笑說：「梅子，冷麼？」

司空展梅默然地搖搖頭。

小姑娘又道：「梅子，餓麼？」

司空展梅仍是默然的搖搖頭。

小姑娘急了，叫道：「喂，你怎麼不說話，我是不是有什麼地方得罪你麼？」

梅子道：「沒有。」

小姑娘道：「那你爲什麼不說話？」

梅子道：「沒有什麼好說的。」

小姑娘道：「一個人如果常常不說話，會把自己悶死，你總得想辦法每天說幾句話。」

司空展梅道：「妳要我說什麼話？」

小姑娘道：「例如說，你可以問我到那兒去，竹籃裏放的是什麼東西，今天爲什麼穿得那麼漂亮，等等。」

司空展梅嘆道：「我本來是想與妳說幾句話的，只是怕妳回去又挨那母老虎的責罵。」

小姑娘道：「你是說我的晚娘，看來你仍是很關心我的。」

司空展梅道：「有一點點。」

小姑娘道：「你如果眞的不喜歡我的，就不會對我如此關心了，看來你還是很喜歡我？」

司空展梅道：「有一點點。」

小姑娘道：「你旣是喜歡我，關心我，爲什麼不跟我說話？」

司空展梅道：「因爲我是小人物。」

小姑娘道：「你雖然窮些，但不偷不搶，俯仰之間，不愧於天地，應該是大人物，那東門絕雖然財大勢大，常常帮助人，但他如果表面僞善，心存惡劣，欺名盜世，同樣是個小人物。」

司空展梅嘆道：「看來妳的確懂得不少。」

小姑娘道：「我是實話實說。」

司空展梅道：「那也得有事實來證明才行。」

小姑娘毅然點點頭道：「我想會有那麼一天的，噢！梅子，你一定餓了，我這籃子裏有熱饅頭，你先吃兩個。」

司空展梅搖搖頭道：「我不吃的！」

小姑娘愕了，半晌之後才道：「你爲什麼不吃，你是不是眞的在生我的氣？」

司空展梅道：「妳又沒有得罪我，我爲什麼要生妳的氣，我只是不餓。」

小姑娘道：「那麼你就留着，等餓的時候再吃。」

司空展梅道：「我不要！」

小姑娘道：「爲什麼？」

司空展梅道：「餓了我自會去討了吃，蘭兒！妳回去吧！晚了又挨駡。」

原來這小姑娘叫丁蘭，人長得漂亮，身材又很窈窕，是個人見人愛的美人胚子，可惜她親娘早就死了，進了房晚娘，比

母老虎還兇，出手便打，開口便罵，有時還揮舞着鞭子。

丁蘭眼中流下淚水，她說道：「你既是那麼對我冷淡，又何必關心我，打死算了。」

司空展梅嘆道：「蘭兒，你聽我說，男女間情感發展到極點，那就是結合，像我這樣窮得無地立錐，不用說你跟着我沒有好日子過，就是妳爹娘也不會答應，與其將來痛苦，不如現在尅制一點。」

丁蘭小嘴一嘟道：「看來你並不喜歡我？」

司空展梅道：「我是眞的喜歡妳，不管將來情形如何變化，我這顆心永遠關心着妳，只是眼前我的情形不許可，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丁蘭用紅手絹擦乾眼淚，嫣然一笑道：「你有什麼事？」

司空展梅道：「這些事妳不必問，有一天妳總會知道的。」

此際突有一陣急促的蹄聲，由堡的那一頭馳來，一匹高大的健馬，馱着個三十上下的中年武士，在廊前急馳而過。

丁蘭鼻子哼了一聲，向司空展梅道：「梅子，晚上別忘了到我們的廊下睡覺，我給你準備些軟草。」

司空展梅發出一聲輕輕的嘆息，一陣蹄聲，剛過去的那中年武士，突然又轉了回來，昂着頭問：「丁蘭呢？」

司空展梅看了他一眼，又扭轉頭去。

中年武士怒道：「臭小子，老子在問你的話。」

司空展梅突然閉上眼睛，打起瞌睡來了。

，中年武士揮手一鞭，向他打去，半空中發出「拍！」地一聲大响，好像那一鞭抽在牆壁上似的，再看看司空展梅，仍然坐在原地未動。

這中年武士是東門絕家中的武師，東門絕一共養了數十個武師，每個人皆有一身好功夫，他們借口是保衞地方，其實到底做些什麼，誰知道。

中年武士有些惱羞成怒，霍！霍！霍！一連又抽出三鞭，三鞭打完之後，司空展梅突然不見了，人呢？莫非被這中年武士的鞭子打飛不成？

×　　×

月亮終於圓了，圓得像面鏡子，在沒有雲彩的天空，高高的懸着，東門絕的大宅子裏的練武場子，擺了十數桌酒宴，全宅的男女老少，不分尊卑，都在一起團聚着，歡呼暢飲，這是東門絕拉攏人心的方法，每逢過年過節，就連十三四歲的丫頭小斷，也可以很有體面的坐上席面。

東門絕的年紀並不大，看起來只有三十啷噹歲，却生得濃眉大眼，威風八面，猶其是今晚，他頭戴四方巾，身着團花錦袍，高踞首席，看起來很有個大員外的風度，陪着他的是三個姨太太，這三個姨太太到底有多大年紀，生得如何，誰也不知道，因爲她們整年累月的皆罩着面紗，那紗是黑的，從裏向外看，淸淸楚楚，從外面向裏看，一無所見，下人們只能從她們的體形上分出誰是大姨太，誰是二姨太誰又是三姨太。

三姨太的聲音特別嗲，嗲得使人受不了。

二姨太却是個大胖子，光看那體材，人長得也一定不十分漂亮，講話粗聲粗氣，不知道那東門絕怎麼會看上她。

體態最窈窕，語聲最柔嫩的要數大姨太，大姨太整年喜歡一身火紅的衣服，不分春夏，都是一樣。

東門絕親自斟了杯酒，朗聲一笑道：「你們三個人，分執家中瑣事，辛辛苦苦，今兒是團圓的日子，我得好好敬妳們一杯。」

三個姨太太同時站了起來，大姨太一聲嬌笑道：「我們話可是說在前頭，今兒雖是團圓的日子，但我們是月圓人不圓，否則這杯酒我可不敢領受。」

東門絕朗聲笑道：「當然！當然！說實在的，自你們三人進門之後，我可曾到妳們房中去過？」

三個姨太太同時說了聲：「不曾！」

東門絕道：「那不就結了麼，我既答應你們的事情，豈能再失信於你們。」

二姨太道：「但我的名義上總是你的姨太太，如果你眞的要那樣做，我們是沒有理由抗拒的。」

三姨太道：「喲！他眞敢那樣子做，誰還會稱他爲大人物。」

大人物並不好做，因爲一切行止舉動都得有大人物的規範，東門絕是四十里堡人心目中的大人物，他就得裝模做樣的擺起大人物的派頭，他家中大大小小也皆模仿着他大人物的風範，走進了東門絕家中，就好像走入了大人物羣。

大人物中偶而也會有小人物出現，就在他團圓酒吃得興高彩烈的時候，突然闖進來一個青年的叫化子，這也是四十里堡地面上唯一的叫化子，司空展梅。

司空展梅永遠是那副冷漠蠻不在乎的樣子，他一進了門，便有一個下人叫喝道：「喂！你這是幹什麼，他媽的討飯怎麼可以討到別人的院子裏來？」

司空展梅既未開聲，也未停步，緩緩的向着東門絕桌子前面走。

那下人霍地一個虎跳，躍出席面，揮手就是一拳，看樣子他還眞有兩下子。

司空展梅身形一偏，已輕飄飄的讓了開去，可是脚下仍未停止，依舊向東門絕的桌子前面走。

此際有七八個武師打扮的人，一起向上躍，將司空展梅團團的圍住。

司空展梅身形一停道：「你們這是幹什麼，是仗着財大勢大，人多力强來欺負我一個孤苦無依貧無立錐之地的窮叫化子麼？」

其中一個武師喝道：「沒有人不准你要飯，但你却不能闖到別人的家中來。」

司空展梅道：「這是誰的家？」

武師道：「這是東門堡主的家，難道你不知道。」

司空展梅道：「我知道。」

武師道：「既是知道你爲什麼還要闖進來？」

司空展梅道：「天下人走天下路，我爲什麼不能來？」

武師道：「我已告訴你這是堡主的私宅。」

司空展梅道：「他這座私宅是從那裏來？」

武師道：「當然是買來的。」

司空展梅道：「既是東門絕的房子，你爲什麼也在這裏？」

武師道：「我是他雇用的人，當然可以在這裏。」

司空展梅道：「他是四十里堡的堡主，我是四十里堡的討飯的，堡主的宅子，我當然也可以進來走走。」

武師聽得一愣，東門絕已朗聲一笑，站起來道：「有道理，有道理，來的可是梅子，快請過來坐。」

司空展梅道：「不錯！果然有大人物的風度。」昂首闊步向東門絕的桌子前走去。

那七八個武師見堡主都不見責，也樂得少管閒事，一齊回到席位，猜起拳來，四週响起了一片吆喝的聲音：「全佛手，六個！一鼎高升，兩相好喲！三星！」

「二進宮喲！三娘教子，五花洞，巧到！」

司空展梅的臉上永遠是冷漠的，四十里堡的人很少見到他笑過，今夜，他仍是沒有笑，面孔綳得緊緊的坐上了東門絕的席面。

東門絕坐的是首席，他這首席上不獨酒菜特別豐富，而且還有三個姨太太在陪着，如今憑添上個叫化子，實在有些不大相襯。

東門絕道：「今兒是團圓節，你一個人孤苦伶仃在堡中討乞，我早該想到叫你來才是。」

司空展梅冷冷的道：「謝謝。」

東門絕道：「你既是來了，我就得好好的敬你一杯。」

司空展梅道：「有魚無網如何撒？」

東門絕一聲豪笑道：「卜菊，加一份杯箸。」

卜菊是個十四五歲的小丫頭，雖然是個下人，但却生得眉目淸秀，猶其是那身材，可比東門絕三個姨太太要標準得多。

卜菊取了一份杯箸，恭恭敬敬的送到司空展梅面前，還臨去秋波，回眸一笑，這一笑中隱藏了不少神秘。

司空展梅木然的愕着，又好像看見了，又好像未曾看見。

三姨太嬌笑一聲，盈盈起立道：「梅子，不管你是幹什麼的，但今兒晚上，你總是我們這兒唯一的佳賓，我也得敬你一杯。」

梅子雖然看不見她的面孔，但聽到她嗲裏嗲氣的笑聲，就知道三姨太是個非常妖媚的女人，他只是冷漠的說了聲：「謝謝。」

二姨太夾了一塊鷄腿放在他面前的碟子裏說：「梅子，聽說你很少笑，看在這塊鷄的面子上，你能不能笑一下給我們看看？」

司空展梅道：「不能！」

梅子沒有笑，但二姨太先笑起來了，笑得滿身肥肉亂抖，說：「爲什麼？」

司空展梅道：「因爲，沒有什麼可笑的。」

二姨太道：「一個倒霉的人，他一生當中，總有幾次得意的時候，難道你得意的時候也不笑？」

司空展梅道：「不笑！」

二姨太愕住了，任何一個會說話的人，在司空展梅面前說不上三句話，因爲司空展梅回話的方法很絕，也很使人難以回答。

大姨太道：「梅子，有一件事情我老是想問你，總是沒有機會。」

司空展梅冷漠的道：「什麼事？」

大姨太道：「你的肌膚柔嫩，聲音嬌美，更起着個女人的名字，你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

司空展梅道：「男人又怎樣？女人又怎樣？」

大姨太道：「因爲這是一樁秘密，所以我想知道。」

司空展梅道：「知道了又怎麼樣？」

大姨太一愣，又答不上來了。

東門絕舉起酒杯道：「梅子，說說你眞正的來意吧。」

司空展梅冷冷的說了聲：「喝酒！」

東門絕道：「如果光爲了喝酒，我這兒到有一種好酒！」

司空展梅道：「什麼酒？」

東門絕道：「三斷酒。」

司空展梅道：「什麼叫做三斷酒？」

東門絕道：「一杯斷喉，二杯斷腸，三杯斷魂。」

司空展梅道：「的確好酒，小要飯的到要見識見識。」

東門絕高呼聲：「菊兒，取酒來！」

卜菊柳眉緊皺，白了司空展梅一眼，但終於轉身走了。

三斷酒是盛裝在一隻非常講究的瓷瓶之中，而瓷瓶又裝在一隻刻着龍鳳花紋的紅木匣子裏。

東門絕打開木匣，拔去瓶塞，一陣酒香，已慢慢飄射出來，是那樣的濃烈，那樣的醇馥。

酒色是淺藍的，杯子也是淺藍的，淺藍的酒，再配合上淺藍的杯子，就像是飄浮在一遍藍藍的天空。

司空展梅看看面前的酒，向東門絕道：「你自己不喝。」

東門絕道：「我不喝。」

司空展梅道：「你爲什麼不喝？」

東門絕道：「因爲我還不想死。」

司空展梅道：「你見的也多了，享受也够了，年紀也比我大，連你都不想死，難道我就想死了麼？」

東門絕道：「我這是敬酒。」

司空展梅道：「看下面還有罰酒。」

東門絕道：「不錯！」

司空展梅道：「你爲什麼一定要我死呢？」

東門絕道：「因爲，一鞭子將你打飛了。」

司空展梅道：「那只怪你的手下沒有用，一鞭子打不着人，反將人打得沒有了，天下那有這種笨蛋。」

東門絕道：「就是因爲你太聰敏了，所以我才會要你死。」

司空展梅道：「看來你並不是眞正的大人物。」

東門絕道：「外面是，內面不是。」

司空展梅道：「如果我不想死呢？」

東門絕道：「眼前你只有這條路可走了。」

司空展梅終於笑了，但他這不是會心的微笑，不是迴腸蕩氣的大笑，只是一聲冷笑，但冷笑也有好幾種，有些人冷笑表示內心包含着某一種陰謀，有些人冷笑是瞧不起人的意思，也有些人冷笑是表示內心的不服，但司空展梅這一聲冷笑究竟是代表那一種呢？

東門絕冷聲道：「你莫非以爲我留不下你？」

司空展梅道：「如果光像前兩天拿鞭子抽我的那個武師而言，你的確是留不下我。」

東門絕道：「但今天我所有的武師都在場，何況還有我自己。」

司空展梅道：「你到底有沒有拿秤秤過，你自己究竟有多重？」

東門絕道：「重於泰山。」

司空展梅又是一聲冷笑，所謂冷笑，只是用鼻子輕輕哼了一聲，臉上並沒有任何笑容。

東門絕道：「你是不服氣，難道你比泰山還重？」

司空展梅道：「集黃山之奇，擁華山之險，包峨嵋之秀，帶青城之幽，通通加起來，也沒有我一半重。」

三姨太哈哈嬌笑起來道：「我還以爲你是輕骨頭，原來你竟然那麼重。」

司空展梅冷冷的道：「見笑了。」

三姨太道：「你既然有那麼重，爲什麼別人都叫你小人物？」

司空展梅道：「能够辦大事的人，往往都是小人物。」

東門絕面色一沉道：「我今天到要看看你能辦什麼大事。給我拿下了。」

數十個武師各抄傢伙一起往上裏。

司空展梅神色自若的坐着未動。

二姨太道：「看樣子你果然不輕。」

司空展梅道：「本來就不輕。」

二姨太道：「但有這樣多的人總可以秤得起你。」

司空展梅道：「不見得！」得字尚未出口，右手已拿起面前那瓶毒酒，向身後急潑，一瓶酒立時化成無數點藍星，向數十個武師的面孔上罩去。

這瓶酒本來就很毒，再經司空展梅以內力潑出，無異是無數粒毒豆，碰在那些武師的臉上，立時爆出一顆顆藍藍的火焰，炸成一個個小坑。

那些武師撫面慘叫，東門絕已五指如鈎，一式大擒拿，向司空展梅的頭頂上抓去。

司空展梅上身一鑽，已鑽入桌下，連着貼地翻滾，從三姨太腿襠下鑽了出去。

三姨太雙手急撫下袴，一聲驚叫，司空展梅已趁她這一叫之間，飛上屋脊，晃一晃身，人已不見了，旋即從屋頂上飄下一片手掌大小的紅布來，那是三姨太的褲袴被硬撕下來一塊。

三姨太滿面暈紅，一個女人的褲袴被撕掉了，與沒有穿褲子又有什麼兩樣。

大姨太嘆道：「小人物畢竟是小人物，舉手投足之間，都上不了枱盤。」

三姨太雙手撫袴向房中跑，東門絕却愣住了，他想不到司空展梅的身手竟然會那麼快，快得使人不敢相信。

二姨太嘆道：「看來這個差你交不了啦。」

東門絕道：「那也不見得。」

二姨太道：「你自己不是人家的對手，這些酒囊飯袋當然更不人家的對手。」

東門絕喝道：「你們都是死了麼？還不替我快追。」

那些武師忍痛追了出去，其實這種追法，有句適當的成語，叫「捕風捉影」。

× × ×

月亮不但更高了，也更明亮了。四十里堡的東頭三間茅屋的屋簷下，倚着一個小叫化，在默默的對着月色出神，野孩子們又唱出一陣歌聲：

青青的山，潺潺的水，
鬱鬱古堡四十里，
風兒在吹，雲兒在飛，
此地來了個司空展梅，
年紀輕輕不務正業，
東討西乞像個烏龜。

小叫化臉上露出一絲苦笑，他眞的像個烏龜麼？就算眞的是隻烏龜，也有伸頭長氣的時候，今天在東門絕的宅第中，他不是也伸頭長氣了麼？

此際，遠處傳來一陣劈拍的鞭炮聲，同時隱隱有一個女孩子在叫：「梅子！梅子！」

司空展梅微微一愣，却未答腔，那聲音愈叫愈近，終於叫進茅屋的走廊下。此人是丁蘭，丁蘭手中仍是提着那隻竹籃。

司空展梅冷冷的說道：「妳又來做什麼？」

丁蘭急道：「請你不要那樣冷板板的對我說話行不行？」

司空展梅道：「不行！」

丁蘭叫道：「你這人，你爲什麼要那樣冷？」

司空展梅道：「我對任何人都是這樣的冷。」

丁蘭道：「但你對我却不行。」

司空展梅道：「爲什麼不行？」

丁蘭道：「我對你那樣好，你却對我這樣冷，你難道這一點情感都沒有？」

司空展梅道：「妳爲什麼要對我那樣好？」

「因爲你也很好，所以我才對你那樣好。」

「可是我不要妳對我那樣好。」

「你前兩天還眞心的喜歡我，現在又不承認了。」

「但我也會告訴妳男女相好的最終目的是要結爲夫婦，但我們不能。」

丁蘭急了，叫起來道：「爲什麼不能？爲什麼不能？爲什麼不能？」

司空展梅冷冷的說道：「不能就是不能。」

丁蘭道：「你……總得有個理由。」

司空展梅道：「你幾時看見過窮叫化子討老婆的？」

丁蘭道：「叫化子不討老婆，小叫化從那裏來的，你簡直是胡說八道。」

司空展梅道：「就算是有吧，妳娘也不會將妳嫁給我。」

丁蘭叫道：「她又不是我的親娘，憑什麼來管我？」

司空展梅道：「就是她不管妳，我也不能答應。」

丁蘭道：「爲什麼？」

司空展梅道：「我一身惹了許多麻煩，這條命能不能够保得住尚是問題，我怎能拖累妳。」

丁蘭道：「你不要騙我，我知道你在騙我。」

司空展梅道：「我說的全是眞話。」

丁蘭道：「就算你全是眞話，我也要跟你在一起。」

司空展梅道：「妳不怕死？」

丁蘭叫道：「我不管，你活我也活，你死我也死。」

司空展梅一聲長嘆道：「想不到妳竟會這樣子的纏人，妳還是回去吧，也許等一下就有事故發生。」

丁蘭索性向他身邊一坐說：「從現在起，我一步也不離開你，就是刀架在我的頭上，我也不管。」

司空展梅一伸手撫着她的香肩道：「蘭兒，說句眞心話，我是太喜歡妳了，就是因爲太喜歡妳，才不忍讓妳因我而受到絲毫委屈，可是妳偏偏不肯聽話。」

丁蘭的眼睛有些濕潤了，她說道：「你如果眞的喜歡我，就不應該叫我離開你的。」

司空展梅嘆道：「我的麻煩太多了，也許等一下就有人來抓我。」

丁蘭道：「只要你眞心喜歡我，我就是爲你而死，死也值得。」

司空展梅眉頭一皺，默默的看着天空月色，他這是無可奈何。丁蘭突然溫柔的帶笑道：「你大還概未吃東西吧，我給你一點吃的來。」

打開竹籃，取出一小盒白米飯，兩碟小菜，居然還有一壺酒，兩份杯箸。

丁蘭擺好菜飯，又斟了兩杯酒，舉杯一笑道：「今兒晚上我是第一次跟你在一起，我們得乾一杯。」

司空展梅端起酒杯一飲而盡，嘆了口氣道：「要吃就快的吃吧，也許等一下就吃不成了。」

丁蘭一愣，道：「難道你眞的有了麻煩？」

司空展梅道：「我適才大鬧了東門絕的家。」

丁蘭嘆道：「看來，你這人胆子可眞不小，沒被那些武師打死，也算你的幸運了。」

司空展梅道：「他們還不配。」

丁蘭道：「難道你也會武功？」

司空展梅道：「不會。」

丁蘭道：「你既不會武功，爲什麼不怕他們？」

司空展梅道：「因爲那些人更不會武功。」

丁蘭一時聽不懂他話中的含義，不由又是一愣。

一陣蹄聲，已迅速的傳了過來，堡那頭馳過八匹健馬，每匹馬身上皆馱着一個武師，每個武師的手上，皆高舉着一支火把，呼嘯而來。

司空展梅悄聲道：「他們來了，妳還是躲一躲吧！」

丁蘭毅然的說：「不！我要跟你在一起。」

司空展梅嘆道：「你這是何苦！」

丁蘭說道：「我不管那麼多，丁蘭活着是你的人，死了是你的鬼，我們永不分開。」

司空展梅又長長的嘆息一聲，八匹馬都停了下來，從馬上跳了八個巨型的武師，八支火把圍在司空展梅及丁蘭的面前，將四週照得雪亮。

司空展梅恍若未見，只是向丁蘭說：「蘭兒！回去吧！聽話。」

丁蘭默然的搖搖頭。

其中一個武師道：「走！不嫌太晚了一點麼？」

司空展梅向他看了一眼，見那武師雖然身材魁偉，但却醜陋異常，不獨歪鼻斜眼，還帶上一臉黑桃麻子，在火光的照耀下，變成一個個的深坑。

司空展梅道：「蘭兒！這傢伙妳認識麼？」

丁蘭道：「他叫醜八怪丁噹，在東門絕那裏，聽說是他的武功最高。」

司空展梅道：「醜八怪，醜八怪，人也怪，名字也怪。」

丁蘭說道：「他還一直想認我做妹妹呢。」

司空展梅道：「他也不拿面鏡子先照照自己，就憑他那副尊容，怎麼能有這樣一位漂亮的妹妹。」

丁蘭道：「他的面容雖然很醜惡，但他的內心却更醜惡。」

司空展梅道：「是嗎？」

丁蘭道：「他要先認我做妹妹，然後再將我獻給堡主，這樣一來，他不就很體面，很吃得開了麼？」

司空展梅道：「東門絕要想裝做大人物，就不會接受他這份大禮。」

丁蘭道：「他們是串通的，就連晚娘也通同一氣，只要我認了他做哥哥，東門絕就可以向他提親，那時我已是他的妹妹，他當然有權將我嫁給東門絕，這不是名正言順的事情麼？」

司空展梅抬頭看看醜八怪丁噹冷冷的道：「是這樣子的麼？」

丁噹却不理他，反轉問丁蘭道：「蘭兒，妳也姓丁，我也姓丁，我認妳做妹妹並不辱沒了妳。」

丁蘭恨道：「你走開，我們姓丁的一脈，沒有你這號人物。」

丁噹笑道：「我又沒有得罪妳，妳幹嘛要生那麼大的氣。」

丁蘭怒道：「你還說沒有得罪我，我不認你做哥哥，你就常常叫我晚娘打我罵我，你這卑鄙的東西。」

丁噹苦笑一下，司空展梅道：「丁教頭，眞是這樣子的麼？」

丁噹道：「就算是吧，我也是爲了妳好。」

司空展梅道：「你這是一厢情願，無論什麼事，都得經過人同意才行。」

丁噹冷冷的道：「有他媽同意還不行麼？」

司空展梅道：「她媽是她媽，她是她，人生於天地之間，都應該有他的自由主權才行，你剝奪了她的生存權利，她當然會不願意。」

丁噹勃然大怒道：「臭要飯的，你他媽又算是什麼東西，竟敢管起老子的閒事

，兄弟們上，將這兩個通通抓回去，堡主正等着要人呢。」

八個武師同時下了馬，左手執火，右手握刄，向他圍了過來。

司空展梅拍拍丁蘭的香肩說：「蘭兒別怕，我這就去料理他們。」

右手摸起破竹杖，緩緩的站了起來。

丁噹叫道：「臭化子，你是自己跟我們回去呢？還是要我們抓你回去？」

司空展梅冷冷的道：「有本領的話，你們就來抓吧。」

醜八怪丁噹右手九耳八環刀一揮，發出一陣丁噹大响，另外七個武師也同時向上裹。

一片刀光劍影，混合着丁蘭的一聲驚叫，這一場交鋒亦已結束了，丁噹的九耳八環刀被震飛在一邊，人蹲在地下呼痛，七個武師同時被別人制住了穴道，每個人都有一個兇狠的架勢，看起來似乎很嚇驚人，但他們却都不能動了。

丁蘭甜甜的一笑道：「想不到，眞想不到。」

司空展梅道：「想不到什麼？」

丁蘭道：「想不到你眞的會武功，而且武功還很高，高不可測。」

司空展梅道：「武功是在防身，不在炫耀，如果一輩子沒有人找我麻煩，我就等於一輩子也不會武功。」

丁蘭道：「可是你又爲什麼大鬧了東門絕的家。」

司空展梅道：「那是因爲他先找了我的麻煩。」

丁蘭道：「據我所知你來到這四十里堡已兩三年了，在這兩三年的當中，東門絕雖然沒有對你加以金錢上的援助，可也沒有找過你的麻煩。」

司空展梅長嘆一聲道：「這是以前的事了。」

丁蘭道：「以前？」

司空展梅點點頭道：「不錯，以前，距離目下最少也有十五個年頭了。」

丁蘭道：「那時你還很小。」

司空展梅道：「的確很小，因爲我才三歲。」

丁蘭道：「你那麼小他怎麼會找你的麻煩？」

司空展梅道：「他不是找我的麻煩，是找我父母的麻煩。」

丁蘭道：「他跟你父母有仇麼？」

司空展梅搖搖頭道：「沒有！」

丁蘭道：「既沒有仇，他爲什麼要找你父母的麻煩？」

司空展梅道：「因爲我家中藏着一塊寶物，叫珍珠塔。」

丁蘭道：「什麼叫珍珠塔？」

司空展梅道：「是用最好的寶珠串連起來，高可二尺，粗如小腿，夜晚間光華四射，可燭照到十丈方圓。」

丁蘭道：「天下竟有這樣好東西？」

司空展梅道：「它的好處尚不止此，最奇的是塔頂那顆辟毒珠。」

丁蘭道：「辟毒珠是什麼東西？」

司空展梅道：「不論中了多厲害的毒，用此珠可解。」

丁蘭道：「這種事情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丁噹疼痛已止，突然冷冷的道：「你們說完了麼？」

司空展梅却未理他。

丁蘭道：「是不是東門絕想搶那珍珠塔，就殺了你的父母？」

司空展梅道：「不錯！」

丁蘭道：「斬草不除根，來年又發芽，他爲什麼不連你一起除去？」

司空展梅道：「那時我正在外面玩耍，等他找到時，恰巧被一位過路武林前輩所救。」

丁蘭道：「原來是這樣子的，我明白了，你到這四十里堡來，是爲了報父母之仇。」

司空展梅嘆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爲人子者，豈能不報。」

丁蘭道：「難怪！」

司空展梅道：「難怪什麼？」

丁蘭道：「自從你到了四十里堡之後，我便注意上了你。」

司空展梅道：「你注意我幹什麼？」

丁蘭道：「開始時不過是爲了好奇，因爲我們四十里堡從來不會有討飯的，但你却以討飯的身份進了堡，當然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

司空展梅道：「不錯！」

丁蘭道：「後來我在左看右看，前看後看，怎麼樣你也不像個討飯的。」

司空展梅道：「妳從什麼地方判斷出我不像個討飯的？」

丁蘭道：「你的肌膚是如此嬌嫩，你的相貌是如此清秀，你的舉止，又是如此的磊落光明，一個普通的乞兒，那能有這許多優點。」

司空展梅道：「所以，妳就常常注意我。」

丁蘭道：「不錯！」

司空展梅道：「因爲妳注意得太久了，就會莫明其妙的對我生出一些情感。」

丁蘭羞紅的一笑。

醜八怪丁噹怒叫道：「喂！你們有沒有個完。」

司空展梅道：「沒有！」

丁噹道：「你將七個人點了穴，難道就算了不成？」

司空展梅道：「你自己不會給他們解開麼？」

丁噹道：「我不會。」

司空展梅道：「我也不會。」

丁噹一愕道：「怎麼，你只會點穴，不會解穴？」

司空展梅道：「就是會解，我也不願解，因爲這是你們先找我的。」

丁噹虎吼一聲，拖起地上的九耳八環刀，大步走了過去。

此際暗影中傳出一聲冷哼：「沒有用的東西，給我退下去。」

司空展梅道：「是三姨太！」

一個窈窕的影子，緩緩從黑暗中走了出來，一聲嬌笑道：「不錯，是我，想不到你竟然聽出來了。」

司空展梅冷冷的道：「狗叫的聲音與貓叫的聲音不同，我當然能聽得出來。」

三姨太道：「可惜我既不是狗，也不是貓，而是活生生的一個美人胚子。」

司空展梅道：「妳整年累月戴着面紗

，究竟是不是美人，誰敢斷定。」

三姨太道：「至少比你身邊那一位要美得多。」

司空展梅冷哼一聲。

三姨太嬌笑道：「梅子，你不信是麼，要不要我取下面紗來給你瞧瞧。」

司空展梅道：「就算是妳人生得很美，妳的心也不會太美。」

三姨太笑道：「喲，你難道還要我將心挖出來給你看。」

司空展梅道：「不必了，我要看的時候，我自己會挖。」

三姨太又是一陣哈哈的嬌笑，嬌軀猶如花枝招展一般，她說：「梅子！乖！聽話，跟我回去吧。」

司空展梅道：「在這四十里堡的地面上，沒有我的家，妳讓我回到那去。」

三姨太笑道：「這裏既沒有你的家，你爲什麼一直滯留在這裏？」

司空展梅道：「有事。」

三姨太道：「什麼事？能告訴我？」

司空展梅道：「不能。」

三姨太道：「爲什麼不能？」

司空展梅道：「沒有爲什麼，不能就是不能。」

司空展梅的話聲，永遠是那麼冷，冷得令人不寒而凜。

三姨太道：「梅子，如果你願意的話，我給你介紹一份工作。」

司空展梅道：「是讓我到東門絕家中去當武師麼？」

三姨太道：「以你的身手，東門絕不配請你去當武師。」

司空展梅接道：「那你要我到什麼地方去？」

三姨太道：「現在我不能告訴你。」

司空展梅道：「爲什麼？」

三姨太道：「得等你攷慮好，答應了之後，我才能告訴你。」

司空展梅嘆道：「看來妳一直說到現在，都是廢話。」

三姨太道：「是眞話！」

司空展梅道：「妳不告訴我什麼地方，我如何攷慮去。」

三姨太哈哈的嬌笑道：「你這人眞有趣，我既是不告訴你當然有難言之隱。」

司空展梅道：「妳難言的事情實在太多了，既嫁給東門絕做三姨太，又不跟他同房。」

三姨太道：「這個到可以告訴你，因爲東門絕的身子不但又黑又粗，而且還很臭。」

司空展梅道：「既是嫌他臭，當初就不該跟他。」

三姨太道：「當初我才不知道呀！」

司空展梅道：「大姨太，二姨太呢，難道她們當初也不知道。」

三姨太嗔道：「你這個人是怎麼攪的，不管什麼事你都要問得那麼清楚。」

司空展梅道：「好奇呀，一個人連討了三個姨太，而這三個姨太太都不能跟他同房，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麼？」

三姨太道：「就算是吧，這跟你也沒有什麼關係。」

司空展梅道：「有關係！」

三姨太道：「什麼關係？」

司空展梅道：「你們這中間可能藏着什麼陰謀。」

三姨太微微一怔道：「看來你還懂得不少。」

司空展梅道：「妳沒有聽說過入境問俗這句話麼？我既到四十里堡地面討乞，當然要將這裏的情形打聽清楚。」

三姨太道：「梅子，一個人知道得太多了，並不是一件好事。」

司空展梅冷冷的道：「多謝關照。」

三姨太向被點住穴道的七個武師看了一眼，突地奪過丁噹手中的九耳八環刀，一陣潑風掃雪七個人被她砍得一個不剩。

丁噹驚叫一聲：「三姨太！妳……」

三姨太冷笑道：「你們這些飯桶留着只有丟人。」鋼刀一順指向丁噹的咽喉。

丁噹面色大變說：「三姨太饒……」饒字才出了口，身首已分了家。

司空展梅冷冷的道：「看不出，你這一手潑風刀法，還很見火候。」

三姨太道：「見笑了。」

司空展梅道：「潑風刀法出自河南齊家，齊家刀長三尺三，厚背薄刄兩頭單，妳大概是齊家門下了。」

三姨太又嬌笑起來道：「想不到，眞是想不到，一個小小的討飯化子，對武林中事，竟然也會如此清楚。」

司空展梅冷冷的道：「這只能怪妳孤陋寡聞，化子帮中的人，那一個不是討飯化子，又有那一個不是具有一身上好的武功。」

三姨太道：「你在化子帮中，是何身份。」

司空展梅道：「我不是化子帮人。」

三姨太微微吃了一驚，半晌才道：「看來你是臨時爲了掩飾身份，才故意如此裝扮。」

司空展梅道：「我的底細妳們老早就清楚了，何必明知故問。」

三姨太道：「不錯，我們是老早就清楚了，只是不敢確定。」

司空展梅道：「現在可以確定吧。」

三姨太道：「不錯，現在可以確定了，但我們長話短說，我介紹你的那份工作，你去不去？」

司空展梅道：「不去！」

三姨太道：「你眞的想嚐嚐齊家潑風刀法的味道？」

司空展梅道：「刀法主快，劍法主慢，潑風刀法雖集所有刀法的精華，但它仍有尅星。」

三姨太道：「什麼尅星？」

司空展梅道：「紫電杖法。」

紫電杖法的確是潑風刀的尅星，司空展梅的竹桿才輕輕一動，三姨太的九耳八環刀已脫了手。

三姨太面色一變道：「這就是紫電杖法麼？」

司空展梅道：「不錯！」

三姨太道：「你這樣冷不防的出了手，就算將我的刀挑飛，也不見得就是眞本領。」

司空展梅道：「妳要是不服氣的話，我們從頭再來過。」

三姨太檢起九耳八環刀說道：「你現在再來。」

司空展梅道：「算不算數？」

三姨太道：「當然算數。」

司空展梅竹杖一起，三姨太已閃身向左躍開，身形未停，司空展梅的破竹杖，不知怎地已碰上了她執刀的手，只感到腕脈穴一麻，噹啷一聲，刀又墮落地面。

三姨太面現驚異之色。

司空展梅道：「妳還不走麼？是不是想要我再將妳的褲袴布撕下一塊來？」

三姨太怒哼一聲道：「小人物！」嬌軀一起，如飛而去。

丁蘭輕輕一聲嘆道：「梅子，你的武功的確不錯，只是太齷齪了。」

司空展梅道：「對君子以君子態度，對流氓以流氓的態度。」

丁蘭道：「可是人家還是女孩子。」

司空展梅道：「她不是好東西。」

丁蘭道：「你怎知道人家不是個好東西？」

司空展梅道：「是好東西就不會跟東門絕等在一起。」

丁蘭道：「你說的也許有道理，但有些地方我仍替你担心。」

司空展梅道：「妳替我担什麼心？」

丁蘭道：「這四十里堡，全是東門絕的天下，你一個人到這兒來尋仇，怎麼鬥得過人家。」

司空展梅未及答話，夜空中又响起了一陣蹄聲。這蹄聲既不太急，也不太慢，半晌工夫，已到了茅屋之前，有人嬌滴滴的問道：「梅子還在麼？」

司空展梅道：「是二姨太。」

二姨太道：「不錯，難怪三姨太說你的耳朵很尖。」

司空展梅道：「三姨太剛走，妳又來了，難道妳也是替我介紹工作？」

二姨太道：「不錯！」

司空展梅道：「現在有許多人找不到工作，沒有飯吃，妳為什麼不替他們去介紹？」

二姨太道：「因為在這四十里堡的地面上，數你最窮。」

司空展梅道：「我人雖然窮些，但骨頭還很硬，我的事不勞妳費心。」

二姨太道：「硬骨頭只有狗才喜歡吃，人却不能拿來塞肚子。」

司空展梅道：「那是我的事。」

二姨太道：「蘭姑娘，聽說妳很喜歡這窮小子？」

丁蘭道：「不錯！」

二姨太道：「四十里堡地面上也有不少有錢有勢的少年郎，為什麼妳却偏偏喜歡這窮小子？」

丁蘭道：「那是我的事。」

二姨太道：「他現在窮得連自己都在討飯，那裏還有飯給妳吃。」

丁蘭道：「那也是我的事。」

二姨太道：「看來妳定要跟着他？」

丁蘭道：「不錯。」

二姨太道：「你們新婚之夜，總不能睡在走廊下面？」

丁蘭道：「走廊下面有什麼不好，四面透空氣。」

二姨太一聲嬌笑道：「妳到很會為自己解嘲，其實妳如眞的喜歡他，就應該勸勸他就了這份工作，一個月可拿兩千兩銀子，有了銀子不但穿好吃好住好，而且還可以用人。」

丁蘭道：「我不會勸，勸也沒用。」

二姨太道：「妳既是對他一片眞情，也許他會聽妳的話。」

丁蘭道：「他是不會聽的。」

二姨太道：「妳也沒有勸他，怎知他不會聽？」

丁蘭道：「如果他肯聽，他就不是我想像中那種人，我也不會跟他。」

二姨太道：「原來你們兩塊都是糞坑裏的磚頭，又臭又硬。」

司空展梅道：「妳說錯了，應該是叫化子糞坑裏的磚頭，不但又臭又硬，而且還很瘦。」

夜空中飄起了一陣銀鈴似的笑聲，有個尖嫩的聲音道：「我說妳不行，妳却偏偏喜歡跑來碰釘子。」

司空展梅道：「是大姨太？」

大姨太道：「不錯！她們兩人都碰了一鼻子的灰，只有我來試試了。」

司空展梅說道：「又是要替我介紹工作。」

大姨太道：「這次你猜錯了，我是替你做媒來的。」

司空展梅微微一愕，旋又一聲冷哼道：「大姨太，妳不是在說笑吧？」

大姨太尖嫩的笑道：「你瞧！人家和你說眞話，你又不信。」

司空展梅冷板板的道：「想不到我一個窮叫化子居然還會走上桃花運，一個蘭兒已够我累了，現在妳又來給我做媒！謝啦！我實在沒有那麼大的興趣。」

大姨太道：「這個人你不要不行。」

司空展梅道：「為什麼？」

大姨太道：「因為，她非要嫁給你不可。」

司空展梅道：「誰？」

大姨太道：「三姨太。」

司空展梅道：「她憑什麼非要嫁給我不可？」

大姨太道：「因為你撕了她的褲袴布，而且手指還碰到了……。」

司空展梅道：「碰到了什麼？」

大姨太道：「碰到……碰到……呀！你這人是怎麼攪的，難道你還想不出？」

司空展梅道：「就算是吧！她也沒有理由一定非要嫁給我不可。」

大姨太道：「怎麼沒有理由，一個女人家遠看都不能給人家看，你竟然用手指碰到了，她將來還能嫁誰？」

司空展梅道：「怎麼嫁不出去，她現在不就是東門絕的三姨太。」

大姨太嬌笑道：「你明知道那是假的，還在故裝糊塗。」

司空展梅道：「就算是吧，但她本來就不是什麼好東西。」

大姨太道：「你怎麼知道她不是什麼好東西？」

司空展梅道：「江湖上提起了迷魂方倩兒的大名，誰不曉得他是個人盡可夫的女人。」

大姨太一愕道：「原來你已知道她是誰？」

司空展梅道：「如果不知道我敢到四十里堡來？」

大姨太道：「她的名聲雖然不好，其實她還是個童花大閨女。」

司空展梅道：「別胡說八道，這種事情妳也能騙得了我。」

大姨太哈哈嬌笑起來，她的嬌軀兒最窈窕，她的聲音最柔美，猶其是笑起來，就好像數十粒寶珠在銀盤中滾來滾去，好聽極了，也動人極了。她說：「梅子，你知道我是誰麼？」

司空展梅道：「你與迷魂方倩兒是寶一對，媚魄宋甜兒。」

大姨太點頭道：「不錯，司空展梅到底是司空展梅，知道的，懂得的，都不算太少。」

司空展梅道：「有什麼意見麼？」

宋甜兒道：「知道多了，難免要大禍臨頭。」轉頭向二姨太道：「我們可以回去了。」嬌軀一晃，已上了二姨太的馬背，一馬雙跨，飛起一鞭，絕塵而去。

× × ×

地上的屍體不見了，血漬也沒有了，廊下的司空展梅及丁蘭也走了，留下三間茅屋，門關得緊緊的，這雖然是大白天，但連一個鬼影子都沒有，此時突然馳來四匹健馬，馬身上當然也馱着四個人，一男三女，那男人是四十里堡的堡主，東門絕，後面跟的是他三個姨太太，大姨太媚魄宋甜兒，二姨太肥娘金屏兒，三姨太迷魂方倩兒，四個人到達茅屋之時，一齊滾鞍下馬，靜悄悄的走到茅屋門前，一字排開，看他們的神情，對這三間茅屋，似乎還有些畏懼。

東門絕用手敲敲木門，裏面有人冷喝一聲：「進來！」

他手腕一硬，那門吱地一聲開了，裏面透出一股霉濕之氣，一張破榻，一張破桌，四張破椅，皆佈滿了灰塵，看樣子這三間茅屋已很久沒有人住了，可是這時那張椅上，却活生生的坐着一個人。

這個人穿一身黑色短衣，鬧腮鬍爬滿了一臉，只剩下兩個眼睛，在滴溜溜的打轉。

四個人一進了屋，那人便冷冷的說：「請坐！」

四個人互看一眼！沒有一個人敢坐下來。

那黑衣人又說了聲：「請坐！」

這不是請坐，而是命令，三個姨太太分佔了三張破椅子，東門絕沒有椅子坐，只好坐在破榻之上。

黑衣人道：「東門堡主。」

東門絕躬身道：「屬下在！」

黑衣人道：「自你加入本會到現在已有幾年了？」

東門絕道：「三年！」

黑衣人道：「在這三年之中，你對本會有什麼供獻？」

東門絕面色一變道：「屬下無能，沒有什麼貢獻。」

黑衣人道：「會首每年都要查一下各分支的功績，你是隸屬本座名下，像這樣毫無寸功，叫本座如何向上面回話？」

東門絕滿身冷汗道：「屬下該死。」

黑衣人道：「從今天起，限三日之內將司空展梅抓住送來本支部，尚可將功折罪，否則，就很難說了。」

東門絕道：「屬下一定遵辦。」

黑衣人向三個姨太太看了一眼：「好好的協助東門堡主，如果這件事辦不成功，妳們三個也同樣有罪。」

三個女人同時應了一聲。

黑衣人道：「你們現在可以回去了，記住三日之期。」

四個人同時肅敬的退出茅屋，蹦！地一聲，那茅屋已自動的關了起來。

東門絕搖搖頭道：「我現在已是計窮力竭，就看妳們三個的了。」

宋甜兒白了他一眼道：「你又不是不知道，昨兒晚上我們三個人都盡了力。」

金屏兒道：「這小子精靈得很，我們騙了不他。」

方倩兒道：「不但騙不了他，而且也打不過他，這小子武功高得很。」

東門絕道：「照你們這一說，我們只有等着接受上方的處分了？」

宋甜兒道：「除此而外實在沒有別的法子。」

東門絕道：「你們應該知道會裏處置人的手段。」

金屏兒道：「五馬分屍。」

東門絕道：「這就是了，與其坐以待斃，到不如挺而走險。」

方倩兒道：「如何個走法？」

東門絕毅然的道：「打不過也要打，騙不到他也要騙。」

宋甜兒道：「不錯！」

東門絕道：「我們回去再作商量。」

四人一起上了馬，馬上加鞭，如飛而去。

就在他們剛剛離開不久，一個小要飯的，悄悄由屋後轉了出來，輕輕推開茅屋的門，茅屋中破椅破榻破桌子上的污漬，皆有人坐過摸過的印子，但已一個人都沒有了，奇怪，那黑衣人呢，怎麼突然不見了，難道他會隱身術不成？

此時，外面有人輕輕叫了聲道：「梅子！」

從外面又閃進個小姑娘，穿着一身花布衣服，扎着兩支長長的辮子，兩隻又圓又大的眼睛，黑白分明，她是丁蘭。

司空展梅道：「妳來做什麼？」

丁蘭道：「我不放心，特地跟了來看看。」

司空展梅道：「這地方太危險，妳何必一定跟來？」

丁蘭道：「因為我說過，不管你到什麼地方，我都會跟着你的。」

司空展梅眉頭一皺道：「蘭兒，我給妳取個名字好不好？」

丁蘭笑道：「好啊！你取的名字一定很好聽，你說說看。」

司空展梅道：「絆脚石。」

丁蘭白了他一眼說道：「死壞！你在罵我。」

司空展梅道：「妳知道我到四十里堡來有很多事情要做，可是妳却偏偏喜歡跟着我，萬一遇上什麼危險，我不但不能全力應敵，而且還要留出一部份精神來照顧妳，這不是絆脚石是什麼。」

丁蘭小嘴一呶道：「我說過，不管死活我都要跟你在一起。」

司空展梅嘆道：「看來妳是我命中註定的尅星了。」

丁蘭卻未再答話，雙眼突然注視着牆角有一塊四方型的石板，好像剛剛被人動過。

司空展梅走向石板，突然彎腰用中指向上一勾，那塊重逾數百斤的石板，已應手而起，下面現出一個坑道，高可八尺，寬約一丈，雖然兩壁都是泥土，但卻挖得四四方方的，好像是有人特意修飾過，這坑道通到什麼地方呢？

司空展梅道：「蘭兒，妳先回去吧，我要探探這坑道。」

丁蘭道：「不，我要跟着你！」

司空展梅道：「這會太危險。」

丁蘭小首一昂道：「我不怕。」

司空展梅道：「據我推測，這條泥土坑道，可能會通到另一個秘密的巢穴，當然那個地方住的全是壞人，而且個個武功都很高，你何必一定要跟去。」

丁蘭道：「我不放心。」

司空展梅嘆道：「看來妳是不到黃河心不死，我們走吧。」

他從懷中取出火摺子，隨手晃亮，沿着坑道走了下去，坑道中很爛，有些地方還有積水，泥濘的地面上，現着一行脚印，很淺，很淺，看來此人輕功極高，他們沿着坑道走，左旋右曲，也不知轉幾個彎，地面突然比較堅硬起來。而且地勢也逐漸的高起。

司空展梅又向前行了數十步，回首一看，卻不見了丁蘭，心中一驚，他知道已快到出口處，不敢大聲呼叫，只有站着乾等，好一會才見丁蘭雙手扶壁，緩緩走了過來。

司空展梅悄聲道：「我叫妳不要來，妳偏要來。」

丁蘭道：「我來了有什麼不好。」

司空展梅道：「妳要是不來的話，我已進入敵人的巢穴了。」

丁蘭道：「早去一點，晚去一點，還不是一樣麼？」

司空展梅苦笑的搖搖頭，向出口處走去，出口處並不眞的是什麼秘密巢穴，只是一片空曠的草灘，紅芽草被風吹得沙沙作响着，那情形，至少有數里方圓。

丁蘭道：「這地方沒有敵人巢穴？」

司空展梅道：「雖然沒有敵人巢穴，但也不會離此太遠。」

丁蘭道：「你怎麼知道？」

司空展梅道：「不信我們找一個較高的地方看看就知道了。」

丁蘭用手一指道：「那前面有一棵大樹。」

那是一棵大榕樹，約有三丈高下，枝幹向四處怒張，當他們到達樹下之時，那樹下早已躺着一個人。

這人年紀比司空展梅要大得多，頭髮蓬起三寸多長，面孔上塗滿了泥污，一件破灰色長袍，已是百孔千瘡。一枝破竹杖，斜斜的放在身邊。

司空展梅衡着他一笑道：「看來我們是同行。」

司空展梅一生很少笑，但笑起來也很滑稽。

老化子瞪了他一眼道：「這小姑娘是你什麼人？」

司空展梅未及答話，丁蘭已搶着道：「我是他老婆。」

老化子道：「要飯的討老婆已是天下奇聞，討了個乾乾淨淨，漂漂亮亮的老婆，更是天下奇聞，看情形，大概是拐來的吧？」

丁蘭道：「不，我自願跟他的，他還不高興要我呢。」

老化子道：「這越發是天下奇聞了，小姑娘，莫非是天下小伙子都死光了不成，妳找這麼個又窮又髒的臭要飯的。」

丁蘭哼道：「誰說他臭的，我看你才臭呢。」

老化子突然哈哈大笑道：「好！我臭！我臭，我看你們是剛剛從坑道中走出來的吧。」

司空展梅冷冷的道：「閣下是怎麼知道的？」

老化子道：「我不但知道你們是剛從坑道中出來，還知道你在追查一個黑衣人的行踪。」

司空展梅道：「你與那黑衣人是什麼關係？」

老化子道：「風馬牛。」

司空展梅道：「既是無關，你對我們的行踪，怎會知道如此清楚？」

老化子道：「天底下我老人家不知道的事情，可以說少之又少。」

司空展梅道：「那麼我請教你，這附近是不是有一個秘密巢穴？」

老化子道：「有！」

司空展梅道：「在什麼地方？」

老化子道：「老要飯的不告訴你。」

丁蘭道：「梅子，上樹看看不就知道了麼？」

老化子道：「不行！」

丁蘭道：「怎麼，這樹也是你的？」

老化子道：「我每天在這樹下睡覺，這樹也就等於我的房子一樣，我的房子頂上，你們豈可以隨便上去的。」

司空展梅道：「依你的意思呢？」

老化子雙手一伸。

司空展梅道：「要錢？」

老化子搖搖頭。

司空展梅道：「那你要什麼？」

老化子哈哈一笑道：「我老要飯的白活了九十年，從來不知道討老婆是個什麼滋味，你就將這小姑娘讓給我吧。」

司空展梅仍是冷冷的道：「這不關我的事，你問她自己願不願意跟你。」

丁蘭搖搖頭道：「不用問啦，我不願意。」

老化子雙眼一瞪道：「不願意就算了。」未見如何作勢人已飛離榕樹七八丈。

丁蘭怒罵道：「神經病。」

司空展梅道：「不是神經病，他有他的道理。」

丁蘭道：「什麼道理？」

司空展梅道：「我一時說不上來。」

突然脚下一滑，已向那老化子追去。

丁蘭急叫道：「梅子，你等等我！」

司空展梅只是不理，一股勁的狂奔下去，他的目的，非得要將那老化子追上不可。但見兩人在草頭飛越，一前一後，如流星追月一般，快速無比。

老化子飛馳之間，突然身形向下一沉，已隱沒於草叢之中。

司空展梅走到原地一看，仍是一片草莽，那有那老化子的影子，他一跺脚連說了兩聲：「怪事！怪事！」

怪事年年有，沒有今年多，一個普普通通的鄉村女孩子，居然也會輕功，不但會，而且也還相當不錯。

丁蘭的兩隻脚，在紅芽草尖上疾步如飛，那嬌軀似穿花蝴蝶一般姿勢也很美。

司空展梅看呆了，目不轉睛的注視着她，直至她在面前停了下來。

丁蘭衝着他微微一笑，這一笑也很美，美得如一朵盛開的百合花。

司空展梅嘆道：「看來妳跟那老化子差不多。」

丁蘭瞟了他一眼嗔道：「簡直是胡說八道，我怎麼會與那又臭又髒的老化子差不多？」

司空展梅道：「因爲你們兩個人都很神秘，有很多地方使人莫測高深。」

丁蘭道：「這有什麼了不起，我本來就會輕功的！」

司空展梅道：「可是妳以前一直沒有跟我提起。」

丁蘭道：「我會的東西多着呢，難道非得一件一件的事先告訴你？」

司空展梅道：「你還會些什麼的？」

丁蘭道：「我還會燒飯，做菜，綉花，剪裁，過幾天有空我給你做幾件新衣服，免得別人一天到晚叫你小人物。」

司空展梅道：「妳是不要我吃飯。」

丁蘭道：「這話怎麼說？」

司空展梅道：「一個討飯化子穿着新衣服去討飯，還有誰給我吃的。」

丁蘭道：「你不能不討飯麼？」

司空展梅道：「不能！」

丁蘭道：「爲什麼？」

司空展梅道：「俗語說得好！三年飯一討，皇帝都不想做，做什麼事有討飯的自由自在。」

丁蘭道：「你總不能叫我跟着你討一輩子飯。」

司空展梅道：「你要是不願意的話，現在還來得及。」

丁蘭道：「一夜夫妻百夜恩！這種絕情的話虧你說得出來，看來你這個人連一點情感都沒有。」

司空展梅道：「有！」

丁蘭道：「既有情感你爲什麼還要這樣子說？」

司空展梅道：「我是在爲妳着想，我不想委屈妳。」

丁蘭冷哼一聲道：「說得好聽。」

司空展梅道：「我講的也是實話。」

丁蘭又白了他一眼，突然一條黑影，從右側方不遠處，飛了起來，向東南急馳，此人正是老化子。

司空展梅隨後便追，丁蘭這一次不再落後了，她竟然與司空展梅走了個前脚後脚，前後相差也不過幾尺的光景。

這三個人，一逃兩追，轉來轉去，竟又轉回到四十里堡來。

那老化子脚下一停，轉身笑道：「我們是同行。」

司空展梅道：「不錯！」

老化子道：「同行是寃家？」

司空展梅道：「也不錯！」

老化子道：「我們何不打破往例，結個親家好不好？」

司空展梅道：「這話怎麼說？」

老化子道：「這四十里堡的地面不小人口也不少，你一個人一定討不過來。」

司空展梅道：「不錯！」

老化子道：「所以我得跟你打個商量，我在這兒落個脚，我尊你一聲老大。」

司空展梅道：「你這樣大的年紀，叫我老大，你不怕別人笑掉大牙麼？」

老化子道：「有道不在年高，無志空長百歲，我自知有很多地方不如你，因此我不但叫你一聲老大，還要叫這位姑娘一聲大嫂。」

司空展梅道：「你不要她做老婆。」

老化子道：「咱是不打不相識，過去的事情，何必再提它。」

司空展梅道：「蘭兒生得很美，你這樣做不會有什麼陰謀吧！」

老化子道：「天曉得！」

司空展梅道：「好！你現在可以告訴我那黑衣人的來龍去脈。」

老化子道：「你一定要知道？」

司空展梅道：「當然！」

老化子道：「那我就老實告訴你，我對那人也不太清楚。」

司空展梅道：「你到此，一定有目的吧？」

老化子道：「有！」

司空展梅道：「什麼目的？」

老化子一笑道：「慢慢，你就會知道的。」

司空展梅不再說話了，從此四十里堡地面上，又多了個要飯的，一老一小，悠然自得。

最奇怪的是小要飯的還帶上個花不留求的老婆——丁蘭，丁蘭的晚娘也再未來找她，這許多事情，極端透着古怪，但到底是爲了什麼呢？

× × ×

四十里堡已再沒有從前那樣平靜，堡主東門絕的宅子，整天將兩扇大門緊閉着，這一向被人視爲大人物的人，現在，好像是見不得人似的，整日裏都難得見他一次面。

他用的數十個武師，此時所剩下的不到十個，尙有人呢，這些人到那兒去了？

地方上的人都猜測到在這四十里堡的地面，要發生一件不平常的事情，但究竟是什麼事，他們也不知道，唯一他們認爲可疑的，就是那老化子，這個老化子從前未見過，現在不但見到了，還衡着司空展梅叫老大，眞透着邪門。

就在老化子來到這四十里堡第二天的早晨，東門絕關着大門，突然裂開一條縫，從縫中鑽出個年輕貌美的小丫頭，她是卜菊。

當司空展梅第一次到東門絕家中時，她曾替他取過三斷酒，這丫頭似乎對司空展梅含着一股默默的情意，她出來做什麼？只見妙目兒左右一飄，然後便一直向南方急走，不用說，這丫頭顯然是偷出來的，看她脚步踉踉蹌蹌的樣子，就知道她一定有什麼急事。

大不了嘛，一個丫頭片子，她能有什麼急事，這不透着古怪麼，可是她卻偏偏

的有了事。

東門絕的家中，好像每個人都含着秘密，就連這個小丫頭也不能例外，她急走一陣，終於在一處走廊下停了下來，原來走廊下睡着個少女，她是司空展梅的老婆——丁蘭。

卜菊看了她一眼道：「梅子呢？」

丁蘭道：「妳問梅子做什麼？」

卜菊道：「我找他有事。」

丁蘭道：「一個女孩子找一個大男人，能有什麼事情。」

卜菊道：「妳別胡說八道，我找他有正經事要講。」

丁蘭道：「什麼事，妳跟我講也是一樣。」

丁蘭道：「不行，這件事情非得和他本人說不可。」

丁蘭道：「我是他妻子，妳跟我講與跟他講，沒有什麼兩樣。」

卜菊道：「怎麼？妳是他的老婆，妳是他明媒正娶的麼？」

丁蘭道：「明媒正娶必需大鑼大鼓花轎子抬過去，那樣他娶不起，所以我只是馬馬虎虎的跟了他。」

卜菊道：「你們將走廊當成了洞房，青磚當了象牙床，月亮當了龍鳳燭？」

丁蘭道：「不錯！」

卜菊道：「主婚人，介紹人都是你們自己？」

丁蘭道：「也不錯。」

卜菊冷笑一聲道：「不要臉！」

丁蘭道：「妳在罵誰？」

卜菊道：「我在罵妳！」

丁蘭道：「妳憑什麼要罵我？」

卜菊道：「一個女孩兒家，隨隨便便就跟着人家男人跑，不識羞。」

丁蘭道：「這有什麼不好，我自己的婚姻，由我自己選擇，喜我所喜歡的，愛我所愛的，坦坦蕩蕩，又何必拘泥於世俗禮法。」

卜菊道：「妳認爲妳選擇得很對？」

丁蘭道：「我看不壞。」

卜菊道：「他窮得無立錐之地，連自己吃的飯，都得向人家要，那有錢來養活妳？」

丁蘭道：「我可以跟他一起要的。」

卜菊突然笑了起來道：「天下居然有這樣子的人，眞是稀罕。」

丁蘭道：「妳是第一次見到吧？」

卜菊道：「生平第一次。」

丁蘭道：「妳找梅子有什麼事，現在可以說了。」

卜菊道：「今晚上有人約他吃酒，叫他最好別去。」

丁蘭道：「誰約他喝酒？」

卜菊道：「東門絕！」

丁蘭道：「妳爲什麼叫他不要去？」

卜菊道：「因爲東門絕不懷好意。」

丁蘭道：「妳爲什麼對梅子要這樣關心？」

卜菊道：「因爲我也喜歡他！」

丁蘭笑道：「他連我一個老婆都養不活，豈能再加上妳。」

卜菊道：「那是他的事，別忘了告訴他，我去了。」

丁蘭道：「等一等！」

卜菊道：「還有什麼事？」

丁蘭道：「妳是東門絕家什麼人？」

卜菊道：「丫頭！」

丁蘭道：「妳是在吃內扒外？」

卜菊突然笑了起來，一轉身便頭也不回的走了。

× × ×

這是一桌很豐富的酒宴，宴面上呈列着的，都是珍饈美味，猶其是那酒，醇樸的酒氣，滿屋生香，席面上只擺着五份杯箸，但却坐着四個人，四十里堡的堡主東門絕，以及他三個掛名的姨太太，媚魄宋甜兒，胖娘金屏兒，迷魂方倩兒。

東門絕一嘆道：「這席酒，不知能不能發生作用。」

宋甜兒道：「我想他會來的。」

金屏兒道：「你怎麼知道，他一定會來？」

宋甜兒道：「這種人越窮骨頭越硬，骨頭越硬就越不怕事。」

金屏兒道：「所以妳就斷定他一定會來？」

宋甜兒道：「不錯。」

金屏兒道：「妳是不是很喜歡他？」

宋甜兒道：「他面孔生得那麼俊俏，皮膚那麼白嫩，武功又很高，雖然髒些，就好像明珠染上了塵沙，只要將塵沙拂去，他仍是一顆明珠。」

金屏兒道：「不錯。」

宋甜兒道：「一個女人如果有了明珠，都不喜歡的話，她就不是眞正的女人。」

方倩兒一笑道：「不錯，你的想法跟我一樣。」

金屏兒嘆道：「看來今兒晚上，你們兩個非吃內扒外不可。」

方倩兒道：「妳呢？難道不喜歡？」

金屏兒道：「我喜歡有什麼用，他要看上我不如看上一隻老母猪。」

方倩兒忽地哈哈嬌笑起來。

東門絕眉頭一皺，道：「妳們談够了麼？」

宋甜兒道：「沒有！」

東門絕道：「能不能歇一會。」

宋甜兒道：「不能！」

東門絕道：「爲什麼不能？」

宋甜兒道：「這就跟你們幾個臭男人偶而遇上一個漂亮的女孩子一樣，也會喋喋不休。」

東門絕苦笑一聲，道：「那也得分個時候，現在是性命交關，妳們還有那麼多的閒情。」

宋甜兒道：「就是因爲這樣，我們才想多談談，假如今天晚上活不成了，明天想談也沒有法子談啦。」

此際樑上有一個冷冷的聲音道：「你說錯了，今天晚上除去東門絕而外，妳們死不了。」颼！地一聲，飄下一個人來，正是司空展梅。

東門絕冷哼一聲道：「請坐！」

司空展梅坐上了那僅有的空位。

東門絕道：「你來晚了一刻。」

司空展梅道：「不對！我來早了一刻，我在樑上聽你的三個姨太太說話。」

東門絕道：「閣下原是樑上君子？」

司空展梅道：「我本就是小人物。」

東門絕叫道：「菊兒，斟酒！」

卜菊的臉上有些着白，手也有些發抖，她替司空展梅斟了酒，又向他搖首示意，不用說，這酒中有毒。

司空展梅道：「主不食，客不飲，堡主是讓在下一個人喝悶酒麼？」

東門絕道：「我們自然要陪你。」

司空展梅道：「敢情好，在下反客爲主，先給四位斟上。」一伸手奪過卜菊手中的酒壺，斟了四個滿杯，分別送到四人面前。

酒色是藍的，藍得有些火藥氣味。

東門絕面色一沉道：「梅子，你是存心跟我們過不去了。」

司空展梅道：「酒是同樣的酒，小要飯的能喝，爲什麼你們不能喝？」

東門絕道：「你可說你的來意了。」

司空展梅道：「報仇！」

東門絕道：「報誰的仇？」

司空展梅道：「父母之仇！」

東門絕道：「誰跟你有仇？」

司空展梅道：「你！」

東門絕微微一愣，說道：「誰是你的父母？」

司空展梅道：「司空羣英。」

東門絕冷笑一聲道：「你是爲了那座珍珠塔才來的？」

司空展梅道：「不錯！」

東門絕道：「你知道，我也是奉命行事。」

司空展梅道：「我知道。但兇手總是你。」

東門絕道：「你說！你要如何理？」

司空展梅道：「喝下那杯酒。」

東門絕道：「如果我不喝呢？」

司空展梅道：「那就要在手底下見眞章了。」

東門絕身形陡起，右手急遞，一柄牛耳尖刀，已洒向他的面門，但見刀華四射，流光飛舞，端的快速之極。

司空展梅身形急翻，右足一閃步，已轉到東門絕的背後，五指如鈎，直向他的背心抓去。

東門絕身形急俯，左足復帶，反踢對方下襠。

司空展梅右手一抄，已抓住了他的左足，左掌急拍他的尾閭，一陣碎骨聲響，東門絕整個身形已癱了下去。

他們出手不過兩招，而且動作快得不能再快，同桌的另三人竟然救援不及，東門絕已栽在司空展梅手中。

宋甜兒，金屏兒，方倩兒三人直到此時，才來得及將兵刄出手，三人用的同是一尺餘長的短劍。

女人用的劍，本來就比男人短些，但這三個女人的劍，却短得出奇，而且招式更奇，三支劍同時遞向司空展梅的下襠。

司空展梅身形急旋，也看不淸他用什麼手法，但聽噹！噹！噹！三聲，三柄短劍已同時飛了出手了，每人的屁股上挨了狠狠的一記。宋甜兒等三人嬌軀急退，此際門口有人哈哈的道：「好功夫！好手法！」

門口是一個五十上下的老婆子，右手執着一根生鐵鑄成的蟠龍枴，衣着却是平常得很，此人竟然是丁蘭的晚娘。

丁蘭的晚娘竟然也會武功，那眞是怪事了。

司空展梅冷冷的道：「老婆子，妳到是眞人不露相。」

老婆子道：「爲了你，今天總得要露露相。」

司空展梅道：「可惜妳這一露相，以後再無法隱下去了。」

老婆子道：「只要今晚先將你殺了，還有誰會知道。」

司空展梅冷哼一聲道：「恐怕妳沒有機會。」

老婆子道：「你知道我是誰麼？」

司空展梅道：「江湖上用蟠龍鐵枴的，除去鳩婆子而外，還能有誰？」

鳩婆子道：「不錯果然有些見識。」

司空展梅道：「鳩婆子的武功，在江湖上也是赫赫有名，但却壓不倒我。」

鳩婆子道：「口氣不小。」

司空展梅道：「口氣小了，我就不敢到這四十里堡的地面上討飯，說實在的，妳大概也是他們一夥的了。」

鳩婆子道：「不錯。」

司空展梅道：「在這一夥人中，看來妳的身份還不算太低。」

鳩婆子道：「比東門絕高得多。」

司空展梅道：「比那黑衣人呢？」

鳩婆子道：「差不多。」

司空展梅道：「以前我一直感到很奇怪，丁蘭的親母死了，後進的晚娘總應該年輕才是，怎會進了個老太婆，大概是妳用了什麼強迫的手段。」

鳩婆子道：「算你猜對了。」

司空展梅道：「丁蘭的武功可是你教的？」

鳩婆子道：「不是！」

司空展梅道：「那她怎麼會武功？」

鳩婆子道：「你知道丁蘭的父親是誰麼？」

司空展梅道：「不知道！」

鳩婆子道：「亂披麻劍法丁長虹。」

司空展梅道：「是一位武林前輩，難怪他女兒輕功那麼高明。」

鳩婆子道：「可惜她誤飲了我們的散功藥物，一身功力已全都報廢。」

司空展梅道：「所以妳們就進一步的控制了他，僞裝成他的老婆，暗地從事不法活動。」

鳩婆子道：「不錯！」

司空展梅道：「丁大俠爲人剛直，你們就廢了他的武功，他也不一定會受你們的控制。」

鳩婆子道：「如果我們以他獨生女兒丁蘭爲要挾，情形就另當別論。」

司空展梅道：「話是不錯，但他總得想辦法自救。」

鳩婆子道：「如果我猜得不錯，丁蘭之所以硬要跟你，就出自他爹的授意。」

司空展梅道：「可惜你們未能防患於未然。」

鳩婆子一聲冷笑道：「人總有失着的時候，但這不致於構成大錯。」

司空展梅道：「何以見得。」

鳩婆子道：「因爲你逃不出我的掌握之中。」

司空展梅冷哼一聲，說道：「難怪妳今天說話如此坦白，原來妳以爲在下已死定了。」

（下期續完）

精選新派俠義奇情長篇故事

私劍盟

武陵子・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謝雲岳偕顧嫣文趕往雲霧山莊途中，遇父執天馬鏢局總鏢頭奔雷劍客司馬仲明被九子母金環馬元凱率衆刦鏢，同時追風神劍陳元烱要與司馬仲明了斷私怨，謝雲岳仗義與顧嫣文出手，技驚馬元凱，嚇得他落荒逃去，陳元烱也佩服顧嫣文神技，自願化解。不日，謝雲岳與顧嫣文抵達雲霧山莊，謝雲岳在莊外與銀髮妖婆任七姑鬥，把任七姑擊斃，詎料謝雲岳進入莊中，只知顧嫣文已揹母逃去，不知走向何方，謝雲岳追趕一程，不見顧嫣文踪跡，又潛返雲霧山莊伏身樹巔，窺探莊中動靜——

菩提存一念　霹靂動無名

西廂長一列，花窗格，竟是全部敞着，室內人物動靜均可一覽無遺。

謝雲岳人一藏好，就瞥見任龍右臂右腿白布緊裹着，布上滲出紫黑色的血漬，由其他三怪扶着進內坐下，是時夕陽啣山不久，尚留着殘餘的光亮，可以看得極其清晰，四怪眼圈都是紅腫老高。

他們圍着一張檀木上嵌白色大理石方桌坐下，任虎舉掌向桌一拍，叭地一聲，好端端地石面四分五裂，只見他睜眼罵道：「我就不相信，這少年劍術，就這麼厲害，明兒個，我就要尋遍江湖，非要找着他不可。」任豹哼了一聲，道：「二哥，別叫人笑話了，以娘的那高身手，尚不能架抵人家一劍，縱然你找着了，還能把他怎麼樣？」

謝雲岳心知在說他，心中暗笑不止。

任虎橫眉怒道：「怎麼，父母之仇不共戴天，難道你就罷手不成！」

任豹冷笑道：「誰說了罷手，凡事總有個計議，謀定而後動，誰像你這毛躁脾氣。」

任虎眼睛一翻，正待發作，任龍連連揮手阻住，道：「豹弟說得確也有理，老二你這暴躁性情可得改改，所來的兩少年無一不是好惹的主兒，也只怪得我們過於托大，說什麼雲霧山莊犯者必死，多年來江湖路上人謹守此戒，無不先通報才敢入莊，因循鬆懈，才讓兩少年輕輕得手。」說至此，頓了頓，長歎一口氣，又道：「就拿揹出霞兒的那個少年來說吧，只騰出一隻手，便將我們兄弟四人逼得無法還手，若不是岷山二老來得快，愚兄這性命亦將難保！你道好容易的麼？」這話顯然是說給任虎聽的。

任豹接口道：「岷山二位老前輩不知現在得手了未？」

任龍搖搖頭道：「邙山道上，陵墓叢叢，易於藏身，加以天色已晚，這少年又身手奇絕，說不定雙方還楞着呢！」

謝雲岳聞得邙山二字，急不顧身即往回縱去，帶起枝葉微响。

任虎立時警覺，一揚腕，五隻「黑芒釘」電射打出，只聽得一聲冷笑，「黑芒釘」已然反擊回來打在桌面上火花迸冒。

任虎任豹同躍出一看，只見寒風習習，枝葉微晃，那曾見得人影，人家已走老遠了，再追也是白費，無言喪氣回室內。

且說謝雲岳一掠開梧桐樹，乍見黑點飛來，因心急着走邙山援救顧嫣文，無暇多事戀棧，用上「彌勒神功」震字訣，反手一撩，「黑芒釘」悉數震回，身形亦不停頓，展出絕招輕功，一溜淡烟地飛逝而去。

一到達邙山，星斗棋列羅布，淡月如鈎，因山勢平延，四無遮攔，北風吹得十分勁疾，身形搖搖欲晃，這是心浮氣躁之故，謝雲岳只在陵墓毀墟遊視，但始終未發現姑娘及岷山二毒等人，想這邙山連亘四百餘里，要找尋四人，簡直是有如大海撈針。

可是往往事有例外，謝雲岳四處亂竄了個把時辰，心中甚是煩躁，飛身在一處高阜上，想靜一靜心神，星光閃爍下驀見兩條黑影離自己身外十數丈處定立着，一動不動。

這一喜，確是天外飛來，他直覺地判斷了這兩條黑影，就是岷山二毒，這時候，二毒仍僵在此處，則顧姑娘平安無事不疑。

二毒似未發覺謝雲岳，只像兩座翁仲在寒風中矗立着，衣袂飄風習習。

謝雲岳脚下一動，便閃在二毒的身後一丈左右，掩在土丘側面，凝神觀察二毒動靜。

四野都是寂然，只聞得狂風呼嘯，掠過陵野夾着無窮無盡的塵土「沙沙」聲。

半晌，二毒中有人發話了，是個蒼老而有力的聲音：「滕老二，別盡留在這裏喝西北風啦，反正他也沒與咱們有仇怨，何況又與咱弟兄倆出手規矩不合，回去了吧。」

「滕老大，咱早想過了，別給江湖傳說出去，說咱們兩個欺侮一個小的，這名聲有多難聽，只不過氣這小子狂言太甚，想賞他幾粒『五毒散火彈』試試。」二毒雖是久居岷山，竟滿腔北音。

謝雲岳本想捉弄二毒一次，此刻聽說他們要離去，於是便將主意打消，但在微弱的燈光下，照着二毒腰際懸着鹿皮革囊，那麼强的風，竟畧微晃一晃，顯然內中盛有很多毒器，才有這沉重，袋內之物一經施用，不知又將斷送多少人命，他心中一動，身形微挫，施展「玄天七星步法」電閃地飄去。

二毒背着謝雲岳，正要啓步離去，只覺面前微風掠過，不由一愕，立時旋身同施「金蛟剪梅」，兩手下切迅疾，迅速無比，竟然撲了一個空，兩人相對不由哈哈大笑，只當眼前幻覺，點足馳離邙山而去，以他們的老練精湛，連身旁的革囊也被人剪去也尚無所覺，謝雲岳的手法確是神奇。

一盞茶時候過去，謝雲岳忖度二毒必已遠離，才放聲高叫「文妹。」移時，只聞風向傳來一聲：「是雲哥麼？」

謝雲岳一聽是顧嫣文語音，心頭狂喜，即循着風向掠前，顧嫣文迎着而來，一見面，謝雲岳便問道：「伯母呢？」姑娘也不答話，緊拉着他望右邊，一座高可十餘丈陵墓前馳去。

那顯然是前帝王將官寢宮，謝雲岳也無暇審視碑上碑文，嫣姑娘移去墓碑，取出火熠察的一晃，呼呼燃着了，照清了墓內情景，高可十餘級的石階由上而下，才是闊可二尺墓道，看起來極爲深邃陰森。

兩人拾級而下，謝雲岳一眼瞧見有個黑衣人蜷臥墓道中，姑娘搶前一步喚了一聲：「娘！」那黑衣人。應了一聲，姑娘兩手輕輕抱着一拉，支着墓壁上坐好。

謝雲岳這才瞧清了，面龐長得一模一樣，美秀俏麗，只是十年囚禁，顯得十分憔悴，額上多了幾條皺紋，但見她一雙星眼緊瞧着自己臉上，他立時悟出自己仍戴着人皮面具，「啊」了聲，伸手揭下。

他發覺顧母雙眼亮出光輝，面泛笑容，忽又幽幽一嘆，道：「嫣文，娘現在形同廢物，妳救出娘來又有什麼用，只是娘見妳終身有靠，也安心了。」

「娘，儘說這喪氣話做甚，女兒縱然粉身碎骨，也要尋人與娘治好。」

謝雲岳早就看出顧母軟癱，似是爲人點上陰穴，當時又不及相問，此刻，才問道：「文妹，伯母受了傷麼？」

顧嫣文滿面幽怨之色，轉頭望了謝雲岳一眼，說道：「我娘被老賊婆擄來時，便逼着娘嫁與任龍，娘堅執不允，老賊婆竟下手點了陰蹻諸穴，致手足不能動彈，聲言一日不允，便一日不解上穴道，你想，我娘怎能應允，爲此四肢筋絡俱已萎縮，所幸老賊婆尚念師徒之情，三餐衣食不缺，且攔住任龍對我娘無禮，不然……」說至此處，不禁嗚咽出聲，又道：「雲哥，你看賽華陀魏平洛可以治好我娘麼？」

謝雲岳心中惻然，沉吟片刻，道：「若是最近點中的，三兩天便可恢復，但年代已久，主筋枯萎，非短時可能奏效，尚須靈藥調治舒筋活血，使之逐漸增强活力，賽華陀也許可以，但長途跋涉，人何以堪，論說愚兄對醫治穴道頗有心得，不過男女……」

顧母忽然接口道：「謝賢侄，武林中人那有這多忌諱，何況你與嫣文這段關係……。」說至此倏又止口不言，謝雲岳何等聰明，已聽出顧母話中涵意，露出自己既是有半子之份，盡可下手療穴，不由心下微微作難。

姑娘在火熠子光輝映照下，粉臉顯然格外嬌紅，只聽她笑道：「怎麼，雲哥你還會醫病之學，任七姑手法獨特，別具一格，外人甚難破解，你有此奇學，日來我怎沒聽你說過。」

火熠將已燃盡，吐出微弱火苗，謝雲岳忙道：「此地不宜多作躭留，方才二毒身旁所懸盛裝毒氣革囊，被我下手盜來，當時並未發覺，以他們之功力，此刻必已知曉，恐他們返回此處，我先上去打發了他們再說，妳可收拾一下，背着令堂同奔開封天馬鏢局，再商救治之法吧。」說着，身形微晃，就到了墓口，移開墓碑鑽出，再又封好。

繁星滿天，鈎月斜掛，一陣陣朔風，夾起塵砂，在這山陵面層湧起一片黃霧，月色映照在邙山墓地上，平添了幾分悽涼鬼氣。

謝雲岳騰身在方才下手之處眺望，片刻，即聽得兩聲長嘯傳來，高吭悠亮，就遙見遠處墓地上，兩條黑影起伏穿落，在飛砂中倏隱倏現，片刻就到了近前。

二毒一停身，即瞥見謝雲岳立在高陵上，兩人同時一聲大喝，身形即撲向高陵，動作之快，眨眼即至。

岷山二毒足一沾土，也不出聲，便欺身四掌飛擊，出手都是尋向重穴。

謝雲岳微一冷哼，夷然不動，四掌堪堪到得身前，兩手疾地向二毒腕脈一拿一

放，哈哈大笑聲中，人已凌空，「旋龍升天」，人已拔起五丈六七，霍地放開身軀，兩足互踹，去勢如電，眨眼間已落在十數丈外高阜上。

這份絕世的輕功身法，看得岷山二毒暗暗驚心，方才一拿自己腕脈，就覺週身酥痲，刹時有功力全失感覺，不過經他一放，眞氣又復運行，僅此一點，足可證明人家武學已達高深莫測地步，兩毒不由相對苦笑了笑，眼前謝雲岳負手竚立高阜上，冷淡的蟾輝映在他臉上，依稀可見鄙視不屑的笑容。

兩毒雖然心驚那少年的功力高深，但到此時已是騎虎難下，於是同時暴喝了一聲，雙雙縱起，去勢之快，並不比謝雲岳遜色多少，淡月光輝下，如二隻夜梟挾風飛去，在綿綿無盡的陵墓上，直似鬼魅凌空，益增恐怖。

謝雲岳存心開二毒一個玩笑，巍然傲立。

二毒一東一西撲來，堪堪將近身，陡翻兩掌，意隨念動，施出「彌勒神功」粘字訣，雙掌一合。

只見二毒像兩隻箭矢一般蓬的撞在一起。

二毒身形頓時像斷綫紙鳶翻落在高阜之下，直跌得發昏，半晌才爬起，他們尚以爲自己撲去身法太快，才相撞，於是同聲怒吼一聲，一鶴冲天，又雙雙向謝雲岳電疾撲到，出手如風，均指向要害，招式詭奇之至。

謝岳雲輕笑了一聲，施展「玄天七星步」法，只閃不攻，無論二毒招式怎麼快法一沾即行滑脫。

二毒越打越心驚，數十個照面下來，直覺到對方少年步法快得出奇，不禁頭暈目眩，心知對方存心相讓，連剛才兩人相撞亦是故予示警，怎麼自己兩人這麼糊塗，若在別人早就知難而退了，一想清，即雙雙縱出圈外，落定四面一瞧，只見謝雲岳負手岳立三丈外，面含微笑，衣袂習習飄風，淡月光輝下，望之清絕俗脫，豐神如玉。

要知岷山二毒雖名列毒名，其實人並不太壞，行事也頗知分寸，滕清滕衡幼時俱是孤兒，受盡冷漠歧視，凍餒之苦，其後爲一異人收歸門下，但後天之乖癖已養成，總覺世間甚多僞善之人，越是標榜清高，心內愈加齷齪，反不如下層人物直爽義氣，學成下山後，性喜接近草莽之士，對正派人物往往避而遠之，直至年邁，漸悟他們成見與事實大有出入，但由於正派人士見他們性格乖癖，便將二毒列於羣邪之中，事實上他倆羽毛自惜，從不妄殺一人，正因他倆看出這大千世界，十丈紅塵中，有幾人能得十全，好多於惡即是眞善，罪多於良便爲邪惡，故爾有此一念，遇上謝雲岳這個煞星能得保全，誰謂冥冥中沒有天理在。

此刻，二毒一見謝雲岳止步不追，猶自負手微笑，不由赧愧交併。

謝雲岳微笑道：「在下與二位素未謀面，爲何妄施毒手？」

二毒聽得，不由暗自忖道：「人家問得正是理由。革囊失去，自己並未見是他所爲，何以不問明就雙雙出手，看來自己實是理虧。」

於是二毒臉色登時一紅，大毒滕清道：「閣下說得正是，老朽等方才離此之際，不知何人暗中將老朽等襟下懸掛的革囊竊去，等到發覺重回此處，只見閣下孤身一人，即認係閣下所爲，竟一時情急孟浪出手，不過……」

謝雲岳微笑接口道：「革囊盛裝之物，想必俱是奇珍異寶，不然老英雄等未必心急如此。」說時，緩緩走前數步。

大毒滕清赧笑道：「囊內多半俱是不成材毒器玩意，丟了不值可惜，只是此物奇毒霸道，經人誤用，或仗此橫行，我岷山二毒平生愛惜羽毛，不能以此無心之失，至肇彌天大禍，革囊夾層尙有數十顆『火雲丹』及一册本門重物『合毒釋註』，萬萬不能失去，倘或爲閣下檢獲，可否賜還，老朽必有以報。」說着，晶光雙眼注定對方。

謝雲岳淡淡一笑，道：「哦，原來是岷山二老，革囊實爲在下竊去，既是如此說，足見二位心地良善。」說着，在衣底取出革囊，霍地拋去，二毒擧手一揚接下，漆衡在革囊內取出四顆赤紅如火藥丸，置於掌心，走向謝雲岳，含笑道：「老朽等，昔年東海遊雲，無意在一所海心小島峯頂上，拾獲五枚『離火精玉』，此物是純陽之寶，因此用來合藥煉製一爐『火雲丹』，以之治筋骨萎縮，或血液凍凝，功效如神，些許小物，不值一哂，聊報革囊見還之意。」

謝雲岳聞言心中一動，這「火雲丹」不是正好用來療治顧母麼，遂伸手接過，道：「想不到二位如此寬容大度，不但不見罪，反而厚賜，令在下有點愧疚難安，不過……」沉吟片刻，又笑道：「在下於此相逢二位，也算有緣，四顆『火雲丹』目前正巧需用，在下愧無以報，不過日後二位需用我怪書生處，絕不袖手。」面上仍戴着人皮面具，看不出什麼表情，語氣却極其誠懇。

二毒同聲驚叫一聲，大毒滕清滿面詫容道：「這就難怪了，閣下竟是刻下震驚江湖，名動八表的怪手書生，老朽輸得心服，日後閣下如是入川，請至岷山一遊，老朽等還要討教呢。」說着，二毒拱拱手，回身竄去，刹那間，隱入無窮陵墓中，偶或得見，是兩個黑點在月色下起落……

謝雲岳望着二毒逝去的身形默然出神，暗忖道：「生死造化，冥冥中自有安排，果是信而有徵之事，自己出道來，心辣手狠，凡屬邪魔外道，遇上自己，雖不死也須帶點傷回去，怎麼今晚竟如此寬容，……」繼而又搖一搖頭，心中忖說：「說起來，自己也難相信，若非如此，怎麼知道『火雲丹』這種靈藥，這不是定數嗎：……」想至此急急回身，望顧嫣母女藏身的古墓馳去。

他移開了墓碑，只見姑娘與其母並肩坐在墓道石堦上，喁喁低語，背向着謝雲岳一聽到墓碑移動聲，姑娘即回面笑問道：「雲哥，你打發了二毒麼？」

謝雲岳笑道：「想不到打成了相識，他們現在已返岷山，文妹，告訴你一個頂好的消息，伯母有救了，保證不出七天，便可行動自如。」

姑娘星眼中露出驚喜的光輝，霍地立起，叫道：「眞的嗎，這太好了……可是不要哄我呀！」

顧母亦回面幽幽一嘆道：「賢侄，休說老賊婆獨門點穴難解，是十數年癱瘓之身，筋血已枯，何能於七日內痊癒，你怕我心灰絕望，故爾說出此言，是不是？」

姑娘聽了，原來驚喜之容陡變，滿腔失望之態，在火熠子發出光輝映照下，大眼睛內蘊着瑩然淚珠。

謝雲岳一臉莊容，道：「小侄說話，從來是一不二，伯母但請寬心，七日之內包可痊癒就是。」說着，取出二顆「火雲丹」命姑娘放進顧母口中咽下。

姑娘取過「火雲丹」餵吃了，便凝着眼只望着謝雲岳，好似疑惑不解神情。

謝雲岳微笑不語，片刻，右手倏出，施展出「軒轅十八解」中凌空解穴神奇手法，離顧母身兩寸，朝「天樞」，「期門」，「氣舍」及四肢重穴飛快地點一指。

顧母服了「火雲丹」後，只覺腹內奇熱如焚，不能宣洩，一種難耐的緊張，使牙齦發噤，正在難受時，突覺穴道一鬆，集結於腹內之焚熱向四外迸射，遍體流轉，舒適已極，不過四肢還是綿軟無力。

這時，謝雲岳向顧嫣文道：「文妹，你現在可面對伯母背後盤膝坐下，雙掌抵緊伯母『命門』穴，用本身眞氣貫輸，愚兄在賢妹後胸抵掌，『隔體傳引』，以兩人功力，大概伯母可以恢復一半。」

顧母驚訝此少年有此精湛武學，當今之世，武林中殊少得見，可稱絕無僅有，就論這手虛空解穴法，非五十年之內外雙修，就難得有這般造詣，如今在少年人身上見到，若不是親眼得見，實在難予置信，可見武學一道，端賴其根骨秉賦，方可有大成。

此刻，姑娘依言盤膝坐下，雙掌抵住其母胸後命門穴，默運眞氣，正在屏息凝神時，姑娘驀覺自己後胸被謝雲岳雙掌抵住，立刻就有一股奇猛陽和之氣，加速本身之眞力貫輸。

顧母即有一種酸軟懶洋洋的感覺，另外的一股熱力直在遍體運行，入紫府，貫丹田，逕逼十二重樓，枯萎的筋絡，頓呈膨脹復甦之勢，一個時辰後，顧母立覺手指脚指可微微動彈，這一來，那還不喜出望外，十數年癱瘓之體，現在有枯木重生之望，不要說是顧母，任何人均有此種感覺，顧母喜得不禁喊道：「文兒……你看爲娘的手指脚指……不是能動彈了！」

謝雲岳聞言立時收掌，姑娘扳住顧母身軀，叫道：「娘！眞的嗎？快給女兒瞧瞧！」

姑娘只見其母四肢指趾慢慢移動，微微上仰，復又落下，顯得十分吃力，雖然如此，但這是一種極良好現象，姑娘喜極，摟着其母，連連搖晃，母女二人却是潸然淚下，骨肉至情，此時發揮至頂點。

謝雲岳俟了片刻，低聲喚道：「文妹，伯母之疾已轉機，妳該喜歡才是，現在待愚兄先走洛陽租一車，再來邙山相接，你們……好好談一會吧！」說完，就離開了墓穴。

鈎月中天，寒風吹得十分猛勁，邙山墓地中一身影，騰伏起落，向洛陽東關道上奔去。

謝雲岳一路思潮起伏，他感覺到顧嫣文比他幸福得多，因爲她已尋到母親，方才母女倆摟抱喜極而泣的神情，此刻依然在目，眞情流露，動人已極，謝雲岳不禁流下兩行熱淚。

他的脚程本快，不消半個時辰，已自趕到洛陽東關城郊，這東關城郊有百數十家店舖，夜闌人靜，早就緊閉門戶了，街道上尙積有甚多爆竹殘體，空氣中仍瀰漫着一種硝磺氣味，還有此伏彼起的狗吠，剩下的只有他那月下瘦長影子移動着。

他敲開了一家騾馬行，出來的是一個鬚髮蒼白老者，提着風燈向謝雲岳打量了兩眼，道：「客官，大年初七晚上便要租騾馬？」

謝雲岳點點頭笑道：「正須租四匹健騾，還須套上一輛車，在下需急用，護送一房生病女眷去開封。」

那老者遲疑了半晌，方說道：「騾車倶是現成，不過……今兒碰上年初七，趕車的多喝了兩盅，醉啦，回家睡覺啦，他們都家住城內，不天亮，門不開，客官急着要車也沒用，我說，還是客官去別家試試……」

謝雲岳伸手遞過一錠黃金笑道：「不必去別家試試，女眷尙在二三十里外，在下可自己趕車接來，一往一來也天明，相煩老丈通知趕車大哥在這裏等候就是。」

黃金是亮的，雖然是一小錠，怕不値得百把兩銀子，當時生活費用低，這一錠黃金約八口之家三兩年用度，何況生意跑上門不能不接，於是老丈眉軒眼笑道：「既是客官如此方便，太好不過了，小老兒就去套車，客官請進稍坐，只是……客官付的太多了。」

謝雲岳道：「餘下的就算小費賞銀，老丈你請去套車吧，我在這裏坐坐。」說着跨進店門，坐在門外一條板機上等候。

老丈也自匆匆向馬廐走去，不多一會，那老者已自套好一輛騾車，親自趕到店外。

謝雲岳接過長鞭，躍上轅頭，叭叭向空連揮，騾車如飛，揚塵急馳而去。

趕抵邙山脚下，已是四更將盡，謝雲岳停身往古墓叢閃去。

姑娘顧母兩人在墓前等候多時了，此刻由姑娘揹着其母逕奔騾車，放入車內斜倚着，謝雲岳等她們坐好，簾幕放下，又自揮騎而返。

麗日中天時，謝雲岳等三人已在汴洛道上，三人在車內不時聽見車轅上兩個趕車的叱喝聲。

途中姑娘談起由雲霧山莊救出其母經過，又笑道：「雲哥，你傳的那三手『斷筋截脈』手法，的是超絕異常，小妹因爲一手揹着家母，不辨南北，只揀隱蔽的路徑奔去，不覺來到邙山脚下，四怪窮追不捨，不好使劍，索與收劍不用，空掌抵敵，果然將龍門四怪迫得連還手之力均無，只是氣力不繼，無可奈何，於是將家母暫時放下，拔出長劍，才將四怪擊退，大怪還中了小妹一劍，他們退離後，復又揹起家母不辨方向，竟奔上了邙山，這時二毒也自趕到，小妹只仗『九宮正反陰陽步』法，徼倖避入古墓中，小妹若非忌着家母

病軀，四怪早就喪在劍下多時了。」

說時，猶恨恨不已。

謝雲岳笑道：「現在托天之福，總算平定了，還提他作甚，愚兄不是再返雲霧山莊，從任龍口中得悉文妹行踪，不然命愚兄往何處去找。」

途中不斷發現武林人物來往頻頻，但誰也沒察覺騾車內就是名盛一時之怪手書生。太原一案，江湖轟動，武林人物在汴洛道上頻現，少數是爲自己的事奔走，但泰半却爲着怪手書生偵騎四出。

論說江湖之大，雲譎波幻，變易無常，正邪之爭也無處不有，人物之衆亦多若繁星，正道後起之秀，又非謝雲岳一人，而奇怪的是，種種事件發生往往擠兌在一起，名聲一大，萬方矚目，怪手書生之名就成了黑道眼中之釘，非拔掉而後可，是以關洛道上綠林羽翼密佈，謝雲岳却懵然不知。

車聲轔轔夾着蹄聲得得，謝雲岳與顧嫣文說說笑笑，也不覺寂寞，顧母靠在車上閉目假寐，轆轆長途，落日餘暉中，已趕到開封天馬鏢局。

天馬鏢局在汴京開封是個老字號，氣派之大是不消說，謝雲岳一掀開車簾，迎眼就是旗桿上飄着四馬鏢旗，鮮明觸目。

鏢夥一見有騾車停在門外，便奔過來問訊，謝雲岳拱手笑道：「有煩大哥通報司馬老鏢頭，就說有一位姓嚴的求見。」

那鏢師聞言，用眼上下打量個不住，猛可笑道：「這位……莫非就是在高家溝子義助咱們鏢局的嚴少俠麼？」

謝雲岳點點頭，那鏢夥一臉驚喜之容，也不說話，旋風似地，奔進鏢局，一路大喊着……。

片刻工夫，祗見老鏢頭司馬仲明日月仙人掌盧堃及一干鏢師等，三步併着兩步急急走來，人還沒走近，便聽得老鏢頭高聲說：「嚴老弟，你在門外候着幹嗎！請進，請進……」說着，人已走出門外。

謝雲岳抱拳笑道：「老鏢頭好，各位老師好。」

這時日月仙人掌盧堃問道：「嚴少俠，還有……」

謝雲岳接口道：「拙荆及在下岳母還在車內。」說時顧嫣文已挽着其母出得車來，老鏢頭一見，就知顧母不良於行，趕緊喚來僕婦丫環攙着入內。

顧嫣文與其母由老鏢頭兒媳陪往內院去了，謝雲岳與老鏢頭等在大廳落座歡談。老鏢頭當先就問起謝雲岳去洛陽之行，怎麼顧母會成癱瘓之疾。

謝雲岳微笑道：「此事，非一言可盡，好得在下打算住個六七天，留着慢慢的談吧。」

老鏢頭點點頭，忽長嘆了一口氣道：「老朽回得開封後，昨天鏢局便又發生了事故。」

謝雲岳驚問何故，老鏢頭又道：「事爲着太原怪手書生岳雲而來……」

謝雲岳詫道：「這怪手書生岳雲本與老鏢師風馬牛不相關，賊黨竟找上天馬鏢局做甚？」

那日月仙人掌盧堃接口笑道：「盧某也是這樣說呀！事就是爲着高家溝子而起，九子母連環瞧見賢梁孟來歷可疑，猜疑嚴少俠便是怪手書生岳雲化身，遂通知飛天鷂子妻敬德，昨天就派了個霹靂手楊弼來索問賢梁孟行踪，楊弼此人橫行關中幾十年，陰險狡毒，行踪無定，獨往獨來，是咱們鏢局極大尅星，不知何時爲飛天鷂子妻敬德網羅門下，來鏢局時，狂傲之色令人難忍，老鏢頭只推說途中與賢梁孟萍水相逢，事前並不相識，而賢梁孟又去洛陽，愛莫能助，霹靂手楊弼大怒，聲言老鏢頭交出賢梁孟行踪便罷，不然卽要老鏢頭身敗名裂不可，昨日與老鏢頭幾乎衝突，臨行之時尙顯露一手驚人內力，嚴少俠，你看！」手指着大廳門上。

謝雲岳瞥眼一瞧，只見門上顯明地有一手印，走前端詳，見這手印陷下五分，如刀削斧斵，畧帶光滑平整，可見內力火候已臻上乘，不由淡淡一笑道：「霹靂手楊弼還要來的，讓在下應付好了，只是令貴鏢局平添了紛擾，使在下愧疚難安。」

老鏢頭司馬仲明撫髯大笑道：「咱們武林中人講的是恩怨分明，道義爲先，這點小事又算得了甚麼，就是老弟今日不來，老朽還怕楊弼三言兩語，嚇唬得了甚麼，老弟你說此話，眞太見外了！」

謝雲岳笑笑，凝眼望了衆鏢師一瞥，又問道：「前在高家溝子被蛇噬四位鏢頭傷癒了否？怎麼小鏢頭不見？」

老鏢頭黯然傷神道：「四位鏢師因放血太多，人尙癱瘓在床，非短時可還原，縱是行動自如，本身武功也無形中減弱不少，小兒半年前染上肝癆惡疾，嘔血逾斗，汴京名醫均請遍了，却束手無策，惡疾好醫，靈藥難求，看來……只是……早晚問的事了。」老鏢頭語聲竟帶顫抖之音，父子天性，其痛可知。

謝雲岳朗聲大笑，道：「有道是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老鏢頭仁厚格天，那會遭這橫逆，在下頗擅歧黃，卽爲少鏢頭一診如何？」

老鏢頭聽了大喜，忽見謝雲岳伸手將几上茶盌握在手中，手掌望裏一擠，只聞得一串密音發出，一隻景泰藍宮窰上好瓷盌登時粉碎，老鏢頭翻着兩眼發怔，不知何故。

謝雲岳微微一笑，倏的一揚手，望廳外天井上打出。

驀聞數聲慘嗥，接着一連串破瓦之聲，只見三四條身影由天井屋瓦上滾下。

衆鏢師先是一怔，繼卽紛紛竄出，將四個匪黨夾頭提起放在廳上。

衆人一看四個匪徒面部，不禁大驚失色，原來方才謝雲岳打出瓷粒，全都嵌入四匪臉上，頓呈密痲，且阻止血液外溢，在瓷粒邊緣顯出一圈殷紅血瘢，看來十分奇醜可怕。

四個匪徒死到未死，可痛得臉變了色，這顏色是無法辨別的，皆因，瓷粒將那掩沒了。

這四人無疑是飛天鷂子妻敬德手下，隨同霹靂手楊弼來此偵探天馬鏢局的，自從岳雲並州道上掀起了幾樁驚天地，泣鬼神的傑作，這類黑道高手却惴惴自危，直覺判斷出，無論是岳雲，抑是謝雲岳，只要是有這麼一個人物，那黑道上人物都面臨累卵之危，當然江湖之大，俠義人物，多若繁星，黑道尅星，也不勝枚舉，但謝

雲岳出道一年，其所行所爲之事，猛囂塵上，一時之間，名震整個江湖，黑道人物有如芒刺在背，非除之而後快，可是此人神龍見首不見尾，飄渺無踪，只有羊家集一役，及五台山下，尙有數人見過，但太原城血案僅憑宮門二傑臆測，認是岳雲所爲，捕風捉影的事本不足採信，但此類黑道高手所以成爲江湖巨擘，料事之準實非常人所可企及，而關中河洛綠林道總瓢把子飛天鷂子婁敬德更具有過人之長，非但武功超絕，心計亦較他人高出一籌，昔年謝雲岳之父追魂判謝文，鬥智交手都敗在他手上，可見婁敬德機智武學都超人一等，故婁敬德能執河洛道綠林霸主凡三十年，端賴於此。

九子母連環馬元凱自高家溝子撤往王屋後，越想越忿，遂離山北上太原，去尋高黎貢山四老，但想起在高家溝子遇見之兩少年，功力與掌力迥異，與傳說中怪手書生手法幾乎類似，心中一動，便轉向往訪飛天鷂子婁敬德商量。

飛天鷂子婁敬德聽後，頷首笑道：「馬兄所見不差，兩少年必與那怪手書生岳雲有關，我日前已連續派下十二舵好手去洛陽，只要兩少年尙逗留洛陽城內，想必日內定有飛報。」說時即傳令下去，將謝雲岳顧嫣文兩人形像通知駐在洛陽高手。

第二日，便接到飛報，雲霧山莊遭兩少年毀去大半，任七姑慘被擊斃，隴西三鳥趁火打劫，還有……不過兩少年形踪始終未得。

消息傳來，連飛天鷂子均駭然變色，何況其他人等，那任七姑可是武林名人，婁敬德雖未親眼得見當時交手情況，但也有兔死狐悲之感。

這時霹靂手楊弼便道：「老當家，據楊弼猜測，任七姑定是遭了暗算，不然，何至於就讓那少年得手，這個是極不可能的事，聽馬兄說，兩少年與天馬鏢局司馬仲明熟悉，不如就在天馬鏢局着手，小弟不才，願領本堂弟兄去汴京，不出七日，便可水落石出。」飛天鷂子婁敬德沉吟一陣，道：「這到不失爲一個極妙主意，但非至必要，切忌與司馬仲明動手，一有確信，立即報知總壇。」

霹靂手楊弼大笑道：「遇事沉着應付，小弟還有個自信，奔雷劍客本是虛名浪得之輩，身家在此，決不會輕易出手，老當家但請放心。」這樣，霹靂手楊弼挑選十數得力好手逕去開封。

一至汴京，即找上天馬鏢局老鏢頭，盤詰謝雲岳顧嫣文兩人下落，語氣之間，狂傲無比。

奔雷劍客司馬仲明處處對他忍讓，但言語之中譏誚笑罵，把霹靂手楊弼挖苦得體無完膚。

楊弼憋着一肚子氣，憤而離去，臨行之時，顯露了一手金剛手印絕技，離去後並經常派有數名匪黨在鏢局附近監視，謝雲岳等人一到，他們便發覺了，紛紛上屋偷窺動靜。

謝雲岳一聽，本能就生出一種感覺，料知楊弼必派得有人在鏢局附近設樁，遂暗暗抬眼巡視，果不出其所料，暮色雖是很沉，但賊人目光宛如貓眼般，閃出游離光彩。

且說四賊被謝雲岳一把碎瓷打下屋瓦後，謝雲岳面色一沉，喝道：「這是你們要自取其辱，無事生非招惹到少爺身上，現在也不難爲你們，速去通知霹靂手楊弼即來見我，去吧！」用手一揮，四個匪徒鼠竄離去。

方才謝雲岳露出這一手，立時震驚了全鏢局中人，奔雷劍客司馬仲明却不禁更留意着打量這眼前少年。心中不由暗忖着：「這少年容貌之俊秀，武學之精湛，心思之機智，就與我當年好友追魂判謝文一模一樣，看來武功竟還在謝文之上，如今武林雖人才輩出，面前所立少年更是其中翹楚，但不知他一身絕學，從何處得來。」心內這麼想着，口中自然不便出口詢問，遂一面吩咐下人張羅宴席，一面派人去請顧姑娘，少鏢頭夫人。

這時大廳內華燭高燒，人語豪笑，洋溢着一種極爲歡愉的氣氛。

屏風後轉出顧嫣文與一中年少婦來，步向謝雲岳這面。

謝雲岳心知就是老鏢頭兒媳，趕忙立起，老鏢頭趨了過來，笑道：「老弟這是小媳楚明綺。」

謝雲岳微笑施禮，只見楚明綺已是三十出外，脂粉不施。衣著樸素無華，可是仍留着當年風韻，一顰一笑，無不動人，眼前的她面色憔悴，想是爲着少鏢頭病重憂心所致。

謝雲岳心中一動，便對老鏢頭笑道：「在下一路而來，在騾車上已食用乾粮，眼前腹中尙是飽脹，不如讓在下先看了少鏢頭及衆鏢師的病，再來入席好麼？」

在老鏢頭而言，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欣然應諾。

正當人影欲啓步同至內院時，突然鏢夥飛步來報：「熊耳山二當家霹靂手楊弼駕到！」

謝雲岳臉上本來的笑容漸漸淡了，代之而起的直似罩上一層寒霜，目光中含着憤怒的火燄。

奔雷劍客司馬仲明當先趨出，這是武林中待客之禮，不可或缺。

謝雲岳及顧嫣文，少鏢頭夫人楚明綺仍留大廳上，漫不經意談論着。

他們正在低聲談話時，廳外起了沉重脚步聲，謝雲岳抬眼凝望，只見老鏢頭同着一個環眼虬髯老者大踏步地跨了進來，身後跟着許多人，這是楊弼率領來的，當然也有鏢局中人。

奔雷劍客司馬仲明便笑對謝雲岳道：「老弟，這位是——」

謝雲岳用手一攔，笑說：「這個，不用說在下也知道……」立時眼一瞪，望着霹靂手楊弼，沉聲叱道：「姓楊的，你找我做甚？」語氣凌厲已極。

這種開門見山的問話，幾乎使霹靂手楊弼下不了台，登時怔得一怔，強顏笑道：「嚴少俠，你如此對待老夫，似嫌不禮貌吧！」他故作大方無所謂，可是一張臉顯得鐵青，極不自然。

謝雲岳淡淡一笑道：「對付你這種人，還用得着禮貌，你有話快說，不然，趁早滾。」

像霹靂手楊弼這種綠林巨擘，傲視武林同儕慣了，這次碰上硬釘子，同楊弼來

的人勃然大怒，鏢局中人聽來可受用極了，連老鏢頭都暗暗欣笑，忖道：「究竟初生之犢不畏虎，我們老了，雖然是成名人物，反而有點畏首畏尾，不如他們年輕人豪氣干雲。」

霹靂手楊弼環眼中露出殺機，哈哈大笑道：「三十年來，從未見有人敢在老夫面前如此發橫過……。」

謝雲岳哼了聲接口道：「現在你不就見了麼，趁早將來意說出，少爺厭煩與你嚕囌。」

楊弼面色一沉，喝道：「小輩，你還猖狂，你不知道天下羣雄齊欲得你而甘心，老夫此來，就是要擒你歸案。」

謝雲岳朗聲大笑，忽向司馬老鏢頭道：「老鏢頭聽見沒有，在下目前身價可高得很啦！」

司馬仲明怕鬧僵來，趁機接腔道：「楊當家，看來此中有點誤會，我這老弟素少在江湖往來，怎麼會犯案，再說就是犯案也輪不到你來代庖吧！」

霹靂手楊弼登時老臉一紅，他本是綠林大盜出身，這話說他倒有點像，於是乾咳了一聲，向司馬仲明強笑道：「司馬兄，你與這小輩還是新交，你不知道他就是在太原鬧得天翻地覆的怪手書生岳雲。」說着，用眼掃了大衆一眼，意似並非故作驚人之詞。

此言一出，大家目光，都投在這位最近轟動武林人物身上，欽佩多於驚奇。

謝雲岳面色鎭靜如恆，淡淡一笑道：「老賊，你走眼了，只看準一半，怪手書生是我師叔，倘我眞是怪手書生，憑你這號人物能來沾惹，胆子眞不小，你自問能够得上宮門二傑麼？等而下之，够得上清風帮主濮泓麼？無論如何，你們這些鼠偷狗竊之流，還配不上見怪手書生岳師叔，不過話要說回來，你要立見我那岳師叔，準死無疑。」

顧嫣文暗中竊笑不止。

霹靂手楊弼眼中露出令人難測的光芒，兩頰肉突然跳了幾下，陰沉地說：「老夫就不信那怪手書生有這般厲害，你說得好，你說是怪手書生師侄，那麼就從你身上開始。」說時，右臂倏地一張，五隻怪指逕望着謝雲岳胸前抓去。

突然霹靂手楊弼倒退了出去三步，口中發出一聲悶哼，原來顧嫣文姑娘看不慣楊弼狂傲之狀，在楊弼出手之際，也同時出了手，用出在雲霧山莊瀑布下學的三手「斷筋截脉」制穴手法。

楊弼伸手倏攻謝雲岳時，驀覺一縷指風襲向自己手腕，快如電閃地分辨不出何人出手，心知這手法有異，右腕上抬急望回撤，就這樣，右肘被顧姑娘指尖掃過「經渠」穴，只覺一陣奇痛，情不自禁地悶哼一聲，身形暴退三步，怔着雙眼。

顧嫣文怒叱一聲道：「只有這麼藝業，尙敢來丟人現眼，眞是不知自量。」

霹靂手楊弼此刻眞有點懊悔自己有點任性來此了，但事至如今，豈可撤手而走，聞言立時大怒，厲聲道：「好，好，算老夫不知自量，不過老夫還要看看你們有多大的道行。」就在他語音方落之時，身形平地凌飛而前，也未見他怎麼展動，却快如飛疾，眨眼，便得到顧姑娘身前，陡地兩掌疾出，便向顧嫣文雙肩搭去，掌帶風雷之聲。

楊弼這種霹靂手，本是外家掌力最上乘的一種，武林內外家之分極難分清界限，通常以走剛猛路子稱作外家，陰柔路子稱作內家，外家掌法以陽剛見雄，力能開山碎碑，似楊弼霹靂手法就非一班江湖好手可及，掌未到，風先至，顧嫣文知只要讓楊弼手掌沾着一點，便是筋斷骨裂。

顧姑娘早就是辣手羅刹，自得了謝雲岳指點後，更非常人能及，等楊弼雙掌堪及肩上，身形一晃，便轉到楊弼身後，步法之快，連司馬仲明都沒瞧清她怎麼脫出楊弼雙掌之下，心中不禁暗暗喝采。

楊弼雙掌撲空，立知不妙，雙掌也不往回縮，順勢一個回旋，快得無與倫比，帶起一種尖銳劃空嘯聲。

顧嫣文似是不敢硬接對方掌力，足跟一點，身形又自飄退了兩尺，發出兩聲輕笑。

楊弼一旋之勢又是撲空，微微冷笑，身形暴長，正待全力一擊，那知自己雙肩似中了兩道鋼鈎一般，痲痛兼有，兩臂力道一散，猛覺肌骨中了一下重的，不由自主翻出廳外，叭地一聲大響，竟然仰跌在天井痲石上，半晌才爬了起來，實在有點不合算。

奔雷劍客司馬仲明張了嘴吧，愕在那裏，當眞他從習藝至今，什麼世面沒見過，今天非但連謝雲岳顧嫣文用的是那門那派功夫都無法辨清，甚至於沒瞧出人家是如何出手的。

老鏢頭如此情狀，別的就更不說了。

顯然的霹靂手楊弼摔得不輕，立起來尙不住揉着肌股，緩緩抬起頭來，眼中射出憤怒的光芒，獰笑道：「暗算偷襲，算得那門子英雄好漢？」這句話是衝着謝雲岳說的。

謝雲岳聽說，一時之間，豪氣復現於眉宇，展眉笑道：「好，我總要叫你輸得心服，不過，咱們不可在人家鏢局裏騷擾，走，去郊外去。」去字一落音，人已在天井穿越屋脊，淡月光輝照耀下，直似一條狸奴，瞬即無踪。

霹靂手楊弼苦笑了笑，人家這種超塵脫俗的輕功身法，自己再練個二十年也望塵莫及，知此去凶多吉少，但事情擠到這步田地，只得一提眞氣，跟着踪去。

衆人也陸續跟出，只留下顧嫣文及楚明綺。

且說霹靂手楊弼一置身屋脊，謝雲岳身形已在二三十丈外，如淡烟般一晃即逝，他用出畢生功力，仍無法趕近一步。

不過片刻工夫，兩人已先後落在城南一片亂塚崗上，鈎月斜掛天際，繁星閃爍明滅，寒風仍吹得很勁，兩人袍袖飛揚，獵獵作聲。

當下謝雲岳微笑道：「楊弼，你此次代人出頭，我替你深爲不智，無論我是否怪手書生，抑或有甚關連，均與你們無何干係，更沒有什麼利害，依我勸告，不如即回至熊耳山，再煩轉告貴當家飛天鷂子婁敬德，就說今日武林局面，大亂將至，絕非是他能沾惹的，安份守己，保全令名豈不是好。」

霹靂手楊弼聽說，心中一動，他這樣

說，不是明告自己與怪手書生有極大關係麼，聽說怪手書生功力絕倫，從未落敗過，對方看似年輕，方才施出之一手，是前所未見，他直認是怪手書生師侄，大概非虛，但自己成名以來，仗着霹靂手法，武林中能頡頏者寥寥無幾，與飛天鷂子婁敬德昔年交手印證，三個時辰以後才以一掌之差慘遭落敗，輸得心服口服，但如今仍不相信對方比自己就强過多少，方才不過是以小巧身法，出自己不意取勝罷了。

雖然謝雲岳說的話是極誠懇的，但聽在他耳中却變了冷嘲熱諷，於是微微冷笑道：「朋友，你好一張犀利的嘴，三言兩語就想把老夫勸走，沒這容易，至少也要較量一下，你難道不知道，老夫實在作不了主。」

謝雲岳面目一變，極爲不恭地冷哼了聲道：「這就奇怪了，你作不了主，誰作得了主，胡裏胡塗恃强出頭爲何。」

霹靂手哈哈一笑道：「朋友，你這叫做裝模做樣，令師叔岳雲在寶月禪師處竊取三頁菩提眞經，這三頁經文，天下英雄莫不要得而甘心之意，敝山主當日也曾與西崆峒掌門同赴酒甌峰，不意爲令師叔乘間刦去，似此種絕學秘笈，那有獨吞之理，是以，老夫對此實在作不了主。」

謝雲岳聽後，悚然一驚，暗道：「怪了，此消息不知從何洩露，難道天外三尊者竟然未死。」於是故作不敬意地一笑，道：「難得你從那聽見這捕風捉影的詞兒，竟然當它是一回事，究竟是誰親眼得見的。」

這時鏢局中人及楊弼隨來的人均已陸續趕到。

霹靂手楊弼高聲喝道：「朋友何必自欺欺人，天外三尊者說話那會虛假。」

謝雲岳凝視了楊弼一會，冷冷地說：「此事用不着嚕囌，試想江湖之中如你這種人，可謂車載斗量，菩提眞經也輪不到你，這不是痴心枉想麼？」這種蔑視的語氣，當着衆人之臉，楊弼那忍得下，激得暴跳如雷，罵道：「好小子。」聲落手出，雙掌猛望謝雲岳胸前遞到，快如電閃，風聲勁銳。

霹靂手楊弼雖然出掌，但心知對方是個扎手人物，雙手眞力未遲滯，只用上五成，實中套虛，萬一必要的話，便原速撤掌換招。

誰知自己的掌遞至對方胸前不足一尺之處，對方竟不閃不避，連眼角都未瞬一下，心中暗暗有氣，忖道：「你未免太托大了，我這霹靂掌力用上十成，便能裂石成粉，你縱是鐵鑄之體，也禁受不住。」遂大喝一聲：「打。」眞力亦發至十成，「呼呼」兩掌，合擠過去，豈料，眼前一花，對方身影已杳，驀覺腦後「風火」穴一溜冷風襲來，那冷風勁道甚猛，刺中有微麻的感覺，心中大驚，頭急望前栽，雙掌一甩，向後硬生生猛撥，人也一陣旋風般急轉身來。

誰知那溜冷風如影隨形而至，下移數寸竟然向頭後「火推」穴，接着冷風襲向「脊中」穴，當前的人影仍是未見，令他汗毛爲之筆豎。

楊弼以「霹靂掌」深湛陽剛的功力，飲譽武林數十年，無人敢攖其鋒，今晚竟連人家身影都沾不着，非但如此，對方身形之快速往來，怎不叫他悚然髮立。

謝雲岳存心令他當衆坍一個大台，否則，以他那「軒轅十八解」絕代手法，三兩招之內，楊弼定必功力全廢，此爲謝雲岳爲掩蔽身份，輕易不露，再則爲避免帶來奔雷劍客天馬鏢局無窮厄難，故而用出他認爲極普通手法應付。

楊弼究竟是經驗火候儘佳，他用左掌一環，身形隨之而旋，周身三尺三百六十度內均被他掌力所籠罩，右掌上伸微揚，作那「金豹露爪」之勢，這樣可避免對方由上襲下，左足向內，右足往外，滴溜溜的一旋身形已自轉了三圈，這幾個動作是在一瞬間完成，無比之快，按說對方身形毫無所遁之理，豈知仍是一樣，他快人家也快，兩溜冷風却如附骨蛆跟踪而來，電閃地變換襲來部位，胸後的「三焦」、「神奎」、「心俞」、「靈台」等重穴無一處不點到，但一觸即收，只有微麻的感覺，看樣子，人家是存心不願傷他。他空負有一身絕技，尋不着對方也是徒然，一陣跳躍後，只覺頭目暈眩，心中大感驚異，這是自己得未曾有的現象，不由把一腔爭强好勝之念頓泯，立即收手定下身形。

謝雲岳見楊弼停住不動，遂也不施出奇絕天下的「玄天七星步法」，含笑凝視着他。

霹靂手楊弼見他立在月色之下，雍容冲穆，衣袖飄揚，望之若仙，不覺心折，暗嘆了一口氣，拱手道：「朋友身手果然高明……」忽然又止住不說，眼中呈現黯然神光，用手望他同來黨羽略一招手，兩臂微張，身形倏然往左側亂墳中藤蘿蔓草內穿去，隨着又是幾條矯捷的身形，一閃而沒。

謝雲岳轉向老鏢頭笑道：「這事終是不了之局，轉眼武林浩刧即至，在下實不願眼見此事發生，三日後在下即覓岳師叔致力消弭這場殺刦。」

奔雷劍客司馬仲明撚髯微笑道：「令師叔神龍見首不見尾，行事莫測，年來轟動武林幾樁大事，足以大快人心，依老朽看來，令師叔對最近情勢，已成竹在胸，老弟無須耿耿於懷，我輩行事但求心安而已，何言其他，夜寒露重，我等先回鏢局再談吧。」

衆人一行回到了天馬鏢局，一眼瞥見少鏢頭夫人楚明綺、顧嫣文陪着一位葛衫白鬚老者談話。

老者一見謝雲岳等進來，即立起含笑道：「岳少俠麼？」順手從袖內掣出一函交與謝雲岳。

謝雲岳笑說：「不敢，正是在下，請問老先生尊姓台甫如何稱呼？」一面伸手接過信封，一面打量這老者形像。

這老者生具一副壽像，長眉及頰，海口貝齒，鳳目含威，開闔之間光芒四射，身材修長，腰幹挺直，一雙手掌潔白如玉，所蓄指甲長及兩寸，老者正待回答，顧嫣文接着引見道：「這位老前輩就是燕雲大俠鐵指仙猿白羽。」

奔雷劍客司馬仲明立時驚喊一聲道：「白兄敢情就是當年在濟南千佛山頂掌劈十五家綠林巨寇的大俠麼？幸會幸會。」說着自我介紹，又將鏢局同仁一一引見。

謝雲岳認出封皮上係蒼璽手跡，連忙退至一隅拆封取出詳閱，函中云：「三弟如晤：晉祠握別，忽又近旬，與嘯弟兼程北返，途中雖稍受阻難，幸得及時化解，畧無羈絆，安抵昌平，較宮門二傑返京先至半日……郭堡主已先抵京城，仗嘉親王助力，嚴誡宮門二傑不得藉官府之力以莫須有之事率性妄爲，若以武林私故，亦不得渲染擴大，只可和平解決，二傑現不出面，只暗中聯合北五省魔道巨擘向昌平傅家滄州趙家及本幫意圖騷襲，所幸愚兄有先見之明，事先將兩家移往隱蔽處，匪黨兩次撲空……太原李府血案現已無事，二傑目的在奪取三頁菩提眞經，此事已引起十方矚目，不但江湖道上人物顯現，連隱藏深山老一輩之魔頭，亦均紛紛下山，涉入此一奪經漩渦中，是故賢弟此刻周遭，危機四伏，有間不容髮之勢，愚兄深知賢弟功力精湛，足資應付强敵，但切不可疏忽大意，爲賢弟居停帶來無窮災厄，自誤誤人，雖百死亦莫贖，依愚意相勸，此後賢弟行止，還是孤身爲上……此次鐵手仙猿白大俠有事河洛，特修書面交致意，白大俠尚有有關令尊當年之事面告……」

謝雲岳匆匆看罷，揣入襟囊，鐵手仙猿白羽即趨在謝雲岳身前，低聲道：「三日後，老朽在龍亭相晤少俠，有事面告。」說完，向大衆畧一拱手，說聲「再見」，已穿越屋脊而去。

謝雲岳含笑向司馬仲明笑道：「白大俠爲友熱誠，極是難得，只不知他從何得知在下落在貴鏢局，方才忘了問……」說此一頓，又笑道：「被楊弼一鬧，竟把少鏢頭治病的事給躭誤了，老鏢頭，現在就去吧。」

少鏢頭夫人楚明綺一聽，當先就挽着顧嫣文趕入內院，老鏢頭哈哈大笑道：「犬子倘爲少俠着手成春，則少俠不啻爲我司馬門中再造恩人。」老鏢頭門中人丁單薄，只此一子，少夫人又無生育，自其子病後，老鏢頭終日爲嗣續憂心故出此語。

謝雲岳隨着老鏢頭轉進屏風後，一面笑答：「仁者自有天眷，令媳亦是宜男之像，來年老鏢頭定能含飴弄孫無疑。」

老鏢頭被說得心花怒放，呵呵歡愉出聲。一踏進少鏢頭居室，即嗅到一股濃郁的藥味，瀰漫充斥，謝雲岳一嗅氣味，滿是參屬地黃之類，不禁搖頭一嘆低喟：「此眞庸醫誤事。」

楚明綺同顧姑娘已先來床側，聞言楚明綺神色一變，忙關心問道：「少俠你看有治嗎？」

謝雲岳聞言一笑道：「大嫂，你別急，我這大夫還沒把過脈哩！」

楚明綺粉臉一紅，顧姑娘翹嘴巴嗔道：「那麼你瘋言瘋語則甚，人家丈夫病了，怎不令他牽腸掛肚的嘛！」

老鏢頭尚不失爲豪邁之性，爽朗呵呵大笑。

謝雲岳趨至床前，掀起帳帘一瞧，祗見少鏢頭仰臥被中，僅露出面首在外，臉如黃蠟，一頭亂髮，越顯得形容枯槁，見有人來，甚是吃力地睜開眼皮，點了點頭，又闔上眼皮，一張臉只賸下皮包骨，乾癟的一層，眞是病久投醫，神仙難治。

楚明綺一陣心酸，噗簌噗簌珠淚直往下淌。

謝雲岳斜坐床沿，拉出少鏢頭手臂，三指一搭，潛心靜慮把那脈象。

老鏢頭在旁低聲說道：「犬子初生時，相者即謂其不永年，是故老朽取名長壽。」言下不勝慨嘆！

謝雲岳笑道：「江湖術士妄言，怎可輕信，古人云像由心變，儇薄者夭，敦厚者壽，誰能初生即可斷定終生窮通壽夭。生老病死，人生必經之途，每人亦必有不同的過程，只可說有幸或不幸，似少鏢頭者，遭遇不幸耳。」良久，兩手六脈把過，又看舌苔，立起來，轉面向楚明綺微笑道：「大嫂，可否請拿出尊夫從前飲服過的藥方一閱？」

楚明綺頷首，從桌案抽屜中取出一叠厚厚藥方，謝雲岳接過，逐一審視。

老鏢頭見謝雲岳鄭重如斯，不由皺眉憂心。

約莫一頓飯時，才將厚厚一叠數十張處方檢視完竣，謝雲岳一臉凝重之色向老鏢頭說：「所延請大夫想必是當地名醫，處方雖畧有錯誤，但未必使令郎纏綿不起，想其中別有原因。」

司馬老鏢頭答道：「不錯，此人是當地名醫賴春桂，年有八旬了，診病有如神助，帖不過三，小兒不愈，只有認命。」

謝雲岳也不置答，只低頭沉思，忽然風快旋身，竄在床前，帳帶一掀，將少鏢頭轉過身來，撕開後胸內衣，畧一察視，不禁「呀」地驚叫起來。

老鏢頭及楚明綺一聽謝雲岳驚叫一聲，齊趨前而視，只見少鏢頭後胸赫然呈顯一條寬可兩指，長可五指瘀印。

謝雲岳不禁嘆息，道：「此爲陰手所傷，少鏢頭自己不知，想必病發當在暑伏之期，賴醫不知病由內傷而起，誤以外感之藥，以桂枝麻黃等湯主治，後以肝虧腎虛，以地黃膩膈之味，一誤再誤，甕遏發熱，邪熱於太陽之經，不得發越，故血從口鼻而出，此人爲火症，吃虧於賴醫加意於補火，此類於鰲山之燈，火熄則不動，火旺則動速，獨不思火不宜動，動則病矣，速則易終而易壞，火太旺，則一炬成燼矣，人之精神有限，在下若遲來十日，令郎將油盡燈枯了。」

老鏢頭不禁讚揚道：「聽少俠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此聞所未聞，少俠博學若海，令師定必學究天人，但賴醫學有耆素，何致有這懸殊出入？」

謝雲岳笑道：「醫之治病，一病而治各不同，若中皆愈也，設謬以毫厘，則相差不僅千里計也，世人謂良醫有如良相，皆因審眼再三，而後下藥，人命關天，豈能不鄭重。」說着，在懷中取出精緻小銅盒，掀開，拈出十二支細如毫髮，長約四寸金針，在少鏢頭後腹處十二重穴，徐徐刺入。

謝雲岳請老鏢頭速遣鏢夥去買七年陳艾及老薑，越多越好。

楚明綺如飛地搶出，囑命鏢夥速去。

約莫一盞茶時，少鏢頭已呻吟出聲。

此刻，鏢夥業經將陳艾老薑購回，謝雲岳請老鏢頭及楚明綺將少鏢頭按捺住，不許稍有動彈，再用薑片三鋪在瘀傷處，陳艾置于其上燃着。

三易其艾後，少鏢頭痛得聲如羊嗥，渾身筋骨顫抖，汗流遍體，掙扎欲待爬起，想來痛得出奇，經老鏢頭及楚明綺强力捺住，少鏢頭兩眼瞪得有如銅鈴，只出聲囔痛。

陳艾換至九遍後，少鏢頭力竭聲嘶，謝雲岳才道：「現在內傷盡去，不妨事了。」老鏢頭及楚明綺放手立起，謝雲岳輕輕拔出十二支金針後，將少鏢頭扶起，用掌在後胸擊了一下。

只見少鏢頭喉頭出聲，俯身吐出一灘碗塊瘀血，腥臭難聞，中人直欲作嘔。

謝雲岳輕輕扶着躺下，立起要過紙筆，沉思有頃，緩緩處下二方，一方治吐血，一方理中調氣，筆走蛇飛，體勝褚趙，老鏢頭不禁擊節嘆賞。

謝雲岳處完落筆，遂笑道：「服此兩方，不過七日，定可全愈。」言此一頓，又提筆笑道：「一事不煩二主，在下索與做個好人吧。」濡墨揮毫，處下千金種子秘方，大笑道：「來年五月，在下要來討一杯彌月酒吃。」

楚明綺面紅過耳，老鏢頭喜笑顏開，連道：「那個自然，那個自然。」

謝雲岳又同老鏢頭察看四鏢師病情，並書下藥方。

午夜謝雲岳又替顧母針藥兼施後，再以本身眞力打通顧母穴道，果然顧母可以行走，但顯然仍是虛浮。

謝雲岳與顧姑娘老鏢頭三人在書房低聲密議，不知說些什麼，曙光初現，謝雲岳顧母及姑娘三人悄然離開鏢局，不知往何處去了。

一交申未，天馬鏢局門首行人來往頻繁，因靠近相國寺側，較別處來得要熱鬧些，除了行人摩肩接踵外，還夾雜着小童追逐嬉笑聲，小販沿街叫賣聲，及相國寺內鐘鼓，鈸聲，將這條通衢益發增了幾分繁榮。

這日，陽光普照，暖溢中尚有陡峭春寒，皆因還有風，不時吹刮着，但這在新正却是極難得的好天氣，鏢局外旗桿上四馬鏢旗飛揚着，獵獵作响，那由紅絲綫織成的四匹駿騎，在陽光輝映下，顯得分外奪目。

遠處忽起了一陣奔馬聲，踏在青石板上「得得」作响，路人紛往兩側閃避。

日月仙人掌盧堃負手立在鏢局門首眺望街景，被奔馬聲吸引住目光，那是清一色蒙古種黃驃健馬，馬上人均是一色長衫客，為首一騎分外輕捷，盧堃看清了，臉上微微變色，但仍自夷然不動。

四騎健馬轉眼到旗桿下，馬上人翻身下騎，沾地不帶出半點响聲，四人却是同一動作，幾乎似是在馬上飛離，由此可見不但四人騎術特佳，輕功亦俱臻上乘。

四人連眼角都未瞧正立在門首盧堃一眼，其中一人是個長臉老者，刺蝟短髭根根見肉，眼圈骨比常人更凸出，相形之下兩目比別人深陷，露出精光威稜熠熠，他抬首望了鏢旗一眼，忽冷哼了聲，道：「陳鵬，與我摘掉它。」

一個四十上下乾瘦漢子應了聲，嘴角咧了咧，似笑非笑神情投了盧堃一瞥，在目光中看出，這神情極其冷峭，不屑。

別家鏢局子的旗幟均是用長繩從軸轤拉曳懸上，可是天馬鏢局例外不同，每天係由擅輕功的鏢夥帶着鏢旗，揉升桿頂繫好。

那喚陳鵬的漢子用手揑了揑旗桿，那是熟鐵鑄成，忖度自己掌力不足於劈斷那碗口直徑大的鐵桿，那勢必要揉升上去，才可取下旗幟，但他極不願這樣做，因為……似乎有點有失身份。

他觀察旗桿不遠，有棵高約五丈的樺樹，樹葉落光了，只剩下醜陋的禿桿，及一些主枝，在寒風中抖瑟着，這樹僅有旗桿的三分之二，距離鏢旗尚有好一段，但在陳鵬眼內，作為踏脚借力處，是最好恰當不過的。

只見那陳鵬身形一弓，驀地一鶴冲天，人似離弦之箭般望上陡升，姿式輕快曼妙無比。

蝟髭老者忽笑着向另外二個同伴說：「陳老四的輕功越來越俊了……」

語音未落，却出了意外。陳鵬是想雙足落在樺樹上斜出的一支主枝上……那是距旗桿最近最高的一點——再借力一點拔上，用出「金蛟剪梅」手法，便輕而易舉地將這面四馬鏢旗取在手中，在他心裏想法是這樣的，那知雙足正要望那枝上一沾，此刻的他，似是賣弄身法，着意施為之際，突然「喀察」一聲，那截斜枝無風自斷，時刻正準，正是陳鵬眞氣一散一聚的當兒，脚下一沉，人即似斷綫鐵錘墜下地面，還幸身形未栽塵埃，只踉蹌一步便定住，這一來鬧得陳鵬面紅耳赤。駐足路旁行人，鄉老兒均發出一聲聲輕笑。

蝟髭凹眼老者明知定有蹊蹺，却心中驚疑不定，有甚麼人竟有如此精湛的玄門罡氣，彈斷那截樹枝呢？這太難了，離地五丈高，時間，部位，揑得那麼準，估量着自己也無這高的功力，遂用精光四射的眸子望周圍一掃。

只見離存身三丈開外，立定一矮胖老者，眯着一對小眼，尚有兩少年，一身長玉立，俊秀神清，另一面色黝黑，却是肩頭劍柄藍穗飄忽，再有一年輕貌美的姑娘，觀其眼神嘴角，刁頑潑辣無比，也是肩頭揷着絲穗長劍，四人立在一處，面上帶有似笑非笑神情。

蝟髭凹眼老者認準那是矮胖老者所為，兩目一瞪，正要喝罵出口。

矮胖老者這時發話了，哈哈大笑道：「小娃兒，瞧清了沒有，那是另有高人用奇絕天下的手法，彈斷樹枝，這手絕活，太高明了，我老頭子今天可算開了眼界。」這話攪得陳鵬等四人體無完膚，勃然色變。

立在鏢局門首的日月仙人掌盧堃也發話了：「嘿嘿，那兒不好賣弄，竟趕上俺這鏢局子門前露醜。」他也瞧出端倪，另有高人相助，遂也說出這句佻皮話。

陳鵬一聽，氣滿胸腔，兩臂一振，電射而出，七八丈之遙，竟望盧堃身前撲去，着實快速驚人。

驀地，一溜電芒從陳鵬胸後捲到。

陳鵬猛覺一股寒氣由身後襲來，砭骨生痛，心中一驚，急中生變，右足向外一划，硬生生地將身形望左斜去三尺，嘶地一聲，陳鵬左肩划破五寸血槽，落定石階猶自心悸不止。

盧堃見陳鵬撲來亮開雙拳凝神待敵，倏見有人相助，收拳退出兩步含笑昂立。

陳鵬有生以來，似乎僅有此次虧吃得最大，氣得滿面發青，轉過面來，見是一嬌美如花的少女，杏目蘊着威稜，平持着一泓秋水長劍，盈盈立在身前不到五尺之處。

這少女正是那在金華刁頑無匹如蘭姑娘，她在太原正巧盛傳怪手書生奇人奇事，她直覺地判斷出怪手書生非謝雲岳莫屬，却是覿面不識，無意正巧邂逅矮方朔荆方，與東方玉琨，姜宗耀等三人。

用酒飯時，蘭姑娘說出怪手書生岳雲，心疑是謝雲岳僞裝，這一言挑破矮方朔滿腹疑團，猛拍一下大腿，嚷道：「對，是這娃兒，在羊家集騙得我老人家好苦，我說龍門老四為何無故萎縮倒地，對，是這小子，我們找他去。」

江湖中人聲氣靈通，在未離太原時，高家溝子一戰不脛而走，四人匆匆趕去，詢出驛車行踪，跟着奔撲洛陽，才抵其地，又盛傳雲霧山莊被焚，任七姑斷腕身亡，又轉撲闞塞山中，只見偌大的雲霧山莊，已是斷垣殘壁，人去樓空，原來龍門四怪解散全莊，另投他去。

矮方朔等無奈，想到高家溝子天馬鏢局，這才望開封而來，恰巧遇上這事。

且說這時凹目蝟髭老者及其他兩人，瞥見陳鵬受傷，竟哼了一聲，三人倏張身形，向蘭姑娘那面電閃欺到。

又是兩道奪目銀虹，驚天而去，望三人凌空罩下，敢情是東方玉琨，姜宗耀雙雙出手。

蝟髭凹目老者，凌空頓縱身形，暴喝一聲，寬大衣袖揮處，一片凌厲無儔的勁氣衝展開來，「噹噹」兩聲，雙劍捲勢倏然蕩開，東方玉琨姜宗耀身形竟被這一蕩之力，震得倒出五尺，兩人都是一臉驚疑之色。

矮方朔荆方哈哈大笑道：「好個『鐵袖勁功』，料不到飛天鷂子又出熊耳了，幸會。」

那蝟髭凹目老者正是名馳河洛的飛天鷂子婁敬德。

婁敬德一聲暴喝道：「你是何人？」說時眼中精光迫射。

矮方朔呵呵一笑，神情詭秘地說道：「你認不得我，我却認得你，我這老不死的正是你那生死對頭追魂判謝文的拜兄荆方。」說此一頓，繼又笑道：「我那拜弟聽說就要重去熊耳，你還呆在這裏做甚，不要錯過了好朋友。」

要知飛天鷂子婁敬德當年倖勝追魂判一掌，勝得也不甚光彩，至今尚不能釋於懷，聞得謝文噩訊，他深知謝文機智無比，對他的死亡始終抱着將信將疑態度，年前風聞謝文再出，終日提防謝文再臨熊耳，今日聽得矮方朔之言，不覺一怔，倏又豪笑道：「熊耳山對好朋友光臨，無不竭誠接待，婁某準在山應接，荆朋友倘不嫌簡慢，請一併光降好啦！」

矮方朔荆方大笑道：「我這老不死的，對你還沒有興趣，有我拜弟就够你頭痛的。」

飛天鷂子婁敬德聞言冷笑了一聲，也不理矮方朔，望着日月仙人掌盧堃瞪了一眼。

盧堃不等婁敬德開口，已先發話，冷笑道：「婁老當家，你何必小題大做，敝局鏢旗不值幾何，不過，要拿下恐怕沒這般容易，至於昨日懲處楊堂主的少俠，今晨業經離此北上了，臨行留下話來，說老當家有種的話，可去京城尋他。」

飛天鷂子婁敬德本是找謝雲岳晦氣來的，經矮方朔這一岔，又見陳鵬踏足樹枝無故折斷，猜準暗中必有人用絕頂內家眞力弄了手脚，一腔盛氣早餒，經盧堃這一說，正好找下台階，遂陰惻惻一笑，道：「這小輩見機得快，溜啦，看他怎麼逃得出老夫掌心。」日月仙人掌盧堃見如此成名人物，此時也說出這等色厲內荏的話來，心中暗笑得緊，也懶得理他，寒着一張臉，像一泓死水樣。

殊不知飛天鷂子奸如狡狐，老謀深算，決不打沒把握的仗，目前天下歸隱豪客怪傑，紛紛再出投入江湖是非，就拿這次怪手書生出沒中原，他就遍發綠林帖，聳動一些魔道高手，參與兜捕岳雲其人，怪手書生雖然行踪詭秘，但也難逃這許多高手眼下，除非他從此遁世歸隱，這一點，也是他們馨香以求的，當然如果就此能除掉為犯綠林的怪傑，那更是求之不得事。

從霹靂手楊弼鎩羽歸來，楊弼懊惱非常，意懶心灰，說起對手少年就是岳雲師侄，推而想之，師侄功力如此之高，岳雲更是驚人，飛天鷂子婁敬德心驚不已，但猶不深信，所以領了陳鵬三人匆匆來到天馬鏢局，意在探清虛實，現在人雖未目睹，從樹枝無風折斷，就可猜出鏢局內必隱有絕頂內家高手，好漢不吃眼前虧，不如轉回想好決策，再定行止。

且說婁敬德與盧堃說話後，眼光又落在東方玉琨，姜宗耀，蘭姑娘身上，暗中忖道：「這三人那兒都找到這種神物利器，自己這麼多年來，總想找上一柄，但無機緣，眼前……」心中惡念陡生，欲用那「鐵袖勁氣」全力一擊，諒這三個年紀輕，武功再好也經不起自己一袖，等他們閃避時，再以左掌用「擒拿手法」奪下一柄，思念至此，眼光閃爍亂轉，忽回面道：「咱們走吧。」

陳鵬等三人聞言應了一聲，身形頓處，斜刺刺飛上馬背，婁敬德霍地旋身，右臂一抖，長袖揮處，只覺一片汹湧氣流兜向蘭姑娘等。

蘭姑娘等猝不及防，驀覺眼前，黑黑一股排山倒海的勁氣，直推得他們身軀連連踉蹌。

姜宗耀臨危不亂，一個長身拔起半空，猛起一招「天際游龍」，向婁敬德左肩飛快地劈去。

矮方朔荆方亦自意外，不由一怔，突見婁敬德左手倏出，竟往蘭姑娘執劍的右手拿去，對頭上姜宗耀的來劍亦不顧忌，矮方朔暴喝一聲，雙掌同出，以他獨門絕技「五行眞力」，搶救蘭姑娘長劍出手。

要知飛天鷂子就是以他那靈捷驚猛無匹的身法，馳名武林，堪在他那左手近得蘭姑娘相距一尺之處，身形往右飛旋滑出一步，恰落在蘭姑娘齊肩，也剛好脫出姜宗耀一劍矮方朔雙掌，他這身法用到正是好處。

就在這一剎那，裴敬德左手並不閒着，中指一彈，蘭姑娘右臂「經渠穴」一麻，不由自主地「秋霜」劍嗆啷落地。

裴敬德疾如電閃地俯身一撈，「秋霜」劍堪堪握着，只覺脊心奇酸，無獨有偶的「秋霜」劍又落在石階上，響聲中激起一縷火花。

更有驚人的，裴敬德只覺被銳利五爪嵌入胸背提起，一抖一撩，竟然被撩出五六丈外一顆小樹上，「嘩啦」連樹撞折墜地，灰塵飛湧漫天。

矮方朔只見得一條灰色人影，落下騰去一晃無踪，身形快得無與倫比，既不知從何而來，也不知由何而去，襲擊裴敬德動作只在石火電光般短時間內完成。眞是快速之至，矮方朔等，都是現今武林中有數高手，無法稍辨相助的人身形面目，那圍觀如堵的人更不消說了。

飛天鷂子裴敬得一躍而起，頭一低，躍上馬背，揚騎離去。

陳鵬等三人在馬背上目睹這幕經過，駭然色變，隨着裴敬德，無言默默馳離，人羣閃開一條通路，帶着驚奇的目光注視着。

矮方朔等四人先聽得盧堃似說一位少俠已離此北上，也懶得再進天馬鏢局，一眼望見盧堃尚立在門內，蘭姑娘衝口就問道：「請問……貴鏢局有位姓謝的少俠嗎，他是最近由洛陽來的。」

盧堃搖了頭笑道：「不瞞女俠，敝局並無什麼姓謝的，不過……來了一位姓嚴的少俠，携着妻室岳母從洛陽而來，可是今晨便離此北上赴京了。」

蘭姑娘聽後悚喪異常，她一路上道聽途說，加上矮方朔猜測，姓嚴的少年諒是謝雲岳，伴着他的有位少女，雖然如此，但沒確定就是他，此刻，聞盧堃說尚携着岳母，不由花容黯淡，半晌無言。

矮方朔荆方見了，不禁代她暗暗難受，多日來他發覺蘭姑娘倔强好勝，出語刁損，但心地良善，對謝雲岳一往情深，可是男女情愛是雙方的事，誰也勉强不來，遂向盧堃抱拳一笑道：「吵擾尊駕，得罪了。」轉而向蘭姑娘道：「姑娘，我們先去相國寺遊賞，再決定行止吧。」

矮方朔等四人遂在人浪中擠進，遠遠望去，只見萬頭鑽動，人潮如蟻，片刻之後，已分不清孰彼孰此。

天馬鏢局與相國寺近在咫尺，該寺為汴京「開封」五方雜處，唯一繁榮地點，亦為著名勝跡。

相國寺南北朝齊天保六年建，舊名建國寺，唐景雲二年改為相國寺今名，金元明清諸代相繼重修，前有跨街兩坊，東題「中邦福地」，西題「梁苑香林」，筆力雄健，鐫刻極工，書法名家，為之嘆賞不止，正中大門經常緊閉，自東西兩掖門出入，由大門向北，而二殿而正殿而八角殿而藏經樓，俱險山轉角，飛簷四出，實為我國建築之特色，尤以八角殿更為著稱，每逢令節，善男信女，進香朝拜者絡繹不絕，相國寺院落場地宏敞，說書，唱曲，幻術，卜相等雜技，及各種小販羣集，都人仕女，雜遝往來，終日不絕，汴人雅好鼓詞，津魯校書，來此演唱，各界人士，趨之若鶩，有人喻之為北京之廟會，金陵之夫子廟，雖云小巫大巫，其實，皆為雜遝之所。

且說矮方朔四人雜在人羣中，進得東掖門，鼎沸嘈雜，遊人如鯽，穿梭一般紛往沓來，四人如在山陰道上，目不暇接，尤其是矮方朔荆方，東張張，西望望，嘻哈之聲不絕於口，似煞有介事模樣，只有蘭姑娘悶悶不樂。

殿內尚隱隱可聞鐘鼓鐃鈸之聲，只是為着繁囂遮沒，若斷若續。

四人停身在一說書處立着，說書人約莫五旬上下，手持一柄烏骨摺扇，正在說「穿金寶扇」，說得吃緊處，口沫橫飛，天罡劍東方玉琨眼角瞄見兩人隨着人羣緩緩走來，只因兩人身量極高，分外著目，不禁暗暗吃驚，便用肘骨撞了黑摩勒姜宗耀一下，以目示意。

黑摩勒姜宗耀也瞧見了，亦為微微一震。

來的兩人是秦中雙怪，都穿着一身錦衣華服，在陽光下閃閃生光，可是衣衫需與人相配的，但穿在他們兩人身上，分外顯得不調和，十分刺目。

大怪童相，豆大麻臉，二怪巴山鵰，長條胡瓜臉，色如豬肝，兩人都是名負一時的魔頭，尤其他們的「飛鳳劍法」，在武林中可稱一絕，玄奧詭奇，可算是登峰造極。

只因東方玉琨姜宗耀兩人出道不久，在寶雞傷了兩怪門下，雙怪一怒追踪他們，交手之下不及十合，東方玉琨姜宗耀若不是高人相救，險遭不測。

秦中雙怪早瞧見了他們兩人，是以一搖一擺走前，只見大怪童相嘴角咧了一咧，冷冷地向東方玉琨姜宗耀道：「小輩，我們又在此撞上了，眞是有緣。」

黑摩勒姜宗耀還以顏色道：「不錯，又遇上了，你要怎麼樣？」

童相哈哈狂笑道：「不要怎麼樣，只要你們自斷一臂，我們掉頭就走。」兩怪身量極高，比旁人長出一個頭來，遊人紛紛矚目，好事的索興駐下足來旁觀。

一旁的蘭姑娘怒叱道：「你們是什麼人，好狂妄的口氣。」說着，刷地飛掌朝童相當胸打去。

蘭姑娘尋找謝雲岳不到，心頭正在懊惱，借此將一腔怨情盡情發洩在他們身上，他若知道面前就是秦中雙怪，也不致貿貿然出手。

眼看蘭姑娘手掌堪堪逼到大怪胸際，忽見大怪身形如行雲流水般向前滑了一步，姑娘出掌撲空，倏地縮手，大怪童相反腕一扣，疾如飇風，按理來說，蘭姑娘手腕非要被他扣上不可，却見大怪手到中途，似遇上阻力緩得一緩，蘭姑娘才得及時縮回，蘭姑娘驚出了一身冷汗，皆因大怪手指一掠，勁風觸及腕面，刺痛澈骨。

大怪童相掃目一瞥，只見身旁多出一個矮方朔荆方來。

矮方朔荆方微微一笑道：「眞是陰魂不散，多年相識，竟又在此地顯靈了，童老大偌大的名望，向一個女娃娃伸手，不怕人笑掉大牙嗎？」

二怪巴山鵰嘿嘿冷笑道：「原來你當上娃娃頭了，風聞你在羊家集門龍門五怪，遐邇聞名，我們前賬未清，現時正好一

算，也可露露你的五行掌，究竟有何出奇之處。」

矮方朔呵呵大笑道：「只要你們有興趣，我這老不死的無不奉陪。」

大怪童相接口道：「極好，我們在繁塔之下見面吧。」說着，頓了一頓，目望着姜宗耀東方玉琨兩人冷冷說道：「你們也算上。」說罷，兩怪緩緩轉軀而行。

遊人圍立如堵，驀見人叢中有條身影在雙怪身後一掠，遊人突發出一聲哄笑，指指點點。

矮方朔等四人也發現了！……

原來秦中雙怪胸後俱貼了一張長可一尺的黃裱紙，上繪一具人首，活似雙怪本來面目，人首下尚寫上：「挿標賣首」四字。矮方朔心驚此人身手高絕，似秦中雙怪這高的武學，身後貼上紙條，竟渾如不覺，眞令人拍案驚奇。

秦中雙怪也警覺了遊人哄笑，同時紛紛在他身後投以驚異的目光，雙怪何等機靈，便知必有蹺蹊，飛快地旋身，兩人在望了胸後一眼，五指如閃電地揭下黃紙。

兩怪面目變得份外難看，尤其是二怪巴山鵰一張臉，漲得紫茄色，雙目差不多迸出火來。

矮方朔齜牙一樂，道：「兩位遇上了硬點子吧！這次出來當着這多人面前，喪失顏面已盡，到不如縮在岐山鬼窩子裏安逸得多。」說完，哈哈大笑，轉面向蘭姑娘等三人道：「我們快去繁塔等候，經此一來，只怕秦中雙怪不敢去的了。」也不看雙怪表情，四人穿在如此潮湧的人羣中隱沒。

雙怪怔在那兒，做聲不得，兩人互望一會，大怪童相道：「我看荆老兒必有所見，追上去再說。」兩怪身形一晃，亦穿入人羣中。

陽光四射，仍然擋不住春寒，有時一陣風吹刮，遊人也會縮着脖子直叫好冷，可是興緻並不稍減，這相國寺中遊衆都是抱着玩樂性質來的，此間熱鬧一散，又一窩蜂擁往別處去了，當然其中也有武林中人，見得繁塔之下又一場精彩的拚鬥，他們聲息相通，耳語一陣，陸續趕去。

說書場中一列板櫈上急立起一個面目陰沉的中年人，兩手攏在袖管內，咳嗽一聲，望西掖門踱着方步。

汴京北宋王都，名勝古跡頗多，此時正當有清一代最盛之期，天下富庶，民間安居樂業，汴京居民紛紛出外遊樂，按理來說，繁塔也是一處古蹟，何以秦中雙怪約在該處比門，只因繁塔在汴京特高，風勢勁烈，又無什麼新奇好看之處，城中可資玩樂處又多，何必到該處吃西北風，何況又在郊外，是以雙怪敢約在該處。

繁塔，在城東三里許，建於宋太平興國二年，名興慈塔，本九層，明初，信堪輿之說，鏟去六級，今祇餘三級，由內外出入周折而上，內空洞，外級僅寬尺餘，遊人每憚其險，不敢登臨，塔頂四周平曠如台，高於龍亭而廣於鐵塔，為開封眺望勝處，回昔有繁姓居其側，故以為名，繁古音如婆，故汴人呼如薄塔。其東為禹王台，台高二丈餘，周約百二十步，上祀大禹，本古吹台，為古時樂聖師曠吹律地，漢梁孝王增築之，又名平台，夏日桑梓蔭翳，遊息其間，極可滌濾塵俗。

矮方朔四人到繁塔之下，見秦中兩怪人還未趕來，荆方正式向東方玉琨等三人說：「你們二人也知秦中雙怪劍學超絕，實在來說，也是如此，他們自譽岐山『飛鳳劍法』天下第一，雖然過份，但詭奇玄奧無匹，超出了各大劍派之上，風傳秦中雙怪武學出自岐山一怪異老叟，此怪異老叟在岐山獲得半部『大公素書』，這套『飛鳳劍法』即載於素書之內，雙怪除護短外素少為惡，平日閉戶自守，這次出來我想大半為了怪手書生詡劍法天下第一而起，所以你們三人最好合手進攻，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說實在的，我老頭子也不敢惹他，不過方才在相國寺中雙怪胸後之人，身手絕倫，此時一定躡在二怪身後，不然我老頭子未必這樣有恃無恐。」

蘭姑娘一掠鬢間吹亂的頭髮，睜着水汪汪的大眼，忽「嗯」了聲，道：「荆老前輩，貼字條的人是誰，您見着了沒有：…不要就是他。」說到「他」字音調加重，顯然地她對謝雲岳深深關注着。

矮方朔聽在耳內，很是難過，雖然自己多半忖出是他，不過，未曾目睹，難以遽下結論，遂搖搖頭道：「武林之大，奇人異士輩出，未必就是他。」

蘭姑娘似利剪剜在心中的一般劇痛，低垂着頭默不作聲。

山風勁吹，撲面生寒，衣衫發出習習風聲，藍天煦日，不生半點作用，春日映山寒，此話一點不錯。

放眼過去，開封城景歷歷在目，鱗次櫛比，炊煙嬝嬝，瞬即被勁風吹散，只見鐵塔矗立，龍亭隱隱在望。

黑摩勒姜宗耀「噫」了聲，道：「荆老前輩，雙怪身後遠處，來了好幾撥人，看也似武林中人。」

矮方朔點點頭道：「他們大概是看熱鬧來了。」

秦中雙怪身形疾飛，望上直竄，動作快速之極，身着不倫不類的錦衣華服發出閃光，片刻，就到得四人跟前。

矮方朔呵呵大笑道：「兩位興緻不錯。」說着，用手向東一指，道：「古云鳳凰台上憶吹簫，我們也來個禹王台上比劍，傳之千古佳話，豈不美乎。」

「且慢。」大怪大喝道。

「怎麼？」矮方朔兩眼一眨一眨的，神情甚是滑稽。

大怪童相冷冷地道：「先不要急着打，不是童某小看你們，就是合手也難擋我『飛鳳劍法』十招之下，我秦中雙怪此番來汴，另有目的。」說至此，話聲一頓，他們不諱言自己雙怪名號，此種作風與旁人獨異。大怪童相用目掃他們四人一眼，又道：「方才在相國寺中戲弄我們兄弟之人，你們是否見着，只肯告知其人形像，我們以前的事就此一筆勾消。」

矮方朔笑迷迷地道：「不瞞你說，我也沒有瞧清，不過此人功力實在你們之上，你們見着他也無可奈何，說不定還要丢臉，依我好心相勸不如死了這條心吧！」

二怪巴山鵰厲聲吼道：「如此來說，你定知什麼人所為的。」

矮方朔仍是笑嘻嘻地道：「不錯，我心內猜得有成數兒，與你們心裏差不多，

一定也有個譜兒。」

此話一出，不但蘭姑娘三人同時怔住，連秦中雙怪也是一怔，二怪巴山鵰鬢髮蝟立，暴喝道：「快說出是誰。」話出，手出如風，疾扣矮方朔右腕，成弧形由內而外飛切，較諸一般手法有很大差異，詭譎更勝。

矮方朔料不到二怪猝然出手，等到指風襲近右腕才警覺，閃避已不及，猛一咬牙，五行眞氣力貫右臂，竟挺而走險，往上一迎。

「篤」地一响，兩下裏迎個正着，二怪似扣着鐵石之上。

二怪巴山鵰五指加勁，陡加了八成眞力。

矮方朔也是老一輩成名人物，那會讓他再度得手，就在巴山鵰眞力將發之際，使出卸字訣，右腕往下一挫，溜出二怪五指之中，接着身形暴退在五尺外。

這時，三山五嶽武林中人，來了不下二三十個，齊都停身在三丈外觀戰，當然正邪各派俱有，內中不乏有與東方玉琨姜宗耀兩人相識的，也有與秦中雙怪有個一二面之交，但因秦中雙怪，提起他們，武林中人莫不知曉，而且畏懼異常，雖然雙怪素少公開露面武林，可是都知道若對他們當面爲仇，或論及是非，雙怪一旦反臉就不容你全身而退，爲此，誰也不敢沾惹，存着隔岸觀火態度。

且說矮方朔脫出二怪巴山鵰五隻鋼指之下，却也驚出一身冷汗，因爲右腕猶自酸麻，雖說如此，却面上依然露出滿不在乎的樣子，依舊笑呵呵地說：「如我猜得不錯，你們雙怪又動了爭強好勝之念，恐怕此人搶了你們『天下第一劍』之名號是不？不過你們這『天下第一劍』的名號是自譽之說，也不是經過比賽公開推舉出來的，『飛鳳劍招』縱然詭奇，應難脫出中原各大門派劍學窠臼。」

大怪童相毫不動容，二怪巴山鵰氣得咬牙吱吱作响。

半晌，大怪童相冷冷地說：「那麼你說之人就是怪手書生岳雲。」

矮方朔點一點頭，說道：「不錯，正是他。」

大怪童相露出遲疑之容，問道：「那麼在雲霧山莊劍劈任七姑的姓嚴少年又是什麼人？」

矮方朔一笑，說道：「這事荆某比你清楚，姓嚴少年與岳雲一脈相傳，故而敢自詡天下第一劍。」矮方朔心知，岳嚴二人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藉此混淆他們心目。

大怪童相極爲相信，臉上不覺動容，道：「這樣說來，方才戲弄我們的人不是岳雲就是姓嚴的了。」

矮方朔哈哈大笑道：「你們也太夜郎自大了，自認除開岳雲，嚴姓少年兩人外，別人動你不了，如今武林風雲丕起，多年隱世怪傑，亦紛紛入江湖，那個不比你强，就拿高黎貢山四老來說，你們就萬萬不是對手，何言其他，岳嚴兩位聽說今晨業已北上幽燕，適才戲弄你們的另有其人，不過荆某沒有瞧清楚，難下斷言罷了。」說着，又自言自語道：「區區『飛鳳劍法』也敢自詡天下第一劍。」

二怪巴山鵰嘿嘿冷笑道：「高黎貢山四妖算得什麼東西，我們非要鬥鬥不可，姓荆的你別用大話唬嚇咱們秦中雙怪，誰要不服飛鳳劍法，就得伸量出來看看。」

矮方朔用眼一掃全場，嘴一呶，道：「喏，今天來在繁塔下袞袞羣英，無一不是當今高手，倘懼你秦中雙怪，誰人肯來。」矮方朔這主意眞絕，拿高帽子在旁觀羣英頭上一套，誰也不叫明示怯。

當然旁觀羣英也明白矮方朔話中有意，心內暗罵荆方狡滑，面上可强作傲然之色。

大怪童相竟不思索荆方話意，暴喝了聲！

「那敢情好，都是些酒囊飯袋，到你口中却變成了袞袞羣英，誰要透着不服，請來禹王台上。」說着，一拉二怪巴山鵰，雙雙縱起，身形似兩縷輕烟般，兩個起落，眨眼，就落在禹王台上。

這禹王台上寬敞異常，除北隅祀着大禹外，其餘三面無隔攔，台面用古青磚砌成，光如鏡，實密厚堅，敲擊琤琤作金鐵聲。

羣英此時被矮方朔及秦中雙怪兩下裏一擠，雖知秦中雙怪名震天下，也未便公然退却，俱都紛紛竄至台下。

二怪巴山鵰反臂一揚，嗆啷一聲，長劍執在手中，映在陽光下，泛起青泓泓寒氣，眉目俱碧，敢情那是一柄極好寶劍，只見他道：「你們如估量不敵，趁快退下山去，不要自尋其辱，敗了師門名頭。」

羣英中半數勃然色變，當然也有例外，那就是內心站在秦中雙怪一面。

剎那間，有三人躍上禹王台，儘是三十不到年紀，各執着一柄鑄鍊極好的精鋼劍，當先一人平劍合手一拱道：「在下三人，號稱點蒼三劍，向巴老師討教。」

巴山鵰夷然一笑道：「老夫也聞得點蒼劍法精奇，今日到可見識，但你三人合手聯攻，是否師門規律如此。」

那爲首一人名喚鍾雄，聞得面上一紅道：「在下等點蒼劍法只是微末之技，實不敢自詡天下第一，方才聽得童老師對荆老師說，就是合手聯攻也抵不住『飛鳳劍法』十招之下，故爾借此一句話，斗胆來討教。」

巴山鵰冷笑道：「既然如此，你們先出劍吧。」

蘭姑娘聞得鍾雄等自稱點蒼三劍，腦際倏然浮起金華小校場中一幕，心上人謝雲岳五指揑緊點蒼高手神劍手施元亮劍尖，一抖一擦，長劍噹的斷作兩截，半截劍身，化作神龍，沒於閱台楹標上，此情景那得復見，心想有謝雲岳在這有多好。

心念至此，點蒼三劍已分立着天地人三才方位，將巴山鵰圍在中間，大怪童相已退一隅。

陡地點蒼三劍齊出，只見劍光連閃，向巴山鵰身上不同部位刺到，劍式之快，無與倫比，妙着就在三人前後配合得天衣無縫，那劍芒似錯綜線條般交錯暴出，織成一副離奇圖案。

場上都是明眼人，計算二怪巴山鵰不論避往何方，三劍之一劍尖必然刺向「腹結」穴，點蒼三劍這招正是點蒼劍法「三才奪命」絕招。（以下轉入第一四五頁）

日本俠情詭異短篇故事

忍者

盧令・文

忍術的起源

日本武俠電影中，很多時出現幪着面，穿着緊身的衣衫，滿身暗器，高來高去的人物，這種人有個名堂叫做「忍者」，他們使用的也就是所謂「忍術」，但電影字幕要是出現忍者什麼的字眼，能够接受的觀衆祗怕沒有多少個，不得已翻譯的只好用觀衆比較熟識的名稱如術士，武士，夜行人等等來代替，當然，是很難適切，那末到不如讓我們認識認識這忍者到底是什麼東西，好使將來就算那翻譯的不耐煩，忍者兩字原版照搬到字幕去，也不致於摸不着頭腦了，筆者亦是本着這意思，趁翻譯山田風太郎所著的忍者小說「江戶忍法帖」的機會，執筆寫下了這篇簡介。

無疑從小說或電影中來看忍者忍術，實在難以令人置信，但忍者忍術的存在却是無可否認，即如近年出版由「東京教育大學體史研究室」與「日本古武道振興會」合編的「日本武道全集」中，忍術與水術，炮術就合併爲第四卷收入。

是篇簡介比較着重史實，計共分八節：忍術的起源，第一個忍者，忍術名人楠木正成，伊賀三上忍，隱法與遁法，久保右衞門的秘技，德川幕府的忍者組織，現代的忍者。手頭的資料有限，錯漏處在所難免，這是筆者深感抱歉的地方。

在日本，要說到忍術，少不免就得涉及「伊賀」「甲賀」兩流派，那也差不多已成了伊賀派與甲賀派的代名詞，但其實並不僅限於伊賀甲賀，有說共七十三流派甚至百二十流派，惟是可考究，被認爲最確實的，不過伊賀，甲賀，紀州，根岸，白井，神道，白雲，甲州，源，現實等十流派而已。

不待言，崛起於小田原山中的風魔族，關東亂波，關西素波，還有被稱爲草，鐮，簷猿的亦不能不列入，但不管怎樣，出產忍者最多，堪代表忍術的畢竟還是伊賀甲賀兩流派。

爲什麼伊賀、甲賀，兩地忍術最發達呢，這得首先考慮到兩地的處境，與及人文地理。

先說伊賀，是東西南北都被三十六公里過外的山脈包圍着的盆地，俗所謂「伊賀栗中」，可見交通是何等不便，又從雨傘成爲伊賀上野市的名產來看，氣候是何等惡劣亦可想得知，但跟古時的京師京都與及奈良，大阪等要地却是相隣近，也就是說如果在那裏設立特殊的情報網，中央的動態不難瞭如指掌，而在當時附近發生過不少戰役，敗走的武士很容易也很方便躲入伊賀的山中，投靠當地的豪族，從而將自己本身所學的武術與及戰場上得來的實際經驗，戰畧（兵法）傳授當地的武士，於是劍，杖，薙刀，槍……以至於火術，海戰等等武術戰術就彷如百花繚亂的在伊賀並放。

甲賀與伊賀恰好相隣，情形當然也不會例外。

而在那之前，武術與忍術的源流，山僧的「修業道」已在伊賀附近的大和的深山裏發達，由於原來是山岳宗敎，修驗道的山僧行者自然而然的就利用伊賀甲賀的羣山來開闢道場，宣揚武術，形成了當地人好武的風氣，也因此使到後來兵敗逃入去的武士根本無需顧慮到會否被歡迎，更不怕自己的本領會被疏忽湮沒乃至於抱憾終生。

修驗道的創始，是由於舒明天皇（六二九至六四一）年間，大和國葛城掖上村茅原（現奈良縣御所町）吉祥寺出生的役小角。

傳說那役小角生來頭上就有一隻角，穴居大和葛城山三十年，將佛教溶入日本古來民族傳統信仰的神道，然後創出所謂修驗道。

三十年修練，小角不獨想出了氣合術，金剛術，還悟得佛教瑜伽經所謂地行仙，遊行仙，空行仙，天行仙，通行仙，照

行仙，精行仙，絕行仙等等仙人的神通，外加八門遁甲易卜，咒術，祈禱，顯現出了種種不同的妖異變化並到處宣揚，少不免得罪官府中人，於是官府乃以小角使用邪術擾亂人心爲理由着令拘捕，小角被迫不過，到最後無奈施展飛行仙的絕招凌空飛去，自此行踪不明，也不見再次出現，畢竟是謎也似的人物。

修驗道却並未因此失傳，至桓武天皇年間更由西渡中國的空海，最澄兩僧結合元台，眞言的宗教加以充實，那正是喧賓奪主，原來就基於中國佛教發揚的修業再回到中國不單止以純日本貨自居，還打着結合的招牌，擇好的儘搬回去。

日本的文化，很多都是與中國佛教傳入的同時，由中國人帶去，染織不用說，就後來演變成雅樂，能樂的舞樂亦是傳自中國再發展。

能樂如今是最日本化的舞樂，原是由平安時代以後的猿樂發展形成，而猿樂在傳到日本的當時却是被稱爲散樂，散樂中有所謂雜戲，如高橋，傀儡，弄丸（鬥牌類），幻術就是，相當於後來的曲藝（雜技），輕業（輕捷武術類），操縱木偶戲，魔術，無不是非內行人難以理解的技藝，其中特別是類於魔術的幻術，對忍術的影响至深，部份的忍者其實與幻術師並無多少差異。

如上述，忍術的源流修驗道基於中國傳去的佛教，影响忍術至深的幻術出於中國傳去的散樂中的雜戲，那麼說忍術起源於中國想來也不爲過。

古來中國的武術界，出家人佔相當位置，是由日本修驗道僧人帶回去的中國武術，絕不會簡單，再揉合不可思議的幻術，無疑更令日本人驚異，稱呼爲忍術亦頗爲適當，事實忍術這兩個字的狹義解釋就是隱身術，隱身術又是何等不可思議。

根據留下來的記錄，古時以大和爲中心，河內，伊賀的地方曾撥給中國人居住，即使當時東渡的中國人很少，對文化技術的流傳絕不成問題，要知那不是物件，並不在乎人數的多寡。

著名的伊賀上忍服部半藏，更就是秦氏族人的後裔，那忍術與中國武術是否眞的有關係，實在已無庸置議。

第一個忍者

按記載，第一個忍者是聖德太子年間（五七二至六二一）的伊賀大伴細人「志能便」，在日語志能便三字與忍字的發音甚至是完全相同。

第二個忍者則是天武天皇年間（六七三至六八六）的大和人「多胡彌」。

但與伊賀地方關係最密切，成爲忍者的老祖宗的却是藤原千方跟四個部下。

藤原千方是村上天皇年間（九四七至九六七）的人物，職封鎭守府將軍，是威鎭伊賀伊勢的豪族，在「太平記」第十六卷「日本叛逆記」中載有他的事蹟，其爲人據說相當自負，甚至於覬覦天皇的地位，也由此生出了難以容許的叛心，竟搶去了日吉的神輿，並起兵結集伊賀伊勢國境的三國嶽，搶去日吉的神輿意思如同掠奪天皇的地位，遂成爲叛逆。

時藤原千方的部下中有金鬼，風鬼，水鬼，隱形鬼四人，據太平記所載，金鬼混身堅固如金，箭也射不入，風鬼能鼓起狂風將敵人刮飛，水鬼能發動洪水淹沒平地的敵人，至於隱形鬼，則可以隱起身形然後伺機再突然出現狙擊敵人。

就因爲四鬼有這樣不可思議的妖術，伊賀伊勢兩國的人們都被阻撓着無人聽從天皇的德化，朝廷不得已，宣旨名將紀朝雄領兵攻打三國嶽，幾番血戰下來藤原千方兵敗自吊柳樹下，但四鬼仍然抗戰到底，怎也不肯退出三國嶽，到最後，紀朝雄寫了一首歌送給四鬼，說是天下若爲天皇的國土，四鬼何處都可容身。

至此四鬼恍然覺悟前非，認爲追隨惡逆無道的藤原千方背叛施行仁政德高望重的天皇實在天理也難容，隨即就突然消失於四方，這四人離開，藤原千方的殘兵失了倚賴，士氣崩潰，沒多久，盡被紀朝雄的軍隊征服。

四鬼話雖說是鬼，不可能眞的是鬼，也許是相貌醜陋如鬼，再掐訣念咒施展驚世駭俗的所謂妖術，才有鬼的稱呼，「在「准后記」中，清楚地載着四鬼的名字，分別是山注記，三河坊，兵庫豎者，筑紫坊，俱屬修驗道的山僧。

又某流派的傳書亦是將藤原千方列爲伊賀派忍術的初祖，並說藤原千方原是號稱牙門道士的忍者，部下有術師牙龍道士雲龍道士兩人，四鬼中到底誰是牙龍誰是雲龍則不可得知。

藤原千方後，據說永長年間出現了伊賀（服部）平內兵衛，平治年間則有戶澤白雲齋，伊勢三郎義盛先後繼承伊賀派的忍術，是否確實却無從考究。

忍術名人楠木正成

忍者負責傳令的職務或派去偵察敵情，已有很久的歷史，由於除非不發生戰事，否則那就是不可缺少的工作，說不定史前經已有這種人的存在，只是那做傳令與偵察工作的，最初既不叫忍者，也許不過是相當於步卒的下級兵士，其後方始由忍者那樣的具有特殊技能的人來担承，當時甚至無所謂組織，更沒給予特別的稱呼。

大規模的戰爭裏，猶其極盡戰術的巧妙，那該是武家時代以後，亦即源義經出山，鎌倉時代起也未可知。

源義經是古日本最出色的武將，被推爲兵法家固無異議，在武術方面，也曾於鞍馬山師事鬼一法眼學劍，所以奉他爲始祖的流派很多，他之後，南朝的忠臣楠木正成亦是了不起的武將，猶其是兵法戰畧方面非常高明，一直是後世參考研究的模範，在實際的戰爭中亦常被應用。

楠木正成對於敵情的偵察特別着重，當時在伊賀做偵察工作的已有不少高手，是所謂伊賀忍者，正成的左右就網羅了四十八個伊賀忍者，並將他們分爲六組，使經常駐在京都，大阪，兵庫等具戰畧性的重地獵取情報，無疑他所使用的忍者絕不會只是四十八個，作爲親兵留在身旁的相信亦爲數不少。

某次戰役中，正成命令一部將前往刺探敵情，該部將乃率領手下忍者七人冒險犯難竭盡智力分別偷入敵陣並取得情報回來，其中六個人認爲敵方當夜沒有出動的

苗頭，但還有的兩個却抱着相反的意見，到最後，部將還是採取多數的意見向正成報告。

正成大概看出部將的態度不甚肯定，追問下去，知道有兩個人意見相違，以這種事情萬不能含糊，遂着令再偵察一次。

第二次偵察的結果，却變了八人中的七個都說敵方要出動的苗頭，已很明顯，正成根據情報，攻其不備，從容地取得勝利。

在忍法中像這樣地小心謹慎，亦是根據調查刺探得來的資料，核對是否確實，然後再進行謀畧的方法，也就是所謂「諸調術」。

不單止這樣，他還曾有過誘使敵兵靠近，趁攀登城牆那當兒澆以沸水，擊以巨石的戰術，也曾有過豎起萬千旗幟，僞裝兵力雄厚以寒敵胆的詭謀，亦試過假作燒死，縱火焚城，趁着風雨，率領部族郎黨安然悄悄離執遠道，更試過退出赤阪城後一年有多消息杳然行踪完全不爲別人所能探悉，確的是能將種種虛虛實實的兵法戰畧融入實際的戰役中並取得相當成功的人物，至於他一身所學那裏得來，從上述他的所謂傑作無不是似曾相識來看相信已用不着筆者再作解釋了。

如果不特別限定，就以軍隊爲對手施展謀畧取得勝利的也可以稱做忍者的話，像楠木正成那樣出色的忍者祇怕就沒有了，而在忍者方面，也將楠木正成奉爲初祖的，那便是所謂「楠流」，至於世所謂正成手著的「當流奪口忍之卷」「南木拾要」「楠流火術」等書則不僅限於楠流，簡直已成了忍術的敎典。

忍者有上忍，中忍，下忍之分，下忍是具備實用技能如兵卒似地要到處奔走的角色，中忍則負責召集下忍相當於下級軍官，至於上忍不折不扣的高高在上，就祇需策劃籌謀，用不着親自出手的將校級人物，也即是忍者的首領。

忍術秘傳書「萬川集海」所謂上忍是沒有人知的功臣，那楠木正成也許該算上忍中的上忍了。

伊賀三上忍

伊賀的上忍，首推百地三太夫，藤林長門守，服部半藏三人。

百地三太夫生於名張市中村，六歲即追隨叔父百地丹波泰光住在四十八瀧著名的赤目口附近某峽谷的龍口。

就現在仍然殘留着被稱爲百地莊院的地方，並住着相當於三太夫異母弟四太夫的子孫，而所謂莊院實際上完全是城砦的結構。

三太夫師事什麼人學習忍術雖然不清楚，但很有可能是出自他那所謂叔父丹波泰光的敎導，至於修練的地方，赤目四十八瀧是最適切不過的了，赤目瀧也就是修驗道始祖小角當年修練的地方。

三太夫的叔父丹波泰光是當地武士的首領，有權勢，也有自己的城砦，在三太夫追隨他若干年後，他又在布引山系的山圍中的友生村另築城砦遷入居住，原來的龍口砦則交由三太夫代爲管理，似有三太夫長成他退隱的意思，但無論如何，那會子的三太夫必已有雖出任首領亦即是上忍亦無愧的造詣。

也不知何時，百地三太夫進京仕於宮中，當時皇宮的紫宸殿上出現了七個月亮，在位的天皇亦同時染病發熱，原因不明，羣醫束手，謠傳則說是七個月亮的影响，那聽入三太夫耳裏，乃自告奮勇，彎弓搭箭要將那七個月亮射下來，也虧他本領，箭無虛發，奇怪的是那七個月亮竟紛紛中箭消失，天皇的熱病亦隨即痊癒，並康健如昔。

由於這功勞，三太夫被許以「反七月箭羽」爲家徽，另獲賜女官阿式做妻子。

其後，三太夫成爲伊賀忍者的首領，永祿九年（一五六六）天正九年（一五八一）與存心征服天下的織田信長的軍隊兩次交鋒，伊賀地方盡成焦土，忍者四散，三太夫亦再無消息，時人推測已戰死，但由於描寫當時戰亂的「伊亂記」並無三太夫的名字，就祇記百地丹波泰光，是以亦有說三太夫與丹波泰光實爲同一人物。

與同時，跟支配南伊賀忍者的百地三太夫相對，在東湯船（阿山郡阿山村）建築城砦，擴張勢力，出主北伊賀的就是藤林長門守，他的墳墓如今仍在城東正覺寺，而有名的忍術秘傳書「萬川集海」也就是他的子孫藤林佐武次所著。

關於藤林長門守與百地三太夫同爲一人的傳說亦不少，也無人提出切實的異議，原因長門守畢竟是生平事蹟不清不楚的人物。

伊賀派多奉藤原千方爲初祖，而以永長年間的伊賀（服部）平內兵衛起數第十二代的服部平內左衞門爲開祖，就百地藤林兩根究亦是出身於服部家，故有說服部乃是忍者的總家。

總家服部的根據地在與野里，也稱千賀地，開祖平左衞門的時候，長男平太郎，二男平太郎，三男平十郎分爲三支，各領上服部（漢服部）中服部（吳服部）下服部（敢國服部）三家。

身爲德川幕府開府將軍家康的部將，甚至於職封八千石的「知行」，受命護衞禁苑兼負責間諜部門的「伊賀組同心」的首領服部半藏亦出自上服部，可說是服部家的正統。

他早年雖然就已替德川家工作，但正式成爲德川家的家臣，還是在永祿九年織田信長第一次進軍伊賀，兵敗隨同其父半藏保清逃離伊賀遠走三河的時候，至於成爲忍者的首領亦即是上忍則在德川家康所謂生平三大難中最爲難的「過伊賀」那當兒。

那是天正十年（一五八二）六月二日，謀將明智光秀弑主人織田信長於本能寺，不過短短三日已取得天下，當其時德川家康方應信長約賞罷當地景色待折回京都的途中，追隨左右的寥寥可數，根本沒有把握向明智軍反擊，必須先回本國三河召集所屬兵馬，但通路都已被明智軍封鎖，只有秘密走小路，其中最方便的就是經由伊賀國境的闊音嶺到伊勢的白子濱，惟是附近盜賊橫行，要無事穿過絕不可能，正當家康與左右重臣束手無策之際，服部半藏挺身而出，以人頭担保，自願領路，他先取得故友甲賀忍者多羅尾四郎的支援，聚合了伊賀甲賀兩派忍者三百多人，用山

轎載家着康，然後緊緊的護衞周圍直奔閼音嶺，幾番浴血苦戰，終於穿過伊賀，到達伊勢白子濱，當家康平安無事的由白子濱乘船回返岡崎本船，對一衆忍者不禁感激五中，其後不單止護衞萬全，甚至明智軍的動向，亦經由忍者紛紛送來，瞭如指掌，家康於是深切體會到忍者的用處，將伊賀的忍者召到江戶，成立所謂「伊賀組同心」，論功行賞遂以服部半藏爲首腦。

隱法與遁法

前述上忍就祇需策劃籌謀，實際行動是由中忍下忍來負責，如穿起黑衣，攀越石垣潛入城中，跨過圍牆偸進屋裏，竊取或刺探情報的更差不多全是下忍的工作，爲方便掩飾行踪，少不免要有他們特殊的裝束，那也就所謂忍裝束，包括黑頭巾（忍頭巾）黑上衣，黑裙褲（或稱伊賀袴，褲身近脚脖子、脚肚、大腿等地方全用細繩勒緊），至於脚下則穿着厚厚地鋪塞有棉花的襪子，腰帶是黑而寬闊的一種，再挿上一支叫做忍刀的較普通稍短的長刀就是了。

忍者多是趁着黑夜行事，裝束不待言是以黑色爲主，但也有外面黑色裏頭柿色或者白色的。

柿色在黑夜跟黑色差不多，亦是難以分辨得出的色素，就在光亮的地方反過來穿可以收到變裝的作用，白色則主要用於下雪或者積雪的場合。

忍者並不是以與敵人交手爲目的，因爲取得的情報必須要向主人或者上忍報告，所以最重要的反而是活着回去，萬一不幸被敵人發覺又不能將對方放倒，自己仍可以脫身的已稱得上是忍術高手了。

也因此忍者對於開溜的技術別具心得，而忍術中的「隱法」與「遁法」亦是比較惹人注目的。

「隱法」有所謂隱法七術，那就是，音隱術、狸隱術、狐隱術、樹葉隱術、柴隱術、鶉隱術、草葉隱術。

「樹葉隱術」、「草葉隱術」，顧名思義乃是利用樹葉草葉濃密繁茂的地方來隱藏起身形。

「柴隱術」是藏身於炭包、米袋、木材等堆積物的中間或者暗影裏。

「鶉隱術」則是蹲伏在石與石中，土與土間，因其蹲伏的形狀如同鶉鳥。

至於用到樹蔭牆暗的就是所謂「觀音隱術」，據說那會子先要借忍裝束的衣袖遮住面部，然後口唸咒文，以平心靜氣爲要緊。

關於「狐隱術」有如下的傳說：某獵師一次射中了一隻狐狸，他自己雖然覺得一定已射中，那隻被射中的狐狸却仍能拖拉着脚步逃走，到了河邊更就像完全沒有受傷的，迅速地一躍，噗通的跳入水裏，泅向岸旁的洞穴，牠將口鼻露出水面，但頭上却頂着藻草來掩飾，是以那獵師感到不對，連忙加快脚步趕過來時也被瞞住，無從加以追擊，由於這隻狐狸的啓發遂擬出了所謂狐隱術。

還有的「狸隱術」，則是模倣狸的習性，不往前逃，相反地向後倒退匿入草樹叢裏。

「遁法」有金、木、水、火、土五行遁法。

金遁是利用金屬物的聲響與光芒擾亂敵人的耳目趁機逃走的方法。

火遁則收集枯葉什麼縱火焚燒，或將裝有火藥桐油的竹筒燃着拋入草樹叢裏，又或將類似的東西投進屋內的火爐火盤中使發生爆炸，引開敵人的注意力然後乘隙開溜。

至於水遁不外乎游水、潛水或浸身水中隱去行踪的方法，備有水上、水中器種種工具。

水上器包括水蹼、水雲、浮筏、浮鞋、忍船等。水蹼是於木屐齒的地方緊貼着蛙蹼也似的東西的浮屐，腰身必須相當穩定方能踏着越過水面。

水雲是折疊式的兩隻圓形的木屐，吃水的地方多用牛皮馬皮來製造。

浮筏是稻草麥桿編成的筏子，也有着竹筒組合，由於竹筒的浮力遠較爲佳，通常還是用竹的多。

浮鞋與水蹼水雲類似，此外或有以醬油樽等空樽貫以木屐帶來代替木屐，其間再連着三尺粗繩，操槳撥水穿行於水面。

忍船是一種裝配式偵察用的舟艇，有箱形衣箱形幾種，衣箱形的可以混入儀仗行列裏隨從武士所挑着的衣箱中，那挑着衣箱的担挑也就是槳櫓，但由於携帶不便，忍船反不如前述幾種水上器來得通用。

水中器也就是潛水用具，一般多使用貫穿節子的竹筒或是將刀鞘末端開洞代替，又竹筒可以吹出連絡信號權充海螺貝殼等做的號角，再又可以借作傳聲筒，貼着天花板或地板將屋中人的秘密說話淸晰地偸聽入耳裏，是用途多兼携帶方便東西。

他如木遁土遁是利用樹木泥土來掩飾的方法，沒有甚麼特殊的地方。

遁法除了五遁外還有所謂「狸遁」，是先讓敵人走過去然後向相反的方向逃走。又有所謂「扇子道」，乃是投擲甚麼誘開敵人視綫乘隙開溜。再又有所謂「撒菱遁」則是當被敵人追擊的時候將天然的菱角或用鐵做製的菱角撒在走廊庭院地面上，那菱角雖是小巧玲瓏，角刺却非常堅固，用鐵做製的更就不在話下，同時它的外形有點像鐵蒺藜，無論怎樣撒總有一隻尖角向上，追來的敵人若是不愼踏上去也少不免被阻遲片刻，對在逃的忍者來說那已足够了。

菱或鐵菱無疑亦可以算是暗器，暗器在日本是被叫做「手裏劍」，以手裏劍成名的劍客不少，但用得最多的畢竟還是忍者。

手裏劍的形狀普通有短刀形、釘形、針形、槍尖形、風車形五種，其中風車形的又因突出的尖刺的多寡和尖刺形狀的不同再分四方、六方、八方、十方、齒輪、卍字等多種，並又因旋轉着飛出，破空聲將特別響亮慴人。

久保右衞門的秘技

隱法與遁法實際是怎樣使用的呢，這裏且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一下。

話說戰國年間伊賀國湯舟有一個忍者名叫做久保右衞門，本領很不錯，對火術更有相當研究，某次研究出了一種新狼烟的製法，並將之記載在一卷卷軸中，那知

却被當地武士大庭親草乘他出外的時候潛入偸去，身爲忍者竟被偸了東西，右衞門如何嚥得下這口氣，況且那又是重要的秘卷，於是他發誓怎也要將那秘卷奪回來，連夜趕去大庭親草的莊院附近。

那大庭親草也非比尋常，莊院防守得很嚴，就右衞門那樣子出色的忍者亦無計可施，但他並不灰心，一直窺伺着等候機會。

接連都是好天氣，但到了第三日的黃昏，天色突然陰暗起來，驟雨隨卽傾盆倒下，大庭親草的一衆隨從僕人頓時亦亂了手脚，忙着收拾晒在庭院前面的柴薪。

右衞門看在眼裏，知道是機會，又豈會錯過，他也早就預備着，迅速的化裝成大庭親草的僕人模樣，走過去搬運柴薪，然後連人帶柴薪進入二樓倉庫躱藏起來。

利用驟雨、雷雨、暴風雨等的是所謂「天遁」，利用柴薪來藏起身形的也就是所謂「柴隱」了。

入夜後，所有人都已就寢，祇留下值夜的守衞，當其中一個守衞經過倉庫方待回去休息的時候，一捆柴薪不知是放的不好抑或甚麼忽地塌下，發出了聲響，那守衞下意識收住了脚，躱在裏頭的右衞門心知不妙，人急智生，連隨推倒附近的柴堆，裝成是柴薪堆得欠穩自行倒下的樣子，那守衞果然被他騙過，沒有進去，但危機並未因此消除，相反由於柴薪連串倒下的聲響驚醒了大庭親草，拿了長槍親自走來查察究竟。

他相當謹愼，也不理會那守衞的說話，兩三步走入擧起長槍儘往柴堆裏刺去。

右衞門見是大庭親草親自到來，早就已經小心着，當下展開「鶉隱術」蹲伏在那裏，平息靜氣，動也不動，槍尖好幾次接近他的面門都差點兒沒有傷及，但最後一槍却終於劃破了他的鬢角，迸湧出來濺到了槍尖上，那要是將槍收回見到了血，右衞門非獨躱不下去，連人在什麼地方也教對方知道了，好在他手急眼快，隨卽將忍頭巾的碎邊輕卷着槍尖，與槍拔離柴堆的同時，槍尖的鮮血已完全被他拭乾淨。

大庭親草試過了槍，見沒有異狀，亦放下了心，折回去寢室。

右衞門鬆過口氣，仍然不動地等待着，好會子，他推測大庭親草經已入睡，遂溜出倉庫，偸入親草的房間，從文卷箱取回失去的秘卷，拔脚就跑，匆忙間不愼却竟踢倒了那文卷箱的蓋子。

這一來不單止驚動了大庭親草，就房外的守衞也覺察了。右衞門忙從懷裏取出一個稻草包使勁一搓揉拋在脚下，那稻草包中塞有火藥，一搓揉就能嗤嗤的噴出濃密的白煙，右衞門卽隱身濃煙中遁去，是所謂「火遁術」放者「煙彈術」吧。

他很是小心，出了庭院隨卽又施展「撒菱」忍術撒下滿地鐵菱，再用「樹葉隱術」藏起來，不過對手大庭親草也不弱，穿越濃煙，繞開鐵菱，還尋到了那樹旁，挺槍疾刺向右衞門那掩映在枝葉中的面龐，他的眼力槍法無不見厲害，右衞門那面龐頓時應槍飛入了半空，看淸楚，只是一張假面具，不由得大庭親草目定口呆當堪怔在那裏，那大概也就是忍術中的所謂「空蟬」了。

至於右衞門本人，那當兒經已逃出了莊院，原來他隨同柴薪偸入去的時候，早已考慮到了退路，將一個大木桶去掉底蓋塞入樹枝編成的籬牆下，用假面具引開大庭親草注意力的同時，他人也就從木桶鑽了出去，既簡單又不用攀高暴露身形，忍術中有所謂「鼠遁」，想必也就是如此這般。

德川幕府的忍者組織

忍者由於是秘密行事的人，既不能被人認識也不喜歡被人認識，要否姓名相貌都教人淸楚，根本就無法再次出來活動。

到德川幕府，使用忍者的方式更是截然迥異於戰國時代，乃專門負責秘密的間諜工作，也就越發不爲人所知了。

後德川幕府八代將軍吉宗，且由紀州召來了所謂廣敷伊賀者設立了「御庭番」，也卽是錦衣衞的制度秘密地調度使用。

紀州本來就是所謂紀州流的忍術，忍術三大秘傳書中的「正忍記」卽爲紀州家名取三十郞所著，但內裏文章，事實跟伊賀甲賀派忍術並無不同之處。

當時的錦衣衞是撥歸幕府「若年寄」轄下（按若年寄爲幕府僅次於老中，直屬將軍，參與政務，以監督旗本爲要責的官員），專職調查各地諸侯、官吏、旗本（高級武士）的得失，年俸在普通武士二十人以上，其中又分爲高低兩級，高級的有資格可以直接謁見將軍。

按記載錦衣衞是代代世襲，賜姓川村、村垣、馬場、野尻、倉地、高橋、尾野、吉坂、明樂，總數約五十名左右，因爲職責秘密的關係，正確的姓名無從可知。

身爲將軍的如果要刺探某諸侯的形勢時又或者覺得某某人的擧止可疑想派遣錦衣衞去加以調查，多數先告知近臣，由近臣通知「小納戶頭」（禁苑瑣事雜務的總監），再由小納戶頭知會錦衣統領召集，時有資格謁見的可直接到將軍面前聽取吩咐，沒有資格的則到禁苑的所謂御籠台下，左手持召帚，叩跪下座等候命令。

命令並非只出於將軍，有時亦可能來自「若年寄」或「老中」（幕府總理政務的官員）惟是其時必需「目付」（武士監督）到場監督着，也就是說任憑「老中」「若年寄」何等權勢亦不能隨便或者因私事來使用錦衣衞。

那末，接到命令的錦衣衞多數立刻走去內城的特設綢緞莊，看所需換過農、商、工、僧、卜等等的裝束出發。

受命的錦衣衞不獨要偵察情報，還必需要回去復命，倘使不履行或者怠忽職責，過了規定的時間，第二第三個錦衣衞定必相繼派出，那原來的要非因公喪命被尋獲的話，難保會遭到死刑或流放荒島的處分，絕無恢復原職的可能。

由於德川幕府的忍者組織相當周密，多次變亂都得以事先探悉採取適當的措施鎭壓住，自公元一六〇三年二月德川家康開府江戶起，傳了十五代，二百六十多年，到一八六八年德川幕府方因明治維新結束，忍者的功勞想來亦不能抹殺。

現代的忍者

奈良縣橿原市的高松壽嗣是被公認爲



「現代的忍者」，他非獨繼承戶隱流忍術第三十三代，還兼虎倒流骨法術第十四代，玉虎流骨指術第二十八代，高木楊心流柔體術第十六代，神傳不動流第二十一代，九鬼神流八方秘劍術第二十代，生於明治二十一年（一八八九清光緒十五年），曾就讀漢文學校，九歲隨祖父戶田眞龍軒學習虎倒流骨法術與神傳不動流柔體術。

虎倒流骨法術創自中國武師「姚玉虎」，乃是着重於指尖的武術，據說學習時先行以指揷沙，然後逐漸滲入碎石，至指硬如鐵。

漢文學校畢業後，他另又追隨高松家的護院武師石谷松太郞學習「高木楊心流」、「義鑑流骨法術」、「白雲流忍術」、「八方秘劍術」。

其後他西渡中國深造，又年多兩年，適值天津開設日本民團青年部武得會並徵求會長，他報名參加，連挫出場的日本武師十三人，遂成了武得會的會長，但爲中國武術界注意還是在與少林派名拳師張四良戰成平手之後，據說兩人亦因此成爲莫逆，後淸日戰爭爆發，他亦是得張四良的幫助倖免於難。

及大正八年（一八一九），他返回日本，出家比叡山，傳如今依然健在，精神不下於少壯，除了指點後進外，還經營大衆食堂。

當然，現代的忍者並非就是高松壽嗣，不過以他資格較老罷了。

又目下日本部份流派的道場也即是武館中仍有忍術的課程，更有附設函授的，問題是忍術畢竟入於古武道，能否如空手、柔術等實用，不無疑問。

總括來說，所謂忍術不外乎內外功、暗器、易容術、輕身提縱術、陰謀詭計的籌劃、火毒迷藥的使用……等等的混稱。

至於所謂忍者則是身懷不可思議的武功的人，在昔日則相當於術士、刺客、間諜、殺手……但話雖說是相當，其實都不很適切，到不如還是說用忍術的就是忍者罷。

孤劍盟

（本文承自第一三九頁）

那知二怪巴山鵰不但不閃，兩足一提一彎，不見他怎樣費勁，在電光石火時間成了頭下足上姿勢，人已懸在半空，只聽得喀察聲響，點蒼三劍劍尖相互撞在一起，竟然刺了個空，說時遲，那時快，巴山鵰單劍望下電飛地一圈，靑芒寒電「鳳翔鸞舞」，嗡嗡風雷之聲大起，內力使得無比之强。

點蒼三劍自從師兄神劍手施元亮被謝雲岳斷劍後，施元亮哭訴師門尊長，掌門人嚴加斥責了他一頓，怪他不該丟棄本派精純劍學反滲了大半邪魔外道的路子，總之詭奇有餘，純厚不足，雖如此說，掌門人更警惕點蒼劍學有日漸衰微的趨勢，力圖挽救頹風，經點蒼有數高手研出一套高深劍式，督促門下精練，故一年來，點蒼門下劍學突飛猛進，目前，其掌門人派三劍下山，察看武林動靜，今日，他們平素就聞得秦中雙怪飛鳳劍法天下馳名，存下了試招之心，究竟「飛鳳劍法」有何過人出奇之處。

三劍一招撲空，便自警覺，三才走位，身形霍地分開，只聽「察」的微響，三劍尖端被二怪巴山鵰一招「鳳舞鸞翔」，截去粟米長口子，點蒼三劍不由倒吸一口冷氣。

點蒼究是名門大派，劍法之精純，講究是配合無間，二怪巴山鵰身形站地之際，驀聞鍾雄一聲大喝，三劍劍身暴長，分刺二怪「肩井穴」，「氣海穴」，「章門穴」，同時左掌勾指崩出，合三人的勁力化作股排山倒海氣墻，電閃地推進，二怪巴山鵰濃眉上剔，右腕一緊，數十年內外雙修的眞力已貫注右臂，左脚一撤，長劍斜出一點鍾雄眉心，雙方面力道就要沾在對方的刹那，巴山鵰右腕一震，嗡地化一扇形光幕，向三劍圈切，這正是飛鳳劍法的「百鳥朝凰」絕招，同時左掌一迎，只畫一小圓圈。

轟的一聲大響……點蒼三劍身形已被震禹王台外，只見他們右手都是執着一截劍柄，敢情那劍身被二怪一招「百鳥朝凰」一切去，那令人嘆爲觀止的，恰好在圓護柄處切去，一分都不差，二怪手快眼神準，非數十年功力造詣不克臻此。

點蒼三劍只覺胸頭膈悶，喘息不已，滿臉愧恨之色。

二怪巴山鵰狂笑一聲，道：「點蒼劍學不過爾爾，三招不到便自落敗，今天老夫不開殺戒，暫饒過汝等。」秦中雙怪鬚髭俱無，看似年歲不過四旬，其實已是六十開外，故自稱老夫。

點蒼三劍聞言怒視了二怪巴山鵰一眼，掉頭馳去，眨眼便自消失在山坡之下。

這時，山風緊吹，禹王台上簌落簌落吹下一片枯枝斷梗，平台北面數十株梓桑林桿不時搖晃着，除開春日普照外，仍是一片嚴冬氣象，二怪巴山鵰按劍傲立，目視台下，衣衫飄飄。


台下羣雄不少知名之士，經驗豐富，心機陰沉，那會貿貿然上台，將半生英名付之流水，雙怪眼色竟似等待人上台。

忽然「噹」一聲，二怪手中劍一震掉在禹王台上，這一動作台下羣雄爲之茫然，連矮方朔都覺意外，忖不出是何情形。

巴山鵰露出驚愕之容，大怪童相飛步上前，仰臉環視。

原來巴山鵰按劍傲立時，又是一陣山風疾吹，掃面而過，風中夾着無數塵砂，這是極自然的現象，不料其中一粒塵砂觸及劍身時，突然力道加强，直衝劍身，二怪雖看出有異，却不及加勁揑緊，只覺劍身被一種難以形容的力量使自己虎口酸麻，一時握制不住，直墜下地。

巴山鵰自己知道這粒塵砂，決不會本身隨風而起有這種劇增衝力現象，一定有別人暗中弄鬼，但猜不出衆人中有誰能超絕手法，以及絕乘的功力，眞要有其人的話，何至於暗中偸襲，他不會明目張胆上台對付自己，想信自己恐難匹敵，設想沒有其人的話，那麼一小粒塵砂，會趁着勁力收斂，神經鬆弛時，恰巧掉落手中劍，以自己數十年浸淫武學，又非泛泛之輩，何至於此，那眞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是以他一臉驚愕之色。（未完）


要想知道！
最現代化實用拳術！
最現代化自衛散手！
各門派各流道創出！
最新中西拳擊招數！
請留意購閱！
快將出版！
武俠世界叢書
現代武林英雄譜
·第一期 目錄·
大聖劈掛門名手陳觀泰
猴拳神腿打出武俠光榮的一頁 3
集泰拳—西藏俠家拳之精華
陳有倫師傅創拳擊道 13
實用女子自衛術
應付箍頸三絕招 23
洪拳—源出少林寺
虎鶴雙形譽武林 25
疊拳散手 27
鐵虎耙力敵藤牌單刀 29
五省刀王嫡傳女弟子
碩果僅存羅漢門女門人林少立師傅 31
香港首次舉行合氣道考試紀盛
各健兒淩空飛躍勇奪黑帶 37
集首里那霸派之精
陳進虎發揚糸東流空手道 43
空手入白刃 51
應付持有武器敵人 45
集空手道與泰拳之長
創陽拳道一揚威國外 55
合氣道以忍、和爲高
介紹黑帶女高手茅瑛 66
主編：
執行編輯：
專欄作者：
攝影記者：
承印者：香港彩印公司
出版者：
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7—13A
海外總經銷：
環球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新報大廈
電話：H484221—4
電報掛號：4013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Tel. H484221—4
Cable Add. 4013
Printed by Hong Kong
Art Printing Co.
7-13 New St. H. K.
Price: HK. $1.50
定價港幣每本一元五角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
現代武林英雄譜
武俠世界叢書
保證你得益不少！